

儒

藏



精華編三一冊
經部詩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三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301-11749-1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20724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三一)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肖瀟雨 魏奕元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49-1/B • 043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426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关項目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三一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冊審稿人
本冊責任編委

陳新
沙志利

《儒藏》精華編第三冊

經部 詩類

毛詩後箋〔清〕胡承珙

.....

毛詩後箋卷十七

涇 胡承珙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衆也。」鄭箋以

「烝」爲「塵」，以「塵」爲「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致之於朝。」曰「俱」曰「並」，仍不出「衆」義。蓋經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衆」，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筐也。」段云：「當作『罩，筐也』。下當云『汕，櫟也』。不當疊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珙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筐」，釋「汕」爲「櫟」。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疊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

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鯈」下云：「烝然鯈鯈。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而不及「鯈」，王氏《總聞》雖云「罩，胡角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鯈」字也。

《釋文》：「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簞，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琪案：《說文》「罩，捕魚器也。」「簞，罩魚者也。从竹，霍聲，或从霍作簞。」詳沈重所以音「穫」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簞」，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簞謂之罩」之義。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

「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佳部》云：「翟，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教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筴。」是「罩」「翟」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釋文》：「字或作翼，同。」《釋器》云：「櫟謂之汕。」案：《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櫟」，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翼魚曰翼。」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人。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罟」矣。《說文》、《廣雅》但以「罟」爲「网」，不著「汕」名。然古

者「槽」「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槽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槽，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皆是。《說文》：「櫟，澤中守艸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晉何爲兮木上。」《御覽》引《風土記》云：「晉，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蓋晉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櫟」名。《說文》「艸樓」，《藝文類聚》引作「竹樓」，亦即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穎濱詩傳》並用傳箋，其《樂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簣，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晉也。晉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巢鯢鰕」云：

「巢，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鰕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鰕」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鰕亦所薦之物邪？

「翩翩者鵌，烝然來思」，傳：「鵌，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慤謹，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鵌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群然，天下無言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鵌」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

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

「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

承琪案：「又」疑「侑」之假借。《楚茨》傳：

「侑，勸也。」《儀禮》注：「古文『侑』皆作

『宥』。」《今文尚書》「宥」作「有」，《論衡》引

「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

《賓之初筵》「室人人又」，傳以爲「又射」，自

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

讀曰「𢇛」，謂「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則不如讀「又」爲「侑」，謂室人人而勸侑也。

末章「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亦訓「又」爲

「復」，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

能知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

如云「尚不知其能飲三爵與否，況敢多勸

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又思」即謂燕時勸侑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云「又」者，其即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蓋已用之爲臣也。承琪案：二

「樂」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即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

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閟》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古「臺」字。此皆以詩之「君子」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指人君，朱《傳》又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也。」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臺，禦雨」，則「笠」爲禦暑可知。《文選》謝玄暉《臥病詩》李注亦引毛傳「臺，所以禦雨」。今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之《無羊》傳「蓑所以備

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備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蒿侯，莎」，與夫須爲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蒿侯」《說文》編侯，莎也。與郭注異讀。即《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即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究不得以夫須爲蒿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污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

下觀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琪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因其草爲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蓬，草名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並非以「萊」爲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蔓華」以當之，邵氏正義并據《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萊」同音，似矣。然蔓華，非習見之名，果「萊」即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誰沛人謂雞蘇爲萊。」《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藜」「來」亦一聲之轉。《春秋》「時來」，《公羊》作「祁黎」。《大戴禮》：「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羹不糝。」《韓非

子》：「藜藿之羹。」是古人以此爲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不熟。」「萊烝蓋即烝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爲山木，王伯厚以爲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何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枸櫞也。」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蓋據陸璣之說云：『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

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蠹，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並非釋「杞」，嚴殆誤據云爾。」承珙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此即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櫞矣。若嚴《緝》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狗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柎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邵卿殆誤記。邵武士人作疏，亦未言及。遂疑此「杞」即「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既

以「柜柳」釋「杞柳」，「一曰木名」者，別說謂杞與柳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柳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櫞爲貓刺，又以爲絲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枳，『句』爲詘曲之鉤，是李之謬也。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贄，見《曲

禮》，字作「楸」。人君燕食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承珙案：《說文·禾古兮切。部》：「稭稭，二字依段注增補。多小意而止也。从禾，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楸，稭楸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蓋「稭」「楸」二字以雙聲爲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稽部》「稽」字云「稽楸而止也」同義，在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楸』，《莊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拘』，其入聲爲『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即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其本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稭楸」爲木名，雖別一說，然《禾部》祇此二字，「禾」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稭楸」木

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尚其引申之義。《玉篇》云：「贅，曲支果，今作枳。」「楸，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楸。」是也。陸《疏》云：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櫞。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錫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識名解》謂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蠹」，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

《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以爲即《詩》「南山有枸」，非也。

蓼 蕭

《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云：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候》篇名。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

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稽古編》曰：「《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下文」。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謂《詩》及《爾雅》與《禮》

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珙案：箋以「四海」爲「四裔」，乃古人訓詁定例。內爲九州，外爲四海，不容相濶，故云「國在九州之外，大者爵不過子」，並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援據確矣。至夷、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同，知《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互異者，所讀《爾雅》與巡同，故亦據兩文，是也。臧在東謂李巡既有「八蠻在南」方「三句，則上文「九夷在東方」四句必非李注。考郭璞注有此四句，郭多本孫炎，則「九夷在東方」云云當爲孫注。不知正義明引李巡「九夷在東方」云云，然後引孫炎曰「海之言晦」云云，若李巡無兩注，何由知《爾雅》有兩文？不當執此以疑彼。

《虞東學詩》曰：「章內「燕」字，舊作「燕饗」。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

燕」爲「甚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爲「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燕」字皆作「安」字解，文義差爲明直。」承珙案：以《詩》篇次第觀之，此詩並未見飲酒之事，則此篇爲諸侯朝見天子，下篇《湛露》乃與之燕飲，《彤弓》乃加之錫賚，序次井然，此詩兩「燕」字自當皆訓「安」。《左傳》襄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沈氏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此所謂「安」，當即「燕笑」、「孔燕」之義。

「既見君子」，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

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爲「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也。」承珙案：《左傳》昭十二年：

「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注云：「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即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光」，

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耀，「君子」自當指天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輦》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鄭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承珙案：《裳裳者華》首章云：「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與此篇文意略同。箋於《蓼蕭》云「聲譽常處天子」，正義申以「王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裳裳者華》箋云：

「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正義云：「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兩「譽處」文同而解異，非是。且「是以」者，承上之文。《蓼蕭》言既見君子而燕笑，是以有此譽處；《裳華》言我覲之子而寫憂，是以有此譽處。兩「譽處」皆當言有此安樂處耳。

李氏《集解》以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頌天子之辭。黃實夫非之，以爲「諸侯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是亦『爲龍爲光』之意也」。王氏《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承珙案：二章「壽考不忘」與《終南》文同，當從正義謂四海稱頌之不忘。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是指君子宜爲人兄、人弟。末章「萬福攸同」與《采芣》文同，皆謂天子爲萬福之所聚，而下與諸侯同之。王雪山謂二

章以下皆頌天子者，是也。

「幃革冲冲」，傳：「幃，轡也。革，轡首也。冲冲，垂飾貌。」《詩經小學》曰：「《說文》無「幃」字，有「鑒」字：「鑒，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鑒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薛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鑒勒」字，疑《詩》經文「幃革」皆「鑒勒」之譌。鑒勒，猶唐宋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鑒」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鑒」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毛傳「鑒，轡也」。「轡」下蓋落「首飾」二字。鑒，所以飾轡首。下文云「冲冲，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

誤。《載見》「鑒勒有鴈」毛傳：「有鴈，謂有法度也。」鄭箋於《采芑》云：「幃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幃革，謂轡也。」於《載見》云：「幃革，轡首也。」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珙案：古文以「攸革」爲「鑒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合二字爲「幃」。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幃革」耳。惟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幃，皮爲之，故云「幃革，轡首垂也」。「幃革」即言「冲冲」，故知垂飾貌。」據此，疑傳文本作「攸革，轡首垂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冲冲，垂飾貌。」《采芑》箋正用此傳。《載馳》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靶之轡有餘而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勒，

以銅飾勒之垂者，謂之鑒，故云「鑒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馬轡所鞞之外有餘而垂」，又云「轡，皮爲之」，由不知「轡」爲「鑒」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然耳。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

厭夜飲。』」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靜也。』《湛露》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貌。』按：『愔』見《左傳·祈昭》之詩。蓋『愔』即『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承琪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飲」訓「安」者，即《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即《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琪案：經言「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肸之宗十一族」，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即謂同宗。於

者，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句。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稽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

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殊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識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杞棘」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櫜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即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珙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即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尚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即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

出藏之，乃反人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櫜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彼注以「出入」爲「去來」，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由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櫜」，傳云：「櫜，韜也。」《說文》：「櫜，車上大櫜。」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貺之」、「饗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貺之心，「右」「醕」乃所以饗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召兮」，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嬰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

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蓋即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子·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壁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甯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尚，非是。如果時王所尚，則不應天子以彤，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彫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

曰饗。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此。」承琪案：經言「鐘鼓既設」，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子饗禮雖亡，然大饗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眡瞭》、《鐘師》、《鐸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樂之盛，即可以知其禮之隆矣。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

「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莫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醕之」，傳：「醕，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章「醕」亦不得爲醕酒。《瓠葉》箋曰：「醕，導引。」^①主人又飲以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肅云：「醕，報功也。」其申箋則皆用燕禮。承琪案：此二章並承上章「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醕之」，皆

云「一朝」，則不得以爲燕禮明矣。但上言「鐘鼓既設」，則「右」「醕」明是饗時之事，亦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楚茨》傳云：「侑，勸也。」與此正同，則此自是以「右」爲「侑」之假借。《爾雅》：「酬，酢，侑，報也。」然則「右」亦爲「報」，「醕」亦爲「勸」，「右之」、「醕之」當主「侑幣」、「酬幣」爲義。

何氏《古義》曰：「禮，于食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酬賓送酒之幣，下章言「醕」是也。饗爲飲禮，^②兼言「右」「醕」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

① 「醕，導引」，阮校本《毛詩正義》此爲傳文，非箋文，作「醕，道飲也」。

② 「饗爲飲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古義》作「飲爲饗禮」。

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之。「承珙案：何氏以「右」爲侑幣，「醕」爲酬幣，甚是。然尚牽合於食禮之「侑」。《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王之覲群后，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穀、馬

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權也。」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不必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①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

① 「席」，原誤作「序」，據廣雅本改。

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詩「右之」、「疇之」即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蘿蒿」，是讀傳「蘿蒿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不知《爾雅》以疊韻爲訓，猶《釋蟲》之「蛾，羅」耳。毛傳既引《爾雅》，而後明「莪」爲蒿類，不當讀爲「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本草拾遺》云：「廩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沚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

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珙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主育人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三年：「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言，皆依《詩》詞爲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且有儀，微不同耳。至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

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群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

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蓋二貝爲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爲一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幺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未嘗用莽、歆法也。」承珙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

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之類。何必專訓爲「則」？」承珙案：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即「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爲「任載」，以「沈浮」爲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文一依傳

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轆轤。

六 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承珙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即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為之，試思《南陔》之「陔」，據束皙《補亡詩》，義祇作「陔隴」，即謂「陔」有「戒」義，《鄉飲酒禮》注：「陔之言戒也。」然何以定知為「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與刺幽后者同名，何以必知為「孝子之潔白」？且本《序》但云潔白，而此《序》又何以推及於

廉恥？《由庚》序但言「萬物得由其道」，此《序》又何以推及於陰陽？此等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為，否則必不能憑空臆撰，可知其他所推廢缺之言，亦無不與本《序》相應。劉氏《詩益》謂序者博采異聞，非也。

孔氏《經學厄言》曰：「《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為次，與《儀禮》樂次亦不甚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

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邪？抑《邶》、《鄘》、《衛》本共卷而傳分之邪？藉非此《序》，幾不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小序》，豈誤《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

《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稽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並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己』，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

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教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蒞之，況命將出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爲親征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己矛盾，復爲宣王先歸之說，鑿矣！孔欲證成王說，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非也。」承珙案：此詩王不親征，文義本明。毛意以首章及次章首二句皆教練之事，「既成我服」以下乃言出師。蓋「載是常服」者，簡閱之戎服。「既成我服」者，出師之戎服也。經文兩言「戎服」，明是兩事。不然，無先言載服，而後言成服者。《左傳》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賦《六

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傳文「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語之所本。佐天子者，言爲天子征伐耳，不必從王而後爲佐也。此《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皆以征伐繫之王。而《采芑》詩但稱方叔，並無一語及王，又豈得泥《序》文而謂王爲親征哉？

「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毛鄭詩考正》曰：「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於音亦不協。」段氏《詩小學》云：「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棘』者。《釋言》：『械，楯，急也。』《釋文》：『械，本或作恆，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匪革其猶』注云：『革，急也。』正義亦曰《釋言》《文》。《素冠》傳：『棘，

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今本作「戒」，譌。音義同。然則械、恆、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急」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承琪案：此與《采薇》之「豈不日戒」不同。^①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月」二句而言，《稽古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于，曰。」正義云：

「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

① 「采薇」，原誤作「杕杜」，據《毛詩》：「豈不日戒」乃《采薇》文，據改。

「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編》曰：「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承珙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興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爲王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爲王言，於文不順。王氏《釋詞》曰：「《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吹』，或作『曰』，或作『聿』。『王于興師』，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爲『曰』。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功也。」

承珙案：《狼跋》「公孫碩膚」傳云：「膚，美也。」《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云：「膚，大。」蓋「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故此傳又以「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並同。「事」與「功」義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後漢書·宋閔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即以「公」爲「功」之假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即漢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

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玃狁爲鄰？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玃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珙案：此陳氏自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雅》云然耳。毛公此傳並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即《爾雅》所云「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藪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而《地理志》「池陽」下並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即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玃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玃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

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玃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睽》云：「玃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玃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玃狁，至于大原」，卒章言

「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緞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段氏《詩小學》曰：「織文，毛無傳，蓋讀與《禹貢》『厥匪織文』同。鳥章，帛旆，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緞織』，則其字作『識』；《周禮》注、《左傳》注及《說文解字》皆作『緞織』。」承珙案：鄭注《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

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陂」。是也。「白旆央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旂，亦是絳也。」傳雖用《爾雅》「繼旄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革鳥」之文，明是言旗，即繼之以「白旆，繼旄者也」，必非以旄末之旆設於革鳥之旗，又不應上句言「旗」，下句言「旆」。故正義曰：「此旗而言旆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織貴於帛，故爲旗身；帛次於織，僅爲旗尾。織以爲文，故曰

「鳥章」。帛但有色，故曰「央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織」爲「徽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衣章者，即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蓋徽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

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薛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義，「行」讀戶郎反，凡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稗疏》云：「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肱：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肱。』非也。肱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肱」也。兩翼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珙案：《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間。」注云：「皆陳名。」「開」即「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

屯」，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敦」之爲「殿」，猶「屯」之爲「殿」矣。「肱」與「間」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據此，是「啟」即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即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記》。讀「行」如字，非矣。

「如輕如軒」，傳：「輕，摯。」惠氏《古義》云：「摯」當作「輦」。高誘注《淮南》「輦」音「志」，从車不从手。段懋堂曰：「軒輕，即軒輶也。《既夕禮》鄭注：『輶，輦也。』作『輦』。《考工記》：『大車之輶摯。』作『摯』。《說文》：『輶，重也。』謂車重也。《士喪禮》：『軒

輶中」，鄭曰：「輶，輦也。」摯、輦、輶同字。輶，雙聲。許書有「輶」「摯」而已。摯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輶言車重，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輦，《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摯、輦、輶、輶本各義，與「輶」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爲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輦如軒。」今按：《射雉賦》作「輶」，不作「輦」也。「承珙案：輶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輶軒」同義。《淮南·人間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輶，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輶前者必軒後，軒起也。前重則後輶，故後有軒勢。若後重則前輶，其前仰起，亦可曰軒。《集韻》分前頓曰輶，後頓曰軒，非是。然使

從後視之不見有輕狀，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過於重。故曰「如輕如軒」，非真有輕軒，而不啻其輕軒，則一低一昂，自然調適。箋云：「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輕，後重曰軒。」案：前後偏則不平，經當云「不輕不軒」，不當云「如輕如軒」，故鄭說最精。

「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即用毛傳，並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即此傳所謂「正」。鄭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者，蓋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爲善，馬以整齊馴習

爲善，「佶」者整齊，「閑」者馴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大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錙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

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珙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即位「鄯南」之「鄯」，今高邑縣，屬真定府。謂其地正與山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獫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鄯，迤邐西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獲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獫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即鎬京。謂獫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獫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鄯，漸及大原，而

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以「鎬」爲鎬京，則是獫狁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魚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魚鼈膾鯉。承珙案：下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魚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魚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即燕禮之庶羞歟？《詩稗疏》曰：「《禮》：『與卿燕，則

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 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敘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衆，荆人自服也。蘇氏同。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玉復治

兵於蔿。』蓋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有已經罷戰而乃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宿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擒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荆蠢動，即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芑爲白芑，王楙《農書》謂之石芑。《食療本草》云，白芑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

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然則茶是苦苣，苣是白苣，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爲似苦菜也。」承珙案：《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蘆似苦菜，近本「菜」誤「葵」。青州謂之苣。」近本「苣」誤「苞」。此所據陸《疏》語較明晰。詩蓋以「苣」爲「蘆」之假借。《說文》：「蘆，菜也。」《廣雅》：「蕒，蘆也。」王氏《疏證》曰：「蘆，或作蘆，或作苣。《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爲苦蕒。」「蕒，苦蕒菜也。」《廣韻》：「蕒，吳人呼苦蘆。」《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是苦苣即苦菜之屬也。」承珙謂：《詩·邶風》之「茶苦」，《唐風》之「采苦」，《豳風》之「采荼」，《大雅》之「荼荼」，皆今之苦蕒菜，古人謂之苦菜者也。此詩之「苣」，毛傳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者，自當爲苦苣，今北人所謂蘆蕒菜者也。《嘉祐本

草》謂苦苣野生者名「編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齊民要術》：「白蘆尤宜糞種。」與蘆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蘆與苦蕒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茶是苦苣，苣是白苣者，非是。大約苦蕒、苦蘆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蕒，北人謂之蘆蕒耳。程氏《通藝錄》云：苦蕒、蘆蕒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苣」當以陸《疏》爲據，必非《生民》白苗嘉穀之「苣」，亦非「豐水有苣」之「苣」。《管子》：「五塉之土，其種蓼杞。」以「杞」與「蓼」並言，亦即此「似苦菜」之「苣」，《內則》所以謂「包苦實蓼」也。今本《管子》「杞」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杞」字從禾，謂即白苗之「苣」：皆誤。

「于彼新田，于此舊畝」，傳：「田一歲曰

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曰菑』云云，《釋地》文。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珙案：馬融、董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即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引《說文》「畬，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畬」，明是由新而畬，則不當以「畬」爲三歲，「新」爲二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言『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

畝」文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菑畝」、「中鄉」皆對「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並不以爲「六鄉」之「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既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衆也。

「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義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義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

出六遂以足之，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衆也。」承珙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蠹爾」之「荆蠻」，安用士卒之衆如

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義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共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授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重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陳兵車以習戰陳，何必并重車而徵發之？則其說亦未可信。竊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鄣、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

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死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即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稍、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軍。《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截長補短，舍絀取贏。其尺籍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以砥遠邇而均勞逸。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

耳，故經但言「六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舉成數，則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閟宮》方侈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減？故鄭答臨碩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二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

司徒》一曰「會萬民之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法皆亂矣。且人之卒伍即車之卒伍，一車七十五人，惟王六軍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尚可配割。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三十二乘，尚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尚餘五十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慎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有革

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亦止用三萬人耳。」戴東原據《閼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奭軒云：「《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①魯僖公時二軍，而《閼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輜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

① 「采芑之詩」，《經解》本孔文作「采芑之雅曰」。

必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百五十人，馬二十四匹，其糗糧芻茭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爲卒，以

一兩之人將重車」，不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閼宮》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每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二百乘爲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即變法之

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珙案：《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車三百兩，卒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此皆與《孟子》合，知《書序》爲誤。《呂氏春秋》又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淮南·泰族訓》亦云：「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則近儒謂「虎賁三千」即甲士，爲一車士十人之證，是也。孔晁注《逸周書·克殷解》云：「戎車三百五十乘，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亦是以虎賁爲一車士十人。至一乘，士徒二十五人，則伍兩卒旅配合整齊，於《詩》《禮》之文皆合，可爲定論矣。惟出車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

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旁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即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宜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萬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尚不足者

五百乘。何以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責民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甸之內更。』^①又《司馬法》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甸爲一乘」，乃以甸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傳云：「出車，

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正在六鄉。而曰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爲明證。其甸、稍、縣、都之兵本非常用，故使其車馬甲兵之屬。儻猶不足，則官自作之。如此，可無疑車之不足用矣。然《六月》之「元戎啟行」止言十乘，《采芑》即用多車，亦何至三千之衆？此則後儒以爲治兵之禮陳其六軍者，於義爲近也。

「簞葦魚服」，箋云：「葦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王氏《稗疏》曰：「葦，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葦。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簞蔽後輿而謂之葦者，竹外有革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

① 「凡受」至「內更」引文在《周禮·夏官·馬質》。

以魚皮輓車旁，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箠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箠也。」承珙案：王說「簞葦」非是。葦，即蔽也。《爾雅》對文故別，他經散文則通。《碩人》：「翟葦以朝」傳云：「葦，蔽也。」《載驅》：「簞葦朱韞」傳云：「車之蔽曰葦。」蓋葦為車蔽之通稱，故《碩人》：「翟葦巾車」，注引作「翟蔽」。若泥《爾雅》：「革後為葦」，則翟葦將翟外有革，翟蔽又將翟外有竹乎？至「魚服」說，與何氏《古義》同。何云：「《荀子》：「蛟韞」注云：「韞，馬服之革，此楊倞注。以鮫魚皮為之。」此楊引《史記》徐廣注。《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為飾也。」以上下皆言車馬之飾，不宜攙一矢箠於中。」今案：《載驅》：「簞葦朱韞」，《韓奕》：「簞葦錯衡」，一句中並言車飾，則此以「簞葦魚服」皆車飾亦通。然詩文不必如此拘板。

「虎韞鏤膺」即以弓衣與馬飾並言矣。

「鉤膺鞶革」，傳：「鉤膺，樊纓也。」何氏《古義》曰：「鉤即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為鉤，施之於膺，所謂鞶也。孔以「馬婁領」解「鉤」，以「樊」與「纓」解「膺」。按，婁領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領之鉤也。」承珙案：何說是也。《崧高》：「鉤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鉤膺鏤錫」箋亦用此傳。毛意蓋以「鉤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即謂之膺，猶巾車錫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即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即為鉤膺，與婁領之鉤別也。

《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鉤膺當胸也。

「旂旐央央」，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何氏《古義》

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而《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旐，縣都建旐，道車載旐，旂車載旐。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爲四時講武之禮，此爲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蒞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旐、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於旐。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也」。

承珙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頒旗物當即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爲三年之禮？至《司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慎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旛旗互易；孤卿之旛，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旛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旗，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旛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

法。且四時之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旗物必變於治兵？金輔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旐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變『路』言『車』，關孤卿、大夫、士也。旐旌皆張綵幅屬旒焉，畫於綵，如日月爲常，已下旐與物不畫。全羽爲旐。道車以朝夕燕出入者載旐。《夏采》：『以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爲旐。《說文》『旐』亦作『旐』，因訛而爲『禮』。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建旐以復。《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綬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綬復。』綬，皆『旐』之訛。言其旐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旐，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之於

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犛牛尾者，故《爾雅》曰：『注旌首曰旌。』左氏《春秋傳》又謂之『羽旌』。《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旐矣』，兵車之旐也。《車攻》『建旐設施』，田車之旐也。《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自『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旗』，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即所謂旂車載旐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於大閱，胥此物也。司馬所頒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尚相變。載旐者設旗宜從《司常》之序，載旐者設旗宜從《司馬》之序。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即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案：以上皆金說，於《周官》互異之處辨析最當。此詩所以獨言旂旐者，自以除王大常之外，言旂旐而旐物旗旐皆在其中。故箋云：「軍衆將帥之車皆

備也。」

「約軹錯衡」，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戴氏《詩考正》曰：「軹，《說文》亦作『軹』，从革。孔冲遠以『軹』爲長轂名，非也。軹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軹』。」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軹，本當爲『軹』。《詩》云『約軹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軹。』軹在轂置輻之外明矣。注釋『篆』爲『轂約』，其約軹之謂歟？」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置輻也。取此尺九寸二

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軹』也。《考工記》作『軹』者，同音假借字也。容轂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先爲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幬而朱之，軹所獨也。」承珙案：程以「軹」爲「軹」，在轂置輻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依《輪人》序次言之。其實《輪人》亦概言治轂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幬革之先，則通轂皆幬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縷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幬之廉也。」注云：「縷轂之革也。」又云：「幬必負榦。」注云：「幬負榦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此謂通轂皆以革裹之者也。既幬而後加以朱漆。幬者轂之所同，

朱則軹之所獨。第朱其軹而無他飾者，謂之縵。《巾車》：「卿乘夏縵。」《晉語》：「乘縵不舉」注云：「縵，車無文也。」既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轂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軹」爲「轂篆」。鄭注《考工》：「篆，轂約也。」蓋轂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軹謂之約軹。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既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軹，長轂之軹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傳又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朱氏《通義》曰：「《說文》：『錯，金涂也。』蓋車軛曰衡，塗金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商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軹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

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瑱蔥珩」，傳：

「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瑱，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案：此詩三句皆指方叔言之，「朱芾」、「蔥珩」即所謂命服。

《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今《斯干》此二句誤作箋語，辨見彼篇。此傳云：「朱芾，黃

朱芾也。」則爲諸侯之服可知。傳又云：「三命蔥珩。」正義謂《玉藻》是據諸侯而言，雖至九命皆蔥珩。然則此爲方叔以天下之卿視諸侯，故服諸侯之命服，傳意未必以爲戎事之韋弁服也。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韋弁服，朱衣裳也。」此似謂韋弁、朱衣裳，惟天子則然者。然此詩是言方叔之服，何爲專指天子之衣裳？鄭《雜問志》又云：「韋弁，素裳。」故賈、孔諸疏皆爲兩解不定。然《左傳》云「均服振振」，則戎

事，尊卑上下同服。當以《周禮·司服》注「韋弁以韎韁爲弁，又以爲衣裳」者爲正。或據《六月》正義引此注「又以爲衣」，無「裳」字，遂疑《采芑》正義引有「裳」字者爲衍。然賈氏疏《屨人》及《聘禮》，孔氏疏《左傳》及《王制》，所引皆有「裳」字，豈盡屬衍文乎？《司服》賈疏又云，《鄭志》「素裳」與此注「裳」亦用韎韁有同異。是鄭實有兩解，不必曲爲回護。

傳又云：「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正義曰：「必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集解》引疏云：「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

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爲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珙案：《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宣王爲劣。蓋「劣」與「僅」同。《說文》：「僅，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云：「僅，猶劣也。」傳蓋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強美，亦僅而能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美而言之」者爲是。顧氏《日知錄》言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李氏《詩所》云：觀《東山》、《采芣》、《出車》皆眷眷于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并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二家

所論雖精，然似非《序》傳之意。

「歛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

《說文》：「隼，祝鳩也。从鳥，隹聲。隼，隼或从隹、一。一曰鶡字。」段云：「按此『鶡』字即『鶡』字，轉寫混之。《四月》之『鶡』，陸德明《釋文》云『字或作鶡』，可證。《毛詩》兩言『隼』，俱無傳。《四月》『匪鶡匪鳶』傳云：『鶡，雕也。』蓋隼，人所習知，故不詳其名物。『隼』與『鶡』同音同字。此『一曰鶡字』謂『隼』亦即『鶡』字也，與《蝨部》『蠹』下『一曰螟字』，《大部》『罍』下『或曰拳勇字』同例。」承珙案：《說文》本以「隼」爲「隼」之或體，其下「一曰鶡字」則又「隼」之別義，與上「隼，祝鳩也」文不相屬。《稽古編》以祝鳩與隼不類，疑其有誤，由不明《說文》之例耳。《說文》「隼」从隼聲，「塹」从土、从臺，而讀若隼，此「隼」爲「鶡」字之證也。今本《說文》作「一

曰鶡子」，莊氏述祖據《西京賦》薛注「隼，小鷹也」爲證。今考舍人《爾雅》注以「隼」爲「鶡屬」，陸《疏》「歛彼飛隼」即本之，又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鄭注《禮》「正鵠」云：「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又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古人射的謂之準，而畫正其上，當即此隼。蓋鷹之小者最爲急疾之鳥。然則「鶡子」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鉦人伐鼓」，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鐸、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

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鐻，鉦也，鐻此下疑脫「小鉦」二字。也。則鐻鐻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鐻，鉦也，形如小鐘。」是鐻亦名鉦也。但鐻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鐻也。」承珙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教大閱鼓退鳴鐻之文，以爲「鉦以靜之」專謂鐻耳。不知鐻、鐸、鐻皆以鉦爲大名，故《周禮》分別鐻、鐸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鐻」、「鐸」等訓皆互相通。蓋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人》雖云以金鐻節鼓，以金鐸止鼓，以金鐸通鼓，似鐻與鐸非所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爲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鐻，鉦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即

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群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攬鐸則「群吏弊旗，車徒皆坐」。鄭注：「攬，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鐸。《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十一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人曰振旅，復長幼也。」案：《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人爲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與毛同。《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

教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人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義》曰：「舊說以爲詠方叔南征還師，則『蠢爾蠻荆』一章不應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案：《說文·口部》「噦，盛氣也」，引《詩》「振旅噦噦」。郭注《爾雅》云：「闐闐，群行聲。」《說文·門部》：「闐，盛兒。」《廣雅》：「闐闐，盛也。」是「噦」「闐」皆爲衆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鞀鞀」，劉淵林注引《史記》蘇秦曰：「鞀鞀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注引《蒼頡篇》曰：「鞀鞀，衆車聲也。」皆不以爲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填」爲「鼓音」。但傳祇訓「淵淵」爲「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爲鼓聲可知。王氏《詩稗

疏》曰：「夫有功而入，宜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齊之，安得鼓聲獨振邪？且鼓聲既曰「淵淵」，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群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

「蠢爾蠻荆」，傳：「蠢，動也。蠻荆，荊州之蠻也。」段氏《詩小學》曰：「《漢書·韋玄成傳》引「荆蠻來威」，然則詩固作「荆蠻」，故傳云：「荆蠻，荊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荊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文選·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垌」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蠻荆」，亦誤

倒。」臧禮堂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承珙案：《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亦可爲詩作「荆蠻」之證。蓋荆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荆」，則是以蠻概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王氏懷祖曰：「《漢書·嚴朱吾邱等列傳》引《詩》『蠢爾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楊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曰：「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 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

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珙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興，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誤矣。

「駕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珙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郊鄆地，是爲王城。雒陽，

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據此，殆以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

「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芟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甫田之草』。」承珙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爲「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

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不破「甫」爲「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職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并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嚴《緝》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珙案：詩首章但言車馬，次章乃指言田車；首章但言

徂東，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即會同之車馬。徂東者，爲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此說得之。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狩』作『獸』，是後人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

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即『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承珙案：臧氏、段氏謂經『搏』當作『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豳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獸」。然則經當作『薄獸』，箋當作『獸，田獵搏獸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田獵搏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此或爲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經云：「往

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已誤「薄」爲「搏」矣。至他書引此多作「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即謂之「貉」。「搏獸」即謂之「獸」，故疑「薄獸」爲不辭而易之爲「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編》曰：「嚴《緝》謂此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珙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鄩之間。」《呂氏讀詩記》并引《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謂此也。今案：敖、鄩、圃田

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鄩」，韋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此「圃」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蓋「圃」即圃田，「鄩」即敖鄩。韋昭以「鄩」爲鄩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承珙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可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兵士，則一方之諸侯皆會。故傳云「諸侯來會也」。其下「時見曰

① 「編」，原誤作「篇」，今據文意改。

會「云云者，乃就經文泛釋其名義，非以此舉地兼有會、同也。

「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陳氏《稽古編》曰：兩「舄」字中間疑脫一「金」字。承珙案：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下云「金舄，達屨也」蓋衍一「舄」字，非脫一「金」字。觀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傳文句讀，此其明證。正義又曰：「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沓』古字通。單下曰屨，複下曰舄，『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

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且若爲「舄」字作解，何不於「狼跋赤舄」下言之乎？孔奭軒云：「王服赤舄，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舄總純爲上，黃舄總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詩》中如「金疊」、「金卮」皆然。若以絢繢色黃即稱金舄，乃後人佻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舄此「舄」字今本脫。而金絢也。』絢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履絢。』金舄之飾直達于絢，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承珙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爲是。《豳風》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絢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

良玉之紉，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屨之制。又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鈞金」，謂「一帶鈞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鈞。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劉向《校書》云：「晏子，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則此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鈞之金重三分兩之一；「舄履倍重」者，當是謂兩舄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舄之制可爲明證者也。」

「決拾既飲」，傳：「決，段云「決」下當有「所以」二字。鈞弦也。拾，遂也。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

爲「利」也。」承珙案：疏說非是。「飲」「利」疊韻爲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飲，便利也。」引《詩》「決拾既飲」，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爲之，鈞弦以利發。拾，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飲」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飲」異。此箋亦以「飲」爲「次」，乃與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著左臂者不合，故不知傳訓「便利」爲賅括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正義曰：「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射夫即諸侯也。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承珙案：經云「助我」，則「射夫」雖不必專指諸侯，自是謂諸侯之人能

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禽，凡原野所獲亦當助而舉之。且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章先言田畢之事，於次不順。

正義謂田無射禮，故以「射夫」云云爲既田頒餘獲，射於澤宮。今考《賓之初筵》「射夫既同」，固是指禮射而言。然《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桴」。其徒盱來，或群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語，與此詩文義大同，而以「射夫舉桴」與「悉率左右」連言，則明是田獵之時，非澤宮之射矣。蓋「助我舉柴」者，猶言助我田獵耳。柴，當本作「觚」。《西京賦》「收禽舉觚」，「觚」與「觚」同。《毛詩》作「柴」者，借字。《說文》引《詩》作「桴」，或出三家，亦借字也。傳云「柴，積也」者，「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漬汚而死也。」《公羊》莊十七年傳：「瀝，積也。」《釋文》：「積，又作漬。」傳蓋以「柴」爲

禽獸死骨之「觚」，故以「瀝積」釋之。若但爲「積聚」之「積」，則必如鄭箋增「禽」字以足義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驅，不獲一；爲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成。故謂嬖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並美爲是。趙注又云：「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順毛，即所謂不踐毛。貫臧，即所謂中心疾死，爲上殺者。此解「如破」義較箋爲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

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故禱用剛日。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言此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珙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解用剛日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明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爲「順類」、一爲「外事」乎？《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殆亦以差馬從禽近於

兵戎之事故歟？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者，則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格」，先鄭讀「貉」爲「禡」。又《甸祝》「表格」，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即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禡」爲證。此說非也。先鄭注《大司馬》云：「貉，讀爲禡。禡，師祭也。」本之《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格之祝號」，又云「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禡牲禡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禡」。然則《周禮》之

「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禡，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皇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禡，禡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禡」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禡」云《說文》作「禡」，而不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禡」下並不引《詩》。後儒乃誤以「伯」爲「禡」，并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禡牲禡馬』，杜子春云：『禡，禡也。爲馬禡無疾，爲田禡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禡。』《爾雅》曰：『既伯既禡，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以「伯」證「禡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禡其祖。」此《周禮》之「禡馬」也。又云：「禡，禡獲也。」此釋「既

禡」，《周禮》之「禡牲」也。杜蓋又本毛說。承珙謂：「禡牲禡馬」，杜子春雖分爲二義，然只是一祭。傳以「伯」爲「馬祖」，又云「必先爲之禡其祖」，似本以「伯」與「禡」爲一事。蓋經文「既伯既禡」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禡」也。《詩》中如此例者，《小雅》「式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迺宣迺畝」、「侯作侯祝」，皆其比也。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麇鹿所生也。」案：《禹貢》「漆沮」有二：雍州「漆沮既從」，正義以爲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正義以爲馮翊漆沮，故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

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沮，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李迂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更以馮翊之水爲《吉日》及《潛》之「漆沮」，扶風之水爲《縣》之「沮漆」，又云：「馮翊漆沮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陳氏《稽古編》既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其水經由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有岐陽之蒐。』」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珙案：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沮者，宜用以說《禹

貢》，而不必以釋《詩》。蓋《禹貢》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於涇，然後東過漆沮。若指扶風之水，則在澧之上流，與經文次序不合。故《尚書》某氏傳云：「漆沮，一今本「」作「二」，誤。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以爲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沮」，則《大雅·縣》傳云：「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漢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間。」是豳岐皆此漆沮。箋言其源，傳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故《潛》之漁、《吉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

馮翊之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麇。麇，麋牝也。」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麇』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承珙案：此承上章「獸之所同」而言，故但言其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而其爲獸自明，不必改「祁」爲「麇」以見獸名也。或疑《詩》中無此文例者，《正月》「瞻彼阪田，有苑其特」箋云：「有苑然茂特之苗。」然經文並不言特者何物，與此「其祁孔有」文法正相似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稽古編》

曰：「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意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爲申傳，未必然矣。又案：

《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承珙案：《東京賦》：「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率」二字即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薛注云：「率，斂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此「率」字正作「驅」字解，故六朝人每以「驅率」連文。《梁武帝紀》：「驅率貔貅，抑揚霆

電。《北史·麥鐵杖傳》：「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承天《安邊論》：「疆場之民難可驅率，易在振蕩。」蓋皆以「率」與「驅」同義。然則此傳云「驅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之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既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驅禽之左右」，文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既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爲禱祝之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尚非實陳田事。《車攻》疏述傳義：「以田法芟草爲防。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者，

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敘次分明，無嫌於複。

毛詩後箋卷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十八

小雅鴻雁之什

涇 胡承珙

鴻 雁

此詩自傳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喻流民，以「之子」爲侯伯卿士之安集衆民者。鄭箋解末章「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文義皆明，豪無窒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則非可

以指使臣也。《集傳》以「之子」爲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爲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即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侯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實「劬勞」而非「宣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即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末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

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①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經文，亦不背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案，正義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知辟」云云，本傳文，「興者」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為箋。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流民，「之子」指侯伯卿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以為望之治《齊詩》，解亦同毛、鄭矣。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

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此可為「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為「之子」指侯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

「案：毛、鄭所云五板，象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象，言其高。接，言其長。板廣二尺，象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為一丈，鄭以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

① 「凡」，原誤作「几」，據《續清經解》本改。

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承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爲長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仍八尺也。板長一丈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說文》「栽」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尚

未能定耳。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爲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自來輯《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爲《韓詩》傳文。知其不足信也。《詩正義》又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爲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

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爲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登，未嘗見其潰也。蓋鄭駁《異義》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爲板，並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牽於《公羊》「五堵爲雉」，以五板爲高一丈，五堵爲廣三丈，故云板長六尺。然不如堵方一丈、三堵而雉之爲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珙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侯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即君雖

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爲可美也。但以爲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承珙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爲數勞，尤可見「劬勞」非疊字爲義。蓋病於勞，示其驕正相對爲文，

不必以「宣驕」爲「驕奢」乃爲相對也。《稽古編》曰：「《呂記》引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緝》亦用王氏之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語尤明晰。

庭 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該備。」

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固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箴其能勤亦即在此，故云「因以箴之」，並非兩義。《田閒詩學》云：「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漸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彘。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覩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朝廷常覩此儀也。後篇即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琪案：二說皆以「箴」字只大概言之，語甚圓通。《詩》中似此者，

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因以爲戒然」，皆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姜后脱簪」，未可謂無其事，則《序》「箴」字亦未必竟爲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

「且，又音旦，經本作旦。」盧召弓云：「『經』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正義引王肅云『央，旦』。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一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嚮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嚮晨』不別矣。」承珙案：《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爲「且」，亦當音「徂」。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

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未央」亦當言時未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即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與「已」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毛詩》「未央」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曰且」之義，訓「央」爲「且」，猶訓「央」爲「已」歟？

箋云：「未央者，^①猶言夜未渠央也。」

① 「未央者」，阮校本《毛詩正義》作「夜未央」。

《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央』，傳云：『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下脫『央』字。一曰久。」《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陳長發疑《韻譜》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無此訓矣。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珙案：顏氏據《秦

風》、《禮記》、《說文》釋「央」爲「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未渠央」之義，則非。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未渠央」即「未央」，急言之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尚不知「渠」即爲「遽」乎？又案：「未遽央」即「未央」，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注即引《毛詩》「夜未央」爲證。《說文》：「𦔑，且往也。从且，𦔑聲。」且「謂姑且」，「𦔑聲」亦兼「勿遽」之義。然則《詩》「未央」，傳以「央」爲「且」，箋以爲「未遽央」，其意正相近也。《廣雅》：「𦔑，央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巨，央也。通作𦔑。《廣雅·釋詁》云：『𦔑，久也。』《說文》：『央，久也。』故此又以「𦔑」爲「央」矣。」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

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珙案：《燕禮》：「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外。」是大燭本有在庭者，故傳以「庭燎」爲「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爲對異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爲正。《詩正義》祇云「以物百枚，并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君子」專指諸侯，蓋即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閭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尚未必定是諸侯。傳蓋以末章言「觀其旂」，與《覲禮》侯氏

「載龍旂弧韉」者合，故知「君子」謂諸侯也。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箋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承珙案：傳以「艾」爲「久」者，「久」之爲言「究」也。如《說文》：「彌，久長也。」《生民》、《卷阿》傳皆云：「彌，終也。」則此傳「艾，久也」，「久」亦有「終」義。夜未久，猶云夜未終耳。鄭箋「芟末曰艾」，正以「艾」爲將終申明傳義。孔疏以爲易傳，且云「夜未久」是初昏之辭，誤矣。

「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采芣》作「鸞聲嘒嘒」，傳云：「中節。」《魯頌·泮水》亦作「鸞聲噦噦」，傳云：「言其聲

也。」是「嘒」與「噦」義同。此傳以爲時尚早，來朝者得徐行，故曰「徐行有節」耳。曹放齋《詩說》云：「噦噦者，聲之微。」嚴《緝》云：「將，來者多而其聲揚；噦噦，來者希而其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然。」《說文》：「鉞，車鑾聲也。」《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鐵」。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鐵」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作「鐵鐵」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珙案：《廣雅》「鐵鐵，盛也」，謂聲之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鐵鐵」者。《毛詩》或借「噦」借「嘒」，傳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爲近。《大雅·卷阿》「翩翩其羽」，《說苑·奉使》篇作「噦噦其羽」。傳云：「翩翩，衆多也。」「衆多」亦盛義。然則「鑾聲噦噦」不得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 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稽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珙案：《序》言規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駛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

也。」而首章「𪗇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肯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侯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汙然流滿之水必歸於海，𪗇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太平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莫念亂，即不敬也。諸侯莫肯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謂讒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

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蓋讒言之興，始於訛言，「訛言」非即「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壓弧箕服」之謠即訛言也。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勸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宵小喜事之徒爲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善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珙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尚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予告我友

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尤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

「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珙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肯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釋難》篇云：「故賢人君子推

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之憂君當如憂父母，皆足以發明傳意。

鶴鳴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沔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言其事。然《沔水》經文猶有「莫肯念亂」、「讒言其興」等語，此詩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

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傳：「皋，澤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皋』，皋，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臭』，後人誤爲『皋』，失其義矣。《水經注》：『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古『皋』『澤』字相似，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臭』，『皋』『臭』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秣鳩先澤」，《索隱》以「澤」爲「野澤」；《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澤」，「澤」亦音「澤」；《荀子》「側載罩芷」，「罩芷」即「澤芷」；《列子》「望其壙罩如」，《荀子》又作「皋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皋」爲「成罩」，皆足爲「皋」、「澤」、「罩」相

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皋」、「澤」、「罩」等字訛亂之迹甚多，尚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皋」爲「澤」，鄭箋申之，以「皋」爲「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皋」爲「澤」之訛字。蓋「皋」「澤」對文則別，《左傳》「鳩藪澤」、「牧隰皋」是也；散文則通，故此傳云「皋，澤也」，《史記·孝武紀》「閒者河溢皋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平皋之廣衍」，此皆謂水旁地爲皋。故《賈山傳》「江皋」、「河瀕」對言，注引李奇以「皋」爲水邊淤地，正與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合。箋又云「自外數至九」，即《韓詩》所云「九折之澤」也。至《說文》云：「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爲『澤』字。」考「臭」與「澤」，聲義皆不相近，當是「古文以爲『皋』字。」《本部》云：「皋，氣皋白之進也。从本，从白。」「皋」「臭」聲既相近，義皆爲「白」，字或可通，要非

并通於「澤」。《顏氏家訓》云「皋分澤片」，此乃俗書傳寫之譌，不當以爲通借也。

「聲聞于野」，傳：「言聲隱而名著也。」箋云：「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荀子·儒效篇》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親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承琪案：毛云身隱名著，蓋即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

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淵，或在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良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蘄」箋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❶

❶ 「賢」上，阮校本《毛詩正義》有「尚」字。

數句之間，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昔聲。」《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底」厲」二篆之下矣。」承珙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即謂以錯石攻之。玉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礪。故《法言》云：「不礪不錯，焉攸用？」《說文·金部》又云：「鑢，厝銅鐵也。」是「錯」本「摩錯」之義，與「厲」相同。《禹貢》「錫貢磬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

通名，不止於治玉。《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厰」下云：「厰諸，治玉石也。」厰諸，即《淮南》之「礪諸」。《說林訓》：「璧瑗成器，礪諸之功。」高誘注云：「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礪礪，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以不與「厰」篆類廁邪？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答客難》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皋，澤也。」承珙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皋，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似非誤引，或李所據《毛詩》實

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楮也。從木，設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蘄』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珙案：楮木葉粗枝細，同于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栩」並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共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慎》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共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或據此以爲其用

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世所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 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箋云：「予，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此亦以「爪牙」即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以經文例之，三章「亶不聰」仍指「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曰「公侯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

宣、元以後，雜錯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珙案：羌戎種類甚繁，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

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竹書》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蓋經云「轉予于恤」，謂兵興不已，輾轉憂困。若僅千畝一戰，不必云「轉」矣。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己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疑當作『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者，蓋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

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 駒

「於焉逍遙」，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逍遙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即《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即《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語助也。陳氏啓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

《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文皆沿訛，用「於焉」二字作直敘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承琪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覲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承琪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藿，禾之少也。」少，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

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禾苗豆藿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藿，猶苗也；夕，猶朝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留之之意，人所共知，但言其餘飼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黃泰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曰，據正義，傳「爾公」

下當增一「邪」字。承珙案：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可逸豫，非公侯不宜逸豫，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王氏《釋詞》謂「邪」與「也」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此「邪」字皆即「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下文「慎爾優游」，傳云：「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

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己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

「賢者儻能來賁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此雖與孔疏說異，其陋則同。《呂記》言「爾公爾侯」責當時在位者之悠悠。嚴《緝》駁之，謂與下文「爾」字不畫一，是也。而嚴自爲說則云：

「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逸豫之期，不如肥遯之優游自樂。」詩方刺不用賢，而乃勸其速去，殊非經旨。《集傳》云：「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則作詩者非宣王，無自言爵人以公侯之事。王氏《總聞》云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尤屬臆測無據。惟李氏《集解》云：「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逸樂於山野之中而

無還期也。」雖誤以毛傳爲非，而所解於詩頗合。《東萊文集》一說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此說較《讀詩記》爲勝，亦勝於諸家多矣。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薛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即『穹』字之誤。」承珙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

「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芣苢》傳：「捋，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述毛旨，當矣。《說文》：「穹，空大也。」《廣韻》引同。《廣雅·釋詁》：「穹，深也。」是「空大」即「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詩》作「空」，字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餽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者皆以「空谷」爲寂寞之濱，「生芻」爲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即指賢人之德而言，語

較直截。《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雜記》依託之書，或出鄭後；林宗與鄭同時，其稱《詩》之意已不同於箋義矣。

黃 鳥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

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今本《列女傳》作「報反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琪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周禮》「聯兄弟」，不專指夫婦，蓋兼外親言之。《穀梁》宣十年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注云：「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此詩有「復我邦族」、「復我諸兄」之文，箋所謂聯兄弟而不至者，亦當并指外親。婦人與夫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孔疏專指兄弟爲夫婦，尚未必盡合箋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

「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阮氏《校勘記》云：「案「喻天下」以下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螽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之詩。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自亦爲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云：「黃鳥采葇，今本《易林》作「黃鳥來集」。此據宋本。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

復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

我行其野

《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此詩，鄭箋大旨謂男棄其婦，而求外來無媵之女。蓋以詩言「婚姻之故」，據《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故以「不思舊姻」爲不思其老父之命而棄我。毛傳簡質，不明所指。惟末章「新特，外昏也」，若依婦氏稱昏，自亦當謂外來之女。然首章注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此數語或以爲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鄘·柏舟》之「我特」，爲「匹」義。外昏，謂外來之婚姻匹配耳。考《爾雅》雖分別壻氏稱姻、婦氏稱昏，然如《士昏禮》：「婦人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

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爲婚姻之故。』是壻家婦家皆可統稱「婚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虎通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即本此爲說，《詩總聞》云：「言逐夫而適夫也，此皆壻辭。蓋已與鄭箋異義矣。」

「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人也。」承珙案：如王說，則與下「婚姻之故，言就爾居」文義不相承接。蓋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爲惡耳。詩意當云：樗雖惡木，尚可依以芘蔭，況以婚姻之故，豈不可就而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觀下二章「遂」「蓄」並訓「惡菜」，而經皆言「采」，自當謂雖惡菜尚有可采，則昏

姻更若可恃。三章文義一例，不應首章直以惡木斥惡人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陳碩甫曰：「傳『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乃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此，此傳例也。今各本以此十九字攷入箋語者，非。《祈父》、《白駒》、《黃鳥》傳皆云『宣王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此其明證。」承珙案：陳說是也。末章「不思舊姻」箋云：「壻之父曰姻。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是鄭意據《爾雅》專指舊姻爲壻父。此云「以求外昏」，即下傳所謂「新特，外昏」者。而云「棄其舊姻」，則「姻」似統指外親，即《周禮·大司徒》注「媼親於外親」之義。蓋上云

男女失道，則「舊姻」不得專指壻父，明與末章箋意不同，可知十九字是傳文，非箋語也。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薺也。」正義曰：「此《釋草》無文。」承珙案：《釋草》「藟，牛薺。」藟，吐回反。蓫，勑六反，又有它六反。是「藟」「蓫」一聲之轉。鄭所見《爾雅》當作：「蓫，牛薺。」唐時《爾雅》本「蓫」作「藟」，故疏以爲《釋草》無文耳。《說文》無「蓫」字，但有「藟，艸也，讀若釐」。而《廣韻》「藟」有許竹、丑六二切。《集韻》則云「藟」或作「苗」，通作「蓫」，羊蹄也。此本《廣雅》以「藟」爲羊蹄。蓋「苗」音與「笛」同，「笛」，《周禮·笙師職》作「簞」，故「藟」轉爲「苗」，「苗」又爲「蓫」，皆謂羊蹄，實一物也。正義引陸《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蹄。」《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蹄似蘆葍，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汲古閣刻陸

《疏》作「滑而美也」，誤。多噉令人下痢。汲古本作「下氣」，亦誤。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蓬，一名菹。據此，羊蹄有「蓬」名，正與詩合；多噉下痢又與傳云「惡菜」合，可爲定論矣。其云「一名菹」者，乃《爾雅》之「苗菹」。《釋文》：「菹，顧他迪反。」聲亦與「蓬」相近。《易》「其欲逐逐」，《漢書·敘傳》作「其欲攸攸」。惟郭注《爾雅》「牛蒨」形狀與陸《疏》言「羊蹄」者微異。考《名醫別錄》羊蹄一名蓄，陶隱居引《詩》「言采其蓄」。又云，今人呼爲「秃菜」，即是「蓄」音之訛。不知「蓄」「蓬」聲既相近，「秃」又《爾雅》「蒨，牛蒨」之轉，則牛蒨即羊蹄，非二物也。或又據《文選·七啟》「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蓬」，而云「蓬」與「蓄」音義同，則蓬似非惡菜。《稽古編》引張銑注《文選》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歟？」

「言采其菹」，傳：「菹，惡菜也。」箋云：「菹，菹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菹一名菹，幽州人謂之燕菹。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菹：葉細而花赤者菹，蔓茅也；葉大而花白復香者菹，菹也。此詩「采菹」，箋以爲菹，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菹、菹之葉復有細大之分。傳以菹爲惡菜，應指細葉者。」承珙案：《邶·谷風》「采葑采菲」，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菹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則菹根可噉，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所不食，故傳以爲惡菜歟？

斯 干

《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

編曰：「《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晉荀勗曰：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注及《詩》箋、疏見《由儀序》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迂仲之說以爲即《斯干》詩，意在立異而已。」承珙案：何氏《古義》謂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尚在。不知此詔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

詞。觀《續禮儀志》具言永平養老之儀，「天子袒割，執爵而醕」，及「祝鯁祝饘」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樂志》云「顯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云云，此可見當時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永平詔書爲《新宮》非逸《詩》之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饒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

于陳倉。方周末東遷之時，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歟？在廢邱歟？抑宣、幽之世歟？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為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奢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為大也。」承珙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而「右扶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注《世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為穆王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

里縣，周曰犬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薨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亂，改建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編》曰：「《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為興體。今則釋為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為近；以義，則古注為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為全篇引端耳。」

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珙案：劉向《諫起昌陵疏》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殆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儉」意，然毛既以首章爲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則其不從奢侈亦可概見。《翼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請徙都成周。其疏有曰：「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以周之盛時爲證，當即指《斯干》「考室」之事。翼奉，學《齊詩》者，而所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

「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瘡」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珙案：《方言》：「由，輔也。」郭注云：「由正謂輔持也。」又：「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玉篇》：「青州之間相正謂之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正以道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迪也」，皆「相正」之義，故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者，^①不知責

① 「是」，原誤作「至」，今據上文及《毛詩正義》改。

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云：「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明。傳義未可非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承珙案：此及《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爲「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呂，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爲假借。或疑「似」爲「嗣」，與「續」複，不知「嗣續」連文，猶《秋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爲「已午」之「已」者，古人於「已午」之「已」本訓爲「已然」之義，故亦讀爲「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已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歷志》：「已成于已。」《說文》：「已，

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已」爲「已然」，即讀爲「已然」之音者也。呂，从反已。似，从人，呂聲，故「似」亦讀如「已」。《周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既讀「似」如「已」，即釋爲「已成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蓋讀「已然」爲羊里切，讀「似」及「已午」之「已」爲詳里切，故孔疏誤會箋語，以已午當南方之位，謂在已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此「似」字改續，文同義異，不如從毛爲優。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

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珙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即以是爲八祧之制也。《載芣》「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西？若

謂東房之戶在西，則西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即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在西，非必兩房始西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西其戶」，指室戶。正義謂一房之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一房者，爲西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房戶而言，誤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此「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

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即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必非專指一室之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此疏申傳得之。」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群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承珙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郭注：「所以轉簍絡車也。」又：「維車，謂之輶輶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輶輶皆著絲纏束之貌。《詩》或作「閣」，或作「格」，皆當讀如「絡」。《集韻》：「格，或作落。」《史記·酷吏

傳》集解：「古村落字，亦作「格」。」「絡」「歷」一聲之轉。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說文》：「秣，稀疏適也。」《玉篇》云：「稀疏，歷歷然。」「歷歷」即《秦風·小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適均。《匠人》云：「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閣閣」相反者，故疏云：「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

「椽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案：《兔置》「椽之丁丁」，傳云：「丁丁，椽杙聲也。」《大雅·緜》「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兔置》傳不言「用力」、此及《緜》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柝。」《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橐」。《廣雅》：「橐橐，聲也。」當即釋此詩。

或三家字作「櫟」，《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

「芋，當作幬。幬，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賈疏：「字，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字，即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字』。」承珙案：作「字」訓「居」，與五章「君子攸甯」意複。《毛詩·溱洧》《生民》《抑》傳，「訐」皆訓「大」。此「芋」與「訐」同。《方言》亦「訐」「芋」並云「大也」。疏引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其申毛當矣。鄭箋改「芋」爲「幬」，正義曰：「幬，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鄭注《儀禮》「舁名出于幬」：「幬，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其注《周禮·膳人》云：「膳者，魚之反覆。膳，

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即以「膳」爲《爾雅》「幬，大也」之「幬」，蓋兼「覆」「大」二義。此箋殆以毛既訓「大」，故以「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珙案：此疏牽於「翼」字，以爲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訓「革」爲「翼」，文義不已複乎？其實詩但言「如跂」，傳但云「翼爾」，並無「似鳥」之意。毛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並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謂如人之跂竦爲敬。蓋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牆壁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承珙案：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

蓋古有此名。」夫棘爲外刺，則言「棘」即具「棱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棱廉者，故箋通「棘」於「戟」，可也。而云「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迂滯。疏雖云「射者戟肘，亦喻室之廉隅」，要爲曲說。《釋文》：「棘，《韓詩》作枋。枋，隅也。」《說文》：「枋，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枋』；毛云『棱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枋』爲正字，毛『棘』爲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翹也。」段氏《詩小學》

云：「《釋文》『勒』字乃『翱』字之譌，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廣雅》兼採四家之《詩》，《釋器》云：『翱、砥，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翱』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翱』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翱，翹也。古核切。』本《韓詩》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翱」。承珙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翱」。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翱，翹也」，即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翱，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翱」歟？

「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珙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

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究屬經外贅設，不如孫毓申毛爲得。蓋上章約榘攻堅，主言垣墉，故云「君子攸芋」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人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人也，故曰『君子攸甯』，言其既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惓惓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惓惓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竊』者，

《爾雅》亦或作「竊」。孫炎曰：「冥，深闇之竊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竊」，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稽古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竊，崔音杳。』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述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互，竊言其奧窔之邃深，意正相當矣。」承珙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蓋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盟于少寢之庭。」

《逸周書·鄭保解》：「王在鄴，昧爽立於少庭。」少即幼也。準此言之，則室自可有長幼之名。如《儀禮》「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云：「諸侯與正。」注云：「正，謂適長也。」正寢之室既謂之適，當亦可謂之長。然則毛傳「正長」之「長」即音丁丈反，「冥幼」之「幼」即如字讀，亦無不可。正長、冥幼，以室言，猶《文王世子》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何休《公羊注》之「高寢」、「小寢」也。王肅述毛，以「長幼」屬人言，恐非毛旨。箋以「噲噲」爲「快快」者，《說文》：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三蒼》皆云「噲」亦「快」字。《方言》：「逞、苦、了，快也。」郭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愜。」《說文》：「愜，寬閒心腹兒。」箋以「快快」爲「寬明貌」，義亦同矣。盧召弓《鍾山札記》云：「《淮南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

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又云「噦噦猶燭燭」者，《釋文》引《字林》：「燭，火光貌。」《廣雅》亦云：「燭燭，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閑習」，殆因「鸞聲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其義爲「閑習」耳。然「噦」又與「噤」通，《詩》「噤彼小星」、「有噤其星」皆言「星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勝王解。但即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室寬博而噲噲，冥幼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晝」、「冥」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珙案：陸氏此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以「繅席」爲「削蒲蒻」，又云：「繅柔嚙，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同。《詩》

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莞，苻薺。」某氏曰：「《本草》白蒲一名苻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考《說文》：「莞，草也，可以爲席。」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菴，夫離也。」菴，夫離上也。」並不言可作席。然則莞爲席草而非菴，蒲亦席草而非苻薺。《爾雅》之「莞，苻薺。其上菴」，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呼，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菴」，句。用之爲席。」

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爲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菴，夫薺，菴。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

臺，中出黃即蒲黃。是郭謂菴可爲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菴，鼠莞」，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苻薺」之注，非也。

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喪禮設之。」承拱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弗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據此疏兩言「竹簟」而不及葦，疑箋本是「竹曰簟」，「葦」乃衍字，正義所見箋本無「葦」字。今疏中有「竹葦曰簟者」，當由轉寫因箋文之衍，亦從而誤耳。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

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珙案：《采芑》正義引《斯干》傳曰：

「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緼韍」，正義云：「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據此，疑「皇猶煌煌也」以下十五字皆傳文，其下「室家一家之內」云云乃箋語耳。今《毛詩》本此處無傳，正義標起止云「芾者至黃朱」皆作述箋之詞，恐有脫誤。然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采菽》傳云「諸侯赤芾」，亦與此「諸侯黃朱」相應，朱深於赤，故赤爲黃朱。然則此爲傳文誤攷入箋，明矣。

「載衣之楊」，傳：「楊，裸也。」箋云：「裸，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釋文》：「楊，《韓詩》作褹。」承珙案：褹，當從「衣」作「褹」。《說文》：「褹，緹也。」引《詩》「載衣之

褹」。蓋用韓《詩》。段注以《毛詩》「楊」爲「褹」之假借，是也。《釋文》又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褹。」考高誘注《呂覽》、《明理篇》。《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裸」爲小兒被，此箋云「夜衣」者，蓋亦從「被」義。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又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當出《韓詩翼》。要言其制方，似亦以「褓」爲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褓謂之褓」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褓，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

云：「襦，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

「紡塼，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專。」則《釋文》「又作」本爲是。阮氏《校勘記》云：「正義曰：

「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是也。正義又曰：「以璋是全全，疑當作「玉」。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黃氏日鈔》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

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豈亦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承珙案：黃氏所言似止爲緝麻之物，紡絲無所用之。《說文》：「紡，網絲也。」段懋堂云：「網絲者以塼爲錘，《廣韻》：「鑪，紡錘。」集韻：「鑪，一曰紡軋。」然則婦人撚線錘頭，古用塼爲之。《說文》：「鑪，瓦器也。」渾言之，未及詳說耳。」承珙又案：《說苑·雜言》篇西閭過曰：「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閒紡者，當是絡絲。以瓦塼爲錘，則閒廁而不亂。《朱子語錄》載潘時問《詩》「載弄之瓦」，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銀子樣者，意爲紡塼也。」此所言亦與紡錘相合。

正義曰：《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

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襦。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承琪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此釋《詩》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按《列子》《黃帝篇》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鳶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王令毛邱園傳其術。梁鳶曰：「凡順之

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詼諧不足信。然彼生於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已。」承琪案：《斯干》、《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爲二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爲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王而誰屬歟？

「九十其犗」，傳：「黃牛黑脣曰犗。」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犗。』」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

牯」承珙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牯。」郭注亦引《詩》「九十其牯」。後儒多以

《無羊》之「牯」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七尺爲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之盛。惟舉黑脣之牯，則《爾雅》尚有「黑眚，牯；黑耳，犖；黑腹，牧；黑脚，犗」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脣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爲正色。傳言「黃牛黑脣」，當是《爾雅》舊詁。其「牯」、「犖」、「牧」、「犗」蓋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耳。又案：

《爾雅》：「白馬黑脣，駟。」《釋文》云：「孫炎本作『牯』，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所見《爾雅》蓋作「黃馬黑脣，牯」，其下「黑喙，駟」即蒙「黃馬」言之。故《小戎》傳曰：「黃馬黑喙曰駟。」《說文》、《玉篇》皆同。此傳云「黃牛黑脣，牯」，孫炎《爾雅》本「黃馬黑脣，牯」，殆「牯」

爲黃牛黑脣之名，而借以名黃馬之黑脣者歟？

「其角漺漺」，傳：「聚其角而息漺漺然。」《釋文》：「本又作觶，亦作戢。」《玉篇》：「觶，多角，又角堅貌。」《廣韻》：「觶，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而爲之。宋本《詩釋文》：「觶，又作淠。」承珙案：「觶」字，《說文》不載，《水部》：「淠，雨下也。」「漺，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漺」字蓋依聲託義。「淠」爲「雨下」，有「衆」意，「漺」爲「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衆」與「和」二義，猶「戢」之訓「聚」兼訓「和」也。

「其耳溼溼」，傳：「呬而動其耳溼溼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瞋」字。《玉篇》云：「瞋，耳動搖之貌。」《廣韻》：「瞋，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爲之，非《詩》本有作「瞋」者。《埤雅》：「溼溼，

言潤澤也。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

「牛臥則耳下垂。溼溼者，其垂也。」承珙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齡」，注

云：「食已，復出嚼之。」今本郭注作「食之已久，復出嚼之」。此從《詩釋文》引。「齡」字亦作「飼」，毛

傳作「飼」。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言「溼溼」，與

羊言「澢澢」同。「澢澢」謂聚其角，「溼溼」謂群牛皆飼而動耳，亦和聚之意。蓋「澢澢」、

「溼溼」與《螽斯》「揖揖」、「蟄蟄」略同。彼傳云：「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古「蟄」

「溼」同音，《釋名》：「隰，蟄也。」「蟄，溼意也。」《說文》：「變，和也。讀若溼。」此「溼

溼」與「蟄蟄」同爲「和集」之意也。

「矜矜兢兢」，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虞東學詩》云：「賈思勰曰：『羊性護

前，陵兢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群無病而不虧耗矣。毛曰「以言堅彊」，則「矜

兢」固非「堅彊」之謂。」承珙案：傳注之例，有云「之言」者，以彼擬此之詞，或比擬以通

其訓詁，或比擬以明其意義。有云「以言」者，亦指彼擬此之詞，或指擬以明其意義，如

《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靜女》

「俟我於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是也；有指擬以通其訓詁者，此傳「矜矜兢

兢以言堅彊」是也。「矜兢」本無「堅彊」之訓，以雙聲得義，故云「以言堅彊」耳。顧氏

引賈思勰「羊性護前」云云，檢今《齊民要術》無此二語。

「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崩，群疾也。」正義曰，《集注》「虧」作「曜」。段氏《詩小學》云：「此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

字，因改之耳。《考工記》「大胸燿後」鄭注云：「燿，讀爲哨。哨，頃今「頃」字作「頤」，誤。小也。」燿「曜」古通用。」惠氏《禮說》云：「《廣成頌》亦有「大胸哨後」之語，鄭讀爲「哨」，本之。燿，一作「曜」，細小之貌，與「哨」通。曜，一作「曜」，音「衢」。《爾雅》：「曜，瘠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承琪案：「騫」謂羊不肥，「崩」則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污。」又云：「羊有疥者，閒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群致死。」故傳以「崩」爲「群疾」。《埤雅》曰：「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善死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旖旎旗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旖旎，所以聚衆也。」翁氏《詩附記》曰：「此章「占夢」之說，朱子云未詳。」

至附「或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野建旐」、《司常》「州里建旗」之文。但《大司馬》云「郊野載旐」，則仲冬教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衆維魚」猶言「衆哉魚」，「旖旎」猶言「旖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旖旎」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旖旎則爲多盛之象。」據此，「衆維魚」、「旖旎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衆」「魚」二字

皆以占豐，「旐」「旗」二字皆以占衆也。詩人自言魚之衆耳，非以「衆」字指人。鄭箋乃云衆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衆維魚矣」，「衆」即指魚之繁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並言旐旗，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旐」「旗」，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珙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薛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衆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旗」則謂旐與旗，故箋云「夢見旐與旗」，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

也。」「虞業維樅」者，謂虞業有崇牙之飾，猶此「衆維魚」爲衆有魚也。「賁鼓維鏞」者，謂大鼓與鏞，猶此「旐維旗」爲旐與旗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雖皆以「維」字爲辭助，①不拘於對文。蓋言夢而見魚之衆有，又見旐與旗耳。」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蠓』字之省，《說文》作『蠓』，與『蚤』同。《春秋》桓五年『蚤』，《公羊》作『蠓』。蠓，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

① 「二字」，《經解》本《毛鄭詩考正》作「二句」。

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旗矣」，旐旗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文顯。若云衆人化而爲魚，則大怪甚矣。今釋爲「蠓」，則事皆目驗，義並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珙案：陸佃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據此，陸氏已見及之，特未明言「衆」爲「蠓」字耳。然依此解，蠓變爲魚，則下句必當云旐變爲旐。而旐統人少、旐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旐，縣鄙建旐』，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旐』，注云：

『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旐者，以其屬衛王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旐，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旐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旐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案：此辨甚諦。知下句之不當以「旐」變爲「旐」，則上句「蠓」變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終

毛詩後箋卷十九

小雅節南山之什

涇 胡承珙

節南山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呂記》云：「《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其編輯已在毛公之後。承珙案：《孔叢》此章所載孔子讀《詩》之言，已先見於毛傳，并《說苑》諸書亦多引之，其言必

有所自。大抵古《詩》篇名亦有異同，不必疑《序》稱《節南山》為與《左氏》不合。《十月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也。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此疏辨「求車」之家父非作詩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尹氏卒」即《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為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為字，當有專屬。孔疏又云

「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然「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爲平王時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詩貫》亦云：「古人賜姓別族，雖以王父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爲本人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承琪案：二說皆非是。《左傳》文十一年魯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杜注：「槐，終甥之後。」此以某父爲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

何氏《古義》曰：「董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觀篇中絕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云「殘歲田也」，豈即「爭田」說邪？然即如所言，義亦小矣。」承琪

案：五章「降此鞠凶」，傳云：「訥，訟也。」箋以爲「下此多訟之俗」。則董氏所謂「無推讓之風」者，《毛詩》似亦有此義。但爭田及「薦嗟」字異，則當出於三家耳。高誘《淮南》注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是也。」董仲舒所云似即其事，則《何人斯》篇所言也。或其所時卿士爭訟，而尹氏爲政有所偏私，故《節南山》刺之。然據此可見江都亦以《節南山》爲幽王時詩矣。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

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於王。」承珙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歸本王心，蓋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爾瞻」、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之「爾心」，即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甯」，而終之「以究王訥」，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胤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炆』字，才廉反，小熟也。」段懋堂云：「《說文》『美，小熟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美。』美，『羊』聲，『羊』讀如『飪』。今誤作『炆』，『干』聲，非也。小熟，一作『小熱』，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美。』今本《說文》誤爲『憂心炆炆』，尤非也。《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炆』，若依今本，陸、孔末由定爲此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心』作『惓』。惓，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惓』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惓』』六字，而《說文》之真沒矣。此傳曰：『美，燔也。』《瓠葉》傳曰：『加火曰燔。』《說文》：『燔，熟也。』『美，小熟也。』『熟，加火也。』與《毛詩》合。而今《詩》譌『炎』改『惓』。

《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悵」矣。承珙案：《韓詩》字皆作「炎」。《雲漢》「如悵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說文》「悵」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蓋用《韓詩》以明「悵」字從「炎」之意，後人從誤本《毛詩》改作「悵」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漢》訓「燎」，當如段說經文一作「美」、一作「炎」也。

「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以刑辟也。」^①宋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承珙案：《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憫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

《詩》云：「憂心如悵，不敢戲談。」據此亦有不該不以正告之意，是漢儒已有此解，較箋義爲長。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義云：「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既者，已然之辭，疑舉共和以前爲鑒。此章蓋總叙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擬將來，文義不當如是。」承珙案：此泥於「國既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難》篇云：「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群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

① 「以」上，阮校本《毛詩正義》有「脅下」二字。

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宜監于殷」之「監」。然「國既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諸侯；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即是國脉將絕。言「既」者，猶祖伊所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愛日》篇曰：「《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韓詩》云：「監，領也。」蓋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傳箋相近也。「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

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正義曰：「傳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承琪案：據王肅說，是讀「長」爲「長養」之「長」。《釋文》於「長」字無音，則似如字讀。然「長茂」與「高長」義亦相因。如毛義，則此「有實其猗」與《正月》「有苑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中而有苑然茂特者，不言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有實然長茂者，不言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又如《載芟》之「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文法皆與此同，不足怪也。鄭箋云「猗，倚也」者，疑當讀「倚」如「阿」。《釋文》：「倚，於綺反。」非是。《長發》「實維阿衡」，箋云：「阿，倚。」《隸釋》載《外黃令高彪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

倚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阿」、「猗」、「倚」三字皆通。箋「旁倚」即「旁阿」。阿者，袞也，曲也。畎谷言「阿」，猶《韓外傳》所云「阿谷之隧」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傳：「氏，本。」正義曰：「毛讀從「邸」，如四圭有邸，故爲本。」黃氏元吉曰：「「氏」字，毛、鄭異訓。鄭固破字，孔謂毛讀從「邸」，豈亦破字乎？」李氏光型曰：「《爾雅》「氏」爲「天根」，謂角、亢下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本」謂「氏」，是「氏」「本」同義。毛義爲長。」承琪案：李說是也。《說文》：「氏，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一訓，此即用毛傳也。《木部》：「抵，根也。」《广部》：「底，下也。」凡从「氏」者，皆有「本」義，不必讀「氏」從「邸」。

箋云：「氏，當作「桎鐙」之「桎」。《釋

文》：「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作手旁「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但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承琪案：「丁履反」不當爲「桎」字之音。《校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扞」，與「桎」字形近。」是也。

正義曰：「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承琪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爲國本，猶後人言中書爲政本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逸周書》：「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則尹氏自周初以來已爲大族，故《公羊》於尹氏卒有「譏世卿」之說。夫以貴族世秉國政，豈非所謂國本？故《潛夫論》·

志氏姓》云：「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

「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琪案：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也」，《采菽》傳「臝，厚也」，皆假借字。《荀子·宥坐》引《詩》作「庠民不迷」。「庠」亦「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庠，讀爲「毗」。」轉同鄭義作「輔」，非也。《隋書·律歷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

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承琪案：《韓詩外傳》、《說苑》及《家語·始誅》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緇衣》、《大學》言「慎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稽古編》曰：「《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愬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愬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邱明本意。」承琪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至，天降

凶害於我家。」又《多士》「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即「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曰「降喪」，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此正謂趙、傅、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應言不爲天所弔閔。即《多士》、《君奭》言降喪于殷，亦不必言天不愍恤。近儒又以「弗弔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從毛、鄭義爲當。杜注《左傳》於成七年引《詩》，謂《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襄十三年引《詩》又注云「言不爲皇天所恤」，隨文改誼，殊非的解。至哀十六年《傳》「閔天不弔」，注云「弔，至也」，仍用「善」義。亦可知其無定詁矣。又《左傳》「閔天不弔」，《周禮·大祝》司農注引作「閔天不淑」。《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閔天

不善於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訓「至」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尹氏也。與「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義同，但文法倒裝耳。箋順文解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於經文失句讀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正義曰：「易傳者，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承珙案：襄七年《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

不善於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訓「至」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尹氏也。與「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義同，但文法倒裝耳。箋順文解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於經文失句讀矣。

疾，將立之，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是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據此，《內》《外傳》引《詩》之意皆謂民不信上，而箋與之合，故當以箋說爲長。《淮南·繆稱訓》：「身苟正，則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說苑》：「桓公問管仲：『以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此皆與箋說合。至下句

箋云「仕，察也」，用《釋詁》文。正義失引。又云：「勿，當作未。」《釋文》：「鄭音『未』。」正義云：「末略欺罔其上。」其實鄭破「勿」爲「未」，不爲「末」。焦里堂曰：「《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是也。但此詩皆責尹氏，五章「君子如屈」箋云：「君子，斥在位者。」此「君子」義亦當同，即指尹氏，謂其勿問勿察而任用小人，則小人必昧罔其上。箋於此「君子」指王，言尚有未合。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爲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承琪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險」即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慎，不因小人以至危殆。由此觀之，毛義爲優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傳：「傭，均。鞠，盈。訥，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案：「師氏」當作「尹氏」。正義演經文三言「尹氏」，可證。各本皆誤，今正。爲政不均平，乃下此多訟之

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爲之，愬之於天。」承琪案：箋以「不傭」、「不惠」屬尹氏，與上「昊天」文義不貫。此當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均不順，故降此鞠訥大戾耳，與《大雅》「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甯，降此大厲」文意正同。多訟、乖爭雖

由民俗，然戾氣所致，有似天降。箋以爲由尹氏而降，亦非是。傭，《釋文》引《韓詩》作「庸」，云：「庸，易也。」易者，平易。與九章「昊天不平」同，亦謂昊天以尹氏爲不平也。

「君子如屈」，傳：「屈，極。」箋云：「屈，至也。」案：《瞻卬》「靡有夷屈」箋云：「屈，極也。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蝨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據彼箋訓「屈」爲「極」，義取「止息」，則此傳「屈，極」亦爲「止息」，與下句「闕，息」義更協。言君子如息其爭心，則民鞠訥之心亦息矣。箋於此又訓「屈」爲「至」，而云「如行至誠之道」，恐非傳意。

「誰秉國成」，《禮記·緇衣》引《詩》「誰能秉國成」，《釋文》云：「《毛詩》無「能」字。」承琪案：箋云：「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據此，是鄭所見《毛詩》本

有「能」字，與《禮記》同。正義既云「君臣不能持國平」，又云「君臣已並言不能」，疑正義本亦當有「能」字，與陸德明所據《毛詩》本異也。歐陽《本義》以《詩》無「能」字爲句刪其字，尤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新序·雜事》五云：「宋玉事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蟬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世

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此之謂也。」《易林·履》、《否》、《噬嗑》、《未濟》等卦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潛夫論·三式》篇曰：「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其下即言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云云。《中論·爵祿》篇云：「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在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詳此四書引《詩》之意，皆謂士不見用，如四牡久駕不行，至于項領。然則「項領」之「項」不爲「大」義，觀《新序》并引《易》「臀無膚」，可見矣。此傳既訓「項」爲

「大」，自當如箋所申以爲養大其領。《新序》等所據或三家《詩》義，與毛不同。然全詩皆言大臣專恣致亂，並無感士不遇之意，「項領」之喻仍當以毛、鄭爲長。《後漢書·呂強傳》：「群邪項領，膏脣拭舌。」劉肅《大唐新語》載神龍中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一心事君，明罰無捨。」此用傳箋之解，最爲明晰。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案：此「爾心」，傳箋皆不明所指。《新語·術事》篇云：「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于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刑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或或，當是』式之譌。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闕一字。國治，此之謂也。」詳此言季孫、顓臾之事，則引《詩》「爾心」當指臣心。陸賈在漢初，當四家未出

之先，猶是周、秦遺說，尤可見後儒以末章歸本王心者，非古義也。

正月

《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陳氏《稽古編》曰：「《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二語爲據。夫此何害爲西周未亡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爲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檠弧』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爲褒姒，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獨不可著之於《詩》乎？」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傳：「將，大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

以其時。《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訓「將」爲「大」，與毛同。「衆」謂訛言之民。「民」猶「人」也，對天言之則皆爲民，非專指草野之民也。小人訛言者衆，群邪害正，故下文曰「念我獨兮」。「我」對上「民」而言，人衆則我獨矣。第十二章「念我獨兮」亦對上「昏姻孔云」，言小人姻黨會聚，而已孤獨無與。《離騷》經曰：「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予聽？」一篇之中亦屢曰「我獨」，曰「余獨」，此《離騷》所以爲《三百篇》之遺也。

「瘋憂以痒」，傳：「瘋、痒，皆病也。」《爾雅·釋詁》：「瘋，病也。」舍人注云：「瘋，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畏之病也。」呂大臨曰，此與《雨無正》「鼠思泣血」文小異而義同。承珙案：《說文》無「瘋」字，據《釋文》則

《字林》乃有之。蓋古祇借「鼠」爲「瘋」，後人乃加「疒」旁。《淮南子·說山訓》：「狸頭已鼠。」《山海經·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焉，名曰植楮，可以已瘋。」郭注：「瘋，病也。」並引《淮南》之言。是「瘋」即「鼠」矣。舍人以「瘋」爲憂憊之病，是「瘋」兼「病」「憂」二義。毛以此「瘋憂」連文，故從《爾雅》訓「病」。正義演經文云：「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殆以「瘋」「痒」皆訓「病」爲複，故易爲「痛」。不知「瘋憂以痒」者，謂既病於憂，又以憂而愈病，文義自有次第，不嫌其複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瘠，病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未及論天下也。文、武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念今時

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承珙案：傳以「父母」爲文、武者，言自文、武以來，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文「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相接。若如箋說爲己之父母，則所謂「先」「後」者，正義以爲非父祖即子孫。既曰我之父母生我，而謂不自我之父祖及子孫，語意不順。《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此等訓義，毛必有所受之。《瞻卬》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即曰「無忝皇祖」。遭時亂而呼先王，何謂非人情乎？焦里堂《毛詩補疏》曰：「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瘠，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字。」

「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直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群臣也」，「衆」不定是「群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憂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爾雅》：「痠痠，病也。」郭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疏引《詩》「憂心愈愈」。何氏《古義》曰：「『愈』當作『念』，《說文》云忘也，嘽也。嘽者，含深也。蓋含憂之深而至於善忘也。」承珙案：何說近之。《廣雅》：「餘、憊、懷、憂也。」《楚辭·七諫》「心餘憊而懷冤兮」，王逸注云：「餘憊，憂愁貌。」大抵此傳及下傳「惓惓，憂意也」之類，必皆經師相傳

古訓。王氏、蘇氏或以「愈愈」爲「益甚」，或以「惇惇」爲「獨憂」，皆就後世文義以改古人之訓詁，不足據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案：此傳意以「屋」即末章「眇眇」者所有之「屋」，則「富人」即「哿矣」之「富人」。末章言民今無祿，惟眇眇蔽蔽者爲富人。此章上云「念我無祿」，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故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者，言祿之所在皆歸於小人。試瞻烏之爰止于誰之屋？夫非彼眇眇者所有之屋乎？箋以烏集富人之屋喻民當求明君而歸之，似非傳意。《後漢書》建甯元年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此則與箋意相同耳。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

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承珙案：此疏引王肅述毛及孫毓所評，義皆迂曲。毛於此傳雖略，然合上文觀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云：「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此謂小人在朝似賢而實非，與《韓詩外傳》引此二語而曰「言朝廷皆小人」者合。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傳云：「王者爲亂夢夢然。」然則此「定」字正對「殆」字言之，謂今在朝者皆小人，助王爲虐，民之切齒久矣。今方危殆之時，視

王之所爲夢夢然，誠無如此小人何矣！倘其既定，將無人不起而乘其敝。蓋以此戒小人而休以必敗。故繼之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上帝非小人之是憎，而誰憎乎？如此似於通章詞意較爲明貫。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田閒詩學》曰：「此言王之信訛言而棄老成，史伯所謂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去和而取同是也。夫山非不高也，謂之爲卑，別求所謂岡陵，猶謂舊人不足用，而以新進之小人爲賢也。」《周語》衛彪傒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陷淫。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正謂此也。」焦里堂曰：「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承珙案：自傳箋後，各

家之說皆以此二句爲訛言，故以「高」爲「卑」，似於下文爲順。然傳義本自貫通，如云謂之爲山而其實則卑，乃爲岡爲陵而已，猶謂之爲君子，其實乃小人而已。小人在位，徒好爲詐僞之言，王曾莫之禁止。即有故老，但訊以不急之務，而實則君臣皆自以爲聖也。箋解謂「山蓋卑」二語，既詰鞠難通，而以「民之訛言」爲「衆民」，尤誤。說見下。

「民之訛言，甯莫之懲」，箋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衆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承珙案：此二語與《沔水》正同，彼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是「訛言」即下文之「讒言」。《唐風·采芣》刺聽讒而曰「人之僞言」，此依定本。毛義本作「僞言」。則「訛言」與「讒言」本無二義。民，猶「人」也，本不指無位之

衆民。此詩義亦相同，而箋乃云：「小人在位，不止衆民之僞言。」夫小人在位，其害甚多，何僅以懲訛相責望？且箋於首章云：「人以僞言相陷人，使王行酷暴之刑。」次章云：「疾此訛言之人，好惡同出其口，我心憂政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是「訛言」即指在位之小人。又「民之無辜，并其臣僕」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是此「民」亦不指衆民，皆與此章箋意矛盾。《毛詩日箋》云：「觀『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此說得之。」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理。脊，道也。」^①箋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後

儒皆用箋義，惟戴岷隱以爲小人無忌憚，號此訛言，其造作有次第、有由來。承珙案：「斯言」緊承上兩「謂」字。《說苑·敬慎》篇載：「孔子論《詩》至于《正月》，惕然如懼曰：『彼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家語·好生》篇「遇」下有「天」字。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皆其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蓋「天高地厚」，其詞危急，鄭以「號」爲「號呼」，於義允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

① 「倫理脊道」，阮校本《毛詩正義》作「倫道脊理」。

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得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董氏以「號」爲「名號」，或出三家《詩》。然其解「有倫有脊」爲「理道」，意正與毛、鄭合也。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案：毛於《斯干》「維虺維蛇」無傳，此亦但以「蜥」釋「蜴」而不及「虺」，蓋古人以「虺」即蛇。虺小蛇大，故《吳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斯干》「虺蛇」連言，自無庸傳。此亦不及「虺」者，以《斯干》明之可知。《爾雅》本不釋虺，其《釋魚》云「蝮虺」者，此別一種蛇，「蝮」其正名，「虺」乃蛇之通名。「蝮虺」猶言「蝮蛇」、「蟒蛇」。「蝮」可連稱「虺」，「虺」不

得單稱「蝮」也。《爾雅》無文者，毛多不釋，殆「虺」爲小蛇通名，當時所共知與？《呂記》引董氏，謂崔《集注》「虺蜴」之「虺」作「蝮」，非是。自舍人、孫炎注《爾雅》以蝮一名虺，《詩》疏引郭氏《音義》又云：「蝮蛇，一名反鼻，如虺類。」後人遂專以虺爲毒蛇。然《顏氏家訓》云「虺」古「虺」字，見《古今字詁》，疑後人所謂毒蛇之「虺」字，古只借「虺」字爲之，《說文》：「虺，蝮也。」而「虺」則蛇之通名。《說文》：「虺，以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與「蜥」、「蝮」、「蜥」、「虺」諸篆類廁，初未詳其形狀。蓋蜥蜴似蛇而有足，虺爲似蜥蜴之小蛇，故相廁耳。至「虫」下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下云：「虫也。」段注疑此二篆轉注，非許書之舊：許「它」下注云：「虫也。从从，疑當作「似」。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虫」下注云：「象其

臥形。」然則「虫」乃不垂尾之「它」，「它」乃垂尾之「虫」，此二篆實一物也。承珙謂：段說是也。《說文》「虫」下「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八字當本是「蝮」下注文，而誤置於「虫」下。後人因於其上加「一名蝮」三字，又於「蝮」下綴「虫也」二字，以爲轉注。實則許書「虫」下當如段說，但云「它也，象其卧形」，其下即云：「物之細微，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蓋統論「虫」篆之用，而終之曰：「凡虫之屬皆從虫。」此則它、虫皆蛇，而虺又小蛇之似蜥易者，其蝮則蛇之一種，非如「虫」「虺」之通名也。至《爾雅》「螭蝮」，蜥蜴；蜥蜴，蝮蛇；蝮蛇，守宮，李巡、孫炎皆以爲一物四名。《說文》「易」下云：「蜥易，蝮蛇。蝮蛇，守宮。」而不及螭蝮。《虫部》：「蜥，蜥易也。蝮在壁曰蝮蛇，在艸曰蜥易。」「蜥，蝮蛇也。一曰螭蛇。」「螭，螭蛇，

它醫，以注名者。」雖分別言之，然本爲一類，特以所在別其稱名。故《方言》有「守宮」、「蜥蜴」、「螭蝮」、「蛇醫」等名，而不及蝮蛇，皆方俗稱有異同耳。毛傳更簡，故但云「蜥蝮也」而已。《詩》「虺蜴」之「蜴」，經傳皆當同《說文》作「蜥」。《鹽鐵論·周秦》篇亦作「胡爲虺蜥」。蓋「蜴」即「蜥」之或體。因其亦名「蜥易」，或又誤「易」爲「蜴」而以「蜥蜴」爲連稱，則非是。《釋文》當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今本「蜥蜴」二字誤倒，致爲嚴《緝》所譏，《稽古編》辨之當矣。陸璣《疏》云「虺蜴，一名螭蝮，水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云云。此後人見蜴有水陸，故加「虺」於「蜴」以別之。《本草》唐本注有「蛇師生山谷。蝮蛇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壁間，名守宮」等語。或謂「蛇師」即「蛇醫」之義，不知「蛇師」乃「蛇斯」之誤。「斯」

「析」同聲，「蛇斯」猶陸《疏》之「虺析」。但毛傳祇以「虺」訓「蜴」，而不連「虺」，明是一物。陸《疏》合而一之，非毛義也。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傳：「仇仇，猶瞽瞍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瞽瞍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經義述聞》曰：「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承珙案：執者，《荀子·堯問篇》「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楊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有餘人也。」然則「執我」猶言「待我」矣。《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仇」疑當爲「忸」之借。《說文》：「忸，高气也。从口，九

聲。」「忸」字與「仇」通。《國策·西周策》注：「忸與忸同。由，或作『仇首』。」《史記》「忸由」作「仇猶」。《呂覽》注作「仇酋」，《韓非子》作「仇由」。「高氣」與「傲」義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謂傲慢也。」「傲慢」即有「緩」意。《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禮記·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云：「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此所謂「慢」者，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左傳》：「舉趾高，心不固矣。」然則鄭《緇衣》注以「仇仇」爲「不堅固」，與此傳「猶瞽瞍」者，義相成也。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燄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

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經義述聞》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能」與「甯」亦一聲之轉，而同訓爲「乃」。故「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又作「能或滅之」。承珙案：王說是也。傳云「滅之以水」，下傳云「威，滅也」，即以「滅」訓「威」，謂褒姒之威周猶水之滅火，二文自皆正說。疏謂傳曰「滅之以水」爲反語，非是。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威，滅也。」阮氏《擎經室集》曰：「《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隹聲。隹，火餘

也。「威」與「滅」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戍聲。火死于戍，陽氣至戍而盡。」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者，豫決其必滅也。」承珙案：「滅」「威」本非同字，似不得爲義同字變之例。《釋文》云「威，本或作滅」者，乃後人所爲耳。《左傳》昭元年，《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漢書·外戚傳》皆引作「滅」者，由轉寫之誤，未必當時即有作「滅」之本。《漢書·五行志》引仍作「威」，此其未經誤寫者耳。《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此雖不著所本，然可見古人讀「威」字并與「滅」異音矣。

「又寤陰雨」，傳：「寤，困也。」箋云：「寤，仍也。」案：寤之爲困，此常訓也。《呂

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此與毛義同也。箋云「窘，仍也」者，邵二雲《爾雅正義》於《釋詁》「郡，乃也」云「郡」通作「窘」，即引此箋爲證。承珙案：謂《爾雅》「郡」「仍」既皆訓「乃」，故「郡」亦訓「仍」。王氏《經傳釋詞》云：「《法言》：『郡勞王師。』郡者，仍也。仍者，重也，數也。言數勞王師。」是也。此箋以「窘」爲「仍」，謂又將仍憂於陰雨，「仍憂」言「頻憂」也。《漢書·淮南衡山濟北叙傳》云：「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謂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案：凡物之數，多然後見。僖十五年《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滋者，益也。員爲物數，故有「益」義。益于爾輻者，謂輔能利益其輻。《中論·貴驗》篇云：「『無棄

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箋云：「云，猶友也。」案：云，本古文「雲」。《說文》以「雲」象回轉之形，又有古文「雲」作「𩇛」。《埤雅》引《詩》《昏姻孔云》。傳以「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訓「云」爲「旋」，是也。箋以「云」爲「友」，乃從雙聲得義，似不如傳訓之古。

「𡗗𡗗彼有屋，蔌蔌方有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段氏《詩小學》云：「『𡗗𡗗彼有屋』，富者也，而方受祿於朝。『民今之無祿』，瑩獨者也，而又君夭之，在位祿之。故曰：『𡗗矣富人，哀此瑩獨。』『𡗗𡗗』二句非以「屋」「穀」爲儷也。」《擘經室集》曰：「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

「𦵏𦵏彼有屋」五字與「民今之無祿」相諧，「𦵏𦵏方穀」四字與「天天是𦵏」相諧，其無「有」字明矣。「承珙案：正義云：「其𦵏𦵏寡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是正義本明與《釋文》本不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能決其皆孔非而陸是。《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係對文，自不得用「有」字。且以「穀」爲「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中間自無「有」字。若毛、鄭本作「穀」，「有屋」、「有穀」當爲疊句，如上章「旨酒」、「嘉肴」之疊，「有」字。即章懷注引《小雅》「速速方穀」無「有」字，不過順史傳成文，非所見《詩》本如是。觀其引鄭玄注云：「穀，祿也。天，殺也。𦵏，破之也。」又繼之曰：「《韓詩》亦同。」然後言「穀」字之異，可見上文引「速速方穀」、「天天是𦵏」，皆便順史文，非別徵《詩》本，不得據此謂詩無「有」

字也。

「天天是𦵏」，傳：「君天之，在位𦵏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𦵏破之。」段氏云：「《蔡邕傳》『穀』作『穀』，『天』作『天』，皆是譌字。錢唐張賓鶴云親見《蜀石經》作『天天』，是蜀本誤耳。」焦里堂曰：「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𦵏𦵏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既由君害之，又即是𦵏𦵏方穀之人𦵏之。毛於《大雅》『昏𦵏靡共』解云：「𦵏，天𦵏也。」以『天』明『𦵏』，則此『𦵏』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義以《正月》云「天天是𦵏」，「天」謂夭殺，「𦵏」謂𦵏破，是也。而述《正月》傳義則云「在位又𦵏譖之」，是以「𦵏」爲「謠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非一人之筆，宜其異耳。「𦵏」通於

「琢」，「琢」之剥擊，猶「琢」之雕刻。在位琢之，謂此藪藪者刻剥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謂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輶，夭夭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夭夭」自對「速速」，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既以「夭」訓「琢」，謂《大雅·召閔》傳。則「琢」亦是「夭」，故以「夭夭」爲「夭夭」。既以「琢」爲「夭」，則不云「是琢」而云「是加」。夭夭是加，猶云「夭夭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譌，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夭夭」。《蜀石經》作「夭夭是夭」，非也。或以蔡文「夭夭是加」爲「夭夭是加」之譌，亦非也。承珙案：蔡文「速」「輶」之異，據章懷云「《韓詩》同毛」，則當出魯、齊《詩》。「速速」與《爾雅》同，猶《說文》引《詩》「怳怳彼有屋」，皆與毛字異。郭注《爾雅》「速速、蹙蹙，惟速鞠也」云：「陋人專祿，國侵削；賢者求哀，念窮迫。」《說文》：「怳，小

也。」則又皆與毛同義矣。至「夭夭是加」，「加」當以韻「枯」、「辜」、「邪」、「牙」、「家」等字，「夭夭」乃儷上句，爲修辭之故，并非《詩》本有異同。《說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觀于大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妖」即「夭」也。此正同《詩》「夭夭」字，雖不必同傳以「夭」爲「君」，然其爲「夭夭」則一也。

「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傳：「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相臺本、《七經孟子考文》「猶」作「已」，爲是。惇獨將困也。」《經義述聞》曰：「『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惇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

「哥」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哥」「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昭八年《左傳》引《詩》「哥矣能言」，杜注：「哥，嘉也。」鄭注《禮運》：「嘉，樂也。」毛訓「哥」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故鄭箋曰「富人已可，惇獨將困」。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承珙案：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哥，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弔獨羸弱者耳。」似亦以上句爲「樂矣富人」也。

十月之交

《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

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承珙案：《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鄭分主幽、厲。正義雖言各從其家，然意實右鄭。王肅、皇甫謐申毛之說，佚而不存。後儒既據《大衍術義》虞翻之說推得幽王六年辛卯朔人食限，此係實測，確有可憑，則此詩之爲幽王已無疑義。其他，正義申鄭各條皆有可辨者，如：「《節》刺師尹，此篇譏皇父專權，不得並時而有二人。」案：《節》之「尹氏」爲大師，此「皇父」則卿士，明係二官。如《常武》之卿士爲南仲，其大師則皇父。此毛義也。彼同爲宣王之將帥，此同爲幽王之大臣，雖賢奸不同，何害一時有兩？且《節》與《十月》之作亦未必即在一時也。又云：「《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幽王所嬖豔妻，非幽

王之后。」案：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況幽王既黜申后，固當立褒姒爲后邪？又云：「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不知此正著其以色升，而非以德選也。若如所疑，則《瞻卬》之「哲婦傾城」，又可謂之「婦」邪？又據《鄭語》，桓公初爲司徒，褒姒尚未爲后，《詩》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司徒一官，不得有二人，桓公又非代番爲之，此最爲鄭箋所據之孤證。然《國語》言幽王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而《史記》言幽王三年已嬖褒姒，番爲司徒自在桓公之先。褒姒未爲后以前，怙寵專房，豈不得爲煽處乎？又引《中候摘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及「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對「姬」，則「剡」爲其姓，故知非褒姒。夫既云「厲嬖」，而詩曰「豔妻」，是與所言褒姒爲

幽嬖不得言妻之說已自相矛盾。若剡姓爲后之說，則《稽古編》云：「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其辨當矣。至孫毓《評》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無有私黨，皇甫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此又不然。《正月》傳云褒國姒姓。彼既爲褒人所獻，冒其國姓，安見必無姻黨如後世賀蘭敏之之冒武氏、楊次山之冒宗者乎？又云下篇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勳」，「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此尤非是。《雨無正》「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彘，謂刺群臣之不從王者。夫厲王流彘，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然則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群臣能從之乎？總之，《十月》篇中川沸山崩爲幽王時事，證之《外傳》、《史

記》而皆合。褒姒之事，又屢見於《正月》、《車輦》、《白華》及《瞻卬》諸詩。雖皇父等七子無他書傳可考，然厲王臣子之見於經傳者亦絕無七子其人。而山川之變，女、戎之禍，在厲王時更無影響可尋，豈皆書缺有間邪？故鄭箋以爲厲王，並未能質言所據，正義始援緯書爲證耳。其云《魯詩》以爲厲王者，出顏師古《漢書》注。《魯詩》亡於西晉，不知顏氏何據云然。考《谷永傳》建始三年日食、地震，上書有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煽，日以不臧。」又云：「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又云：「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又云：「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此書前後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幽王，並不及厲，則其以「褒姒」、「閭妻」對舉者，祇是一人一事相儷爲詞。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厲並言。

顏注引《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祇就鄭箋約其文義耳。申公《魯詩》本無傳，顏氏何從得此言歟？又《外戚傳》班婕妤賦：「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亦以「褒閭」連稱。「閭」「豔」古字通。褒閭，猶「褒豔」耳。何氏《古義》曰：「使厲王時別有『閭妻』，則當叙『閭』於褒之前，不應皆先褒而後『閭』也。」顏注班賦又但云《小雅》刺幽王曰：「褒姒滅之，閭妻煽方處。」亦足見其注《谷永傳》之全無依據矣。若《漢書》劉向上封事云：「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引《角弓》、《小閔》、《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之以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似四篇中有厲王之詩者。然其所引「密勿從事」、「讒口啓訐」，皆從《韓詩》，則向於《十月之交》篇用韓義。而《韓詩》篇次在《正月》後，固與毛同屬幽王

者。其並舉幽、厲，亦如《後漢·左雄傳》上疏言：「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此所云「褒豔」縱使分屬幽、厲，而二王之時又豈皆有七子？可見「幽、厲」之稱乃連類而及。向、雄之意，皆未嘗以《十月》之詩爲厲王，而顏注《向傳》四詩並言刺幽王，尤足見《谷永傳》注之妄也。吾友魏默深曰：「劉向《列女傳·孽嬖》類中於妹喜，姐已後即次以褒姒，而無厲之「閭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于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事關三代、詠列六經，且係《魯詩》之傳而遺略若此？又班固論贊《漢書》皆用魯說，而《古今人表》有褒姒無「閭妻」，其餘皇父等七子並列於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之爲刺幽，明如星日，與厲王風

馬牛不相及矣。」

「朔月辛卯」，毛氏汲古閣本「月」誤作「日」，明監本以上皆作「月」。段氏《詩小學》引劉向封事、《後漢·丁鴻傳》、據明汪文盛本。李賢注《章帝紀》、《呂氏讀詩記》皆作「月」。承珙案：范氏《補傳》、嚴氏《詩緝》、劉氏克《詩說》亦皆作「月」。范氏以「朔月」證詩人於夏正皆言「月」，爲《稽古編》之所駁，然其作「朔月」固不誤也。劉氏云：「其日爲朔日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是宋人《詩》本皆作「朔月」。《集傳》作「朔日」，自傳寫之誤耳。考「朔」「望」字皆從「月」，《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古人朔日稱朔月。《儀禮》、《禮記》皆有「朔月」之文，《尚書》或稱「元日」、「上日」而不曰「朔日」，即望亦但曰「月幾望」或「既望」，而不曰「望日」，故知經文定

當以「朔月」爲是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漢書·五行志》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減矣。」此所引傳，不知於三家何屬。正義云：「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所解與此傳略同。然以月食爲常，似非經旨。上文言「日月告凶」，當時必亦有月食之事。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云「彼月而食」，則既視爲常事矣；此日而又食，則一何不減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非其自以爲常也。下章震電及川沸山崩，亦皆實有其事，但不必在同時耳。

「不甯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正義云：「震雷之電，其聲駁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祇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焦里堂曰：「『天下不安』解

「不甯」，「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承琪案：《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詩含神霧》曰：「煜煜震電，不甯不令。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人，故天下不安。」箋義當即本此。下箋以百川相乘陵由貴小人，山頂崩爲君道壞，與此一例。正義釋箋不誤，但并以述傳，則未知其必然否耳。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傳：「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以高下變遷爲尊卑易位之象，毛傳正與之合。鄭箋謂君

子居下、小人處上，乃用《推度災》「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之說，義自可通，然非左氏及毛公之意也。

「皇父卿士」，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群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正義曰：「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爲之「卿士」。」^①承琪案：《周禮》六卿分職，三公不過兼官，都官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謂之卿士。《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責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洪範》：「卿士維月，下王一等。」《常武》：「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前，可知王朝卿士爲最尊之位。江慎修云：「周初官制，冢宰

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蓋卿士秉政，殷時已然。周之官制，後改從殷制也。」今案：《商頌·長發》「降予卿士」即指阿衡，則江氏謂卿士秉政爲殷制者是也。《竹書紀年》周穆王時，有「王命卿士蔡公謀父」之文，江氏謂周官制後來改從殷制者，亦非無據。大約卿士一職即以六卿爲之，如鄭桓、莊以司徒，王子虎以大宰之類，韋昭注《國語》：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初非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也。

「冢伯維宰」，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正義曰：「《周禮》有大宰，卿；小宰，卿大夫；^②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

① 「爲之」，阮校本《毛詩正義》作「謂之」。

② 「卿」，《毛詩正義》阮校引山井鼎說疑當作「中」，與《周禮》合。

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朱氏《通義》謂當以先鄭爲是：若是冢宰，不當在司徒之下。承琪案：正義謂此詩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考《雲漢》「冢宰」亦在「庶正」之下，或由取韻。若此詩，則當如《周禮》賈疏謂太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權寵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大宰家伯」，知鄭箋有本矣。

「仲允膳夫」，《漢書·人表》作「膳夫中術」。案：「術」與「遂」古同音通用。《說文》：「旛，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是「允」與「旛」亦雙聲，故「仲允」又作「中術」。

《潛夫論·本政》篇云：「皇父、蹶、蹕聚而致災異。」案：此詩以卿士、司徒、冢宰與膳夫、趣馬等彙叙一處者，欲見皇父等勾通宮禁，必有膳夫、趣馬一輩人爲之交關，如齊之雍巫、宋平公夫人之步馬者，皆其類也。

「蹕維師氏」，《漢書·人表》作「萬」。承琪案：漢游俠萬章，長安人。《急就篇》有萬段卿。《路史》：成王封夏公有萬氏。王僧孺《百家譜》云蘭陵蕭道游娶萬氏女。《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禹姓夏，禹之後支庶以謚爲姓。夾漈《氏族略》云：①禹氏，姒姓。此則「蹕」當爲褒姒之族。箋云：「番、聚、蹶、蹕，皆氏。」而蹶爲姞姓，見於《韓奕》，或褒姒之姻姪，故鄭統以七子爲「妻黨盛、女謁行之甚」歟？

①「漈」，原作「際」，據文意改。宋鄭樵，號夾漈。

「豔妻煽方處」，傳：「煽，熾也。」《釋文》云：「煽，《說文》作偏，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案：小徐本《說文》引《詩》作「豔妻偏方熾」，是與《釋文》一本同。不知「處」與上「馬」、「夫」、「徒」爲韻，不得作「熾」。且傳訓「煽」爲「熾」，經必非又作「方熾」可知。「一作」本殆因箋「方熾」之文而誤。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此以「方熾」釋經「煽」字，以「並處」釋經「方處」，其文明甚，非以「方熾」訓「方處」也。詩歷叙七子而終以豔妻，所以見七子皆由豔妻而進。正義以「方處」爲「七人並處大位」，是也。終以豔妻者，乃歸重亂本之義。七子自爲其親黨，故李尋《災異對》引《詩》「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稍抑外親大臣」。孟康注《漢書》亦云：「《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

也。」《後漢書·楊賜傳》：熹平元年，上封事有云：「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外內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此語與李尋略同。

「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釋文》：「抑，如字。《韓詩》云，意也。」案：陸引《韓詩》者，非謂以「意」訓「抑」；言「抑」，《韓詩》作「意」也。古「抑」「意」字通，《九經古義》已詳。鄭云「抑之言噫」，即本《韓詩》，蓋以「意」爲「噫」之省耳。下章「不慙遺一老」，《釋文》：「慙，《韓詩》云，閭也。」此亦謂「慙」，《韓詩》作「閭」，如《春秋》「厥慙」，《公羊》作「屈銀」，皆字之假借，非訓詁也。

「曰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

「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臧在東曰：「上文『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此『曰予不臧』，箋云：『戕，殘也。』『臧』字『戕』字最有區別。如鄭改字，宜云『臧』，當作『戕』，必不遽易本經也。蓋三家《詩》本有作『臧』者，故肅據之以改毛氏，而與鄭爲異。陸氏謂孫毓朋於王，故反誣鄭也。」承珙案：「曰予不戕」正與上「豈曰不時」「曰」字相應。惟其自以爲時，故不以徹屋妨農爲戕害，而謂下之供上，禮則宜然，通章詞意聯貫。《釋文》但言王肅作「臧」而不存其說。然作「曰予不善」，則「予」乃邑人自予，謂皇父反以予爲不善，不知下供上役之禮，於文勢多一轉折，不如箋義之順也。

「作都于向」，傳：「向，邑也。」正義曰：

《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

都之畿內也。」承珙案：春秋時向地名凡四見。一爲隱二年莒人入向，《寰宇記》所云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二十五里者也。一爲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此當爲吳地，《方輿紀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者也。二地相近，恰非一處，然皆不在東都畿內。一爲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寰宇記》云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會於北林，師于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長明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伐鄭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此二向皆在周東都畿內，後皆爲鄭地。皇父所居之向，當有一於此，但未詳孰是。《路史》以爲沛國龍亢

即「莒人人向」之「向」，此周之國，非邑名也。《詩地理考》引《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今《九域志》無此語。此又出於《春秋》所有之外。然於古無徵，恐不足據。

「擇三有事」，傳：「有司國之三卿。」《稽古編》云，「司」當作「同」。是也。正義曰：「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大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承珙案：此疏雖係釋箋，然曰「自同畿外」，曰「以比列國」，即依傳義爲文。若傳作「有司國之三卿」，則語不可解矣。《大雅》「三事就緒」，疏引此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與

今本異，不知何故。然箋疏之意，皆謂皇父立卿，不應三而三，則傳文自當作「有同國之三卿」，《常武》疏蓋脫誤也。

「噂沓背憎」，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釋文》引《說文》作「傳」，云：「聚也。」承珙案：《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亦作「傳」，《廣雅》亦云「傳傳，衆也」。《說文·口部》又有「噂」字，云「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據箋云「相對談語」，則《毛詩》當作「噂」，或三家有作「傳」者歟？「沓猶沓沓」者，《大雅·板》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蕩》箋云：「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故此箋亦以「沓」爲「相對談語」也。

「職競由人」，傳：「職，主也。」箋云：「逐爲此者，主由人也。」承珙案：「逐」釋「競」，「主」釋「職」，便文解義，故於經爲倒耳。凡主相爭逐爲其事者，古語蓋謂之「職

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注謂既卜且謀多，但主相競逐爲網羅之事，無成功也。哀二十三年《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此謂國事方殷，主爲奔走，無暇赴弔。故杜於此注云：「競，遽也。」其實義皆相近。《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義。說詳《大雅》。

「悠悠我里，亦孔之瘳」，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瘳，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釋文》：「里，如字。本或作『瘳』，後人改也。」陳氏《稽古編》曰：「《呂記》引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瘳』。《爾雅》以『瘳』爲『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瘳』也。」《爾雅》：「瘳，病也。」邢疏引「悠

悠我里」爲證，而云「里」「瘳」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矣。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瘳』。」又言：「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邢疏，則毛傳『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源謂傳文當云：『里，病也。』中間『居也瘳』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兮》「心瘳」，傳已有釋，故此詩祇訓『里』字。俗儒怪『病』義非『里』字常訓，因增入『瘳』字以當之；見『里』字無釋，則譏箋文『居也』以實之耳。但呂謂毛作傳時，字當作『瘳』，此未必然。古字多通用，當借『里』耳。毛義由師授，不必望文生訓。後儒據《爾雅》改爲『瘳』，容有之，《釋文》所云良是也。」承珙案：《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釋文》：「儵，樊本作『攸』。」引《詩》：

「攸攸我里。」《釋訓》此條雖當屬《小弁》，然可見樊所據《十月之交》字本作「里」。《玉篇》引《詩》作「瘰」者，乃所謂後改之本。陳氏之言，可謂洞中癥結。

雨無正

《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集傳》引劉元城云：「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范氏《補傳》曰：「凡《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賁》、《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然則《詩》之有《序》，庸可少哉？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八字。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是詩七章，前二章今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刺幽王」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承琪案：《呂記》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劉、董俱稱《韓詩》，而所見殊異。劉氏謂篇首多二句，朱子亦以章句參差，疑其不合。若董氏並見《薛君章句》讀「無」爲「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薛君以「衆」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略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至歐陽《本義》謂「詩人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承珙謂蘇《傳》、嚴《緝》及劉克《詩說》皆於《詩》詞求所以命篇之意，其實《詩》篇名有但原作詩之由而詩中並無其語者。即如《周頌·酌》謂「酌先祖之道」、《賁》謂「錫予善人」，求之詩中詞旨，實渺不相涉。可見古詩自有此例，不得執篇名以疑詩《序》也。《稽古編》曰：「使《序》果出漢儒，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序》，愈信其來之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釋文》於「長」字無音，下章「正，長也」始云：「長，張丈反。」是讀「長」如字。承珙案：傳意謂皇

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箋謂王不能繼長天德，則經文但言昊天不駿其德，似不當如箋所云也。

「閔天疾威」，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閔天」，誤也。」承珙案：定本出於顏師古等，故顏注《漢書·叙傳》亦引此詩作「昊天」。《釋文》則以本作「昊天」者爲非。近人陳長發、戴東原是孔，臧玉林、段懋堂又是陸。陳氏據《唐石經》作「昊」，戴氏又據《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以孔說爲得。承珙謂：但觀箋語曰「既」曰「又」，則毛、鄭古本必皆作「昊」。本證自明，無煩辭費矣。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云：

「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晉灼注《漢書·叙傳》引齊、魯、韓《詩》《淪》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詩》「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惠氏《九經古義》據《易》「厲薰心」虞翻本作「閭」，《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淪胥以鋪」，云「胥靡，刑名也」：「是「薰」爲「閭」，「胥」爲「胥靡」。《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王氏《述聞》曰：「《韓詩》作「痛」，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江漢》《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淪》「薰」聲相近，「薰」「帥」聲之轉，故《爾雅》、

《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人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晉灼注《楚元王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此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刑名，於義未安。惠氏讀「薰」爲「閭」，而以「薰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承珙案：王說是也。《爾雅》：「淪，率也。」率者，類也。《賓之初筵》箋云：「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釋文》：「率，音類。」正義曰：「言率者，非一之辭。」《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釋文》：「率，本又作類。」胥者，相也，皆也。淪胥，猶言「類相」，皆是一概之

辭，亦即有「牽率」之義。此必當時成語，故《毛詩》三言「淪胥」。淪胥以鋪，謂類相與受其病。淪胥以敗，淪胥以亡，謂類相與人于敗亡也。三家「淪」作「薰」者，或謂以同韻假借。其實「淪」「薰」二字古讀雙聲，如「綸」與「淪」同「侖」聲，而讀古還反；薰，亦作「葷」作「焄」。然則「淪」之爲「薰」，猶「鰥」之爲「鯁」、「瑣」之爲「琨」。「薰」亦訓「率」者，又如「鰥」之爲「率」，皆由聲轉而字變者也。

「周宗既滅」，《稽古編》曰：「『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承珙案：朱《傳》之說本於蘇氏。昭十六年《左傳》引此詩又作「宗周」，是二字顛倒皆通。正義云文雖異而義同，是也。既滅者，王肅以爲其道已滅，

是與「國既卒斬」同意。先儒引祖伊言「天既訖我殷命」爲證，不必因此疑爲東遷後詩也。

「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正義曰：

「鄭以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爲一人，則『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承珙案：上言「正大夫」，爲長官之大夫，當指六卿之長，其中即兼三公，不得又以「三事」爲三公。下文「邦君諸侯」是統言，此亦不當以「三公」與「大夫」分爲二。三事大夫，疑爲在內卿大夫之總稱，對下「邦君」句爲在外諸侯之統稱。《尚書·立政》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其上文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文云「立事，準人、牧夫」；又曰「三宅」，曰

「三有宅」，皆謂有此三等官職。任人，謂任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事。其下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皆有此三事之責者。《詩》「三事大夫」當亦是統言之。大夫者，丈夫之成名，故公卿以下皆可通稱也。

「曾我摯御」，傳：「摯御，侍御也。」箋云：「曾但侍御小臣慴慴憂之，^①大臣無念之者。」承珙案：此詩自是摯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摯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居寢則有褻御之箴」韋注：「褻，近也。」「褻」與「摯」同。《崧高》「王命傅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然則此「摯御」當是近臣之治事者。《說文》「摯」字雖訓「日狎習相嫚」，然第言「摯」字本義耳。毛以「侍御」訓「摯御」，則當爲左右親近之臣，故章末傳云：「遭亂世，義不得去。」則其非小臣可

知。後世侍中、常侍，何嘗非尊官乎？箋泥於「摯」字之解，以爲「左右小臣」，恐非毛旨。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案：此傳以「進」釋「答」字。答，本當作「對」，《大雅·桑柔》「聽言則對」與此正同。《蕩》「流言以對」傳云：「對，遂也。」「遂」之義爲「進」，謂彊禦多慙之人爲流言以進於王。《月令》「遂賢良」注云：「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故《江漢》傳亦云：「對，遂。」孔疏於《蕩》傳「對，遂」謂「遂成其惡」；於《江漢》傳「對，遂」云「遂稱揚王之德美」。皆以爲因事之詞，殊失毛公訓「對」爲「遂」之旨。《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者，亦謂文王整師遏寇以

① 「御」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左右」兩字。

篤周家之福，以進於天下，乃無敵於天下之意。趙注《孟子》「以對於天下」云：「以揚名於天下。」即毛傳「對，遂」義也。孔疏於此「對，遂」又謂「遂天下之心」，則經文「于」字爲贅設。此詩傳意蓋謂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者，有時聽淺近之言則進用其人，有時受讒譖之言則排退其人。季布所謂「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及《王尊傳》云「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皆其類也。此二語所以申上文「凡百君子，莫肯用諄」，今本作「訊」，誤。言由其輕信好讒，故衆在位者無肯用危亡之事相告語者。下章「能言」、「不能言」，亦即承此章而反復明之：惟聽言之不善，故拙者病而巧者安也。《漢書·賈山傳》言秦「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其下引《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新序·雜事》篇：齊宣

王謂閭邱卬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謹噉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二條皆與傳義相近。鄭箋於此云：「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於《桑柔》「聽言則對」又云：「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文同義異，固非。而此箋以「答」爲「距」，尤不合。孔疏雖云「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然經但言「答」，何知其必爲距而不受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嗇，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稽古編》曰：「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於俗人，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

二種，恐失毛旨。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表記》「辭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於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承珙案：陳說是也。《潛夫論·本政》篇曰：《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最得毛傳之意。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傳：「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此傳文義甚明。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毛西河以「遷」爲「遷易無還歸」之義，遂以「王都」爲洛。夫使「遷」

爲遷洛，則其初本在西都，並非自洛而往，何以云「昔爾出居」乎？蓋遷者，移徙之名。其先自王都而出，固可謂之「遷」。即其自他處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屨」注云：「遷，或爲還。」是「遷」與「還」，字亦通也。上篇末章「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傳云：「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篇末章傳云：「思其友而不肯反。」可見二篇實一時之事。此不肯遷于王都之賢者，即上篇之「我友」，亦即此篇之「朋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群臣離散，鄭桓公尚寄孥號，鄆爲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案：毛意「鼠」即「瘋憂以痒」之「瘋」，故於此無傳。「憂」「病」義本相近，故字亦多通。《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瘋、癘、瘰、痒，皆心憂憊

之病。《十月之交》「悠悠我里」傳云：「里，病。」《雲漢》「云如何里」箋云：「里，憂。」《爾雅》：「惺，憂也。」《說文》：「惺，一曰病也。」《爾雅》「頌」「閔」皆訓「病」。而《說文》「悴，憂也」，《左傳》注「閔，憂也」，皆其比例。《管子·侈靡》篇「鼠應廣之實」注云：「鼠，憂也。」蓋本此箋。

小 閔

《序》云：「《小閔》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閔》。」正義曰：「《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案：此云

「四篇」者，合下《小宛》。然彼疏又云：「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則又當篇取義，不關比較立名。二篇相連而彼此參差，殊爲穿鑿。若宋儒謂《小閔》、《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閔》、《大明》，獨《宛》、《弁》闕焉者，孔子所刪。郝仲輿駁之曰：「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且《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若然，《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何也？至謂《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毖》，又焉得有《大毖》乎？」此辨甚快。然則名篇之義，竟從闕疑爲是。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辟。」案：《說文》：「遹，回避也。」「避」當依《韻會》

作「辟」。辟，謂邪僻。《大雅·抑》、《桑柔》皆有「回逋」，箋皆訓爲「維邪」。「維」「回」聲之轉，「邪」「僻」義相成耳。《釋文》引《韓詩》「逋」作「𪔐」，《文選·西征賦》注引作「沘」，《幽通賦》注引作「穴」，皆假借字也。《西征賦》注又引《薛君章句》曰：「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沘」字。蓋亦以「邪」訓「回」，以「僻」訓「沘」，故《釋文》云《韓詩》作「𪔐」，義同。

「滄滄訛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乎上。」陳碩甫曰：「滄滄，《說文》作『翕翕』。《爾雅》『翕翕』，《詩》正義、《釋文》皆作『滄滄』。訛訛，《說文》作『訾訾』。傳曰『思不稱乎上』，正義曰『不思稱於上』。案：作『不思』者是也。《說文》曰：『訾訾，不思稱意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訛訛，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此其證。」

「滄滄」有「彊禦」之義，「滄」讀爲「是謂脅君」之「脅」。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爲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𪔐𪔐偷生」，晉灼曰：「𪔐，病也。」《漢·地理志》注應劭曰：「𪔐，弱也。」「𪔐」與「訛」同。傳曰「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報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召閔》傳：「訛訛，𪔐不供事也。」二傳意同。《韓詩》云：

「滄滄訛訛，不善之貌。」承珙案：《荀子·脩身篇》云：「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嘯嘯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漢書》劉向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

「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宋儒王氏、蘇氏皆本此，以「滄滄」爲苟相合同。「訛訛」爲苟相詆毀，以異於毛。其實毛義與荀、劉二說本相引申：惟其黨同伐異，背公徇私，故足以爲上之患，而不思勤其職事以報稱乎上。荀、劉推其原，毛傳指其實耳。郭注《爾雅》云：「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二語於《雅》傳及荀、劉義皆有合也。

「是用不集」，王氏《詩考》引《韓詩外傳》「集」作「就」，影元鈔本《外傳》亦作「就」。《呂記》引董氏則云《韓詩》、《集注》俱作「就」。顧氏《詩本音》以改「就」與上「猶」下「咎」協爲是。江慎修謂：「《左傳》引《詩》亦作『集』，則『就』字似是《韓詩》所改。此四句之韻，蓋第一句與第四句韻，猶『決拾既飲』與『助我舉柴』韻，『民之未戾』與『覆背善詈』韻也。『我

龜既厭」，「厭」字雖在豔韻，而葉韻亦有「厭」字，於葉切。葉韻本與緝通，故「厭」與「集」可爲韻。「孔奭軒則謂：『《大明》有命既集』與『文王初載』爲韻，而「合」字「陽」字俱無韻之句，下「涖」、「止」、「子」乃連用三韻。如是則「集」字可改歸志職一韻，則《小閔》之「集」與「猶」協，爲古通韻。」承珙案：江、孔二說皆牽強不合。《小閔》毛傳：「集，就也。」則毛本經文自當作「集」，與韓不同。但毛云「集，就也」者，乃謂「集」爲「就」之假借，非以「就」訓「集」。《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蓋二字聲轉義同，字相假借，古人并假以與「猶」「咎」爲韻。如《文王》「無遏爾躬」與「天」韻，「躬」義爲「身」，即讀如「身」以與「天」韻，此其例也。惟「集」字本韻仍當如《大明》之與「合」韻，爲緝、合通用。毛於彼傳云「集，就也」者，則是

以「就」訓「集」，與此異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

「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左氏》襄八年傳子駟引《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也。」近顧氏《杜解補正》、惠氏《九經古義》、王氏《經義述聞》皆本杜說，謂古「匪」「彼」通用，《雨無正》「如彼行邁」及此詩下章「如彼築室于道謀」語意相同，則「匪」即「彼」也。承珙案：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直言行而無所至，故可云「如彼」。築室道謀，理宜不成，故亦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行」爲行路，「邁」亦訓「行」，又訓「遠行」，《說文》：「邁，遠行也。」又訓「往」，《廣雅》。如此而已。若云如彼行而遠謀，行而往謀，則正宜得道。故箋以

「匪」爲「非」，謂不行而坐圖，乃與下句承接。

杜注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然以「行邁謀」爲謀於路人，祇與下章「于道謀」同意，而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左傳正義》申之云：「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爲「彼」。」不知「如匪澣衣」亦是如似他物，又豈得以「匪」爲「彼」乎？詳玩二句文義，仍當從鄭以「非」訓「匪」爲長。《左》疏又云：「鄭以「行」爲「道」，「邁」爲「行」，言道上行入。杜亦當然。」案：此乃《黍離》「行邁靡靡」箋義。此箋：「不行而坐圖遠近。」直言「不行」，必非以「行」爲「道」。「坐圖遠近」釋「邁謀」二字，似是以「邁」爲「遠」，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近者，便文連言之耳。《左傳》疏亦誤。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今本無此「近」字，從岳本增。言之異者。」

承珙案：傳云「爭爲近言」，是謂上之人惟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邇」爲「近」者，所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鐵論·復古》篇：「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此釋「邇言」甚明。箋謂「爭近言之異者」，乃與毛別義。孔疏即用以述毛，誤矣。

「民雖靡盬」，箋云：「盬，法也。」正義曰：「鄭訓『盬』音『模』，爲『法』。王肅讀爲『撫』，喜吳反。撫，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

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承珙案：毛以「靡止」爲「小」，蓋訓「止」爲「基止」。國無基止，故言「小」。則「靡盬」不當同鄭說。《釋文》引《韓

詩》作「靡腠」，云：「猶無幾何。」王肅以「靡盬」言「少」，義本《韓詩》。《大雅·緜》「周原膺膺」，《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膺」亦作「腠」。僖二十八年《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腠」同。「每」之義爲艸盛上出，是「膺」、「腠」、「每」皆盛多之義，「靡盬」言少。王氏述毛爲是。

「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正義曰：「『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稽古編》曰：「毛傳釋《小閔》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語。見《臣道篇》。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旨也。斯

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詞，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面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荀果斷章，毛豈

不知而用爲正解乎？」承琪案：《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晉樂王鮒曰：

『小閔』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謂：

「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可見此章毛傳義實本於左氏，不止荀卿也。輔漢卿謂《荀子》、《左傳》皆以此章爲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而《集解》不取者，蓋此詩初不爲小人而賦。此說與華谷同，其實非是。《淮南·本經訓》引此詩，高注云：「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

知其他。」此語亦與傳箋合。若《鹽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爲其無益也。」以比刑法峻則民不犯。此或斷章取義耳。

小 宛

《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今本作「宣王」，誤。《唐石經》、相臺本俱作「幽王」。《國語·晉語》：秦伯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云：『《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詩序》云：『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所以念傷亡人，思成公子。』」案：「《詩序》」二字必有脫誤，然宋本章注已然，殊不可解。「鳩飛」自是逸《詩》，韋附會以爲《小宛》耳。

昭元年《左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則「鳩飛」之不得爲《小宛》亦明矣。

「宛彼鳴鳩」，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鳩。」案：毛於《氓》「吁嗟鳩兮」傳云：

「鳩，鵲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此固以目驗知之，實亦據《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二語本爲蠶事紀候，則桑閒之鳩自當爲鵲鳩。此詩言「鳴鳩」，又與《月令》

「鳴鳩」同，故傳以爲鵲鳩，即《氓》傳之「鵲鳩」也。《爾雅》：「鵲鳩，鵲鳩。」孫炎注云：

「鵲鳩一名鳴鳩。」用毛傳也。《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亦以鳴鳩爲鵲鳩。郭注《爾雅》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今江東亦呼爲鵲鳩。《禮記》疏引郭景純云：「鵲音九物反，鵲音嘲，今人尚名此鳥爲鵲嘲。」其形狀與郭注正合。毛云「宛，小貌」者，《方言》：「鳩大者謂之頌，鳩小者或謂之

鵲鳩。」《釋文》引《字林》：「骨鳩，小種鳩也。」皆與毛合。《埤雅》以爲即《莊子》之「鵲鳩」，「鵲」與「鵲」聲相轉。《莊子》釋文引崔譔注「鵲，讀爲滑」，又引李注以爲滑雕，知《埤雅》之說有本。《爾雅》：「鵲，山鵲。」而此鳩亦得「鵲」名，又知郭注「似山鵲」之說亦非無因。《莊子》言鵲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尤與毛傳取興「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者意義爲合。陸《疏》以爲斑鳩者，本舍人《爾雅》注。然《左傳》「鵲鳩司事」，樊光以爲春來冬去。《東京賦》亦云「鵲鳩春鳴」。若斑鳩，則四時皆有之，宜郭景純以舊說爲非也。

「念昔先人」，傳：「先人，文、武也。」《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

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承珙案：《孔子閒居》引《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云云，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引「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此三代之德也」；引「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曰「此大王之德也」；凡皆取象其德而已，此所謂斷章也。若此云「文王之詩」，則似文王當日之詩實有此「明發不寐」二語，不當如孔疏以爲斷章。《小宛》詩人殆是稱述舊篇，故以「念昔先人」引起。毛傳直指爲文、武，蓋必有所受之。觀《正月》「父母生我」傳尚云：「父母，謂文、武也。」此則并不言「謂」矣。連稱「文、武」

者，《文王世子》云：「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武道同，故可通稱耳。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正義》以「二人」亦即文、武，則「念昔」、「有懷」，文義不應如是複沓也。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承珙案：《呂記》引董氏以此爲王基語。詳基意以「發」亦是「明」，故「發明」即「旦明」，「發夕」亦即「旦夕」，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觀此，益知傳文「明發，發夕至明」中閒衍一「發」字。試思「發」爲旦明開發，若謂開發之夕至明，則於文爲不辭矣。餘詳《載驅》下。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段氏懋堂曰：「宋本、岳本作『醉日而富矣』，謂當

壹醉之日頓自富矣，與箋小別。」承珙案：此傳仍當依閩本作「醉而日富」。蓋壹者，專壹。富者，盛也。《論語》：「富哉，言乎！」《集解》引孔注：「富，盛也。」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彭山季氏曰：「壹醉，專務酣飲也。富，益也。飲酒至醉者多剛暴，故以溫克爲良。」二說皆於經旨切合。鄭箋以「壹」爲「一」，「富」爲以財驕人，近於望文生義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稽古編》曰：「《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螟蛉有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意。此亦強爲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爲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爲兩義？」承珙案：《集傳》釋「中原」

二句，義本歐、蘇。《宋書·武三王傳》云：「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于貴賤。」是此解本不始於歐、蘇。但上章云「天命不又」，此章正申言天命靡常之意，故當以毛、鄭之解爲正。《唐書·蘇源明傳》：「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諫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以速成之邪？」此依毛、鄭爲說者，蓋詩人興義乃如秦人失鹿之喻。毛云「力采則得」者，所謂力征經營也。《宋書》以喻仁義者，自是斷章取意。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則又以喻文學，豈得爲詩本義邪？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

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承
琪案：《法言·學行》篇云：「螟蛉之子殪而
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
之矣。」《說文》：「蜾蠃，蒲盧，細要土蠱也。
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
有子，蜾蠃負之。』」此說即本楊雄，亦與《列
子》「純雄，其名穉蜂」，《莊子》「細要者化」，
司馬彪注云：「取青蟲子，祝使似之也。」《淮南子》「貞
蟲之動以毒螫」高誘注：「貞蟲，細要蜂，果蠃之屬。
無牝牡之合曰貞。」諸說皆合。然則傳箋之解不
可易矣。陸《疏》亦無異說。惟陶隱居注《本
草》，有細要蜂捕青蟲以俟其子大爲糧之說。
其後掌禹錫《本草》注，嚴有翼《藝苑雌黃》、
董彥辰《聞辨新錄》、葉大慶《考古質疑》、范
處義《解頤新語》、戴侗《六書故》、楊慎《丹鉛
錄》、王廷相《雅述篇》皆用其說，且云剖蜾蠃
之巢，親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身上，久則螟

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果蠃之形，穴竅
而出。然李含光《本草音義》又云呪變成子，
近亦數有見者，是不得信彼而疑此。今姑無
庸悉辨，第以經文證之，若如後儒謂蜾蠃寄
子螟蛉身上，則《詩》當云「蜾蠃有子，螟蛉負
之」矣。此固可一言而決者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傳：「題，視
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忝，辱
也。」案：毛傳「取節」之義所包者廣。「日邁
月征」與《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大旨略同，鄭箋以「日視朝」、「月視朔」爲
言，乃與《序》言刺王切合，說經固當如此。
《韓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
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
書·東方朔傳》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譬若鴛鴦，飛且鳴矣。」《潛夫論·讚學》篇曰：「《詩》云：『顧彼鵲鴦，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中論·貴驗》篇云：「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此則所謂詩無達詁者，宋人最喜此種。義非不通，而非注經之體矣。

「交交桑扈」，傳：「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案：《爾雅·釋鳥》有兩「桑扈、竊脂」，陸農師、李迂仲謂有二種，一種盜竊脂膏者，與「鵲鴦」、「剖葦」對文，皆指其性；一種淺白色如脂者，與「竊玄」、「竊藍」、

「竊黃」等相廁，乃指其色。范氏《補傳》則謂二者實一物耳，謂一名有二義則可，謂一物有二種則不可。邵氏《爾雅正義》獨據賈逵、舍人、樊光及《說文》、《獨斷》諸書所述「九扈」次第，斷爲《唐石經》重出「桑扈竊脂」四字於「冬扈」之下，唐後諸儒皆沿其誤，立七證以明之。其言甚核。又云：「《左傳》疏謂竊脂爲淺白，不信盜竊脂膏之說，非惟不達物性，又不明於詩義。今桑扈色青翠，春暮常在叢薈間。孔疏定爲「淺白」，當由未識此鳥，以臆決之。《三百篇》善言物性，前後互見，宜得其會通。《詩》不云乎？「交交桑扈，有鶯其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毛傳云：「鶯然有文章。」是「鶯」者，指其色之青翠而言。後世以黃離爲黃鶯，亦言其文采也。若如孔疏以桑扈爲淺白之鳥，則白鶯、白鷺亦可云「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乎？

《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古人盡物之性以正其名，至今可得之目驗，豈得強所不知斷爲淺白哉！「承珙案：邵說是也。桑扈，郭注、陸《疏》及高誘注《淮南》皆以爲青雀，則邵云青翠有文采，與鶯羽之桑扈爲一物，審矣。《中山經》：崑山有鳥，赤身白首，亦名「竊脂」。則竊脂之非淺白色益信。大抵竊脂肉食者，非必盡盜竊脂膏，凡蟲蟻亦脂膏肉食也。傳言桑扈啄粟喻上爲亂政，箋以失其天性申之，可謂善於體物者。」

「哀我填寡」，傳：「填，盡。」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釋文》：「填，《韓詩》作疹。疹，苦也。」承珙案：古从「真」从「殳」之字互相假借，此傳訓「填」爲「盡」者，蓋以「填」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疹」者，

「疹」乃籀文「殄」字。殄，脣瘍也，非其義，韓蓋以「疹」爲「瘡」之假借。《說文》：「瘡，病也。」《雲漢》、《召閔》箋並云：「瘡，病也。」《雲漢》釋文：「瘡，《韓詩》亦作疹。」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釋文》：「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毛詩》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犴，胡地野狗。从豸，干聲。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蓋犴獄字皆从犬者，取犬所以守之意。《鹽鐵論·刑德》篇、《周禮·射人》注引《詩》皆作「犴」，從韓本也。《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亦引《詩》「宜犴宜獄」。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讞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若《淮南·說林訓》云「亡犴不可再」，《後漢書·皇后紀》「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此則散文通稱耳。

小弁

《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趙注《孟子》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趙氏鹿泉《四書溫故錄》曰：「《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信，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苇」，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並違《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

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焦里堂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及曹植《禽惡鳥論》皆以《黍離》爲伯奇之弟伯封所作，而不言伯奇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中乃間以比干，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承珙案：《漢書·馮參傳》贊曰：「伯奇放流，孟子官刑，申生雉經，屈原沈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此

似亦以《小弁》爲伯奇作者，然究不知其所本。近人或以爲出於《琴操》。考《琴操》本無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注、《世說·言語》篇注、《太平御覽·宗親部》、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雖皆有伯奇事，然《文選》注但云「伯奇作歌，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樂府解題》則有《履霜操》，並載其辭，絕無「作《小弁》」語。若《說苑》載伯奇、伯封事，又以爲王國君之子，并非吉甫。明人僞撰《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閔之，爲賦《小弁》」之語。此何元子所謂委巷傳譌，不足取信者也。

劉氏《詩益》曰：「孟子『親之過大』一語，可斷其爲幽王太子宜臼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

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朱氏《通義》曰：「詩言：『蹶蹶周道，鞠爲茂草。』是憂國家之將亡，非宜臼作，必無此語。」承琪案：《漢書·杜欽傳》言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欽說大將軍王鳳，歷陳《女戒》，皆言后妃之事，而未云：「《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即此亦可見此詩必有關君國，而非士大夫一家之事矣。

「弁彼鸛斯」，傳：「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正義曰：「『鸛，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鴨鳥。』是也。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鸛斯』之目，是不精也。」承琪案：此「鸛斯」之「斯」自與本篇「柳斯」、「鹿斯」一例，與《周南》之

「螽斯」不同。詳見《周南》。《爾雅釋文》云：「《毛詩》傳：『鷺，卑居，雅鳥也。』《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也，一名鷺，一名卑居，秦云雅鳥。本多無『斯』字，是詩人協句之言，後人因將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據此，合之《詩正義》，可見《爾雅》「鷺，卑居」本無「斯」字。毛傳即用《爾雅》。而陸氏《詩釋文》又云：「鷺斯，音豫。一云斯，語辭。」轉似「鷺斯」二字本為鳥名者，何其無定見也！或據《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鷺斯」，以為「斯」非語辭。不知此古人屬辭之法，取便成句耳。至師曠《禽經》，本屬僞書。《玉篇》、《廣韻》皆依誤本《爾雅》而衍「斯」字。《說文·佳部》：「雅，楚鳥也。一名鷺。」《鳥部》：「鷺，卑居也。」皆無「斯」字。不此之信而別從誤本僞書以立異，亦見

其惑矣。

「怒焉如擣」，傳：「怒，思也。擣，心疾也。」正義曰：「『怒，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稽古編》曰：『案：《釋文》：『擣，或作擣。《韓詩》作疔。』『擣』『疔』皆从疒，是毛、韓直以為心疾之名，則『擣』字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旨。但《說文》無『擣』字，而『疔』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承琪案：《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疔」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疔，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云：「身盡疔腫。」《肉部》別有「擣」字，除有切，小腹痛也。是「疔」不專訓腹疾矣。毛殆以「擣」為「疔」借，故直訓「心疾」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所」二字。承珙案：《韓詩外傳》引《詩》曰：「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此似爲鄭箋所本，亦無「旁」「所」二字。《說苑·雜言》篇引《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則又有「旁」「所」二字。二書皆在鄭前，但柳之容蜩，不必言「旁」，固當以定本爲是。

「譬彼壞木」，傳：「壞，痍也，謂傷病也。」案：此傳非以「痍」訓「壞」，謂「壞」爲「痍」之假借，故復以「傷病」釋之。《爾雅》「痍木」正釋此詩，作「痍」者，乃其本字。《說文》及某氏注《爾雅》、《玉篇》皆引《詩》「譬彼痍木」者，或出於三家。《中論·藝紀》篇：

「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痍。」亦是用其本字。毛不直云「痍木，符婁」者，或如舍人注《爾雅》以「符婁」屬下讀，或以「符婁」義難通俗，故直釋以「傷病」歟？

「伐木猗矣，析薪地矣」，傳：「伐木者猗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猗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天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承珙案：「猗」與《豳風》「猗彼女桑」字異而義略同。《說文》：「猗，偏引也。」蓋仆大木者，以繩繫其巔，徐而引之，防其驟蹶也。今之伐木者尚如是矣。「地」，《唐石經》作「地」。《玉篇》引《詩》「析薪地矣」，謂隨其理也。今經文作「地」者，當是借字。《說文》：「地，落也。」此謂籬落，與析薪義不合。段氏謂《詩》取「地」義，當是假「地」爲「地」。今案：正義曰：「析薪而言

「拖」，明隨其理也。拖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考《大玄·玄圖》「地拖其緒」注云：「拖，謂施大之也。」則孔疏以「拖」爲「施」，聲義亦近。此二句即上文「舒究」之喻：凡伐木析薪者皆緩引其巔，徐觀其理，以言王之聽讒有來即受，不復舒謀，所以舍彼譖人之罪而妄加於太子之身，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嚴《緝》以爲讒人橫相離絕之喻，不知此章但言聽讒之禍，未及讒人，若以伐木析薪比讒人，則與上下文皆不相貫矣。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承琪案：疏說非是。《說文》：「佗，負何也。」是「加」者，「佗」之本義。《方言》：「凡以驢馬橐駝載物者，謂之負佗，亦謂之賀。」《儀

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賀」之爲「加」，猶「佗」之爲「加」矣。《釋文》：「佗，吐賀反」，不誤。正義乃謂是「他人」，而以罪往加，迂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傳：「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承琪案：依箋則經文當作「莫高于山，莫浚于泉」，且似詩語未完，必待注家以「登巔入淵」足成其意。今謂此二句與《北風》「莫赤匪狐」二句文例相似。彼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此言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人心之險猶夫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屬耳者必將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間矣。戴氏《讀詩記》已作此解，似較箋義爲長。

「君子無易由言」，箋云：「由，用也。王

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承珙案：《大雅·抑》「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此文與彼正同，乃又訓「由」爲「用」。夫既謂王易用讒言，而又戒之以屬垣，豈反代讒人者慮其言之不密邪？《韓詩外傳》云：

「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詩》曰「君子無易繇言」，名正也。」是《韓詩》正以此爲無易於言也。此當是戒王無易於言，致爲左右窺探意旨耳。何氏《古義》曰：

「宜曰奔申之時，尚未見廢。《國語》史伯所謂『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也。」

故此詩云然者，惓惓慮王醉飽之昏，或有溺愛輕許之語，則羽翼伯服者愈多而媒孽宜白者益甚。人皆集于苑，誰肯集于枯？勢不至廢立不止矣。」《呂記》云：「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

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

巧言

《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案：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取五章之「巧言」名篇，蓋讒人之言非巧不入，詩人所深惡也。大夫傷於讒者，非獨一己傷困於讒，謂大夫傷痛讒言之亂政。故其詞屢言「亂」，而深望君子之能察而止之。秦氏《詩測》曰：「人主輕喜易怒，人之所畏也。然有時爲疾風迅雷，亦有時爲和風甘雨，雖不中節，小人猶有所畏忌，君子之言或尚可乘機而進。更有一種不痛不癢之症，牽裾流涕，置若罔聞；累牘連章，留中不發，而肘腋之間，近習之地，有陰爲播弄於其中

者，外廷遂無可如何。此詩所以深望君子之「如怒」、「如祉」也。始未嘗不知其爲譖言也，但欲兼聽並觀，姑含容之以爲御下之術，迨涵之既久，遂爲譖言所化矣。始未嘗不知其爲盜言也，但欲調停中立，姑盟約之以消朋黨之風，迨盟之至屢，遂爲盜言所奪矣。蓋正言之苦不若盜言之甘故也。是則輕信生于多疑，多疑生于多欲，詩人歷指亂源，一如越人之視病。」承珙謂此條於全詩大旨得之。

「亂如此幪」，《唐石經》作「幪」，爲是。傳：

「幪，大也。」《稽古編》曰：「《巧言》首章兩「幪」字，上「幪」毛訓大，下「幪」無訓。鄭兩「幪」皆訓「敖」。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幪』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承珙案：「亂如此幪」，毛訓「幪」爲「大」者，蓋謂天降喪亂如此其大，本不同鄭意以

「昊天」爲呼天，以「亂幪」爲斥王。則下文「昊天已威」、「昊天大幪」，毛意當即承上「亂」字言之，謂天降喪亂可畏與甚大耳。此詩前三章八言「亂」字，末復結以「亂階」，自是一篇綱領。孔疏申毛「大幪」爲「虐大」，既知不安，又云：「易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幪』爲『甚大』非類，故爲『傲慢』。」然言亂如此傲慢，究爲不辭，不如從傳爲順也。

「予慎無罪」，傳：「慎，誠也。」《稽古編》曰：「《爾雅》：『慎，誠也。』《詩》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考慎其相』，猶可釋爲『謹慎』，至『巧言』兩「予慎」，非「誠」義莫通矣。」承珙案：經典「誠僞」之「誠」無用「真」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真」字。然觀《爾雅》「慎，誠」之訓，當即以「慎」爲「真」字之假借。「真」之本義

爲「變化」，《說文》：「真，僞人變形而登天也。」引申之則爲「真誠」。段云：「凡稊、鎮、瞋、瞋、填、寘、闐、瞋、眞、璵、顛、慎字，皆以「真」爲聲，多取「充實」之意。」慎從「真」聲，即兼「真」義。《韓非·解老》云：「真者，慎之固也。」傳箋於《詩》「慎」多訓「誠」者，蓋深明《爾雅》假借之例。《韓詩外傳》七引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觀此，知《韓詩》亦當以「慎」爲「誠」耳。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群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釋文》：「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承珙案：毛意自以「僭」爲「譖」之借。古「僭」「譖」字本通。《抑》「不譖不賊」，《桑柔》「朋友已譖」，《瞻

印》「譖始既背」，《釋文》皆云「譖」本作「僭」，《一切經音義》五引此詩作「譖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愬」同。《說文》：「譖，愬也。」毛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譖愬始人，王既受而容之，文義明順之至。鄭箋以「僭」爲「不信」，「涵」爲「同」，義亦可通。但又云「不信與信盡同之」，則經文止言「僭」是惟有「不信」，無所謂「信」也。《釋文》引《韓詩》作「減」，云：「減，少也。」「函」「咸」字固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尚少。而合之下文，則詞義不切矣。《呂氏讀詩記》亦作「譖始既涵」，此不過因《釋文》有側蔭反，然其注仍用「不信」之訓。音從毛，義從鄭，與《集傳》同其誤耳。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案：正義合上章「如怒」，引《洪範》「作福作威」爲證，是也。

但不必同鄭箋以「君子」斥在位耳。此章「君子」皆當指王，怒則有刑，福由於喜，義可互明。《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喜，猶福也。」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是左氏正以「喜」釋「祉」，何氏《古義》謂可爲此詩義疏。若文二年《傳》：「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昭三年《傳》：「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皆借詞立義也。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承珙案：《漢書·惠帝紀》如淳注亦曰：「盜，逃也。」傳意以「讒

人」謂之「盜」者，義取於「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下文「盜言孔甘」，所謂以甘言誘之也。凡誘人者必逃隱其情，故《說文》：「羨，即「誘」字。相詠呼也。」《一切經音義》：「誘，古文有「誦」「謏」等形，皆取遁逃廋匿之義。即此傳訓「盜」爲「逃」意也。

「亂是用餽」，傳：「餽，進也。」此用《爾雅》文。《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曰：「餽，甘之進也。」案：《爾雅》「餽」「羞」皆訓「進」者，自由「進食」之義而引申之。《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此於詩旨最爲切合。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呂記》引董氏曰：「止共，《韓詩》作

止恭。」承珙案：《釋文》但云「共」本又作「恭」，不言《韓詩》。董氏殆據《外傳》之文。王伯厚《詩考》云《外傳》作「恭」，是也。《外

傳》兩引此詩，一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特祿養者，是謂國賊也。」其下引《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又云：

「《詩》曰：『匪其止恭，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字皆作「恭」。《禮記·緇衣》引《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注云：「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注以「共」爲「恭」，當本三家。蓋詩言「止共」，故云「止於恭敬」，其義爲順。若謂共其職事，則「止」爲贖字矣。正義衍之云「非於其職廢此供俸而已」，似以「廢」釋「止」，未免牽強。《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

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夫曰「蔽主爲亂」，則不止於不供其職事而已，故知「恭敬」之義爲長。

「奕奕寢廟」一章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歐陽《本義》謂鄭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字不類，又殊無指歸，是已。《集傳》以「君子」、「聖人」四句與「他人有心」二句，於詞意輕重亦不倫。《呂記》亦從箋疏，嚴《緝》則略同歐義，然皆不如戴氏《續詩記》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此說似於經旨尤合。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案：《爾雅》：「秩秩，智也。」《小戎》「秩秩德音」

傳：「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蓋「秩」義爲「積」，積有次第之意，故爲「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大部》：「載，大也。讀若《詩》曰『載載大猷』。」此引《詩》第比方其音耳，字仍當作「秩秩」也。

「躍躍鼯兔，遇犬獲之」，傳：「鼯兔，狡兔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戰國·秦策》云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又云：「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鼯兔，遇犬獲之。」高誘注云：「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走也。鼯，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史記·春申君傳》即取《國策》此文，惟引

《詩》「躍躍」作「趯趯」，「他人有心」二句誤倒在下耳。《集解》引韓嬰當作「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鼯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據此《薛君章句》及高注《國策》皆以「遇犬」爲「遇值」之「遇」。毛於「遇犬」無傳，當與韓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此正用韓說以述毛義。鄭云「遇犬，犬之馴者」，自是以「遇」爲「愚」，與上「鼯兔」爲「狡」相對。《素問·解精微論》云請問有鼯愚朴陋之問，此「鼯」與「愚」對之證。《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不知讀「愚」者雖非毛義，固鄭義也。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案：「荏」當作「桼」。《說文》：「桼，弱兒。从木，任聲。」此其本字也。《毛詩》假「荏荏」之

「荏」爲之耳。何氏《古義》謂「荏」通作「恁」，引《說文》「下齋」之訓借爲「柔弱」，非是。染，《釋文》音「冉」，其實「染」即「冉」字之借。《說文》：「冉，毛冉冉也。」徐鍇云：「冉冉，弱也。」王粲《迷迭香賦》：「挺冉冉之柔莖」是也。又通作「姍」。《說文》：「姍，弱長兒。」《廣雅·釋詁》：「隤，弱也。」《釋訓》：「隤隤，姍姍，弱也。」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案：此箋義甚精。數者，計也。行言者，可行之言。箋謂心數善言而出之，正與下「出自口矣」相對，故下箋云：「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宋儒以「行言」爲行路之言；或讀「焉」於虔切，謂不足計數；或訓「數」爲「辨」，謂心能辨之，皆於上下文詞

旨不合。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傳：「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承珙案：傳云「淺意」者，合下句「出自口矣」爲形容之詞，言但出口而不從心，淺孰甚焉？蛇蛇，與《孟子》「訑訑」同。孫氏《音義》云：「訑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此字當本作「訑」。《說文》：「沅州謂欺曰訑。」今《方言》作「訑」，《孟子》作「訑」，皆一字也。凡欺謾者雖爲大言，而其器量實淺，故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大言」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案：《說文》：「捲，氣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今《齊語》桓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韋注云：

「大勇爲拳。」蓋假「拳」爲「捲」，與此詩同。《盧令》「其人美且髻」，箋云：「髻，讀當爲『權』。權，勇壯也。」《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注云：「《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段懋堂曰：「張參《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注云：『从手作『權』者，古拳握字。』因知鄭箋及李《文選》注之『權』字皆當作『捲』，爲『捲』之異體。」此說是也。《莊子·讓王》篇：「捲捲乎后之爲人。」《釋文》：「捲捲，用力貌。」字仍作「捲」。

何人斯

《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氏《詩傳》曰：「《何人斯》爲刺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蓋譖出于暴公而何人預焉，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虞東學詩》

曰：「何人，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新附暴公者，故以從暴爲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並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無容曲爲之說。」承珙案：正義云：「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是詩以窮之。」此疏是也。蓋全詩但「維暴之云」一語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譎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

箋云：「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曰：「《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時，鄭尚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于此，則暴必近雒。意暴亦東都

畿內國歟？」王氏《詩稗疏》曰：「《春秋》公子遂壬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雒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盟兩地，暴與衡雍其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承珙案：《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當脫一「暴」字。成十五年《左傳》云：「楚侵鄭及暴隧。」是暴一名暴隧，春秋時鄭地也。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也。」此語必有所本。王志長謂蘇公被譖之事，必有關於社稷安危，若止同列得謗相詬厲之言，何足登之于《雅》？張氏《詩貫》遂謂平王之廢暴公，實陰構其閒，而蘇公乃因之得禍。此真無稽之說也。君臣朋友，皆人之大倫。此詩雖止絕交，而其詞反復推詳，婉而不激，所以為溫柔

敦厚之教。彼《谷風》亦朋友相怨之詩，又得謂以國事起釁邪？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傳：「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黃氏元吉曰：「孔疏申鄭謂：『猶冀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此意甚美，然於首章即言欲與和好，無步驟矣。」承珙案：傳以「云」為「言」者，蓋承上文「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二句，若曰是從誰之言而與我疏闊如此，維其從暴公之言耳。下章「云不我可」，正與此章「云」字相應，謂始者言我可，今則言不我可也。若譖言從暴公出，則既明知其事

① 「五」，原作「七」，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矣，何以下文又云「誰爲此禍」邪？且《詩》言微婉，必不直斥暴公之譖。故知箋說非傳旨也。

「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傳：「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陳碩甫曰：「塗，當作『涂』。《周禮·匠人》『堂涂』注引《爾雅·釋宮》『堂涂』，皆其證。今字作『塗』，又作『途』。《釋宮》曰：『堂涂謂之陳。』毛所本也。孫炎、郭璞注並云『堂下至門徑』。堂涂在門內，詩曰『逝陳』，則入門矣。而不入我室，所以聞聲不見身也。鄭以上章云『不入我門』，『不入唁我』，故謂『堂塗』爲『公館之堂塗』。但公館在他處，與『我聞其聲』文不相承。箋失之。」承珙案：「聲」不必專指言語聲音，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氏《總聞》曰當是過門留語而去。姜氏《廣義》曰：「天下豈有聞聲

而不見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二說於情事爲近。正義以「公館」爲「舍客別館」。蓋其人至此，通問而去，故雖聲息相聞，而面目不接，無疑于「逝陳」之與「不入門」相戾矣。戴氏《續詩記》以「陳」爲屋壁塗墍之側，過陳而聞其聲，但不見其身耳。此泥於「聲」爲「音聲」，其解「陳」字尤屬臆撰。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傳：「飄風，暴起之風。攬，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人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黃氏元吉曰：「孔疏謂：『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所辨甚明。上章由梁而至陳，自遠而及近也。此復以「梁」言者，忽而在陳者，又忽而在梁，正

見其蹤跡之詭祕也。」承琪案：《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國而不入」者，是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吁」，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正義曰：「毛云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譖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吁」，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己，下章言人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己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承琪案：毛於

「吁」字無傳者，當同《卷耳》訓「吁」爲「憂」，以「吁」「吁」皆「忤」之假借，說詳《卷耳》。不必同下章訓「祇」爲「病」。但曰「憂」曰「病」，皆承上文「攬我心」而言。「壹者之來」即指上文「逝梁」、「逝陳」之事。壹者，猶言「乃者」。高誘注《呂氏春秋·知節》篇云：「一，猶乃也。」《漢書·曹參傳》：「乃者吾使諫君也」，注云：「乃者，謂曩日也。」蓋此章是言其過去之時，謂爾若安行，何以不暇舍息？爾若急行，何以有暇脂車？非徐非疾，行蹤莫測，而乃僅逝我梁、陳而來，云何不使我有攬心之憂乎？下章又言其行反之時，謂爾若還而入唁我，則我心悅也；今還而不入，則其與於譖我情事不難知也。而乃猶逝我梁、陳而來，則惟使我有攬心之病而已。上「來」字對「舍」字言，謂但來而不舍息，下「來」字對「入」字言，謂但來而不入唁。總之自蘇公言

「來」，定當是來見蘇公。正義述毛，以「壹者之來」爲來見王。夫蘇公遭譴則已不在王所，其於見王之人祇應言「往」，不應言「來」也。且下章明云「還」矣，而仍以「來」爲見王，豈往返皆見王乎？正義申鄭，以此章言「何人」不病，下章言已得安。但兩章皆言「壹者之來」，而下句又分屬兩人，亦有未安。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釋文》：「否，方九反，不通也。一云：鄭符鄙反。」承珙案：《釋文》此處疑有誤。其「方九反」乃爲毛作音，不當釋以「不通」。其「不通也」三字當在「符鄙反」之下。《說文》：「否，不也。从口、不。不亦聲，方九切。」此詩「否」字讀方九反，則當訓「不」。蓋章首「其心孔艱」言其心難知，此則言其心不難知，皆反覆窮究之意。箋謂「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此乃讀符鄙切，與《易》之「泰否」、

《書》之「否德」同音，皆「否」字引申之義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猓下人君牲。以上皆《駁異義》文。是盟用牛也。」承珙案：《曲禮》正義云：「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是毛、韓略同。但韓言盟不言詛者，以盟足該詛。毛不及牛者，自專指詛時所用之牲。正義引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是也。

「有靦面目」，傳：「靦，妬也。」箋云：

「妬然有面目，女乃人也。」正義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妬，面靦也。」然則「靦」與「妬」皆面見人之貌也。」《稽古編》云：

「《釋文》：『妬，面醜也。』與孔疏異。按：韋昭《國語》注亦云：『靦，面目之貌。』《廣雅》亦訓「妬」爲「靦」。皆不及醜義。《詩》亦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並無可醜之意。當以疏引《說文》爲正。」承珙案：毛用《爾雅》文。《說文》「妬，面靦也」，正與《爾雅》相轉注。今本《說文》及《詩釋文》作「面醜」者，字誤耳。《廣韻·十三末》「妬」下云：「靦也。」《十五鐸》又云：「妬，面醜。」則其字誤已久。然《詩》云：「有靦面目。」《國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詳其詞意，當謂面貌靦然，猶云儼然人面也。《爾雅釋文》引舍人注云：「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

之貌。」義亦相近。《後漢·樂成王傳》：「安帝詔曰：『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稽古編》云：「《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于《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承珙案：「寺人，內小

臣」，本於《車鄰》毛傳。《詩》主諷詠之文，難以拘定官制。彼傳以寺人爲內小臣，本不過謂小臣之在內者，非專指王之正內五人也。寺人非一，而自稱曰「孟子」，傳所謂「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正義云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是也。但詩爲寺人所作，而名篇以「巷伯」，故箋有「寺人傷其將及巷伯」之語。然詩中未見此意。末章言「凡百君子」，則不止於將及巷伯矣。故後儒以寺人即巷伯者，亦非無理。蓋《詩》篇名，有作詩者自名，亦有采詩者所名。此詩或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巷伯不見《周官》，惟見於襄九年《左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即以「巷伯」爲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後漢書·宦者傳》贊「況迺巷職遠參天機」注云：「巷職，即寺人之職也。」故經言「寺人」，《序》稱「巷伯」歟？

《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似皆以此詩即巷伯所作。然則以巷伯即寺人，其說不始於宋儒矣。《孔融傳·駁復肉刑議》有「冤如巷伯」語，尤足見是巷伯被讒而作。《禮記·緇衣》正義乃謂寺人傷讒，巷伯懼將及己，故作此詩。章懷注《後漢書》又謂巷伯被讒將刑，寺人傷而作詩。其言又皆與鄭異，然而皆非也。

《稽古編》曰：「案：《序》『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字，箋『巷伯』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序》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則知《序》末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

於宮中爲近。」是箋文「內小臣」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阮氏《校勘記》、段氏《毛詩傳說》皆略同。承琪案：此明箋無「奄官寺人」四字，其辨甚晰。而必謂《序》有「巷伯奄官」四字，則終未敢信。《三百篇》之《序》，文例多同，從無於「作是詩也」之下贅以解釋篇名、體同故訓者。正義雖言《序》有此四字，而仍以定本無者爲是。《釋文》云「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是亦不以《序》有四字爲然。《唐石經序》文無此四字，正從定本。可見唐人以《序》有「巷伯奄官」者爲俗本，當時所不用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案：《尚

書·禹貢》「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曰：「貝，錦名。」并引《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此詩首次二章皆言「成是」，蓋錦本非貝，以織作萋斐而成爲貝文。下章「星」亦非「箕」，以踵舌哆侈而成爲箕象。皆謂羅織細碎之故、巧構形似之言，以成其罪爾。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段氏《詩小學》云：「《說文》『鈔』字注引《詩》『侈兮侈兮』。王伯厚《詩考》引之而作『鈔兮侈兮』，其所據本『侈』譌作『鈔』也。又引崔靈恩《集注》本作『侈兮侈兮』。然則《毛詩》古本上『侈』下『哆』，唐後乃倒易之。或云毛傳、鄭箋皆言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似今本爲是。玉裁謂傳箋釋其義耳。經文謂所侈大者，乃其本哆口者也，侈大之而成是南箕矣。文意如此。又按「因

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自鄭說，非毛說也。《詩》「淩」、「斐」、「哆」、「侈」皆一句中用韻，「淩斐」爲重字，則「哆侈」亦重字也。毛傳當云「哆侈，大貌」，猶上章云「萋斐，文章相錯也」。又云「哆侈之言是必有因也」云云，此釋「成是南箕」，亦即釋「成是貝錦」也。轉寫改竄，遂不可讀。《說文》今本譌舛。崔氏《集注》出於《讀詩記》者，恐未可信，不必從上「侈」下「哆」之本也。「承珙案：段氏後說是也。今本毛傳先釋「哆」，即釋「南箕」，然後言「侈」。倒亂經文，傳無此例。足知毛傳當以「哆侈」連文，爲雙聲疊韻之字。鄭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斷無經文上「侈」下「哆」，箋不明其所以而遽反之者。臧氏《經義雜記》謂箋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其說迂拙不可信。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說

文》：「聃，聃語也。从口、耳。《詩》曰：「聃聃幡幡。」「聃，附耳私小語也。」《釋文》引《說文》云：「聃，聃語也。」承珙案：詩「緝」字自當爲「聃」之假借。《釋文》云「聃語」者，「聃」如今「胸膈」字，亦謂小語無聲，若在聃間之意。傳云「口舌聲」者，曲盡聃語之狀。後儒或云緝人之罪，或云緝緝有條理，皆望文生義耳。至《說文》引《詩》「聃聃幡幡」，則段氏云「幡幡」二字，當云「翩翩」，而誤舉下章之「幡幡」，猶《生民》「或舂或𤓴」，而誤云「或簸或𤓴」者，是也。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

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承琪案：此疏誤會箋意。箋「誠不誠」三字誤倒。上言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下當云「欲其不誠者，惡其誠也」。蓋讒人相教以不誠之言，庶幾巧於取信；若言過誠實，則不能巧，何以致王之信受？文義自當如此。疏說與箋不相應，且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等語，亦於理不順。殆據誤本箋「欲其誠者，惡其不誠」，故云須誠實言之，而不知與上文誠心而言、王將不信之語相戾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釋文》：「捷，如字，又音妾。」承琪案：《漢書·揚雄傳》蘇林注曰：「啞，音《詩》『啞啞幡幡』之『啞』。」是讀《詩》「捷」字作「啞」。古字「捷」「接」多通，故亦通作「啞」。《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

云：「啞啞，鳥食之聲也。」《彭越傳》集解引徐廣曰：「啞，一作啞。」《匈奴列傳》「啞啞而佔佔」索隱引服虔曰：「口舌爲啞。」蓋此無正字，作「啞」作「啞」，又假「捷」假「捷」爲之。故《集韻》云：「捷捷，譖言。或从人，亦作啞。」總之，皆口舌多言之貌，故傳云：「捷捷，猶緝緝也。」毛傳，故訓之祖，凡言「猶」者皆比擬切合，非泛爲蒙上作解。後儒望文生義，以「捷捷」爲「僥利貌」，失傳旨矣。幡者，反也。《賓之初筵》傳：「幡幡，失威儀。」《瓠葉》傳：「幡幡，瓠葉貌。」《角弓》「翩其反矣」，逸《詩》「偏其反而」。蓋「偏」「反」疊韻，語皆形容反覆不定之貌，故傳云：「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承琪案：「遷，去」者，讒人相戒，以爲術不工，恐無以

堅王之信而或有遷心耳。鄭以「遷」爲「訕」，謂王將訕誹譖者，實不如傳義明易。正義乃云：「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非是。又此兩章「爾」字「女」字，箋疏皆以爲譖人相戒教之辭，其義不易。蓋兩章皆言謀欲，故當爲謀譖者自相爾女。後儒多以「爾」爲詩人爾譖者，且謂是忠告之言，迂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旭旭，僇也。』郭注云：『小人得志僇蹇之貌。』讀『旭』爲『好』。」承珙案：《邶風》「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今《說文》作「讀若勛」，誤。《字林》呼老反，是「旭」「好」聲同字通。毛傳訓「喜」者，自由「好」字引申之。意《爾雅》作「旭」，或古本《詩》借「旭」爲「好」。段氏《說文注》轉謂今《詩》「好」字爲「旭旭」之借，非是。至《爾雅》「僇

僇，勞也」邢疏引《詩》「勞人僇僇」，邢昺在北宋初，或猶及見《韓詩》。《說文》：「僇，動也。」此則三家《詩》用其正字，《毛詩》又借「草」爲之耳。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集傳》云：「再言『彼譖人』者，甚疾之，故重言之。或曰衍文也。」承珙案：此以爲衍文者，疑「謀」字不入韻耳。顧氏《詩本音》以「者」與「虎」韻，江氏《古韻標準》謂首二句複次章以起下文，爲無韻之句。惟段氏《音均表》云「謀」本音在之哈部，《巷伯》以合韻「者」「虎」字，猶「母」本音亦在第一部，《蝮蝮》以韻「雨」是也。孔氏《詩聲類》云：「『謀』字，《詩》凡九見，或讀爲『媒』，或讀爲『每』，唯《小閔》『民雖靡盬，或哲或謀』及《巷伯》六章似皆讀爲『姥』。且《巷伯》一篇之中，二章以『謀』協『箕』，六章以『謀』協

「虎」，是在當時固可兩讀矣。今《廣韻》上聲有「慄」字，文甫切。」承珙謂《皇皇者華》「周爰諮謀」，《淮南·脩務訓》作「諮謨」，《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徐廣曰：「謀，一作謨。」是「謀」「謨」同字，亦當同音，故可叶「撫」「虎」，猶「集」讀爲「就」、「躬」讀爲「身」之例也。一說《禮記·緇衣》注，《後漢書》朱勃上書訟馬援，並引《詩》「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若上文有「彼讒人者」二語，下不應忽變稱「讒人」，則似本無章首二句。今本有者，因次章誤衍。今案《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上書引《詩》「取彼讒人，投畀豺虎」，仍同今本作「讒」不作「讒」，則此說亦未可信。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邱，邱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先從近小者始。」案：「猗」與「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加彼之意，故

傳云：「猗，加也。」毛意當以楊園喻近小，畝邱喻高大，謂譖人者由近而加遠，由小而加大，如楊園之道而橫侵及畝邱也。箋語似與傳相反。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釋文》：「一本云：作爲作詩。」《校勘記》云：「考正義本是『作爲作詩』，與『一本』同。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箋並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以經有二『作』字而各釋之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是『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段氏云：「《詩》『爲』字誤，當是一本云『作而作詩』也。正義曰當云『作而賦詩』，定

本云「作爲此詩」。據此，則孔疏本原是「作而作詩」也。「承珙案：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傳「作此詩」之「作」但就經文「爲」字言之，故箋以「起」釋經「作」字，然後繼之曰「起而爲此詩」。詳毛、鄭之文，未必經有二「作」字。且若經云「作而作詩」，下「作」字文義易明，何庸更釋以「爲」？「家父作誦」、「作此好歌」皆未嘗別訓「作」字。知此箋有二訓之本亦未可從也。

毛詩後箋卷十九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

涇 胡承珙

小雅谷風之什

谷 風

《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案：此《序》首句但云刺幽王，詩中「寘予」、「棄予」等語焉知非君臣道睽，進若加膝，退若墜淵之謂？而《序》下及傳獨以爲朋友之詩，自當有所受之。《韓詩外傳》載宋玉讓其友，引《詩》曰：「將安將樂，棄予炸疑古「如」字。遺。」是毛、韓義略同。此後則《新序》《雜事》五。宋玉事與《外傳》同，

蔡邕《正交論》、《風俗通·窮通》篇並云《谷風》有「棄予」之怨，朱穆《絕交論》亦同。兩漢儒者無不以此爲朋友之詩。若《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詔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其下引《小雅》曰：「將恐將懼，維予維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此但取恐懼安樂爲義，非詩本旨。

「維風及積」，傳：「積，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稽古編》曰：「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也。積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毛以「猋」釋「積」，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且猋從下而上，積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

文，未見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猋」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積」，焚取象於火，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注《爾雅》者止因積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考之，「積」从秃，貴聲，秃兒，又暴風也；「隕」从阜，貴聲，下墜也，《說文》、《玉篇》諸書並同。俗通作「頽」。是「積」「隕」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隕」釋「暴風」之「積」矣。毛傳「風薄相扶」，「薄」當爲「迫」義。谷風、積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愈速，喻朋友相親切則德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積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猋是也，「羊角」即積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燄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

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轉如輪，名義允協，可正景純之誤。「承珙案：「焚輪」爲疊韻字。《文選·海賦》「渭瀆淪而滄漚」，注：「瀆淪，相糾貌。」《江賦》「神蛟螭以沈游」，注：「螭，行貌。」又「或混淪乎泥沙」，注：「渾淪，輪轉之貌。」《封禪文》「紛綸葳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此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積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之乎「紛綸」、「混淪」也。陸氏燄焚車輪之說，尚非古義。《淮南·原道訓》「扶搖摯抱羊角而上」，高注云：「摯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曲繁行而上也。」案：了戾，即紛綸糾錯之謂，亦即所謂「焚輪」者也。但旋風迴轉無定，其力自薄，且不能久得，當方應候之谷風助之而其升愈速，故傳云「風薄相扶而

上」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承琪案：此章自傳箋後，劉原父、蘇穎濱及《呂記》、朱《傳》諸說皆以爲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生物之恩及於崔嵬，是爲大德；一草一木偶然死萎，是爲小怨。惟嚴《緝》、范《傳》獨以谷風爲暴風，「及雨」、「及積」以喻事變。草死木萎則事變愈甚，喻當大患之時，必賴朋友以濟。此蓋泥於經文「無不」二字，以爲草木盡死耳。據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則正義本不同可知。今觀正義云：「雖至盛夏之月，

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可見傳文「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當作「無不有死葉萎枝者」。「無不有」即偶然有之之意，非謂草木盡死也。《中論·脩本》篇：「《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此雖不爲朋友德怨之喻，然其言草木猶有枯落，正與傳箋同也。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王雪山曰「怨」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可叶「德」。陳氏《毛詩古音考》曰：「『怨』似宜音『威』，與『嵬』『萎』爲韻。然《獻玉歌》以『怨』與『汶』『分』韻，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以『怨』與『焉』『山』韻，諸如此類尚多，讀者似宜以韻爲主。」此則仍謂末二句無韻也。顧氏、江氏皆同。段氏《音均表》云：

「怨」本音在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類。《詩·谷風》合韻「嵬」「萎」字，讀如「伊」。此與《北門》之「敦」讀「堆」，《采芑》之「惇」讀「推」，《碩人》之「碩」讀「畿」，《新臺》之「鮮」讀「斯」正同。孔氏《詩聲類》云：「此章「嵬」字連上章「積」、「懷」、「遺」爲韻，與《正月》之「又有嘉肴」、《召閔》之「不云自頻」同例。「怨」轉音「肥」，去聲，與「萎」協。萎，古讀若「倭」，去聲。」戚氏《毛詩證讀》云：「《國語》「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萎」。「萎」「苑」古音近。此「怨」得從「萎」叶。」承珙案：諸家以段說爲近。又案：《詩》「鬱彼北林」，《周禮》注作「宛」，疑古「怨」字本有「鬱」音。古韻物月爲脂微之人，「怨」讀若「鬱」，正與「嵬」「萎」四聲同部，不煩合音也。

蓼 莪

《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

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文》：「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承珙案：陸氏從《切韻》以「養育」之「養」爲餘兩切，謂飲食之也；以「供養」之「養」爲餘亮切，謂凡服事也，蓋分爲上去二音。漢、魏以前未必有此區別，然此《序》言「終養」，自兼服勞奉養言之。《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齊」，《禮記·文王世子》「齊元而養」，皆謂侍疾。《檀弓》「事親左右就養」，注謂扶持。故箋以「親疾將亡，不得見」釋「終養」是也。晉王裒，齊顧歡並以孤露讀《詩》至《蓼莪》，哀痛泣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詩。是自漢至唐，無不以此詩爲親亡後作者。歐陽《本義》乃謂鄭箋泥滯，試思詩中「無父」、「無母」、

「銜恤」、「靡至」等語，尚得爲父母在之辭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我已蓼蓼長大，我我，各本作「貌」。此從相臺本。視之以爲非莪，反反，各本作「故」。亦從相臺本。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此二句自箋疏後，各爲其說。《呂記》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但於「匪伊」二字無著。朱《傳》以莪爲美菜，蒿爲惡草，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而今乃不能終養。本於蘇《傳》。然莪與蒿本非二物。「菁菁者莪」傳云：「莪，蘿蒿也。」是莪乃蒿之一種耳。陳長發謂莪美蒿賤之說未知何據，是也。嚴《緝》據《爾雅》「繁之醜，秋爲蒿」及彼注疏繁蒿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之語，以爲

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子。此說於取喻甚合，且與首句蓼蓼長大、下文生我劬勞語意尤融貫。陳長發又謂其於次章「伊蔚」終屬難通。承珙案：下傳云：「蔚，牡蒿也。」用《爾雅》文。蔚既名「牡蒿」，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陸《疏》云：「牡蒿，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不知角蒿見《本草》，唐注及蜀本皆云有子。《埤雅》以爲角蒿即蘆蒿，亦即蘿蒿。然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莪爲有子，蔚爲無子，草木自以有子者爲材，「匪莪伊蔚」正與上句一例，未見其難通也。焦里堂曰：「毛傳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非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餅之罄矣，維疊之恥」，傳：「餅小而疊大。罄，盡也。」箋云：「餅小而盡，疊大而盈。言爲疊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正義申箋云：「言爲疊恥者，是爲主疊者之恥，即酌者也。」承珙案：此實事外添設，經但言疊恥，不言酌疊者之恥。《左傳》昭二十四年鄭子大叔語范獻子云：「《詩》曰：『餅之罄矣，維疊之恥。』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正義曰：「餅是小器，常稟受於疊。今餅罄盡，疊更無物以共餅，惟是疊之恥也。」此疏釋《詩》不誤，惟謂餅喻周，疊喻晉則非是。詳《左傳》上文云：「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其下即引《詩》云云，蓋以餅自喻，以疊喻晉，謂王室衰弱，非小國之憂，而大國之恥耳。《集傳》以餅比父母，疊比子，語意倒置。劉氏瑾謂但取「相資之

義，而不取義於餅疊之大小」，究有未安。嚴《緝》則據《易》「羸其餅」、《儀禮》「疊水在洗東」，謂：「餅以汲水，疊以盛水。餅罄竭則疊無所資，爲疊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此說雖勝《集傳》，然《序》言刺王，仍當以箋疏爲正。但大旨謂民勞失養乃國家之恥，猶所謂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者。不必以疊喻富衆，餅喻貧寡。後漢陳忠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疊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忠於安帝建光中上書，在鄭箋之前，其釋詩最合經旨。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傳：「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承珙案：此箋似非經

意，亦失傳旨。傳以「鮮」爲「寡」者，蓋「鮮民」猶言「孤子」，即下「無父」、「無母」之謂。

經傳雖多以「孤」爲無父之稱，然《管子·輕重己》云：「民生而無父母者，謂之孤子。」「孤」「寡」義同，此「鮮民」所以訓「寡」也。《放齋詩說》曰：「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戴氏東原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二說義亦可通。或據「鮮」「斯」字通，謂「鮮民」如《論語》「斯民」之例。然末章兩言「民莫不穀」，皆對「我獨」而言，是言斯民同處亂世，而未至抱恨終天，則猶勝於我，不應此章乃統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大戴禮·用兵》篇子曰：「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注以爲「困於兵革之詩」。正謂民勞於戍役，不得終養父母耳。《陸堂詩學》乃謂《蓼莪》

孝子，其父母遭兵而死，以附會王褒之事，亦鑿甚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案：「怙」「恃」傳箋無訓。《唐風·鴇羽》「父母何怙」，傳云：「怙，恃也。」本《爾雅·釋言》。《說文》亦云：「怙，恃也。」「恃，賴也。」蓋「怙」「恃」皆依賴之義，故此箋云：「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雖分別釋之，大旨亦同。《說文》：「負，恃也。」正與《韓詩》相轉注。恃，又通「持」。《小宛》「果羸負之」傳云：「負，持也。」是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傳：「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

正義申釋，以「生我」爲「本流氣以生我」，「鞠我」爲「懷妊以養我」，是也。其又云：「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分疏皆不甚切當。箋但云「畜，起」，不兼「止」義。「覆育」爲覆近而愛育，「旋視」爲去之而反顧，語亦未晰。承珙案：首二句「生我」、「鞠我」自指初生之時，楊子所謂「父母，人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是也。以下三句六「我」字皆相對爲義。箋云「畜，起也」，自是讀「畜」爲「愾」。《說文》：「愾，起也。」此「畜我」謂有時作之使起，則「拊我」乃撫之使止也。《後漢書·梁竦傳》作「撫我畜我」。箋云「育，覆育也」者，謂覆芑而育之。則「長我」當爲培植而長之，如養草木者之或長遂其根，或覆芑其顛也。「顧，旋視」者，謂周旋視之。「復，反覆」者，謂往來視之。箋義似當如此分別。嚴《緝》以「拊」爲防其驚，

「畜」爲乳之，「長」乃能就口食，「育」爲哺之，「顧」爲回首以顧，「復」爲顧之又顧，文例殊不相比附，非其義也。至「出入腹我」，乃承上而總言之。傳云「腹，厚也」，是統言愛厚。箋以「懷抱」申「愛厚」之義，正義以爲易傳，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范氏《補傳》曰：「烈烈，律律，猶言『栗烈』，謂其氣之凜。發發，弗弗，猶言『蹙發』，謂其風之疾。」承珙案：此申箋義是也。箋「寒且疾」似不專承「飄風」，蓋謂南山之氣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疾。《四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可證。若傳云「烈烈然至難也」，似不得以爲「寒」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

「難」，以「烈烈」爲險阻之狀。《說文》：「巘，危高也。讀若厲。」《玉篇》、《廣韻》作「巘」，云「巍也」。《集韻》、《類篇》「巘」力蘖切，山高貌。古有巘山氏。《禮記·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然則「烈烈」爲山之高峻，故傳以爲「至難」。下章「南山律律」，王介甫以爲山之峯嶺。《說文》無「律」字。《玉篇》有「碑」字，云：「碑，硯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爲碑。」是「律」「碑」同字，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

大 東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正義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

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案：次章「小東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歐、蘇多從之。惟范氏《補傳》云：「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爲之空。」觀《序》下正義云「言『東』以廣之」，則似以「小東大東」爲東方之小國、大國者，與《序》言「東國」義合。《商頌》：「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亦以「小」「大」言國者。惠氏《詩說》引《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周禮》「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以證此詩之「大東」，是也。若「東人之子」，則仍當從傳指爲譚人耳。但幽王虐取於民，東西當皆被其害，未必獨於輦轂之人。所謂「西人之子」，恐亦是指小人之在位

者也。

「有饒簋飧，有捋棘匕」，傳：「興也。饒，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捋，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案：傳意止當以首二句爲興，箋謂「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是也。其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此則正言周家貢賦賞罰之道，是賦而非興矣。《韓詩外傳》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篇亦有此語，蓋皆與毛義合。鄭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饒」二句，「小人所視」承「如砥」二句，似非毛旨。《墨子·兼愛下》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王逸注《楚辭·招魂》引《詩》：「其平如砥。」字句與《毛詩》異，或出三家。然今《毛

詩》與《孟子》、《荀子》見《宥坐篇》。同，知其源流尤確也。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嬖嬖，往來貌。」王氏《廣雅疏證》云：「案：『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嬖嬖』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說文》：『嬖，直好兒。』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嬖嬖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嬖嬖』爲『好』，當是齊、魯《詩》說。毛、韓皆緣辭生訓，非詩人本意也。」承珙案：《爾雅》：「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句明爲《大東》作釋。下文「契契寤歎」傳云：「契契，憂苦也。」《爾雅》以「佻佻契契」並言，自不得謂「佻佻」爲「好貌」。《爾雅釋文》引《詩》云：「佻佻，獨行歎息也。」「詩」下當脫「傳」字。疑陸所見毛傳「獨行」

下尚有「歎息」二字。《爾雅》「愈遐急」者，當是「遠行急切」之意，乃就本詩大旨爲釋。毛訓「獨行」，則意重在「獨」，不重在「行」。蓋「佻」本音「荇」，《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佻，音葦荇。」又，「佻」字亦作「荇」，《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荇荇公子」。《西京賦》「狀亭亭以荇荇」，固爲高貌，亦孤迥無依之意。此「佻佻」亦謂其獨行無依，非必毛傳因「行彼周行」而遂緣辭生訓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承珙案：上文「無浸穫薪」，毛云：「穫，艾也。」鄭云：「穫，落木名也。」蓋字本從「禾」作「穫」，鄭依《爾雅》從「木」作「穫」。毛謂是已刈之薪，鄭謂析穫木以爲

薪。《說文》：「樛，或作穫。」某氏《爾雅》注、陸璣《詩疏》皆與鄭同。實則毛、鄭義並可通。至「薪是穫薪」，上「薪」字即《棫樸》「薪之樛之」之「薪」。樊光、孫炎注《爾雅》「采薪即薪」，皆引此詩。《白華》「樛彼桑薪」正義曰：「樛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樛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惟傳云「載，載乎意也」，正義曰：「又言薪蓄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鐔而掌之以爲家用。」此解殊迂迴難通。段懋堂云「意」當作「車」。承珙謂：《彤弓》「薄言載之」傳云：「載以歸也。」箋云：「出載之車也。」此傳「意」字或「車」字之誤，「載車」如《孟子》「與薪」之謂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

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稽古編》曰：「『舟』與『周』，『裘』與『求』，不僅音同，形亦相似。況古衣裘字原作『求』，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翁氏《詩附記》曰：「上句只概言『東人』，與『西人』相對說，未嘗明說譚人，則『西人』亦不明說某地之人，乃與『東人』詞順也。此下則舟楫之人、私家之人，亦各就一事指陳之。而鄭獨謂『舟』當作『周』，此處忽明出『周』字，是何文理？」承珙案：若作『周人』，仍與『西人』無別。且經言『人』，不言『臣』也。舟人、私人，自即於西人之中特舉其卑賤者，以見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耳。或疑熊羆不可爲裘，不知《周禮》「穴氏掌攻蟄獸，獻其皮革」，注即以爲熊羆之屬。《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莊子》：「豐狐文羆。」蓋

皆爲裘之用，不必以後世無熊羆之裘爲疑。即如《玉藻》之「虎裘」，又豈後世所有邪？何氏《古義》云：「《說苑》見《正諫篇》。載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此即所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者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爲言王政之偏。」蘇《傳》、李《解》皆無異說。歐陽《本義》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此第就一人言之，未見其「偏」意。范氏《補傳》云：「釀秫以爲，味亦非薄也。西人視之，不以爲漿，而無故輕用之，所謂無所愛惜也。」因此欲以五章首四句合「東人之子」以下爲一章，割裂章句，尤爲無理。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

二十六人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如鋤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遂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此引《詩》之意正與毛同，其義甚古，不可易也。

「鞞鞞佩璲，不以其長」，傳：「鞞鞞，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陳碩甫

曰：「《釋文》『鞞』又作『琄』，《爾雅》作『琄』，《說文》無『琄』字。作『鞞』是也。鞞鞞，謂珮玉鞞鞞然，非謂玉也。傳『玉貌』當作『珮玉貌』三字，蓋脫一『佩』字耳。《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鞞鞞，珮玉貌。」又《集韻·四十一迴》：「琄，珮玉貌。」皆可證。」承珙案：

《一切經音義》云：「鞞，古文琄。」同是「珮玉貌」之「琄」字，古人只作「鞞」矣。《說文》亦無「璲」字。《爾雅》、毛傳「璲，瑞也」者，蓋謂「璲」即「瑞」之假借。《崧高》「以作爾寶」傳云：「寶，瑞也。」是「瑞」與「寶」同義。故此箋「以瑞玉爲佩」者，言以寶玉爲佩，非必指「桓躬蒲璧」之瑞。《芄蘭》箋又云：「容，容刀也。遂，瑞也。」亦謂「遂」爲「瑞」之假借也。《爾雅》又云：「璲，綬也。」此則謂佩玉之組，與此詩之「璲」專言玉佩者無涉。《續漢志》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

戟，貴賤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戟非兵旗，於是解去戟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鞞鞞佩璲。」此之謂也。」此誤以《爾雅》之「璲」當《詩》之「璲」，不知《詩》言「不以其長」，刺美其佩而無其德。夫玉以表德，無關於組。後儒以「鞞鞞」爲「長貌」，謂與之以鞞鞞之佩玉，而西人曾不以爲長，亦由誤混「璲」「璲」爲一也。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

「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各本無「至」字。此从岳本。莫七辰，辰各本少一「辰」字。亦

从岳本。一移，因謂之「七襄」。《文選》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引《薛君章句》曰：

「襄，反也。」是毛、韓義同。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承珙

案：此疏非是。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即「更」也。《呂覽·慎人》篇「返瑟而弦」，《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具患又將反以自多」，高誘注並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爲「反」。下文「不成報章」傳云：「不能反報成章。」此「反」乃「迴反」之「反」。兩「反」字義異，疏一例釋之，誤矣。

「睨彼牽牛」，傳：「睨，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

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

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

承珙案：郭注《爾雅》云：「今荊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此當以郭注爲是。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牽牛在河鼓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其北河鼓」，張守節正義謂河鼓三星在牽牛北。《爾雅》當本作「何鼓」，乃「擔何」之「何」，謂何此鼓者爲牽牛，非謂河鼓三星一名牽牛也。李巡雖以河鼓、牽牛爲二星，而誤以河鼓爲二十八宿之名。孫炎雖云河鼓在牽牛北，而皆不知《爾雅》之「何鼓」非河鼓。若邢疏，則直以河鼓、牽牛爲一矣。《詩釋文》云：「何鼓，胡可反。」是讀爲「擔何」不誤。其又云：「音『河』，星名。」則仍混而未別。正義殆據誤本毛傳作「河鼓」，遂誤會《爾雅》之文，謂以河鼓、牽牛爲一星，非毛

義矣。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且各本作『旦』，誤。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何氏《古義》曰：「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匹布著天者，雖名長庚，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爲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名『辰星』，古來載籍未嘗聞以『長庚』呼水星也。且據《史記》稱大白出以辰戌，人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

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大鬲，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案此見《史記·天官書》索隱。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半爲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乎？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承琪案：夾漈分金、水二星之妄，前人已多言之，陳長發駁之尤快。《稽古編》曰：「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是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至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

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賦》：『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嗣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有掾天畢」，傳：「掾，畢貌。畢，所以掩兔也。」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正義云：「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

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承珙案：此說非也。《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後漢書·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皆謂畢爲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網也。」又「率」下云：「捕鳥畢也。」是「畢」之制字，亦祇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鴛鴦》「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言「畢」者，皆爲田具，祭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月離于畢」傳：「畢，囑也。」此用《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索隱引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爲「濁」。」郭注本之。是田器「濁」「畢」兩名皆取星象。若謂祭器

取象在先，則祭器之畢更無「濁」名，證四。《易·繫辭》：「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未必即有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者爲後，證五。且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兔置》云：「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若非畢翳，何得言「施」？證六。然則箋義雖亦可通，究當以傳爲正也。

「維北有斗」，正義以爲南斗。蘇《傳》、李《解》、《呂記》、嚴《緝》皆以爲北斗。《集傳》兩存其說。王氏《經義述聞》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西向，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即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明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承珙案：王說是也。箋謂自四

章「東人之子」以下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正義謂自「韜韜佩璲」以下皆言衆官廢職。《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

無其事也。《韓昌黎集》注引《嘉話拾遺》施士丐《毛詩說》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意皆與毛、鄭合。歷舉諸星，並是虛名無用之意。章末「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即承上四句，申明所以不可之意。故傳云：「翕，合也。」正義以爲此星相聚，相接其舌，非是。又言箕星踵狹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亦非是。傳義蓋謂箕舌雖張，而不可以簸揚，則如合其舌而已。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聚。」《玉篇》引《詩》作「吸」，云「引也」，亦同箋義。此解本句可通，但箕之引舌，未見其不可簸揚耳。斗之挹物，必

平其柄乃能有所盛。若高揭其柄，則斗魁且傾仄而外寫，故不可以挹酒漿，亦徒揭其柄而已。後儒或以箕引其舌、斗揭其柄爲西人悉索東人之象，非經意也。

四月

《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稽古編》曰：「《四月》篇，當亂而行役之詩也。《韓詩》祇以爲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質略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爲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孔疏非之，以爲《序》不言征役，傳亦無此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莫乃歸。又行役不親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闕，豈有數月之闕而

以爲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源案，《序》傳雖不言征役，然詩人託興，恒據目覩爲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于棐，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承珙案：此詩第三章與《蓼莪》第五章文義皆同。彼爲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則此亦當爲征役在外，不得歸祭之詩。即鄭亦純用《蓼莪》箋語。且《蓼莪》五六兩章亦並不言父母，則此詩首章言先祖，已見思祭之意，不必以「秋日」、「冬日」之下不言先祖爲疑。此《序》雖無大夫行役祭

祀之事，但作《序》者祇言全詩大旨，此詩以構禍怨亂爲重，而苦役特其一端，思祭又苦役之一端，故《序》不言耳。傳於首章不言興，則「維夏」、「徂暑」及次三章之「秋日」、「冬日」，皆爲紀時。其意當不同鄭箋以酷暑嚴寒興王之虐政，當是歷舉行役之時。「先祖」之言，毛雖不及祭祀，正當依《左傳》、《韓詩》以申毛義，孔疏乃使附之鄭說，誤矣。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箋云：「匪，非也。甯，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稽古編》曰：「漢、唐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亂？』孔仲達既以此說爲悖慢之言，而復曲爲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爲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昊天不傭」、「昊天不平」等句，箋

皆以「昊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愬之也。此詩亦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亂！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又此特依

鄭義爲遇亂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承珙案：「匪人」二句，諸家多有以害理而易之者。王楙《野客叢書》云：「鄭箋冒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范氏《補傳》曰：「一章歎先祖之神今已在天，非復人矣，何忍我受禍而不知卹乎？」何氏《古義》曰：「禮，卿大夫宗廟四時有祭。今以行役于外，而此典缺焉不修。我先祖獨非人情乎？所望於後人之報本反始者。謂何甯能姑含忍予而無怨恫否也。」諸說義皆可通，但《大雅·雲漢》云：「父母先祖，胡甯忍予？」文

句與此正同，不應異解。王肅以「忍予」屬王，不如曰先祖獨非人情乎？胡甯忍予之久役于外乎？蓋行役闕祭，其咎在王，而自呼其先祖者，此詩人無可奈何之語也。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稽古編》曰：「《詩》『腓』字凡三見，《采薇》、《生民》傳皆訓『避』，獨此傳訓『病』。訓『避』之『腓』與『葩』通。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痲』。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痲」。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正耳。」《校勘記》云：「《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痲』之假借字。」承珙案：《文選》謝靈運《戲馬臺詩》注《稽古編》作

「謝瞻」，誤。引《韓詩》「具」又作「俱」。《稽古編》仍作「具」，亦誤。《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瘵」，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瘵」者。蓋韓作「俱腓」，毛作「具瘵」，陳氏之說未爲無據。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傳：「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各本「於」皆作「爲」，據《校勘記》改。亂。」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之歸於亂也。」戴氏《詩考正》曰：「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未得語意。王介甫曰：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承珙案：《兔爰》「逢此百罹」傳云：「罹，憂也。」《釋文》：

「罹，本作離。」《斯干》釋文同。《說文》無「罹」字，古祇作「離」。《尹宙碑》「遭離寢疾」，「離」即「罹」也。此詩亂憂病三者連文，正義以爲政亂害民，國有憂病，是也。鄭箋解「爰其適歸」，以爲亂有所歸，與《左氏》合，此古義也。又案：爰，《家語》作「奚」，此必本三家《詩》。何以明之？《文選》潘岳《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曰：「《韓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詳李善之意，謂潘詩不曰「瘼矣」，而曰「斯瘼」，知其用《韓詩》，故云宜爲「莫」字。但李注所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寫《文選》者以形近致誤，或《毛詩》口熟，遂改爲「爰」耳。蓋薛君以「莫」爲「散」，《家語·辨政》、《說苑·政理》引此詩「亂離斯瘼」，「瘼」皆當作

「莫」。皆云傷離散以爲亂，是《韓詩》以「離莫」爲「離散」，本與毛訓「憂病」異義。夫上言政亂離散，下文當云奚其適歸，故《家語》作「奚」。今《說苑》本作「爰」者，亦傳寫誤耳。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李注亦引《韓詩》及薛注，「瘼」字「爰」字雖傳寫誤同《毛詩》，然任《表》云「安歸」，正「奚其適歸」之意。此亦足見韓當作「奚」，與毛異字異義也。段氏《詩小學》曰：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疑三家《詩》有作「奚」者。承珙案：趙壹《刺世疾邪賦》曰：「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仲長統《昌言·法誠》篇曰：「亂離斯瘼，怨氣並作。」凡此，皆用《韓詩》。依《選》注，則「瘼」皆當作「莫」。

「廢爲殘賊」，傳：「廢，忤也。」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忤於惡。」《釋文》云：「一本作『廢』，大

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忤，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訓「廢」爲「大」，與鄭不同。』《稽古編》曰：「忤」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傳以「大」爲「忤」，當是後人傳寫增入「心」旁。「忤」訓「慣習」，箋語並無「慣習」意，其言「大於惡」，則正是大爲殘賊也。是箋《詩》時原據傳中「大」字爲說。鄭、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爲異，誤矣。」洪筠軒曰：「《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大也。』《列女傳》引《詩》『廢爲殘賊』，言忤於惡，是三家《詩》義。鄭箋言「忤於惡」，宋本可證，俗本改作「大於惡」，非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正義述毛云：「我此

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承琪案：此疏非毛意也。「曷」訓「何」者，乃鄭義。毛既用《爾雅》，以「曷」爲「遏」，即不得復言「何」。且如孔疏，則經文「云」字無著。竊謂毛傳善讀經文，往往得其微婉之意。如《唐風》「噬肯適我」及此詩「曷云能穀」用《爾雅》「遏，噬，逮也」之訓，皆以「逮」爲「及」。《唐風》蓋謂彼君子兮，及今而肯適我乎？此詩則云我日構禍，及此尚云能穀乎？若如疏說，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則經文「曷能」二字倒置矣。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案：《大雅·棫樸》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云：「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群臣也。」此傳蓋以江漢之神綱紀一方與王者當綱紀四方，則凡臣下

之勤勞職事，無不周知，何至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哉？蘇《傳》意同。鄭箋見詩「江漢」字，遂有「吳楚」之說。孔疏曲爲申解，實多背理。歐陽《本義》所謂「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爲美」者，是也。又「盡瘁以仕」，與《北山》之「盡瘁事國」正同，箋乃云「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亦非也。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傳：「鵠，鵬也。鵠，鳶，貪殘之鳥也。」正義曰：「《說文》云：鵠，鵬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鵠」。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鵬也。」《說文》又曰：「鳶，鷲鳥也。」鵠、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釋文》：「鵠，字或作「鷲」。鳶，以專反，鵠也。」《說文》：「鵠，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鷲匪鳶。」」段注云：

「《佳部》曰：『鵽，鵽也。』《小雅·四月》『匪鵽』，毛曰：『鵽，鵽也。』《佳部》『隼』下曰：『一曰鵽字。』鵽者，鵽之省。『鵽』『鵽』字與《佳部》『隼』字別。」又《說文》：『鵽，鵽鳥也。从鳥，𠂔聲。』段云：「《說文》自『鵽』至『鵽』九篆，皆鵽鳥，獨於鵽鵽言之者，鵽鵽無他名，則直謂『鵽鳥』而已矣。《詩》『匪鵽匪鵽』，《正義》『鵽』作『鵽』，引孟康曰：『鵽，大鵽也。』又引《說文》『鵽，鵽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鵽』即『鵽』字。陸德明乃作『鵽』，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鵽』字之音，誤之甚矣。鵽，即『鵽』之字。《說文》：『鵽，鵽也。』鵽，今之鵽鵽。《夏小正》作『𠂔』。字變爲『鵽』，『鵽』行而『𠂔』廢矣。『鵽』讀『與專切』者，與『鵽』疊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鵽，即鵽也。』然則《倉頡》有『鵽』字，从鳥，

𠂔聲。許無者，謂『鵽』爲正字，『鵽』爲俗字也。《大雅》：『鵽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鵽』亦當爲『鵽』。箋云：『鵽，鵽之類。』言『類』，則別於鵽，經文字本爲『鵽』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鵽，鵽鳥也。』此亦引《說文》『鵽，鵽鳥』而從俗寫爲『鵽』耳。蓋唐初已認『鵽』爲『鵽』，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錢獻之曰：『『鵽』『鵽』皆以『𠂔』爲聲，所從同，讀之亦同。又別爲『鵽』，轉從『𠂔』聲，讀亦無異。後世因『鵽』字艱于書寫，趨易作『鵽』，遂令諸經凡『鵽』悉改爲『鵽』。《四月》傳：『鵽，貪殘之鳥也。』《早麓》箋：『鵽，鵽之類，鳥之貪惡者。』《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鵽』注：『鵽鳴則將風。』皆鵽也。又誣妄其音，讀之爲悅宣切。鵽，从『𠂔』字，亦不得有『悅宣』之音。其謬首見於陸德明《釋文》，一音『悅宣切』，

一音「以專切」。而《玉篇》乃以「鳶」字爲正，反云「鳶」字同上，真所不解者矣。更有疑者，《爾雅》：「鳶鳥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翔，回飛。翬，大飛。力大則飛大，力小則飛小。翔之勢小于翬，則鳶鳥比鷹隼，爲物亦減。若鳶既是鳶，則當屬「鷹隼醜」，不當與「鳥」連舉爲類。疑鳶別爲一鳥。又《射鳥氏》：「以弓矢馭鳥鳶」注：「鳥鳶喜鈔盜，便汙人。」二物亦並舉。《穆天子傳》：「鳥鳶」郭璞注：「鳶，鴟也。鴟，「雅」之俗字。」郭意直以鳶爲雅，是「鳶鳥」之「鳶」必非「驚」之「鳶」可見。或別爲一字，本有「悅宣」之音，俗乃溷于「鳶」，遂一往而不能考正。然實不識「鳥鳶」之「鳶」當爲何物、應爲何字也。又鳶，《中庸》釋文亦作「載」。《漢書》梅福云：「載鵠遭害，則仁鳥增逝。」又與鵠並舉，是此「載」必非驚鳥。鳶與鳥鵠連屬相稱

者，大半相近之物。特難于究證，存此疑以俟通儒可也。」承珙案：錢氏、段氏謂「鳶」與「鳶」不得爲一字，是也；必據《說文》作「鳶」，謂《詩》「鳶」字皆當作「鳶」，則未必然。《早麓》正義引《倉頡解詁》謂「鳶」爲「鴟」，則以爲今之「鴟鵂」者，近之。《國語》「鳶肩而牛腹」注：「鳶肩，肩井升出。」《後漢書·梁冀傳》亦云「鳶肩」。今鴟鵂實竦肩，善於摩空。《曲禮》「載鳴鳶」，即古人所謂聲作鴟鴞叫者。今鴟鵂鳴聲亦屬於他鳥。此雖與鵠不同，然同是貪惡之鳥，故詩以「鵠」「鳶」並言。容可三家作「鳶」，《毛詩》作「鳶」，不必盡同。許書無「鳶」者，或偶有脫遺。正義云雕大名「鵠」，所以廣鵠之名。下乃引《說文》「鳶，驚鳥也」，以釋「鳶」字。不得謂疏引《說文》「鳶」爲「鳶」之誤。《早麓》疏即引《倉頡》，以「鳶」即「鴟」。又引《說文》「鳶，驚鳥

也」，此「鳶」斷不可謂「鷯」字之誤。《六月》正義引《說文》「隼，鷲鳥也」，亦今許書所無，是可見矣。姚氏秋農曰：《說文》脫「戴」字，當據《早

麓》、《四月》疏補。《四月》「戴」，「鮪」諧，从「戔」聲，《左傳》、

《漢書》偏旁皆如此。或者从「弋」。《五經文字》云：俗作

「戴」，以非，①「戔」非「弋」耳，至「鷯」聲甚遠，無緣相借。

鉉說非是。至「鷯」之爲與專切，在《毛詩》「鷯」

字本非韻，不定爲何音。王氏《廣雅疏證》以

諧聲之例求之，謂當從鳥，戈聲，而書作

「鷯」，引《說文》「閔」从「戈」聲而讀若「縣」，

「戔」从「戈」聲而讀若「環」爲證。又云：

「鷯」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減

之則譌爲「鷯」，增之則又譌「戴」。引《漢

書·五行志》「戴焚其巢」、《地理志》「朱戴

縣」、《急就篇》「鷯鵠鳴梟」、《皇象碑》本「鷯

作「戴」、《張公神碑》「戴鵠勦兮乳徘徊」爲

證。承珙謂：《潛夫論》引《早麓》「戴飛厲

天」，尤可爲《毛詩》不作「鷯」字之證。至取興之意，王、孫述毛與箋義皆可通耳。

北 山

《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范氏《詩瀋》曰：「《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曰：「二章言天下孰非臣，而父母惟有子。王無我，非無可使之

①「以」，依文意疑當作「似」。

臣；親無我，更無可依之子。何爲從事獨賢，不容終養也？三章「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是報國日長之意。故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也。」承琪案：二說以此詩通章意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足破李迂仲謂《北山》懷怨不及《北門》大夫之說。《呂覽·慎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焦里堂曰：「當時蓋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以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承琪謂：此當是不韋之時，經師道絕，六籍榛蕪，門下食客因咸邱蒙事，而遂誤託於舜耳。毛公遭秦滅學，而獨與《孟子》合，其源流斷非三家所能及矣。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正義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

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各本脫「外」字，從《校勘記》補。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或據《漢書·王莽傳》、《白虎通義·喪服》引《詩》「濱」字作「賓」，遂疑三家有作「賓」者，爲「率土賓服」之義，似與「莫非王臣」意更協。承琪案：「濱」「賓」乃古字通用，此「濱」字除《白虎通義》、《王莽傳》作「賓」外，《文選·難蜀父老》注亦云「濱，本或作「賓」」。其他如《孟子·萬章》、《左氏昭七年傳》、《國策·東周策》、《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韓子·忠孝》、《呂覽·慎人》、《賈子·匈奴》諸篇，字皆作「濱」，可知當爲

水涯，必無「賓服」之義。《書·皋陶謨》云：「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與此詩正同。不必作「賓服」始與「王臣」義合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

「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王氏《廣雅疏證》曰：「《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段懋堂曰：「賢，多財也。引申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承珙案：朱

《傳》云：「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此從毛傳以「賢」爲「勞」。其下又曰：「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此則又從鄭箋以「賢」爲「賢才」。然毛、鄭異義，不容并爲一解也。

「王事傍傍」，傳：「傍傍然不得已。」承珙案：《廣雅》：「旁旁，盛也。」「傍」與「旁」通。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義。古人言「旁皇」、「彷徨」皆促遽不能自己之意。《史記·禮書》「旁皇周浹」，索隱云：「旁皇，猶徘徊也。」《莊子·天運》「有上彷徨」，《釋文》引司馬注作：「旁皇，颺風也。」《吳語》「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玉篇》引注云：「屏營，猶彷徨也。」《楚辭·九思》「遽倬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邱阿」注云：「憂憤不知所爲，徒經營奔走也。」蓋旁皇者，疊韻形容語。單言之，則曰「旁旁」曰「皇皇」。義

皆相似耳。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稽古編》曰：「《書·秦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衆』。李氏迂仲疑此及《北山》兩『旅力』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爲『陳』，引《左傳》：『庭實旅百』杜注及《後漢·傅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傳》曰：『旅』與『膂』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古『膂』本作『呂』，象形。篆文始作『膂』，从肉从旅。『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韻會》云然。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膂，篆文呂，从肉，旅聲。」段注云：「《秦誓》『旅力既

愆』，《小雅》『旅力方剛』，古注皆訓爲『衆力』，不敢曰『旅』與『膂』同者。知《詩》《書》倘以『心膂』爲義，則其字當從『呂』矣。僞《君牙》襲《國語》云『股肱心膂』，此未知古文無『膂』，秦文乃有『膂』也。」承琪案：《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箋云：「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曰：「『旅』訓『衆』，衆力非一人所能，故總之而言『靡有』。」蓋此「旅力」謂衆人之力。《周語》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義亦相同。若《秦誓》及《北山》，則當如夏氏以爲一人耳目手足之力。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意似以爲衆人之力，與上文「嘉我」、「鮮我」二「我」字不順，故《集傳》以「膂」易之。然《方言》、《廣雅》雖云「膂，力也」，乃是以「力」訓「膂」，非脊骨有力之謂。《方言》又云：「膂，田力

也。」郭注：「田力，謂耕墾也。」明與《詩》《書》之「旅力」異義，不得援以爲證。故知陳氏、段氏之說是也。

「或不知叫號」，傳：「叫，呼。號，召也。」《稽古編》曰：「『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爲『徵發呼召』，故《釋文》『號』字讀去聲，協平聲。夫『徵發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爲安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承珙案：《匡謬正俗》引徐仙民「號」音呼到反，乃從毛義作音。顏師古謂此三章上下句句相韻，宜爲「號呶」之「號」，以徐音爲非，由不悟古無四聲之別耳。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稽古編》曰：「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旨同也。其釋『鞅』爲

「負何」，「掌」爲「捧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承珙案：「鞅掌」疊韻字，猶之「憔悴」、「或盡瘁事國」，昭八年《左傳》引作「憔悴」、「棲遲」。「憔悴」爲雙聲，「棲遲」爲疊韻。此類形容之詞，義多即寓於聲。毛以「鞅掌」爲「失容」，蓋其時相傳故言有此訓義。至鄭箋《詩》時已不行用此語，不得不逐字生解。雖「促遽」、「失容」大旨相近，然馬鞅、手掌二物絕不相蒙，且「負何」、「捧持」未見促遽之意，又必加以「趨走」二字，殊爲迂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擁腫、鞅掌，樸蠱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仁，則

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即是失容之意。向以「樸」屬「擁腫」，「纍」屬「鞅掌」。纍者拘纍，合之司馬云「醜貌」，皆與「失容」義近。至郭象注云：「鞅掌，自得也。」此則古訓詁多相反爲義：鞅掌，不自如之貌，故反之又爲自得。然《莊子》與「擁腫」連稱，則郭義非是。

無將大車

《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稽古編》曰：「此《序》與《荀子·大略篇》引《詩》合。《大略篇》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又《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實，①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

大車，維塵冥冥。」亦同《序》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承珙案：《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皆與《序》合者。朱子《詩序辨》謂此《序》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因改爲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不知毛傳雖不言興，然首章傳云：「大車者，小人之所將也。」此「小人」謂小民，與《序》「小人」不同。故箋云：「鄙事，賤者之所爲，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據此，傳箋本皆以爲興。即正義亦云：「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

①「實」，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韓詩外傳》作「葉」。

人，適自憂累於己。」文義明白如是，而曰「《序》不識興體」，何也？且此詩首章與《齊·甫田》首次二章文例大同，彼傳箋皆以爲興，《集傳》改爲比，而於此又不爲比，亦未免自亂其例。

「祇自疚兮」，傳：「疚，病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釋詁》：『疚，病也。』《說文》：『疚，病也。』从疒，氏聲。」《毛詩》三用此字爲韻。《白華》與「卑」韻，傳：「疚，病也。」《何人斯》「祇」與「易」、「知」、「箴」、「知」、「斯」韻，傳：「祇，病也。」此皆在十六部本音。《何人斯》借「地祇」字爲之，於六書爲假借。若《無將大車》之「疚」，毛傳亦云「病也」，而與十二部之「塵」韻，讀若「真」。此古合韻之例。宋劉彝妄謂當作「痕」，音「民」。考《爾雅》、《說文》、《五經文字》、《玉篇》、《廣韻》皆無「痕」字，《集韻》始有，非古。

元戴侗謂即「瘡」字之省，不知「瘡」从疒昏聲，「昏」聲在十三部，「民」聲在十二部，《桑柔》「瘡」與「愍」「辰」韻，不得與「塵」韻也。《說文》「昏」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按：「昏」从氏省，爲會意字，非「民」聲。「瘡」字「昏」聲，不得省爲「痕」也。唐人避廟諱，「愍」作「愍」、「珉」作「珉」，「泯」作「泯」，「蟲」作「蟲」。顧炎武以《唐石經》「祇自疚兮」爲諱「民」減畫作「氏」，由不知古合韻之例，而附會劉彝臆說，以求得其韻也。張衡賦「思百憂以自疚」，「疚」與「疚」音近。《禮記》「眡於鬼神」鄭注：「眡，或爲「祇」也。」又《說文》：「觥，一作觥，又古「觥」字，讀如「權精」。」於此，可求合韻之理。《釋文》：「疚，都禮反。」是陸氏誤作「疚」也。」江氏《詩經韻讀》則以「疚」「塵」相去甚遠，不能合韻，仍從《六書故》以爲「瘡」字之譌。承珙

案：此字自當從「脂」「真」互轉爲韻。經典中如《禮記》「祇見孺子」，注：「祇，或作振。」《書》「祇敬六德」、「治民祇懼」，《史記》「祇並作「振」。「震動萬民」，《漢石經》作「祇動」。《吉日》「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慶」。《易》「振恒凶」，《說文》作「摺恒」。皆其例證也。

小 明

《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虞東學詩》曰：「此篇詩義，說者紛錯。箋以『其人』指君，固屬迂曲。後儒或謂大夫之友隱居不仕者，邱氏。或謂先時曾諫阻大夫之仕者，陳少南。皆無可據。惟謝疊山謂『其人』即『靖共爾位』之『君子』，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其言通貫前後。蓋仕亂世者惟敬恭可免，故君子本共而又勉以靖共，蓋即《沔

水》卒章之義。」

「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傳：「奧，煖也。」何氏《古義》曰：「按『二月初吉』文繫在『至于芄野』之下，當是此時作詩之日，非徂征初行之日。玩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則知此大夫徂西在前歲之十二月。中歷一歲，至今歲之二月，猶未得歸，故云『載離寒暑』也。」陳氏《稽古編》曰：「此詩，述毛者皆以『二月』爲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即指始行，『方除』、『方奧』即是二月。鄭以『二月』爲始行，與毛同；而

釋「方除」「方奧」爲四月，釋「昔我往矣」爲初到芄野，則與毛異。今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爲「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奧」，述毛者未必得毛旨矣。不如鄭讀「除」爲「余」，用《爾雅》訓爲四月，與下章「方奧」相應也。但鄭謂二月始行，四月至芄野，則未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時。訓「往」爲「到」，不亦迂乎？源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爾雅》「余月」，夏四月也，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奧」，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即「方除」，「方奧」，寒即「二月初吉」也。」張氏以甯曰：「周二月，夏

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芄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二章、三章乃追敘其始發之時。除者，除舊布新之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民寒而聚居於隩。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於芄野，至明年九月尚未得歸，經歷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九月肅霜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戴氏《詩考正》云：「《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詩正寒，歷暑至秋尚

未歸，故云爾。又蕭與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蕭穫菽」，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采蕭穫菽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承珙案：諸說皆有未安。如何氏謂「二月」爲行役後年之卯月，去啟行時已閒一年，陳氏謂「二月」爲當年之丑月，皆指「二月」爲作詩之時，則篇中不當但以九月之「采蕭穫菽」爲久役未歸之詞矣。張氏、戴氏謂「二月」爲丑月，與「方除」、「方奧」皆追敘其始行之時，然「奧」「隩」雖通，而《堯典》「厥民隩」謂民避寒就煖則可，究不得謂日月方煖也。惟姜氏《廣義》云：「此「二月」若云夏正卯月，下不得言「日月方除」；若云周正丑月，又不得云「日月方奧」。按本文「二月初吉」繫「至于芄野」之下，則至芄野之日爲二月。溯其啟行

之日，乃在正月初之初，以夏正言也。下章「日月方除」傳云：「除陳生新。」正月之初，日月始除之後也。三章「方奧」，傳云：「煖也。」正月始和，東風解凍，故又云「方奧」也。由「方除」而「方奧」，立言之序也。作詩在今年之冬，此「初吉」追憶至芄野之日也。《虞東學詩》云：「二章言昔以歲除而往，日望還歸，而今又歲莫，則經年矣。前言二月至芄野，則初行當在前歲之除。孔疏乃以二月之朔爲除舊布新，恐非其義。三章言以歲除啟行，則冬去春來，時方向煖，故曰「奧」也。孔疏疑于此章「奧」字，故以「除」爲二月，以就「奧」字之解。不知歲除即已向春，春令固主奧也。」以上二說於經文全無窒礙，又不悖傳義，實勝諸家。《三百篇》中，兼用周正、夏正，但當順依經文，不必偏執一解。「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同，彼傳謂蟋蟀「九

月在堂」，蓋九月而云歲莫者，一歲之中已歷三時，即可云「莫」，不必以周正建子之故。又《蟋蟀》「日月其除」傳云：「除，去也。」箋謂日月且過去，與此傳「除陳生新」正同。是傳意本未嘗以「方除」爲卯月也。《鹽鐵論·執務》篇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詳此引《詩》之意，所以證行役經年。若如箋說，以卯月始行，至采蕭穫菽之時而未歸，則是甫逾春行秋反之期，不當遽云「其毒大苦」矣。

「念彼共人」，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承珙案：此「共人」，後儒多指

在朝僚友言之，其說實勝於箋。《小宛》「溫恭人」，《大雅·抑》釋文云：「恭人，本亦作『共』。」然則此詩「共人」即指下「靖共爾位」之人無疑矣。但或謂行役之人以在朝供職者爲美任，稱其人，羨之也。《田間詩學》。或謂大夫西征，畏其在朝同列之讒，因作此詩詒之，欲平其怨而彌其間。秦氏《詩測》。此二說皆非是。幽王之時，內外岌岌，在朝者亦未必可羨。若謂恐僚友之不容，則又與篇中「共人」、「君子」不合。輔漢卿曰：「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己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蹙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嚴華谷曰：「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不

① 「日」，原誤作「十」，今據《蟋蟀》詩改。

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蓋以己之所自處者，告其同志也。」二說似於經旨有合。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各本「任」作「乎」。從岳本改正。命，不汲汲求仕之辭。」正義曰：「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承珙案：《左傳》引《詩》之意，承上文言韓起「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是謂人臣靖共其職，求正直之人與之爲友。毛既用《左傳》釋《詩》「正直」，則「靖共」句亦當同左義。「靖，謀」，用《釋詁》文。《韓奕》「虔共爾位」，傳訓「共」爲

「執」，而此無傳者，自是以「共」爲「恭」之借，所解皆未必與鄭同。鄭於《表記》曰：「君子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注訓「穀」爲「祿」，「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此或本三家《詩》，其義亦與左氏合。其箋《詩》以「靖共」屬「明君」，乃別自爲說，本非申毛。《禮記·緇衣》：「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引《詩》意似於鄭箋爲近。《韓詩外傳》兩引此詩。其一謂：「齊桓公伐山戎，過燕，燕君送之出境，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

① 上「與」字，阮校本《毛詩正義》無。

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似亦以「靖共」屬人君。其一論舜之事云：「以人觀之即是也，以法量之即未也。」《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則去《詩》義甚遠。《荀子·勸學篇》首章言：「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又云：「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其下即引《詩》：「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亦於詩意不切。《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此雖與鄭義略同，然其他典籍言「靖共」者，如《宣元六王傳》淮陽王欽與舅張

博謀悖逆，賜璽書曰：「《詩》不云虘？『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中論·法象》篇：「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隸釋·苑鎮碑》：「膺姿管蘇，靖供衛上。」此皆與鄭異義者也。

「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箋云：「介，助也。」朱氏《通義》曰：「若如毛訓，則大爾大福，成何語？後篇『報以介福』又當訓『大』。蓋『介』字本有二義，當隨文取之。」承珙案：毛訓「介」爲「大」，亦本左氏。襄七年《傳》云：「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此自當以「介」爲「大」。正義亦云：「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之。」杜於上文引《詩》下注云：「介，助也。景，大也。」正義引定本「介」「景」皆爲「大」，此定本是也。蓋謂君子

當有大福，而爲明神所順，因其大福而益大之。古人自有此種文法，如《天保》「俾爾單厚」傳引「或曰：單，厚也。」正義以「單厚」連文，謂以厚德厚天下，亦其例也。

鼓 鐘

《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正義曰：「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歐陽《本義》謂史無幽王東巡之文。范逸齋、嚴華谷皆云，經既有之，不當舍經而徵史。陳氏《稽古編》以爲篤論。姜氏《廣義》、范氏《詩瀋》皆據《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即中嶽，然則幽王因大室之盟遨遊桐柏，以證幽王會諸侯於淮上之語，可謂善於

援據矣。《陸堂詩學》疑之，謂嵩山大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是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大室。承珙案：此無庸疑也。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雖未必是唐虞之制，要不得謂起於漢世。詳見《大雅·嵩高》篇。中嶽之山，《禹貢》曰「外方」，左氏即曰「大室」。且椒舉所言，其上文云：「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皆舉其會諸侯於外地者，安見「大室」必爲鎬京之大室乎？故以左證《詩》，可爲明據。鄭注緯在前，箋《詩》在後，亦當以從毛爲定論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

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

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簫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承珙案：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于先王之德，即蘇氏《詩傳》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當以王肅爲

是。此詩毛、鄭同義，孫毓誤會毛旨而以箋說爲長，孔疏從之，謬矣。

「鼓鐘喈喈」，傳：「喈喈，猶將將。」案：

毛於首章「將將」無傳。蓋《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庭燎》「鸞聲將將」傳云：「將將，鸞鑣聲。」《采芑》「八鸞瑯瑯」傳云：「瑯瑯，聲也。」《烈祖》「八鸞鸛鸛」傳云：「鸛鸛，言文德之有聲也。」《將》「瑯瑯」、「鸛」皆於聲見義，各隨文解之，則此「鼓鐘將將」不言「鐘聲」自可知耳。《葛覃》「其鳴喈喈」傳云：「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王逸注《楚辭》云：「喈喈，鳴之和。」《大玄》「鐘鼓喈喈」，范望注云「喈喈，和聲也。」此皆本毛義。然則傳云「喈喈猶將將」，則「將將」亦爲和聲可知。《烝民》「八鸞鏘鏘」無傳，而下章「八鸞喈喈」傳云：「喈喈，猶鏘鏘也。」與此正同。毛義之簡而可互見者，大

率類此。且即此傳以「喈喈猶將將」，亦可知必以此《鼓鐘》爲正樂，而非所謂桑間濮上之淫樂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陳氏《稽古編》力主傳義，謂鄭箋不釋「笙磬」，意與毛同。孔疏申鄭，以「笙磬」爲二器，未必得鄭意。又歷考經傳凡言「南」

者，皆謂南夷之樂，未有指《周南》、《召南》之「南」者。承珙案：陳說皆是也。後人於此詩據以駁傳箋者有二。一則據熊朋來「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之說，謂此詩「笙」與「磬」爲二物，與《儀禮》之「笙磬」不同。不知堂下樂受磬均，固可以《商頌》之「依我磬聲」爲證，若以《鹿鳴》「鼓瑟吹笙」爲堂上樂受笙均之證，則非是。《鹿鳴》「鼓瑟吹笙」自是兩事。《儀禮》笙詩並不與瑟和，即合樂衆器並作，亦未有以琴瑟之貴而隨堂下匏笙之賤者。熊說殊不足據。傳以「笙磬」爲「東方之樂」者，即《眡瞭》之笙磬，與頌磬東西相對。「笙」「頌」皆磬名，并非與笙鏞相應之謂。此詩「鼓瑟鼓琴」舉堂上之樂，而於堂下獨言笙磬者，自以笙磬在阼階東，舉一方以包四面，故又云：「同音，四縣皆同也。」鄭注《尚書·皋陶謨》、《周禮·眡瞭》、《儀禮·大

射》皆云東方樂謂之笙，與毛同義。此箋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者，亦即「四縣皆同」之義。八音，金石爲重。詩有琴瑟鐘磬，已足賅八音，不必更分笙與磬爲二器也。又以

「南」爲二南而非南夷之樂者，則始于《七經小傳》謂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詩》以《雅》以《南》及《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箛南籥」皆文王之樂。鄭漁仲本之，并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此詩，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閒歌三終，歌笙相裨，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稽古編》駁之曰：「《鄉飲酒》、《燕禮》歌笙閒合四節，乃鄉國禮。《鼓鐘》所詠天子作樂之事，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與鄉國同。區區以二篇之文

附會而爲之說，陋矣！」承珙謂：笙入三終，不過立於磬南而已，並無「輔笙以磬」之語。夾漈乃援以證「笙磬同音」，直是杜撰《禮經》耳。

《稽古編》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魏都賦》。注劉涓子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隸》《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隸》《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承珙案：南，即「任」也。

既云「以《南》」，不必復言「《韎》《任》」，陳忠

特引傳文以足經句耳。章懷謂見齊、魯

《詩》，亦肫度之詞。然《詩》「以《雅》以《南》」

自是以《雅》爲王者之正樂，《南》爲四夷之南

樂。其下「以《籥》乃兼《雅》《南》言之，《雅》舞

固用籥，而《南》舞亦用籥也。不僭者，傳謂

「和而不僭」，是與上琴瑟鐘磬節奏齊同。鄭

分雅、南、籥爲三舞，以「不僭」爲舞之行列，

似非經傳之意。正義引《白虎通義》「四夷之

樂唯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

然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

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原作

「管樂」，今以意改。爲之聲。」則夷樂亦未始無聲

矣。《白虎通》又載一說：「東方持矛，南方

歌，西方戚，北方擊金。」此又似與薛君謂四

夷之樂惟《南》可以和《雅》者合，故惟南方有

歌。要可見「不僭」總上樂器言之，而不專爲

舞者進退之旅矣。

楚 茨

《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

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

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謂《楚茨》以

下十篇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

是《正雅》錯脫在此；《序》以爲傷今思古，不

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集傳》既

定爲公卿力農奉祭之詩，又引「或說」以《楚

茨》以下四篇爲《豳雅》。陳氏《稽古編》力申

「思古」之義。《虞東學詩》謂：「《楚茨》、《信

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禮經》纖悉皆

合，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追

敘，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誣其先世。即《甫

田》、《大田》並有「田祖」、「田峻」之文，康成

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歛《豳雅》，未聞有

琴瑟之用，此「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至「公卿力農奉祭」，則《特牲》、《少牢》兩篇既無祭祊之節，而送尸亦安得有金奏邪？吳易堂云：「《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此云『小大稽首』，其非公卿之詩決矣。竊考編詩限斷，其在前王時者，並無竄入後王之篇。而就一王之世，或事在晚歲而詩反居前，或事在初年而詩反居後，從其義類爲次也。今按：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女子構譏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難順敘。要在幽世之限斷畫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鐘》篇反復于君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愚謂「思古」之義當自《鼓鐘》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集傳》信《鼓鐘》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盡改《序》說者，以《鼓鐘》有「憂心」

之語，而餘詩無之也。不知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穡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污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于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爲《角弓》之反，《車輦》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承琪案：《虞東》此辨融會貫通，可爲確論。《集傳》公卿之說，不獨祊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即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寢之樂、燕毛之禮、千倉萬箱之人、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至於既曰思古，則但爲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正詩人善於立言，猶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即如《楚茨》章首言力農墾闢，而繼之曰「自昔何爲」，則居今思古之意

甚明。《曹風·鴉鵲》通篇皆贊美君子之辭，而《序》云「刺不壹」，正與此諸詩相似。讀《詩》者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

《稽古編》曰：「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爲逸《詩》。惟《玉藻》「趨以采齊」康成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蓋謂「齊」音當讀如「薺」耳，非謂「采齊」即《楚薺詩》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闇於文義至此！」承珙案：《呂記》云：「《說文》：「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今考《說文》「薺」下引《詩》「牆有薺」，是《鄘風》及此詩皆當以「薺」爲本字。《毛詩》作「茨」者，其假借字。鄭注《禮》作「楚薺」，或三家《詩》有用本字者耳。然鄭但言「齊」當爲「薺」，不言「采」

亦爲「楚」，段氏《詩小學》并云「采」「楚」異部而音近，非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焦里堂曰：「毛言「茨棘貌」，即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云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承珙案：嚴《緝》已引《方言》此文，并謂《爾雅·釋草》之「荄刺」即此「棘」。《稽古編》又據《方言》注引《楚辭·橘頌》之「曾枝剌棘」即謂橘枝有刺，以證此詩之「棘」泛指草木刺人者。然猶分茨與棘爲二，而不悟此棘即蒺藜之刺，由未詳玩經文「其」字語氣耳。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今汲古本傳作「十萬曰億」，與箋同，此轉寫之誤。

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王氏《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說文》：『億，滿也。』《方言》：『臆，滿也。』並與『億』同。此『維億』猶『既盈』也。『億』字但取『滿盈』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秣』之『億』不同。」承珙案：傳云「露積曰庾」，《說文》：「庾，倉無屋者。」故正義云：「庾在於空，非有可滿。」明露積者難言滿，故當以數紀之。又云：「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是億雖紀數，亦未嘗不與『既盈』相對，傳箋之義不可易也。

「或剥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剥其肉」肉「字從正義本。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

《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互，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易傳者，以祭雖有互，不施之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饗」，各以次第也。既解剥，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五禮通考》曰：「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今案：《楚茨》所述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則遺却朝踐一節矣。况云肆其骨體

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承珙案：秦說是也。正義謂「祭雖有互，不施於既亨之後」，不知此經四「或」字本非相爲次第。「或」者，有也。四者各有其事，無妨先言「亨」、後言「肆」也。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正義曰：「《釋宮》云：祊謂之門。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

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承珙案：此詩傳箋皆以「祊」爲門內。《說文》「祊」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徨。」然則祊祭雖有正祭、繹祭之別，要皆在門內。禮家謂繹祭之祊在門外者，非是。何氏《古義》曰：

「《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謂祊在門外也。祝祭于祊，爲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互見，故略之也。」《五禮通考》曰：「《楚茨》『繫爾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

「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而出于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

「執爨蹠蹠」，傳：「蹠蹠，言爨竈有容也。」承珙案：《書大傳·洛誥傳》亦曰「爨竈者有容」。《爾雅·釋訓》：「蹠蹠，敏也。」《說文》：「蹠，長脰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蹠蹠。」《爾雅》本釋此詩之「蹠蹠」，合之《說文》，長脰者自敏于行，然則「執爨蹠蹠」當以「敏」爲本義。《說文》「一曰蹠蹠」，乃《論語》之「蹠蹠」，馬融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別義。《集傳》「蹠蹠」爲「敬」，非《爾雅》及毛

意也。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燔，取腍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腍膋燎之于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承珙案：《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

也。」正義云：「饋熟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蕭」，故知當饋熟之時也。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腍膋燔燎，故鄭注「詔祝于室」云「取牲腍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熟之時，又取腍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鄭注云「以蕭合燒之」，謂饋熟時也。」據此，是燔燎有二事。毛於此「或燔或炙」，以「燔」爲「取腍膋」，「炙」爲「炙肉」。《生民》「取蕭祭脂」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熟蕭，合馨香也。」此雖非宗廟祭事，然毛意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即《郊特牲》「既奠炳蕭」之事，故《楚茨》言於「執爨」之下，不嫌非次。鄭注《郊特牲》亦引「取蕭祭脂」，用毛義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膋」，正承「以啟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彼箋云「毛以告純，血以告

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此亦據「既奠炳蕭」爲義。若朝踐時制祭燎腍膋，無所謂「蕭合黍稷」也。此箋又以燔肉炙肝爲從獻之俎，既本《禮經》，且於「爲俎」之文尤相比附。後儒多謂燔燎不宜在執爨之後，故以箋說爲長，由不考《郊特牲》「既奠炳蕭」之文耳。金氏輔之《禮箋》云：「《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覲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覲以俠觶，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燔燎羶薌，覲以蕭光，爲饋食禮，即《郊特牲》之「蕭合黍稷，臭達于牆屋」者。其時亦兼報氣。『覲以俠觶，加以鬱鬯』，即《郊特牲》之「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之朝踐用獻尊大尊者。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循序

立文，報魄逆陳見義。覲之言襍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廁。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覲，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覲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胙脰燎于鑪炭」當之，誤矣。」今案：此解尤爲精細。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正義曰：「毛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實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承珙案：《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飧，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考《少牢》爲大夫正祭，其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若不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則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庶羞亦兼有之。卒乃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辨注謂「乃羞」者，羞庶羞。據此，知大夫正祭，尸、祝以外，別無羞豆。況天子諸侯之尊，正祭禮不及賓。故賓長受酢後，惟薦尸以羞豆羞籩，必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此詩於「爲豆」之下專言「賓客」，自以朝事饋食加羞諸豆所以事神事尸者本不待言，特推廣豆之用於賓客者，以見其「孔庶」。毛善會經旨，故言此豆及繹而賓尸之

時，并及於賓客耳。傳「繹而賓尸」爲一句，「及賓客」爲一句。「賓客」即經文之「爲賓爲客」，非以「賓尸」釋「爲賓」，以「賓客」釋「爲客」也。正義以「爲賓」指繹祭之賓尸，以「爲客」指正祭之賓獻。又嫌繹祭在前，而云「尸尊於賓，故先言「爲賓」」，皆誤會傳意。箋於「賓客」句無解，意當同毛。正義申之，謂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蓋疑鄭以「爲賓爲客」屬下「獻酬交錯」爲義耳。然旅酬但有舉觶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爲一。是疏亦誤會鄭意也。凌次仲《禮經釋例》謂《楚茨》第三章皆言饋尸之禮，謂「執爨爲俎」即《少牢》下篇之「爨尸俎」，「爲豆孔庶」即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即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然全詩節次始終皆言正祭之禮，無緣第三章忽夾入繹祭，此說恐未可據。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姜氏《詩序廣義》曰：「獻醕交錯，蓋獻尸之後而賓主導飲。疏云獻醕笑語當處祝告嘏辭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醕是賓客事，因說群臣助祭而言之耳。按：皇尸未起而遽行旅醕，非祭典次第，故以爲因助祭而類及之，可謂能圓其說。而張氏又引《特牲禮》主人醕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遂行旅醕無算爵。則獻醕交錯又似應屬於此。竊謂獻羞簋、羞豆之後，諸臣進以醕尸。獻醕者，指醕尸言之。交錯，同，異姓皆醕尸也，非旅醕之謂。醕者，進酒，亦非自卒爵而醕賓之謂。且《特牲》非天子之禮，《儀禮》殘闕，或有錯簡，未可據也。」

承珙案：王禮，饋食三獻既畢，固有醑尸三獻，然亦在祝告嘏辭之後，不得以進醑當此詩之「獻醕」。何氏《古義》則謂祝嘏爲行禮終事，引《禮運》孔子曰：「後聖有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據此所言，行禮次第與此詩雅相仿佛，不必泥於《特牲》、《少牢》之文耳。」案，此雖善於立說，然《禮運》「祝以孝告」一句究是總括上文之語，如據此謂嘏爲祭末，則不應連祝言之。宋《親祠儀注》改皇帝飲福受胙於亞獻，終獻行禮已訖之後，陳祥道以爲非禮。蓋自宋以前，無祭末受嘏之事，況《楚茨》一詩每章次序分明，究不應

於朝獻之後、受嘏以前插入旅醕一節。竊意此蓋統言祭祀之獻醕皆有法度時宜，以爲受福之本。獻則統九獻皆可名之。《彤弓》傳云：「醕，報也。」此則尸酢王、酢后、酢諸臣皆所以報，即皆可言醕。交錯者，獻則有賓、兄弟之從獻，酬則有賓、兄弟之旅醕，其事皆交錯而行者也。祭祀之事不外獻、酢、醕，三者具而禮成。祭之始、中、終皆有獻醕，前後難於位置，故特於中間言之，所以該始終也。卒者，盡也，自是統括祭事之辭，不必泥於「旅醕」一節，以爲不當在受嘏之前。即如《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亦統言祀事得宜，不專指旅醕時禮儀笑語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傳：「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亟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其申箋則據《少牢》、《特牲》大夫、士受嘏之禮皆取黍而已，此言徧取黍稷牢魚肉，以爲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禮數有異。又《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姜氏《廣義》疑之，謂：「大夫猶命佐食授祝，王尸何至親嘏主人？且搏黍菹豆，論者猶疑其瑣細，而天子之禮乃徧取豆品以濡于醢，其褻不已甚乎？」承珙案：正義申箋，僅據《特牲》、《少牢》比附其事，故後人多不能信。然鄭作箋時，所稱天子受嘏之禮，自必別有所據。如宰受以筐之類，豈盡臆譏？亦必非

僅準大夫、士之禮以爲說。但以「齊」爲「減取」，「稷」爲「前就」，「匡」即爲受物之筐，「勅」又爲祝釋嘏辭，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既」字語意不順。且上文「徂賚孝孫」，既云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惟毛傳以「稷，疾」、「勅，固」爲訓，「稷」當爲「稷」之借，《周頌》「稷良耜」《釋文》：「稷，本作稷。」《說文》：「稷，治稼畎畎進也。」蓋「稷」者，疾人之意，故「稷」有「疾」義。「勅」與「飭」同。《說文》：「飭，致堅也。讀若勅。」是也。以傳意推之，則「既齊既匡」與「稷，疾」、「勑，固」義當一律。王肅訓以「整齊」、「誠正」者，得之。蓋此承上文「孔熯」「莫愆」，統言祭祀之得禮，爲下文錫極之本。正義謂「亟疾」、「固慎」當指執事者，不知此章唯說受嘏之禮，不得有執事於其間也。

「鼓鐘送尸」，段氏《詩小學》云：「考『鼓鐘將將』傳云『鼓其淫樂』，正義云『鼓擊其鐘』，《白華》『鼓鐘于宮』，正義亦云『鼓擊其鐘』，此篇上文曰『鐘鼓』，此不應變文。《宋書·禮志四》兩引皆曰『鐘鼓送尸』，正義云『鳴鐘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鐘』。今本承《開成石經》之誤。」承珙案：段說是也。《北堂書鈔》亦作「鐘鼓送尸」。今本此下注係明人所補，其引《詩》此句猶虞世南原文也。何氏《古義》謂此以金奏《肆夏》，故但言「鼓鐘」，非是。

信南山

《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稽古編》曰：「《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王，因《信南山》序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業』語也。東萊

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武開創時，武功多于文治，禮樂制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始號太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王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承珙案：此本長樂劉氏之說見嚴《緝》。而推擴之，更為周至。嚴《緝》又云：「《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傷今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起，即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嚴《緝》

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必專言邱乘矣。」承珙案：傳訓「甸」爲「治」者，古「甸」、「田」、「隲」字皆通。《周禮·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說文》：「田，隲也。」李巡注《爾雅·釋地》「田，敫也」，謂「敫列種穀之處」。夫敫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稍人》注「甸」讀與「維禹隲之」之「隲」同，賈疏以爲《韓詩》作「隲」。考《韓詩》字雖作「隲」，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爲「隲」之轉。又《說文》：「敫，理也。」「理」即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乘」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

耳。《稍人》疏謂鄭據《韓詩》爲說，「隲」是軍陣，故訓爲「乘」，恐未必然。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云：「《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岐注云：『經，亦界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稽古編》曰：「「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別。《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布殖之物，各以土宜。」與此詩傳疏同義。《絲》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爲「大界」。「理」爲「溝涂」，劉氏以「疆」爲「徑、畛、涂、道、路」，「理」爲「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承珙案：《大雅》「迺疆迺理」之下繼以「迺宣迺畝」，嚴《緝》謂「宣」是「宣通溝洫」，則「理」不得爲治

溝涂。總之，溝涂之事自在下文「南東其畝」中，與「疆理」固不相涉也。

「南東其畝」，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馮氏《名物疏》曰：「畝，即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於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於南者，謂之『南畝』，《詩》屢云『南畝』，鄭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范氏《補傳》曰：「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朱子《信南山》傳云：「畝，壟也。」《書》傳云：「終竟壟畝。」《左傳》注云：「使壟畝東西行。」又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

易。」是畝可以謂爲壟也。《漢書》「陳勝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高處。」是正訓「壟」字。朱子所云「畝，壟」者，只是今之田，所謂若干畝，非必其中之高處也。長樂劉氏云遂東則畝南，遂南則畝東，正言順地勢及水所趨之事。蓋于此方爲水道，則於彼方爲地畝。南東交互，其勢宜然。雖溝洫之法遂縱溝橫，井田之法遂橫溝縱，而其爲畝之制則相仿也。朱公遷疏義有「畝以防水」之說，今之學者遂爲所惑。不知古有遂、溝、洫、澮、川以通水之流，大小淺深以次相注，自不至于決溢。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而即在遂、溝、洫、澮、川之上。初不聞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然，卻克欲使齊「盡東其畝」，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無顧水防」乎？方氏注《禮記》引《詩》「南東其畝」，而以廬之所向爲言，可見古人

並未以畝爲防水之具矣。然范氏云田喜陽惡陰，未爲通論。如黍宜燥，稌宜溼，正古人所謂「土宜」。而古人只云「南東」者，乃人道貴陽賤陰之義耳，非地道固然也。「承珙案：田中之畎，所以行水。其壟，所以播穀，亦謂之「畝」。每一畎一壟相間成列，畎必順其畝之首尾而行水，以入於遂。地之大勢，西北高、東南下，畎之行水多自西北而注於東南，故《詩》云「南東其畝」。范氏專主貴陽賤陰，義猶未盡。程氏易田《通藝錄》謂《匠人》之「畎」爲每畝間行水之「畎」，一畝一畎，與播種之「畎」一畝三畎者不同。此說似未確。古人畎祇一名，未聞又分爲二事。《說文》：「畎，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倍之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畎。』凡畎之屬皆从畎。」畎，古文畎，从田

川，田之川也。畎，篆文畎，从田，犬聲。六畎爲一畹。」蓋古者步百爲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據《說文》以畎爲田之川，是所以行水者。而《漢書·食貨志》又云：「后稷始畎田，以一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二說不同，其實一也。每畝之中畎壟相間，三畎者亦三壟。壟即田畝播種之處，通言之則「壟」亦可稱「畎」。故班云「一畝三畎」，許云「六畎」者，并壟言之，謂其地可容六畎耳。許以「畎」爲「田之川」，而班云「播種於畎中」者，則以穀宜高燥者畏水，當爲畎以行水，而播種於壟，金仁山所謂「種豆麥者，作田隣」是也；穀宜下溼畏旱，當爲壟以培土，而播種於畎，即班《志》所謂「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草根」者也。其事雖殊，其法仍一耳。程氏又據鄭《遂人》注以「南畝圖

之」爲遂縱溝橫，因謂「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匠人》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且引《左傳》「盡東其畝」，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云云。今案：古人制田始於一畝，行水始於一畎。姑以一畝之畎言之，畎順水勢，畝順畎勢，畎縱則畝縱，畎橫則畝橫，此自然之理也。南北曰縱，東西曰橫。畎自北而注南爲縱，則畝之長亦隨畎而南，曰南畝。畎自西而注東，畝之長亦隨畎而東，曰東畝。此詩云「南東其畝」，當是指畝之直長，所謂廣一步長百步者，非橫陳於南東之謂。惟其指水之所注以爲名，而水勢趨東南者爲多，故有南畝、東畝。若謂自北視之爲南，則使改而自南視之，不亦可曰「北畝」乎？鄭注之「遂縱溝

橫」，賈疏之「畎縱遂橫」，正劉氏所云「遂南入溝，則其畝東；遂東入溝，則其畝南」者。注疏之「南畝」、「東畝」，乃適相反。程氏從之，誤矣。《甫田》「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此以一畝之長爲竟，尤可見「南畝」、「東畝」指其直長者而言，最爲本經之確證。至《左傳》「盡東其畝」，乃晉人逞忿於齊，脅以必不能行之事，如所云「以蕭同叔子爲質」者，謂使齊人畝皆向東，則田間道路皆東西直達，晉人自西而來可以無溝渠之阻耳。故杜注但云：「循壟東行。」不必泥於東畝則川橫，謂晉人惟欲使川上路通東西以便戎車，因以爲「東畝」乃橫陳於東之證。試思「東畝」若果爲橫陳於東之法，其川固橫矣，而尚有縱溝、縱澮，又豈不可限戎車乎？可見晉人是欲使齊之田畝皆向東耳。賓媚人引《詩》，乃以正言責之，謂必無盡東其畝

之理也。姜氏《廣義》曰：「凡遂，在田首攔截於田之起處，使諸畎之水得以同注於此也。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畎之南，諸畎之水皆直注於遂。畎直畎亦直，遂東則畎南矣。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畎之東，遂南則畎東矣。畎雖亦有西北，而溝遂總在東南，一縱一橫者，溝洫之定制。則畎但言南東可矣。」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即『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承珙案：《白帖》二引《詩》固作「雨雪紛紛」，然《毛詩》字多假借，不必改「雰」爲「紛」。《楚辭·怨思》「雪雰雰而薄木兮」，王逸注云：「雰雰，雪霜貌。」即用毛義也。

「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

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正義曰：「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齊戒賜尸賓者，此詩陳事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承珙案：鄭氏以《禮》箋《詩》，每不明言所出。如此詩五章箋所云「迎牲降神」，及「告純告殺」，皆本三禮，則此章齊戒畀尸賓，亦必有所據。但其書不存，後人不能援以爲證耳。然以經文核之，此「畀我尸賓」，不過言稼穡之爲酒食，用於祭祀之尸賓，乃統祭事始終用酒食言之，不必泥前後次序，專指爲齊戒之時。即如四章「是剝是菹，獻之皇祖」，亦第言其瓜可以爲菹，可以共祭耳。不然，豈有未殺牲而先薦豆者乎？

「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

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案：《大雅》「于時廬旅」，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與此箋「農人作廬，便田事」者正合，而於訓「寄」之義尤明。《伐檀》傳又云：「一夫之居曰廬。」此即《遂人》所謂「上地，夫一廬」者。《說文》：「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此「一家」即謂一夫也。但毛於「廬」廬」並不言國中、野外之別。即鄭注《周禮·載師》「園廬」，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廬」，取此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初不取何休「公田內二十畝，八家各二畝半」之說。故此箋「田中作廬」云云，當是指私田之中各自爲廬，以便作息耳。《周禮》賈疏取趙岐「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以園廬二地合成一五畝之宅。不知五畝之宅自是民之恒居，非止取便田事，必因山水樵汲之便，陰陽向背之宜。云在邑

者，民之所聚即爲邑。故十室、千室皆曰「邑」，猶今之村落，然不必定在都邑。《孟子》之言自以五畝爲一宅，非二畝半之謂。此宅雖亦可名「廬」，要與國中市廬無涉，更非中田之廬可比。廬在田中者，猶今人田間草舍，不必在公田中，亦必無二畝半之廣。《甫田》正義曰：「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注《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

舍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承琪案：一井八家，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之說，其誤實始於《韓詩外傳》，並引《詩》「中田有廬」爲證。班《志》特承韓而誤耳。

「疆場有瓜，是剥是菹」，傳：「剥瓜爲菹也。」箋云：「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剥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承琪案：《周禮·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貢非即稅乎？何元子又疑七菹無瓜。然天子庶羞百二十品，七菹何足以盡之？正義云《場人》祭祀，共其果蓏，是祭祀

有瓜菹矣。《籩人》豆實無瓜菹，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何氏《古義》曰：「鄭以『清酒』爲玄酒。《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蓋第設之而不用，與此無涉也。」承琪案：何說非是。《禮運》又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與此詩「祭以清酒」在「執其鸞刀」之上正同。彼注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云云。蓋玄酒是水，言以祭者，即《周禮·大祝》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也。亦未始非祭事所用，不得謂與祭無涉。箋分別「清」爲「玄酒」，「酒」爲「鬱鬯、五齊、三酒」，皆據三禮爲言，正義申之詳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小雅甫田之什

涇 胡承珙

甫 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薺》、《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序》專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

此「古」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哉？「承珙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今者甚多，即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即以爲某王之盛時，亦未敢即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辨》也。然《荀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注：「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矣。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甫，

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珙案：「倬」本兼「明」「大」二義，故《棫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合二義言之。《桑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雲漢》「倬彼雲漢」箋云：「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蓋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

「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日箋》曰：「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臆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考》方氏曰：「九一、什一，句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

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珙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洫之法，亦可爲十夫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税法，實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人。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

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珙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歆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

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左氏說，共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共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珙案：毛以「方」爲「迎四方氣於郊」。考《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即迎氣之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祇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每以

「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既立爲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承珙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珙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壇而樹

① 「是」下，阮校本《毛詩正義》有「一」字。

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既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次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即合一歲之方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

擊鼓」耳。鄭以一章而畫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詁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當爲『饗』。饗，饗，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珙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取曰「攘」，施之於此已爲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爲「攘臂」，「左右」爲「左右手」，此本《六書故》「攘」爲「捋袂出臂」之說。戴氏《詩考正》從之。《說文》：「攘，

援臂也。」此即「攘臂」之字。然攘臂取食，又何須左右並舉也？孔奭軒據《曲禮》注「攘，古「讓」字」，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與否也。但此承「田峻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食，雖可知民俗之美，不足見上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却也。謂田峻之官却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此說近之。毛於此無傳者，《出車》「獫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爲從者之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大田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

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案：今《方言》無此文。承珙案：鄭云「俶」讀爲「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禮》古文「熾」爲「載」，今文或作「植」，是讀「俶」曰「熾」，猶讀「俶」曰「植」也。「植」又爲「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作「穀梁寘」，《論衡》，見《案書》篇。亦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載」讀爲「栽」者，以「栽」亦

「植」也，與「俶」義複，故云「讀爲『菑栗』之『菑』」。正義引《弓人》「菑栗」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菑」爲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引《韓詩》亦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曰「田一歲曰菑」。

「既方既皁」，傳：「實未堅者曰皁。」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稽古編》曰：「方、皁、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畝」，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

然則此詩之「方皁」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皁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承珙案：「皁」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蓋杼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皁」，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皁」。《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此「草」省作「皁」。物」，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閒柞實爲皁斗，其實栗亦爲皁物。則賈疏以柞實染皁爲名，非矣。此詩「既方」爲「孚甲始生而未合」，則「既皁」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皁」音同「造」，轉訓爲「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莠，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莠。重文作稂。」「莠，

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莠。《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珙案：《說文》「禾粟之采」，當從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不實者，則此經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有秀而不實之稂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謂禾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答問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

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狗尾異。《大田》「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稂莠一類，惟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承珙謂：毛傳兩言「稂，童梁」，又言「莠似苗」，《說文》「莠」「莠」二篆相次，蓋莠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粟爲言，則莠莠自是禾粟間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以浮秕，致生稂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餼不過稂莠」，亦對食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梁」列爲二草。又莠名「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專名。其狼尾名「莠」，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祖有神，^①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珙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若水已移書誚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解經之精，與後世備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羸蟲，《爾雅翼》以

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承珙案：「卜」訓「報」者，《白虎通義·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阮氏《校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

①「祖」，原作「租」，據《續經解》本、廣雅本及下文改。

當作「祁祁」，是也。又云：傳「雲興貌」，段玉裁從《顏氏家訓》、定本、《集注》作「陰雲貌」。又云：「此經本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爲當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段玉裁云：《說文》『淒，雨雲起也。』『淒，雨雲兒。』『雨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淒淒淒』也。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雨隨之下，所謂『興雲祁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訓皆失之。《呂氏春秋·務本論》、《漢書·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興雲』。《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後人以顏說改之耳。」承珙案：顏作「興雨」，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本非無據。李善《文選》注引《毛詩》，亦作「興雨」。即《鹽鐵論·水旱》篇、《左雄傳》之「興雨」，亦未必

盡由追改。或原有兩本，引者各從其家耳。若以經文、傳文核之，則「淒」與「淒淒」已是雲貌，誠如顏說，何勞復言「興雲」？且下文雨公及私正形容雨之徐，若作「興雲」亦於文義不貫。《文選》張景陽《雜詩》：「淒風起東谷，有淒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此正用毛傳以「淒」爲「雲興貌」。傳既以「淒」爲「雲興」，則其下經文必不作「興雲」可知。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明以「祁祁」屬「雨」，知鄭所見《毛詩》必作「興雨」。即《呂覽》本作「興雨祁祁」，《經義雜記》據王氏《詩考》引《呂覽》作「興雲」，然高誘注云：「陰陽和，時雨祁祁，不暴疾。」語與箋略同，知其本亦當作「興雨」也。盧召弓曰：「近人頗疑雨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萍號起雨』，『起』即『興』也。」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箋云：「其民之

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承琪案：此詩言「公田」，《周頌·噫嘻》言「駿發爾私」，是周有公田之明證。《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者，蓋承上文龍子「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之言。貢法，民田五十畝，而以五畝之人爲上貢，故不制公田。《夏小正》：「初服于公田。」解者以「公田」爲「君田」，即藉田也。初服者，謂庶人終于千畝。此說近之。故惟助爲有公田者，對貢法言之。若徹法，制公田正與助同，故《孟子》即引《大田》之詩以證雖周亦助。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又《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人而不收餘畝之稅」。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箋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謂稅其一夫之地，是明有公田百畝矣。或謂殷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夫百畝之田，雨澤均被，何由區別？而詩乃先公後私，言之鑿鑿，不幾成虛語乎？

「彼有不穫穧」，承琪案：篇中「穧」字不同。次章「無害我田穧」，此「穧」字當從《韓詩》「幼稼」見《閼宮》釋文。及《說文》「幼禾」之訓，謂禾之初生而未壯實者，故蟲喜食之。正義與「穧」對言，則謂是晚種之「穧」。蟲不應專食晚種者，故「穧」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穫」之「穧」，則《閼宮》傳所云「後種曰穧」者。蓋以晚種後熟，不暇收穫，事或有之耳。

「此有不斂穧」，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

筭，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筭」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穡。」是也。定本、《集注》「穡」作「積」。《稽古編》云：「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筭』亦音『穡』。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穡」作「積」，董以爲「穡」作「筭」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真也。」承珙案：鄭注《聘禮》以「筭」爲「穡」名，不過比方其事，本非謂「筭」字同「穡」。又注《周禮·掌客》云「筭」讀爲「棟栢」之「栢」，謂一穡也。是「筭」「穡」同義不同音，無由借「筭」爲「穡」。阮氏《校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穡」，「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穡」爲「穡」也」。此說近之。

「來方裡祀，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

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承珙案：正義述毛，既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又謂毛意以「四方」非望祀，非五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即如《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騂黑無方色之別。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食之餘，方且以裡祀爲事，而或以騂或以黑焉。裡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耳。」此說近之。

瞻彼洛矣

《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

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承珙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子至止」、《采芣》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而此不言者，殆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者，以「韎韐」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此蓋本三家之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服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此或即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茨」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承珙案：傳意明以洛水之漑浸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申不誤。但下文「君子」即明王，「福祿」即恩澤，箋不當屬之諸侯世子耳。此「洛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渭洛」證之，是矣。宋王安石始以爲豫州之滎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厚《詩地理考》云：「此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魏黃初元年，詔稱漢以火德忌水，去「水」爲「雒」，魏爲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淆亂。」承珙謂：《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

據《水經注》引闕駟以爲即洛水，然禹時未必有「洛」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毛詩·正月》傳以宗周爲鎬京，此云「宗周漑浸水」，則其爲雍州之洛甚明。《漢書·匈奴傳》：「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亦即宗周之洛水也。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段氏《儀禮漢讀考》曰：

傳當云：「韎者，茅蒐染韋也。一人曰韎。句。韐，所以代韠也。」箋當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譌舛不可讀。王氏《經義述聞》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

以染韋一人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人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人」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人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既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珙案：王說是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承珙案：傳意似當以「韎韐」爲天子之戎服。《候人》傳：「芾，韠也。」此云「韐，所以代韠也」，蓋以「芾韠」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韎韐代之，不應專指士而言。鄭箋泥於《禮經》「士服韎韐」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

六軍而出。夫世子未命，即使服士服而來，然既任出征之事，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

士服以出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故後儒

多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韁之跗注」，以為軍中上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韎韁。承珙謂：次章「韠琫有珌」，毛傳通言天子至士琫珌之飾，則此章當亦通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韠，其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

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案，首章箋方云未遇爵命，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皆承「君子至止」之下，而一未受爵，一又受爵，殊相矛盾。陳氏《稽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韎韁之跗注」皆非韠，不得牽合

韎韁為一事。然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韁為弁，又以為衣裳，韁既所以代韠，則以韎韁為之可知。《司服》注又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西京賦》云：「武士

赫怒，緹衣韎韁。」此亦可見古人以韎韁為戎服，不當專為士之祭服矣。

「韠琫有珌」，傳：「韠，容刀韠也。琫，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韠」，猶今之言「鞘」。以《公劉》「韠琫容刀」，故知韠，容刀韠也。《公劉》傳曰「琫，上飾。韠，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韠之體，故言「韠，下飾」也。」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韠，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曰「珌」。承珙案：琫當以《釋名》所言「室口之飾」為正。《詩》每「韠琫」連文，若係刀把，與韠何涉？《小爾雅》：「韠，珌，韠之飾也。」此解為正。「有」讀為「又」，言有韠有琫又有珌也。《公劉》傳：「下曰韠，上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韠，下飾。珌，飾貌。」非也。韠不可言

「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珙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並不言「飾」，可見「鞞」爲刀室，「琫」乃所以飾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皆非是。《左傳》「藻率鞞鞞」，「鞞」即「琫」也，《集韻》：「琫」或作「鞞」。此亦「鞞琫」連文，而不及「琫」，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鞞，刀削上飾。鞞，佩刀下飾。」殊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

傳又云：「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璆琫而鏐，大夫鏐琫而鏐，士琫琫而珌。」此據正義本，與《釋文》、定本、《集注》不同。正義曰：

「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

同，言尊卑之差也。」《說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云：「毛傳：『天子以珌。』《說文》：『珌，蜃甲。天子玉琫而珌。』此當云『天子以珌，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文》：「琫，蜃屬。《禮》，佩刀，士琫琫而珌。」「璆，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璆琫而璆。」段云：「天子玉琫珌，備物也。諸侯璆琫璆，讓於天子也。璆，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鏐琫璆，銀上金下也。士琫琫珌。珌有『玉珌』之稱，貴於琫。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珙案：此傳所言雖不著所出，然《說文》於「琫」、「珌」、「璆」下皆引《禮》云云，則毛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珌」下云「天子以玉」者，因珌有「玉

珽」之稱，「以玉」猶言「以珽」，未必淺人妄改「諸侯」爲「天子」也。然玉珽珽珽，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子珽珽異物」耳。若諸侯邊珽邊珽，黃金謂之邊，其美者謂之鏐，是諸侯珽珽同以金爲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傳》「珽珽珽珽」，「珽」與「邊」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孟康云：「珽，玉名。」非是。大夫則皆以鏐爲之，士皆以珽爲之。《說文》「諸侯珽珽，士珽珽」，恐是傳寫之誤。定本、《集注》作「諸侯珽珽，大夫鏐珽」，皆非也。

裳裳者華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

《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蓋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援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君子內脩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潏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儻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是仍不能外《序》以爲說矣。

「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帛也。从巾，尚聲。」是「裳」本作「常」。下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即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雅》詠常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並無言常棣華黃者。此詩既以其華爲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疊言「常常」之

理。恐仍以毛訓「堂堂」爲正。」承珙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即釋此詩之「裳裳」，或所見《詩》本有作「常常」者耳。

「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傳：「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呂記》引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承珙案：細繹經文，實不同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湑兮之葉」當喻世類之絪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

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其華黃，葉似苜蓿。』邢昺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珙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芸」爲「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苕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苕，陵苕，將落則黃。」《爾雅》：「苕，陵苕。黃華蓂，白華芡。」舍人、孫炎皆以「黃」「白」爲苕華色異之名。此詩三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即陵苕。但毛以此「芸」爲「黃盛」而彼爲「將落」者，「芸」爲黃之極盛，盛極則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

興，義相成耳。

「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宣十五年《左傳正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似為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為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大雅》又引鄭《箴膏肓》：「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有功特命則得世位也。」毛傳但言世祿，此箋云守先人之祿位，則兼「位」言之。正義謂士乘兩馬，經云「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故并位言之，義自可通。但此「乘駱」直承「之子」文來，即謂「之子」當乘四馬耳。箋以此「之子」為明王，「乘駱」為賢者之子孫，兩句

之中文義隔絕，非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案：《荀子·不苟篇》引此詩而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①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

① 「捧」，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韓詩外傳》作「奉」。

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即《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文》篇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韓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喪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味鑿空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稽古編》曰：「以『似』爲『嗣』，《詩》之恒訓。《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

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承珙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即有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非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爲類其先人，古說自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者多以爲斷章。今案：祁奚舉其子午，使代己爲中軍尉，又舉羊舌赤爲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同爲「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舉其類。」「類」即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專就舉子言之，亦無不可，不必以爲斷章也。

桑扈

《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

下，動無禮文焉。」李氏《集解》曰：「此詩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云：「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燕同姓如此，則燕群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范氏《補傳》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于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

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承珙案：二條可作讀《詩序》者之總論。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正義引孫毓述毛，謂天子以至庶人皆有所樂，是樂之大者。承珙案：賈誼《新書·禮》篇云：「胥者，相也。祜，大福也。」此釋「樂胥」，與毛義同。箋於《大雅·韓奕》「侯氏燕胥」、《魯頌·有騶》「于胥樂兮」並訓「胥」爲「皆」，而獨于此讀「胥」爲「謂」，以爲有才知之名，義近迂曲。且此詩「樂胥」即《有騶》之「胥樂」，文法倒裝，古人往往有之，無容易傳。

「之屏之翰」，傳：「翰，幹。」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

土者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爲喻。「承珙案：《爾雅》「楨、榦、儀、榦也。」此謂「榦」爲「榦」之假借。毛傳與《爾雅》同，皆所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榦、榦」，當引《釋詁》「楨、榦，榦也」，今本「楨」下脫「榦」字。惟《呂記》引正義「楨、榦，榦也」不誤。又正義引舍人注「榦所以當牆兩邊」，「榦」當作「榦」。《左傳》莊二十九、宣十一、成二。正義引皆作「榦」，邢疏引亦作「榦」。《詩》疏作「榦」，亦傳寫誤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乎？」承珙案：疏以「不

難」爲「畏難」，乃用鄭箋「難」字之解。然畏難而順，義殊不安。竊意毛傳「不難，難也」，未必如鄭以「自難」爲義。《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字本作「難」，傳當讀如「猗儺」之「儺」。《隰有萋楚》傳云：「猗儺，柔順貌。」則此「不戢」者，言民皆聚而歸之；「不儺」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既歸順，故受福多耳。古字「儺」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爲「儺」，鄭云字當作「難」，謂執兵以有難却也。故此箋亦以「難」爲「戒懼」之義，然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儺」，則上句必非「儺」字。今案：《說文》：「儺，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此當同今本《毛詩》作「不那」，傳寫誤作「不儺」。蓋「那」者，「奈何」之合聲。《左

傳「弃甲則那」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魍」若「那」。王氏《詩考》以「受福不讎」列爲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臧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不應互異。」

《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傲匪傲」，應邵曰：「言在位不傲訐、不倨傲也。」《論語》「惡微以爲知者」，《釋文》云：「微，鄭本作絞。」是「微」「絞」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傲」。毛公於此及《采芣》「彼交匪紆」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

之杜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證。成十四年《傳》作「彼交」，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應仲援說，爲「不傲訐」。師古改爲「傲倖」，非是。「承珙案：臧說是也。「匪」「彼」二字古雖通用，此詩義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與此詩四句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

鴛 鴦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承珙案：首章傳云：「大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時。」正與《序》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爲傳。若謂《序》

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爲《序》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毛西河《續詩傳鳥名》曰：「戢左翼」不可解。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况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柯者不可見，鴛鴦連蹠踠地而宿，皆首尾相並，有何正倒？况正

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此明可按者。」張蘆林曰：《廣雅》「戢，插也」，原自明白。承珙案：「戢」「捷」雙聲，「捷」有「插」訓。毛氏引《廬人》注「矜所捷也」爲證，是已。今本《釋文》引《韓詩》「捷其喙」，不誤。《稽古編》謂當從《玉海》作「捷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捷其喙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寒上距，鴨寒下喙。」每見鳬鶩之屬，亦有捷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

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校勘記》據《釋文》「摧」下云「芻也」，是其本「莖」作「芻」，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莖字」，所以申「摧」得訓爲「芻」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摧，挫也』。箋當作『挫，今莖字也』。挫者，毛時『莖』字。此毛謂『摧』即『挫』之假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莖字。』今本箋『挫』或作『摧』，非。」陳碩甫曰：「正義本毛傳：『摧，莖也。』《釋文》本作『摧，芻也』，引《韓詩》云：『莖，委也。』是《毛詩》作『摧』訓『芻』，謂『摧』即『芻』之假借字。《韓詩》作『莖』訓『委』，『委』即『莖』字。《說文》：『莖，斬芻。』韓、毛字異

而義同。箋云：『摧，今莖字也。』鄭用韓說，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摧，芻』爲正。」承珙案：細繹傳箋，仍以正義爲是。「摧」「莖」爲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摧」，《韓詩》今文作「莖」。毛傳「摧，莖」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故申之曰「摧，今莖字也」。《韓詩》「莖，委也」，乃以「委」訓「莖」耳。《釋文》以毛本作「芻」，所見不同，未必果是。

陳碩甫曰：「各本傳作『秣，粟也』，《釋文》本作『秣，穀馬也』，亦當依《釋文》本爲正。《漢廣》言秣其馬傳曰：『秣，養也。』又《雲漢》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凡言『秣』者，皆謂以穀食馬，不謂『秣』爲『粟』矣。箋云：『有事，乃予之穀。』是鄭所據亦作『穀馬』。毛傳『摧秣』即《周禮》之『芻秣』也。」承珙案：秣，《說文》作「𪔐」，云

「食馬穀也」。秣，本以粟食馬之名，因而食馬之粟即謂之「秣」，古訓詁本多此例。韋昭注《吳語》云：「秣，粟也。」正用毛傳。《釋文》於《大雅·雲漢》、《禮記·少儀》皆云：「秣，穀馬也。」此殆陸氏自爲訓釋，未必傳文作「穀馬」也。

頍 弁

《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案：鄭箋謂王服皮弁，宜以宴而弗爲，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姓之事。蓋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燕射之禮，鄭箋謂是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所與沈酗昵

近者皆小人，而於宗族骨肉之間或反多猜忌，致有離心。故《頍弁》序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爲一宴而已。不能宴樂，亦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幾相背謬乎？《五禮通考》方氏曰：「《詩》曰『爾酒』、『爾肴』，曰『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乎？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乃知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成懽。故詩人傷心於「集霰」，以著「交瘡」之漸，迨「胥遠」、「胥傲」，斯《角弓》興悲，而《葛藟》有「終遠」之誚，《杕杜》抱「獨行」之感焉。《詩》表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爲不合族者示戒，《頍弁》之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也。」

嚴《緝》云：「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王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芣》之類。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之類。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

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承珙案：此條亦可爲讀《詩》序者之通論。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承珙案：正義述毛取興之意，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引《左傳》「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穀梁傳》「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爲證，是也。鄭箋即以「皮弁」爲王燕服，近於賦矣。亦未始不可因以爲興，此在《詩》中別一興例。如《鴛鴦》箋

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亦別一例。若竟以「頰弁」爲賦，則弁之在首，尚何待言？而三章曰「實維在首」，成何語乎？正義申箋，謂天子燕服有二，燕群臣用玄冠，燕同姓用皮弁。引《賓之初筵》箋，謂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此詩三章言「兄弟甥舅」，似不止於同姓。然《賓之初筵》箋云：「王與族人以異姓爲賓。」此「甥舅」當亦指異姓之爲賓者。是則二詩雖及異姓，皆以族燕爲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兄弟昏姻」，亦兼異姓爲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傳》因「甥舅」句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

《呂記》引董氏曰：「頰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頰弁無筭者著，頰圍髮際，結

項中，隅四綴。則有筭者亦以固頰。」承琪案：此用《儀禮》鄭注爲說。毛傳但云：

「頰，弁貌。」初不以「頰」爲支弁之物。《說文》：「頰，舉頭也。从頁，支聲。《詩》曰：

『有頰者弁。』蓋「頰」爲「舉頭貌」，弁著於首，故亦可言「頰」，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冠缺頰」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下文曰「著頰」，曰「固頰」，曰「頰象」，則是以「頰」爲固冠之物，而非爲弁貌。段氏《儀禮漢讀考》疑其出三家《詩》。然詩中如「有芄者狐」、「有苑者柳」之類皆形容之詞，則此「有頰」亦當以傳云「弁貌」者爲正。張氏彩云：「許氏曰『頰』即古『規』字。規爲員者，弁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頰」即「規」字，惟「簪」下云：「小頭簪也。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頰」，《隸釋》載《張表碑》即以「頰」爲

「規槩」字。張氏殆誤記耳。但其以「頰」爲弁圓之貌，則與《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扑」、《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者形狀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珙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義，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既云：「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文義重複，非鄭意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蔦，寄生也。」案：《爾雅》「寓木，宛童」，在《釋木》。《說文》則云：「蔦，寄生艸也。」或从木作「槁」。蓋寄生雖生於木，其質則草，故字從草亦從木。《廣雅·釋草》既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槁也」。《本

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藥故耳。陶隱居云：「《詩》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

「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承珙案：《爾雅》以「女蘿」爲菟絲，而不言松蘿。《廣雅》以「女蘿」爲松蘿，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蘿以釋《詩》之「女蘿」，則菟絲、松蘿當爲一物。自陸《疏》分析爲二，後儒多從其說者，蓋以《神農本草》菟絲列上品，松蘿列中品故耳。然本經松蘿一名「女蘿」，《御覽》引吳普云：「菟絲，一名松蘿。」

則輾轉通名，仍爲一物可知。《呂氏春秋·精通》篇云：「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淮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云：「茯苓掘，菟絲死。」然則菟絲爲茯苓之蔓施于松上，故又謂之「松蘿」。王逸注《楚辭·九歌》云：「女蘿，菟絲也。」高誘注《呂覽》、《淮南》亦云：「菟絲一名女蘿。皆用《爾雅》。」毛公因《詩》言女蘿施松柏，故又合松蘿以釋之。陸璣乃云「女蘿，今菟絲，非松蘿」，雖駁傳文，而實與經文相違戾。正義反以爲當然，誤矣。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

也。」段氏《詩小學》曰：「『暴』當作『黍』。《爾雅》作『消雪』，《說文》作『稷雪』。此『暴』字必『黍』之譌。『如黍』、『如稷』皆言其形也。『消雪』當作『屑雪』。」承珙案：此泥於「暴」爲「大」義，霰雪未可爲大耳。《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犬从艸暴出逐人也。」「猝」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也。」凡卒然者謂之「暴」，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暴雪」，正謂將有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固非以暴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黍」。《爾雅》「雨霓爲霄雪」，與《說文》同，「霄」通作「消」，亦非「屑」字之誤。《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霰，英也。」《文選·雪賦》注引同。沈約云：「花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今案：雪之成花當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

同，韓義不如毛審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正義曰：「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大招》引《詩》「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亦以「樂酒」爲自飲。然繹箋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謂王不知孤危將亡，且飲酒爲一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而已。疏謂以己酒當王燕禮，非是。嚴《緝》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

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豈真望王宴樂之哉！見，即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相語，非也。」郝仲輿云：「今夕何夕，死喪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懽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案：二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車 牽

《序》云：「《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朱氏《解頤》以此爲燕樂新

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詞。」按：章末曰「覲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即新昏之人也。」何氏《古義》曰：「《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邪？」朱氏《通義》曰：「西亭王孫亦疑及此，然《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共承宗廟社稷，必與士庶家不同。」承珙案：諸說反覆駁難，皆過於坐實詩詞耳。《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首章即云「思變季女逝兮」，是全篇皆虛擬之詞，並無其人其事，正與《陳風·東門之池》一例。「式燕且喜」、「式燕且譽」與「韓姑燕譽」同，本非謂新昏燕飲。「式歌且舞」與「可以晤歌」同，亦非謂新昏樂歌。至「酒殽飲食」，乃是興詞，總極言思賢女之切，得賢女之樂。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矣。詩人微

婉之旨，烏可以刻舟膠柱之見言之哉？

「閒關車之輦兮」，傳：「輿也。閒關，設輦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輦，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輦，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爲關，即門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閒而不得脫，是謂閒關。下文言「輦」是也。」承珙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輶，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爲鍵，亦爲穿。輦者，以鐵關穿軸端而制轂，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閒關」。箋云「嚴車設其輦」，「嚴」謂鍵制其車，正閒關之義也。諸書言「閒關」者，如《王莽傳》「閒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彧

傳《論》所言「閒關」，注皆以爲「展轉崎嶇」之意，與「設輦艱阻爲閒關」義亦相近。董氏以「閒關」爲「車行聲」，古人無此語也。

《稽古編》曰：「《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年。以「輦」爲「轄」。二字並見《說文》。「輦」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𨾏省聲。𨾏，古文「𨾏」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既爲「車聲」，又兼「輦」義，故字亦作「轄」。承珙案：晉灼《漢書》注云：「輦，古「轄」字。」然二字音義雖同，在《說文》則「軸耑鍵」爲「輦」之本義，「車聲」爲「轄」之本義。其云「轄，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傳云「脂輦其車」，此傳云「設輦」，則但取軸耑著鍵以爲將行之意，不必牽及車聲矣。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大全》：輦，介二反。則依「逝」爲叶。章當三

轉韻。《六帖》：逝，石列反，音舌。則依「輦」爲叶。「輦」、「逝」、「渴」、「括」俱入聲，上四句一韻。愚按，此章「逝」字當與《抑》詩「言不可逝」同叶，《六帖》說可從。承珙案：《集韻》「逝」亦有食列一切，云「往也」。然《泉水》「載脂載輦」與「邁」、「衛」、「害」去入爲韻，與此詩「輦」與「逝」、「渴」、「括」去入爲韻正同，不必改讀「逝」爲石列反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珙案：思樂新昏，無端而牽入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此說亦未必然。《關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即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白虎通

義·嫁娶》篇云：「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猶云「嘉耦」，思賢女之切而爲王謙辭，與三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義甚明，不煩曲說。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案：毛意謂「依」與「猗」同。《淇澳》傳：「猗猗，美盛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是「猗」與「依」聲義皆同，單言疊言，意亦相近。故傳又以此「依」爲「茂木貌」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人，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承珙案：箋意以「女」爲諸大夫相爾汝。然依其說，則似以「雖無

德」爲句，下六字爲句，按之經文及韻，實不相合。《呂記》從鄭。嚴《緝》亦同而小變之，謂「賢女雖無恩德及汝」，說尤迂曲。上文方言令德來教，何忽云無德？且賢女配王，亦何用言無德及諸大夫邪？李氏《集解》曰：「此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蓋言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燕樂之，猶勝於嬖后也。」此用歐陽《本義》之說。夫方思賢女，何又云「無」？且既無賢女，則與王燕樂者又是何等之女？種種支離，不可究詰。惟姜氏《廣義》曰：「此章正其令德之實，言得此令德之碩女，即如一飲一食，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恩德與女，女欣喜歌舞不置，貞靜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無媿。德，以接遇之禮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歌舞，感德之謂也。」承珙

謂：姜說以「女」指季女，「無德」屬王言，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興詞，言碩女之德如是，不比褒姒之嫉妬讒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猶之無旨酒嘉穀，而亦式飲式食也。姜氏釋上四句尚近於泥。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的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輪寫而無所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

有其道，如斧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珙案：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此說較箋「去蔽」之說爲勝。至詩中「爾」字，箋皆指王，亦以陳氏即指季女者爲順。我者，詩人自我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群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歐陽《本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輦」也。」承珙案：後儒多用此說以易箋疏。今考《禮記·表記》、《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南假子」、

徐幹《中論》皆引此詩，雖所喻不同，然按之詩詞，「高山」、「景行」自即以喻賢女，「仰止」、「行止」極致其思慕之意。若如箋疏謂賢女既進，庶王能仰慕，則法乎古人，未免多一轉折矣。至「四牡」二句爲往迎賢女，正與「車輦」爲首尾之詞，於上下皆順，亦較箋疏之說爲優。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見於《車輦》，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博考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殊未聞有訓「慕」者。」承珙案：宋韋居安《梅磎詩話》：「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

「景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叩其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之，真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名字以「景」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谷、樓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颯改字景劉，說云，颯本字大之，因閱《南史》劉颯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此則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稱「愷景仰前修」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珙謂：此未可以證詩，詩人自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詔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驥，今吾

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此語正用《詩》意。其他以「景」爲慕者，或「景」字古亦有此訓，要於《詩》無涉耳。

《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正義曰：「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據此，是正義本二「止」字俱作「之」。《釋文》本「仰止」作「止」，或作「之」。下句不言者，自本作「行之」耳。《表記》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引《詩》上作「止」下作「之」正合。即《說文》「印」下引《詩》，亦作「印止」。則正義所據兩「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

「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承珙案：此詩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詩》箋，其所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自不當有「怨」義。《韓詩》作『以愠我心』，云：『愠，恚也。』則「新昏」似指褒姒。二者當各從其家。《說文》：『慰，安也。』即本毛訓。其「一曰恚怒也」，乃別一

義。然揆之經文，上章「覲爾心寫」、此章「覲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樂恨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青 蠅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飲光引《國語》史伯曰：『夫號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剗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爲天子宜曰被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承珙案：田閒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爲事與《詩》合。然讒人罔極，內而

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即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棘」爲九棘，「榛」爲婦贄，次章刺號石父，卒章刺褒姒，此何氏之說。則鑿矣。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考，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爲然。竊意毛傳篇次，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爲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誤「衛」音爲「魏」耳。」承珙案：《困學紀聞》已言及此。何氏謂衛武之誤，雖想當然，亦似有理。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榮省聲。」《詩》曰：「營營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爰部》、《睚部》所引，

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蠅集于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承珙案：《詩》中言「止」者，如「交交黃鳥，止于棘」、「緜蠻黃鳥，止于邱阿」之類，毛傳皆以爲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三章傳：「榛，所以爲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蓋青蠅逐臭，藩籬之間穢惡所聚。毛意但以此爲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漸至于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汙下，必信讒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人，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按《左傳》『成凱悌也』之文，襄十四年。則陳氏說長。」

賓之初筵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秦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侍酒於王，見同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宜出也。若飲酒悔

過，則自爲主，不應轉咎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人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珙案：二說蓋欲通毛、韓兩家之郵，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爲譎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屢舞」、「號呶」、「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容盡致。玩繹全詩，仍當以毛《序》爲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

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

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述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烝衍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爲長。承琪案：毛云「有燕射之禮」，並非專指燕禮之射也。考射禮見於《周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然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

之燕射。毛於「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蓋毛亦以首章前八句爲大射之燕，後六句爲既燕而射。次章「烝衍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即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爲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又「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皆引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食、蒞豆也。何氏《古義》曰：「烝衍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即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爲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

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如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宋儒謂次章爲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爲大射，次章明有「烝衍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爲燕射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正義申毛云：「《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

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中鄭云：「按《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呂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于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

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西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束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珙案：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侯，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侯而唯棲鵠。殊不知大射之脫束繫綱，本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云：

「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稽古編》曰：「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蓋二字誤倒久矣。」承珙案：陳說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正義云「求不飲女之爵」，固即《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借此以勸飲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載手仇，室人人又」，傳：「手，取也。」

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承琪案：此疏申毛固爲明暢，然尚有未盡。傳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即謂之「手」。訓詁每有此例。古人謂「手弓」、「手劍」者，即「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

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觀下文「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

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珙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言飲彼不中？王肅所申似非經旨。考《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正義

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承珙案：此詩首、次兩章，毛、鄭雖皆爲陳古刺今，然毛以兩章或燕或射皆一時之事，鄭則首章爲祭前擇士之射，次章爲正祭，已非一時之事。而三章刺今，乃獨承次章而言祭後之燕，於義不安。正義以爲相爲首尾，非是。竊意兩「初筵」，乃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古專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僇僇」，《說文》：「娑，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婁舞娑娑。』」段注云：「古『此』聲『差』聲最近。《庸風》『玼兮玼兮』，或作『嗟兮嗟兮』。」承珙案：此許

所據或三家《詩》，借「娑」爲「傚」，「娑」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毛作「傚傚」。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作「屢舞傚傚」。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承珙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即引此詩，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恥，文義自明，無庸別解。

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又引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非立監史之意也。」諸說似於經傳爲合。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正義曰：「鄭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承珙案：上

文明言「彼醉不臧」，何得云未有醉惡之事？「式」字當從王作「用」。《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是王、徐述毛皆同。此承上文「不醉反恥」來，設爲監史禁戒旁人之詞。「無俾大怠」又即承上句來，言醉者以不醉爲恥。若復從而謂之以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呶，以至於大怠。蓋凡醉人最惡人言其沈酣，每至倚酒罵座，古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體物微至，亦所以使旁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入而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一層，以詩兩句爲二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記》引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謂』指未醉者言也。」

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無使爾身至于大怠。」戴氏《詩考正》又云：「『勿』有『沒』音，『沒』『勉』聲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當作『勿由』，後人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琪案：段據箋，知經作「勿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失箋旨。箋云「其所陳說」，「其」指醉者，下「無爲人說」乃戒時人。鄭意

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言，汝勿爲人述其言。其所言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以維持調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衆著耳。疏以「匪言」亦屬旁人，則不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

「由醉之言，俾出童叟」，傳：「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珙案：上文「勿言」、「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蓋爲人述其言，語人以其事，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是亦醉矣，尤不可以不戒。故箋云「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

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承珙案：箋言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而又以獻、酢、酬爲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通之。然經文「多又」明對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似較箋疏爲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

涇 胡承珙

小雅魚藻之什

魚 藻

《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案：此詩傳箋以「在藻」、「依蒲」爲魚之得所，興武王之時，民亦得所。歐陽《本義》、李黃《集解》及《埤雅》、《爾雅翼》皆從此義。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以藻蒲水淺爲魚之失所，以興幽王之民失所。然經文曰「在」曰「依」，似非失所之喻。蘇《傳》

又謂在藻之魚不知將爲人取，興王飲酒自樂，不知危亡。亦與經言「豈樂」、言「有那」者不合。惟從毛、鄭，則詞旨與《鴛鴦》相類，但陳古之美，而刺意皆在言外。《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此取其詩詞本言武王，故可用爲頌美耳。《隋書》：「煬帝見薛道衡《高祖頌》，以爲此《魚藻》之義。」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毛《序》之義者也。

「魚在在藻」，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又云：「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承珙案：傳於《鴛鴦》云：「興也。」箋申之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正義謂：「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

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準此，則此傳亦當言「興」。而不言者，毛意以經「魚在」、「王在」對文，恐人誤以魚興王，而不知魚之在藻乃萬物得所之實，爲王所以豈樂之由，文義相因，故不言「興」。箋謂以潛逃信著見，深得傳未言之意。後儒多謂以魚興王，誤矣。

「有頌其首」，傳：「頌，大首貌。」《釋文》：「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是毛、韓字同義異。正義引《釋詁》「墳，大也」，云「頌」與「墳」字異音義同。《書》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賁其首」。此即《爾雅》「墳，大也」注。樊所據必《齊》《魯》詩，又與毛字異而義同者。《說文》：「頌，大頭。」正用毛義。次章「有莘其尾」傳云：「莘，長貌。」《古樂府·白頭吟》「魚尾何萋萋」，當亦謂尾之長。「萋」「莘」一

聲之轉。毛於《螽斯》之「詵詵」、《皇皇者華》之「駉駉」、《桑柔》之「牲牲」，皆訓「衆多」，獨以此「莘」爲「長尾」者，自依《序》言物得其性，故當以大首長尾爲魚充肥之狀。《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萋」曰：「莘，衆多也」。此李善之誤以《韓詩》訓「頌」爲「衆」推之，或者彼「莘」亦訓爲「多」，李誤以韓爲毛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大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

從之可知，故云「大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葶苈之屬。」是也。其申鄭云：「以「菽」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大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大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承珙案：大牢具三牲，少牢兼羊豕，此注疏之大例。然古人或以大牢先牛，少牢先羊，即謂牛爲大牢，羊爲少牢。唐人牛僧孺、楊虞卿之謔亦有所本。傳既別言羊苦豕薇，而其上文曰「菽，所以芼大牢」，則「大牢」之專指牛明矣。箋云：「采其葉以爲藿。」段懋堂云「藿」當作「芼」，是也。承珙謂：正義引定本「三牲」下無「牛羊豕」字，亦疑有誤，當是「三牲」下無「羊豕芼」三字。箋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芼三牲，牛以

藿。」正所以申明傳文「菽，芼大牢」之說也。

「鬻沸檻泉，言采其芹」，傳：「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正義曰：「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承珙案：上章「菽」爲鉶羹之芼，此章「芹」爲加豆之菹。而傳於首章言興，乃即事爲興之例。正義以上類下，則次章傳意自當爲興，但所爲毛說仍是以興車服賞賜，與上章重複。今以《魯頌·泂水》例之：《泂水》云：「思樂泂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六句皆與此詩略同。彼傳云：「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

莜，言有法度也。」傳雖不明言「興」，然自是以「采芹」興「觀旂」。據彼申此，則此傳意當亦言泉水有芹可采，諸侯之來朝有文章法度可觀。諸侯有禮如此，而王乃侮慢之，可乎？王肅謂王者與諸侯作法，失經文「采其」、「觀其」相因為興之意，宜疏以為非毛旨也。

「載驂載駟」，鄭箋以「驂」為「驂乘」、「駟」為「四馬」。何氏《古義》云：「《禮記·注》：外駢曰驂。謂服外兩馬。」「此以「驂」駟」並言，四馬為駟，則兩服兩駢兼舉，不應重言兩駢，當是「驂乘」之「驂」。顏師古云：「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右。」「是以戎車則曰車右，餘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即三人為義。」承珙案：經以「載驂載駟」並言，不應一指三人，一指四馬。且詩中「兩驂如舞」，「駟驪是驂」之類，皆言驂馬，

未有言驂乘者。蘇《傳》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季氏《詩解頤》曰「自其服外兩驂而言」，曰「驂」，「并兩服而言」，曰「駟」。如此文義自明，無庸別解。

「君子所屆」，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承珙案：《釋文》云：「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據此，陸孔所見箋本不同。陸云皆以「王」字絕句，是六朝鄭學善本。箋意本以「驂駟」指諸侯而言。觀上文「旂」、「鸞」皆諸侯之物，則「驂駟」自當屬諸侯。箋云「驂乘乘四馬而往」，言「往」，亦必指諸侯往朝可知。下箋又總云服飾為君子法制之極，則絕

不以「驂駟」爲王所乘。孔據箋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因有「驂駟往迎諸侯」之說，於經文箋旨皆失之。《蓼蕭》：「既見君子，偉革冲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此因經言「燕笑」，故準《儀禮》知天子有迎賓之道，並非謂朝時王迎諸侯。惠氏《禮說》駁《采菽》正義，因并謂《蓼蕭》箋誤，非也。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戴氏《詩考正》曰：「鄭注《內則》云：『偃，行滕。』是『偃』與『行滕』爲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滕』者，行滕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偃』，《詩》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行滕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

歡，失之爲不敬。故《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韞也。解韞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承珙案：箋謂邪幅偃束其脛，自足至膝。《釋名》：「韞，末也，在脚末也。」據此，疑古人幅下至脛，韞上不至膝，幅在韞上，故見於外，不必解韞始露行滕。此詩並無燕飲之事，何得云跣韞故見邪幅邪？《內則》作「偃」者，自以「幅」有「偃」義，亦可名「偃」。《說文》：「徽，袞幅也。」此即謂《詩》之「邪幅」。其名「徽」雖不見所出，然《爾雅》：「徽，止也。」行滕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即傳「自偃束」之意也。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偃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勸學篇》：『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

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紆」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紆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紆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

《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承珙案：《韓詩外傳》四亦有此文，與《荀子》略同。其引《詩》作「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是《韓詩》以「交」爲「交接」之意。鄭箋蓋本《韓詩》爲說。然古人於通借之字，往往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敖」，《左傳》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似非誤「匪」爲「彼」。當時明於其義，雖字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即如此詩「平

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其實「便蕃」亦當同「平平」爲訓。觀服注《左傳》仍訓爲「辨治」，可知「便蕃」猶「平平」耳。古人文字參差變化，不主故常。毛公用其師說，即經字作「彼」，傳意亦當從「匪」，未必同鄭說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稽古編》曰襄十一年《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亦取遠人服從之義。承珙案：《荀子·儒效篇》云：「故明王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此毛訓「平平」爲「辯治」，乃用其師說。箋謂辯治屬國，

使得其所，亦與《荀子》釋《詩》言「上下之交」者合。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承珙案：今《尚書大傳》無「辯章百姓」之文，蓋有脫佚。服虔注《左》正用毛訓。《釋文》引《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訓雖與毛異，其字則「平」「便」本通。《爾雅》：「便便，辯也。」疑古本自作「平平」，荀、毛蓋皆用《雅》訓，今本作「便」者，同音假借耳。

「汎汎楊舟，紼纜維之」，傳：「紼，絳也。纜，綏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引孫炎注《爾雅》，以「絳」爲

「大索」；李巡注謂「絳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注「綏，繫也」。承珙案：《爾雅》「纜」作「縹」，「紼」「縹」皆繩索之名。《說文》：「紼，亂系也。」「絳，素屬。」段注以「系」爲「臬」之訛，「素」爲「索」之訛。然則「紼，絳也」者，當是以亂臬爲大索也。李巡、孫炎釋「縹，綏」之注不見，然「綏」本冠纓之垂者，引申之凡旌旗之垂者以及升車之繩、維舟之索皆得「綏」名。箋云以紼繫綏，則紼纜二物，繫以訓「維」甚明。郭注以「綏」爲「繫」，則是以紼而繫維之，似非古義。李善注《文選·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纜，繫也。」然《詩釋文》所引《韓詩》自作「纜，笮也」，與李、孫所云「戾竹爲索」者，雖釋「紼」釋「纜」不同，其爲索則一，《文選》注所引恐誤，不如陸氏之審。

傳以「維舟」喻維持諸侯。承珙案：下

文「葵之」謂明王揆度諸侯之功德，「臆之」謂明王厚賜諸侯之福祿，則「維之」自當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傳義爲允。且《序》主刺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箋增出諸侯以禮治民，於經、《序》皆無當。正義以下有「樂只君子」，故言諸侯治人以禮，殊爲曲說。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申毛，以爲明王之德至美。又云：「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承珙案：此與上「亦是率從」兩「亦」字，皆亦來朝之君子，言不獨君子來朝，其左右屬國見明王之福祿優饒游縱，亦既率從而亦復來至。蓋《序》以徵會信義爲辭，則所指本非一國，故

末二章又因君子來朝而推廣言之。箋訓「戾」爲「止」，謂安止於是，正申傳「戾，至」之義。如疏說，則易毛矣，恐於傳箋意皆不合。又案：《左傳》所引自係逸《詩》，全與此篇無涉。此篇承上文天子葵福祿臆，必不當繼之曰「聊以卒歲」。杜注以爲《小雅》，殆是誤記。彼疏以爲師讀有異，尤爲臆揣。此疏又云鄭約彼義，故與毛異，皆非也。

角 弓

《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當也。」李迂仲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群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棄其親

者，以好用羈故；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好用遠人故也。」范氏《補傳》曰：「《詩》不顯言讒佞，而《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當時，豈能知其故哉！」承珙案：疏順《序》文，故言不親九族，自好讒佞。李《解》以好讒佞爲不親九族之由，核之詩詞，未嘗明言讒佞，《序》蓋於詩外推原，當以李《解》爲是。

「駢駢角弓」，傳：「興也。駢駢，調利也。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釋文》：「駢，《說文》作「弭」，音火全反。」《稽古編》曰：「案，《說文》：「弭，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弭。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說文》：「解，用角低叩便也。从犴牛角。《詩》曰：「解解角弓。」息營切。」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弭」而誤引歟？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段氏《說文注》云：「此陸氏之誤。當云《說文》作「解」。「弭」自訓「角弓」，不訓

「弓調利」。」承珙案：《說文》引《詩》數見而字不同者，如「桃夭」、「彼姝」之類，往往多有。蓋其時三家具存，文字互異，許博采而存之。古本「弭」下或亦引《詩》，陸氏舉「解」遺「解」，是其疏也。今《詩》作「駢」，乃譌字耳。

「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正義曰：「此經兼言婚姻，箋通言骨肉者，以婚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承珙案：古人文詞寬緩，因言兄弟而連及婚姻，義自可通。然第三章專言兄弟，並不及婚姻。《序》曰「九族」、曰「骨肉」，亦絕不及戚黨。襄八年、昭二年《左傳》並有賦《角弓》事，皆取兄弟無遠。《漢書》杜鄴因王音前與王譚有隙，說音以《棠棣》、《角弓》

之詩。《三國》魏文帝《報曹植詔》云：「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是此詩主言兄弟，而連及昏姻者，似非以兄弟、昏姻並宜無遠。何氏《古義》以此爲刺幽王寵任昏姻而疏遠同姓之詩，謂：「《類弁》已爲幽王不親兄弟之明證，而《十月之交》所言皇父七子皆褒姒姻黨，《正月》又言『昏姻孔云』。《漢書》谷永上書云：『抑褒閭之亂，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皆可與此相證。『無胥遠矣』，言王者之視兄弟，不必與昏姻大相懸絕也。」此說以經證經，似較孔疏爲切。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正義曰：「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嚴《緝》云：「『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承琪案：嚴說是也。此「民」若泛指天下之人，與三章「此令兄弟」不貫。如嚴說謂王疏遠族人，故族人尤而效之。其中有令善之兄弟，尚能寬裕；有容其不善者，必至交相爲病。兩章文義相承，又與《序》「骨肉相怨」意合。四章「民之無良」，「後漢·章帝紀」及《說苑·建本》篇「民」俱作「人」，雖字本通用，然此詩之「民」固不得泛指下民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

之。」案：箋以「一方」爲「居一處」，《坊記》引此詩，鄭注亦云「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此蓋本之《韓詩》。《後漢·章帝紀》詔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注云：「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義見《韓詩》。」又《韓詩外傳》四引《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實「一方」不必謂「各居一處」。嚴《緝》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蓋謂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恕人，以致相怨，下文所以言「受爵不讓」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顏注云：「言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詳劉向之意，以詩「相怨」指朝廷之人，非謂下民。

顏注「一方」爲「方隅」之意。皆較箋說爲長。「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案：《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毛傳全取其說，其義古矣。若《韓詩外傳》所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此似以「亡」爲「忘」，謂至于己而忘之。解雖與毛異，義自可通。《坊

記》：「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①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注云：「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己。」此注亦與毛合。總之，毛、韓、鄭皆讀詩「己」字爲人己之「己」。宋人乃以爲已止之「已」，如《孟子》云「終亦必亡而已」者。夫以「亡而已」爲已斯亡，則是經文爲不辭矣。

「如食宜飪，如酌孔取」，傳：「飪，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正義曰：「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知二事也。」承珙

案：此「飪」與《常棣》飲酒之「飫」不同。彼當作「醢」，《說文》：「醢，私宴飲也。」《毛詩》作「飫」者，字之借。此乃「飫」之別體。《說文》：「饌，燕食也。」燕食謂安燕之食，安食則飽，故傳云：「飪，飽也。」許書「饌」下引《詩》「飲酒之饌」者，段注以爲說假借，是也。「宜飪」與「孔取」對文，箋以「孔」爲器，「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則「宜」亦有「度」意。蓋食量所飽，酌量所取，乃言敬老之正禮，杜鄴所謂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也。《釋文》云：「宜，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案：「儀」「宜」古字本通，訓「我」則非是。蘇氏《詩傳》說此章：「以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故告

①「上」，阮校本《禮記正義·坊記》作「位」。

之以食必以其宜爲飽之節，酌必以其孔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後儒多從之，以此爲終前章「不讓斯亡」之意，然與《序》「不親九族」之義如風馬牛矣。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援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正義曰：「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汪氏《異義》曰：「孫毓所難有理。孫既難鄭，必有易箋之文，而疏不載。後儒詮釋此經，皆以猱之升木、塗之附物，喻小人易於爲惡，王毋得

更教之。孫意當同此解。」承珙案：此章及上章語意皆一反一正相承，每上二句刺王，下二句告之以正。上章見王之侮慢老人，如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之年亦將老，故下言族食、族燕有宜，孔取之正禮。此章申第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毋」字貫二句，言毋教猱升木，毋以塗附塗，喻禁王毋以薄爲教，使小人相倣而爲惡。下二句承上言之，「黷猷」承「教」字，言君子有美道，則非如教猱之爲；「與屬」承「附」字，言小人所順從，則非如泥塗之附。如此詮釋似稍明順。姚氏《識名解》曰：「詩中『如』字明是以下句喻上句，蓋猱有升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此說於經文亦有理會，但教

猱已屬取喻，又以附塗爲喻中之喻，終有未協。不知上言「毋」，下言「如」，乃互文之例，上句亦含「如」義，下句亦含「毋」義也。

「雨雪漙漙，見晛日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漙漙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此箋以「雨雪」喻小人，蓋本《韓詩》及劉向之說。《韓詩外傳》四言范雎、魏牟等十子「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仁人「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則天下之害除，聖人之跡著。引《詩》曰：「雨雪漙漙，見晛聿消。」《釋文》：「見」，《韓詩》作「曠」，云：「曠，見日出也。」《玉海》引《韓詩》作「曠晛」。段氏《詩小學》云：「《說文》：曠，姓無雲也。晛，日見也。」《漢書》劉向亦云：「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漙漙，見晛聿消。」段云：「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見字不得訓爲「無雲」。依顏注，則劉向引《詩》「見」字作「曠」，正同《韓詩》。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此箋說所從出也。承珙案：《類弁》刺幽王不親九族，以「雨雪」喻王暴虐，疑此詩亦以雨雪之盛喻王惡。「晛，日氣」者，以比人之善。毛意蓋言人之爲惡雖甚，但欲爲善，則惡自消，如雨雪得日氣而消也。此似於經《序》義合。孔疏以箋說述毛，未必果得毛旨。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釋文》：「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正義謂毛無改字之理，「婁」

之爲「數」，乃常訓，因別爲毛說云：「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臧氏《經義雜記》曰：《荀子·非相篇》「莫肯下隧」楊注：「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隧』與『隨』聲同。」《毛詩》本出於荀卿，故鄭氏據之讀「遺」爲「隨」。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毛異耳。承珙案：《荀子》云：「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僭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瀟瀟，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段氏云：「宴然，當作『晏然』，

轉寫訛省耳。晏，同「曠」。然，同「覲」。《廣雅·釋詁》：「曠，然，煥也。」《玉篇》：《廣韻》皆云「覲」「然」二形同。俗本《荀子》依《詩》改「見覲」，宋本不誤。此之謂也。」詳《荀子》所言，皆驕慢之行，則引《詩》「下隧」正與「屢驕」相對。隧，通作「隊」。《儒效篇》「至共頭山隊」注云：「隊，讀爲『墜』。」《說文》：「隊，從高隊也。」「隕，下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隕，猶遺也。」《廣雅》：「遺，墮也。」是「隧」、「隊」、「隕」、「遺」數字聲同，皆「降下」之意。此詩謂王不親九族，其惡如雨雪之盛，但欲爲善則惡亦可消，無如其莫肯謙卑下降，惟用此居之不疑，數爲驕慢。毛雖無破字之理，然必用其師說，不當訓爲「遺去」。若「婁」之爲「數」，自可從王述毛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

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說似出於此。蘇《傳》云：「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呂記》、嚴《緝》皆從之，謂王視骨肉如夷狄然，是詩人之所憂也。此解似於經《序》尤合。

菀 柳

《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案：正義述毛、鄭，以此詩爲諸侯不朝王者所自作。後儒謂王雖不道，而臣子朝貢之禮自不可廢，如疏所云，疑于悖理傷教。不知此爲幽王暴虐，諸侯畏禍，不敢朝王。於是在王朝者作詩以著其事而原其情，故得列之於《雅》。其曰「予」者，蓋代諸

侯自予。《詩》中言「我」言「予」，多代述之辭。疏泥於「予」爲自言，故成語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不朝之意。」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療焉」云「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承珙案：此疏申傳甚當。經文二句直下，惟其王心變動，故無得自往近之，無得自取其病。兩章詞旨皆極明順。箋改「蹈」爲「悼」，以「上帝」二字一讀，音「逗」。爲呼而愬之，下「甚蹈」爲自言中心悼病，與《節南山》

「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同一讀法。鄭箋慣用此例，未免多作轉折。且謂「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自」爲「從」，語意亦不甚貫。

《國策·楚策》孫子謝春申君曰：「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四所載略同，其引《詩》作「上帝甚慆」。「蹈」「慆」形聲相近，是《韓詩》亦當爲「變動」，意與毛同。熊朋來《經說》云：「《國策》『上帝甚神』，古篆『申』字回轉，故譌爲『滔』字。此刺時君之詩，猶比之上帝，末章比之天，不忘敬上也。」承珙案：《荀子》謂「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則所引《詩》即作「甚神」，亦必非威靈可畏之謂。況《外傳》字又作「慆」，三占從二，當定「神」爲譌字。熊說轉以「神」誤爲「蹈」，非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正義述毛：「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承珙案：依傳「極，至」之訓，自當如疏所述。次章「邁」雖無傳，然《黍離》、《蟋蟀》、《東門之枌》傳皆訓「邁」爲「行」，則此亦當同。兩章「俾予靖之」皆代爲設言：王若使予治事，後日子將至止，予將行來，謂朝王也。末章「曷予靖之」乃正言以揭其畏禍之隱，與上二「靖之」相應，謂何嘗使予治事，徒居以凶危之地而已。此其所以不朝歟？箋意「凶矜」與「予極」、

「予邁」同類，則「俾予」、「曷予」文義反正不同，似不如傳義之協。

都人士

《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承珙案：據此箋，是《序》當作「周人刺服無常也」。故箋以「冠弁衣裳」總釋「服」字。正義云：「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又云：「此刺當時之服無常。」皆可證《序》「服」上無「衣」字。然各本皆有，其誤衍久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①取溫裕而已。」《稽古編》曰：「箋疏以「士」爲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稱，當矣。但此詩所謂「士」，大率主貴者言耳。民望之

目，充耳、垂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爲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諸侯使者草笠而至，貢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不應「士」偏指其賤。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長民者言，何不可哉？」承珙案：箋謂都人有士行者，本不專指庶民。觀下箋云：「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是明以「士」與「民」對。正

①「狐」，原作「孤」，據《續經解》本、廣雅本改。

義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此本鄭注《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禩近政化也。」賈疏云：「『士』下對『野人』，上對『大夫』，則此『士』所謂在朝之士，并在城郭士民知義禮者，總謂之爲『士』也。」此解甚是。《詩》疏泥於「臺笠緇撮」爲庶人之物，又以箋「取溫裕」謂非大蜡之服，故同犬羊之裘不裼。不知箋言「取溫裕」者，謂其衣服有常，無取華美，非不裼之謂，不得因是斷爲庶人。至「臺笠緇撮」箋云：「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此言儉而合於禮節，則陳氏據《郊特牲》、《玉藻》以爲貴者亦有時而服之，是也。若庶人，則臺笠等是其常服，何爲美其儉且節哉？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

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承珙案：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嚴《緝》引《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此即逸齋《詩補傳》之說。載氏《續詩記》謂綢所以約髮，其直垂下，與髮一色。方望溪本之，謂「綢」是以纚韜髮，引《檀弓》「綢練」、《爾雅》「素練綢杠」，證「綢」與「韜」同。言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承珙案：范逸齋謂髻如本髮，則於經

文當增「髻」字，故戴岷隱即以「綢」爲束髮之物。然古人用纒髻髮，男女皆然，不應專屬之都人之女。《爾雅翼》曰：「綢直如髮，言髮甚綢直也。」黃氏《通解》引「或說」，云「如」字當作「其」。皆近於改經從我。《毛詩寫官記》曰：「綢，絲也。綢之直，有如此髮者，倒句也。夫一髮也，而直者如綢，曲者如蠶，無所不善，故又曰「卷髮如蠶」。」承珙謂傳但云「密直如髮」，並不言「密直」爲何事，恐不同鄭箋以比「性」「行」。竊意經言其髮之密直如此，古文倒裝，故云其綢直者有如此之髮也。傳特順經文而釋之耳。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曰：「《淇奥》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

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①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承珙案：「實」雖非玉名，然如王肅以爲塞實其耳，則與「充耳」文複不辭。以《淇奥》傳準之，此傳或當如俗本作「琇實，美石也」。《詩》中如「瓊華」、「瓊英」、「瓊瑩」、「琇瑩」之類，皆於玉石名下連文以狀其美，疑此「琇實」正以狀琇，非狀充耳也。朱氏《通義》曰：「《詩》詁云「瑩，猶榮也，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實，謂玉之既成，如草木之實。皆可用之玉也。」此說有理，可補注、疏所未及。」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

①「瑱」，原作「填」，據《續經解》本改。

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其申鄭云：「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承珙案：《左傳》以鞶、厲、游、纓與帶、裳、幅、舄並言，則鞶與帶爲二物，厲與鞶又爲二物。此傳以厲爲「帶之垂者」，明「厲」是垂帶之名，不得爲垂帶之貌。惟厲是帶之垂者，故帶亦通名「厲」。《方言》：「厲，謂之帶。」《廣雅》：「厲，帶也。」是也。厲與紳同，《玉藻》注亦云：「紳，帶之垂者也。」紳之義爲「重」爲「束」，又名「厲」者，當從鄭爲「裂」字之借。《說文》：「裂，繒餘也。」大帶以繒爲之，而垂其餘，故得「裂」名歟？經文「垂帶而厲」與「鞶琫有

琫」文法略同，言垂其帶而爲厲也。杜注《左傳》以「帶」爲「革帶」，「鞶」爲「大帶」，「厲」爲「大帶之垂者」。孔疏以：「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惟鄭玄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繫表表。」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裹書之物爲「表」，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繫」亦非囊也。若以「繫」爲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此疏力駁鄭注，與《詩》疏異，蓋各依注爲言耳。但杜以厲爲大帶之垂者，以鞶爲大帶，則非。古人衣服本有二帶。《儀禮》賈疏謂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鞶及佩。大帶以絲，《鳴鳩》「其帶伊絲」是也。「鞶」字從「革」當爲革帶。《白虎通義》云：

「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革帶雖揉皮極軟，不能挽結而下垂，故《通典》及《三禮圖》皆云「革帶鉤鑠」。然則「厲」自是大帶之垂者，不得以「鞶」「厲」連文，謂「鞶」爲大帶。若鄭注《內則》，乃一家之說。箋《詩》又因下言「如蠶」，故以上爲「如厲」。然毛意謂垂其帶而爲厲，文義自順，不必改「而」爲「如」也。

「髮則有旗」，傳：「旗，揚也。」箋云：

「旗，枝旗揚起也。」《爾雅翼》云：「禮，斂髮毋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鬢旁短者不可斂，則因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旗。』」先儒以爲旗，揚也。非故卷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承珙案：《淮南·脩務訓》本作「鼓舞」，高誘云：「一作『鄭舞』。」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旗之義。」承珙案：箋「枝旗」二字必有成文，未見所出。漢《安世房中

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文穎曰：「析羽爲旌，翠羽爲之也。」據此，疑「枝」與「支」同，亦旌旗旒縵之屬。「枝旗」猶言「金支翠旗」，故云「枝旗揚起」，謂髮之揚如枝旗也。

采 綠

《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李氏《集解》曰：「此錯會作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爲之說，以爲譏刺婦人不

當怨曠，何也？《稽古編》曰：「韞弓、綸繩，特設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興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永鑑。乃區區與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承琪案：箋泥於三章爲婦人欲從君子，故云「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然四章「其釣維何」緊承上文，而正義又云此「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於文義殊窒閼。其實此詩既刺時多怨曠，通篇皆代怨曠者之言。首次敘其憂思之情，三四述其宴昵之想，或本其在家之時，或設爲歸後之事，皆可，實不必如箋所言。但其體近於風而列之雅者，自以所刺者在致此怨曠之由耳。

「薄言歸沐」，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

曰：「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承琪案：末章「薄言觀者」，箋云：「釣必得魴鰕，魴鰕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此則以「言」爲「云」。一篇之中兩用「薄言」，不應異義。故「薄言歸沐」似即謂「薄云歸沐」。薄云者，語辭。庶幾其君子之歸，而沐以待之也。箋訓「言」爲「我」，恐非經旨。然三章「言韞其弓」、「言綸之繩」，箋以「言」爲婦人自我，則此章箋意亦當以「言」爲婦人自我，謂我將待君子之歸而沐焉。正義乃以爲我君子，則岐之又岐，并失箋旨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承琪案：箋說於經文增出「月」字。且《豳

風》有「三之日」、「四之日」，而不言五、六之日，此詩亦未言「之日」，何得釋爲「五月」、「六月」？正義謂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怨，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

此申傳意甚明。而又疑於「五日一御」爲諸侯御之日數，非庶人之禮，不知諸侯兩媵至嫡各有專稱，不得統名爲妾。則《內則》所云「妾未滿五十」者，當通乎大夫以下。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說是也。

嚴《緝》亦疑「五日」、「六日」爲時未久，故以爲新昏者之怨辭。郝仲輿本之，謂古者公旬不過三日。然即令踰三日至五、六日，亦不應遽以怨曠興刺。總之，「六日」祇爲過期之喻。孔疏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

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詳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

黍苗

《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傳》：『《采芣》，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按：《國語》注：『《采芣》，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是韋昭已有是說。」承珙案：《左傳》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賦《黍苗》。杜注亦云：「《黍苗》，美召伯勞來諸侯。」則此說或出三家。然述職勞諸侯，祇可施於《下泉》之卒章，此詩但言召伯營謝，勞來徒役，

並無述職勞諸侯之事。韋、杜之言實未可據。至《左傳》賦《詩》多祇取其詞，不盡拘作詩之旨。如范宣子之賦《黍苗》，意取晉侯憂勞魯國；而季武子之拜，即專以「陰雨膏黍」爲詞。又如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亦但取召伯之功以美趙武，皆不復論作詩之本旨。後儒必以爲此有美無刺，亦徒以其詞而已。韓氏怡曰：「十五國之風，或以采得之先後爲先後，容有作在先而采在後，以致時世失次者。《雅》在王朝，國史隨時編錄，世次必無錯亂，當與《瞻彼洛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應次《車攻》、《吉日》閒矣。《詩疑》云：行役無期，則興嗟怨曠。前列《采芣》，次以《黍苗》，則「膏雨」之義著矣。」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營謝轉餽之役，有

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正義以「車」爲「大車」，又引《秋官·罪隸》及《地官·牧人》證箋「牽傍牛」乃輓外輓牛人御之，不與將車者同。且云：「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各自別人。」承珙案：傳下四「者」字，則指人不指物之意已明。《荀子·富國篇》：「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楊注云：「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然則荀意亦以「任」、「輦」、「車」、「牛」皆指人言，明矣。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端。《孝

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承珙案：《爾雅·釋言》：「弇，同也。弇，蓋也。」「弇」既訓「同」又訓「蓋」，是「蓋」與「同」義亦相近。又《釋詁》：「咸，皆也。」《閼宮》箋：「咸，同也。」彼疏云「皆」亦「同」之義。故此箋又云「蓋，猶「皆」也」。

隰 桑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證。」《稽古編》曰：「《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並及他詩「遐」「瑕」二字。《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七年。①杜注云：「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此。然玩詩語及鄭箋，本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云云，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此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不以「誨」證「謂」也。又案，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鄭訓「謂」爲

①「七」，原作「八」，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勤」，「勤」與「勞」同義。《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應同孔注。《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愛勞，不在忠誨也。」承珙案：《爾雅》「勞」、「來」、「事」、「謂」並訓為「勤」。此《序》云「盡心以事之」，「事」即「勤」也。詩言「心乎愛矣」，乃《序》所謂「盡心」；「遐不謂矣」，乃《序》所謂「事之」也。至《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即引此詩；《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引此詩。此或三家有此解，以「謂」為「忠告」之義，要非《毛詩序》意也。

《稽古編》曰：「『中心藏之』，鄭玄、王肅皆訓『藏』為『善』。」王說見《表記》疏。然此《釋文》云：「藏，王才郎反。」則似肅不訓「善」，與孔疏異。《詩釋文》所謂「王」，或非肅乎？蓋古止有「臧」字，後人

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然「臧」字本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恒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答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承珙案：《韓詩外傳》引《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云：「道雖近，不勤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亦引此詩二語。此雖與詩中本旨無涉，其「藏之」自作「藏蓄」之義，疑《韓詩》字本作「藏」，與毛異也。

白 華

《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

周人爲之作是詩也。」《詩序辨說》云：「《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承琪案：朱子以爲非詩意者，蓋主此詩爲申后自言，非周人作刺耳。考《漢書·班婕妤傳》云：「《綠衣》兮《白華》，自古今有之。」顏注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此恐是小顏櫟括《序》文言之。《序》本有「得褒姒而黜申后」語，非今本首句脫「王黜申」三字。觀其引《綠衣序》亦非專取首句，可見。但《序》「幽后」二字究疑有誤。下文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何得又稱褒姒爲幽后？《十月之交》疏云：「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而此疏又云：「箋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其說殊相矛盾。箋惟泥於「刺幽

后」之文，故以「碩人」指褒姒。其實不然。詳見後。詩端爲刺幽王而作，似未指斥褒姒。「幽后」字當如程子說，是「幽王」之誤，故下繼之以「取申女」云云也。

歐陽《本義》曰：「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承琪案：正義云：「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此疏所論經與《序》詳略之故，當矣。若如歐說以「之子」爲棄妻斥其夫，則次章「天步艱難」恐非下國之棄妻所得言耳。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承琪案：菅與茅，統言之則爲一物，析言之則爲二物。故《說

文》、《廣雅》及《楚辭》王逸注皆菅茅不分，陸《疏》則云菅似茅，郭注《爾雅》亦以「菅」爲「茅屬」。此傳意亦以菅茅爲二物，故用《爾雅》「白華，野菅」，而申之曰：「已漚爲菅。」是「菅」對「野菅」爲言。《陳風·東門之池》釋文及正義皆云「已漚爲菅，未漚爲茅」，殊非傳意。但傳雖不以菅茅爲同物，而其取興之意，則似以菅茅皆喻申后，而不及褒姒。《野有死麕》傳云：「白茅取潔清。」其不以喻褒姒可知。若如正義所引王肅之說，菅茅興夫婦以端成潔白相申束，則是兼喻王及后。而次章「露彼菅茅」，何以又專指申后不得覆養，曾菅茅之不如乎？《田間詩學》云：「菅茅皆況申后。逸《詩》：『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則菅蒯乃蕉萃之比。白者，贊其潔白也。束者，稱其守禮也。」承珙又案：次章「露彼菅茅」，與後「浸

彼稻田」、「樵彼桑薪」正同。箋以「稻田」、「桑薪」皆喻申后，而於「菅茅」又兼喻褒姒；且首章言菅忍、茅脆，分別判然，而次章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皆未免自相違戾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承珙案：此疏體物甚微。歐陽《本義》、《黃氏日鈔》皆以「露」爲「覆露」，不信露亦有雲之說。朱氏《通義》謂：「霧露非一物，孔疏未的。」不知雲氣微則爲露，重則爲雨。所謂天無雲則有露者，是雲已散而爲露。有雲

則無露者，是露未成而尚爲雲也。疏云「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謂霧即是露之雲耳，非以霧露爲一物也。

「漚池北流」，傳：「漚，流貌。」《水經·

渭水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漚池水合。水出鄠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曰：『漚，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玄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承珙案：此以「漚池」爲水名，又所引毛傳與今詩異。然《說文》亦云：「漚，水流貌。从水，彪省聲。《詩》曰：『漚沱北流。』」疑酈注「浪」字誤。左思《蜀都賦》：「灑漚池而爲陸澤」，《魏都賦》：「時梗概於漚池」，亦皆以「漚」爲池水之流者耳。惟池乃水之所爲，漚雖流貌，亦或爲水名，故《括地志》、《九域志》、《寰宇記》皆以「漚池」爲水名。觀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謂「漚池」在豐鎬之間，其水北流，非泛言他

水。《水經注》云：渭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鄠水合。蓋豐鎬二水皆自南來而注于渭。鎬又在豐之東，豐鎬東西之間，漚池北注於鎬。故箋云豐鎬之間有水北流，即謂漚池也。正義引：「《文王有聲》箋：『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邑之間惟豐水耳，而謂之「池」者，此池在豐水之左右，上引豐水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今案：箋明云豐鎬之間，則必不指豐水。且《水經注》明云漚池入鎬，而疏以爲上引豐水，復入於豐，不知何據。《集傳》又謂豐鎬之間，水多北流，不知豐鎬之間本無多水。如謂渭南六川皆北流入渭，則澇在豐西，澇、灞、滻又在鎬東，不得言「豐鎬之間」也。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

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承珙案：疏云「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則上文「浸彼稻田」，下文「樵彼桑薪」，皆言「彼」，何又以喻申后？此「碩人」定當從王、孫述毛，以爲申后。至《呂記》，又從邱氏以「碩人」指幽王。然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念子」，諸家皆以爲斥幽王，可也。若謂「碩人」亦斥幽王，則非是。嚴氏《質疑》曰：「《衛風》『碩人其碩』，『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略同，故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之爲『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爲『之子』，又稱

王爲「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弗聞，亦不可止。」段氏《詩經小學》曰：「箋云鳴鼓鐘，謂鼓與鐘二物也。《靈臺》『於論鼓鐘』鄭云：『鼓與鐘也。』此詩正同。孔云『鼓擊其鐘』，誤。」承珙案：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四：「僞詐不可長，虛空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此釋《詩》正與毛同。又云「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云云。又云：「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其下皆引《詩》作「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以此推之，則《毛詩》之「鼓鐘」亦不當爲「鼓擊其鐘」矣。

「念子懔懔，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云：「懔，《說文》七倒反，愁不申也。」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承瑛案：今《說文》：「懔，愁不安也。从心，臯聲。」《詩》曰：「念子懔懔。」此當從《釋文》作「不申」爲長。又：「怖，恨怒也。从心，市聲。」《詩》曰：「視我怖怖。」段注云：「『很』宜依《釋文》作『很』。」今詩作「邁邁」者，即「怖怖」之段借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人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見見，各本作『也』。此從岳本。黜而卑賤。」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

之，是其所以可傷也。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爲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承瑛案：傳但言「王乘車履石」，並不及后，則毛意未必以后亦履石。《夏官·隸僕》：「王行，洗乘石。」《文選》任彦昇《進今上牋》。李善注引《尸子》、《淮南·齊俗訓》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此皆人君之事。《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者，亦用此詩。鄭箋以意推之耳。然「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經意似謂有扁之石，可以履之而卑。夫妻敵體，不宜任意踐踏。「卑」字正興下文「遠」字。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得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繇與王親近，則是斯石之不如也。」此則以「履石」爲反興，與二章言申后菅茅之不如、四章桑薪之不如者，文

意一例，其義亦通。若如箋說，則是賦而非興。但申后黜遠尚在下文，上二句祇言石卑，未言后卑也。歐陽《本義》又謂石卑喻妾宜在下，蘇《傳》、《呂記》、《嚴《緝》皆從之。則是上二句言褒姒，下二句言申后，詞意不相承接矣。

絲 蠻

《序》云：「《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云：「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虞東學詩》曰：「本詩言『道之云遠』，又言『豈敢憚行』，則有征行之事可知。言後車載之，詩人自是登仕版者，非徒役之庶人可知。而

車直言「後」，則爲臣之微者亦可知。《集傳》特託鳥言爲異耳，大致亦從舊說也。後之爲說者，乃別生枝節，總不可據。」承珙案：《荀子·大略篇》引《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此皆言富教之事，而借《詩》爲證，於《詩》之本旨無涉。至《韓詩外傳》載客見周公，說以誅管、蔡事，謂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其下引《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此則言時勢不可失之意，更非《詩》旨。惟《潛夫論·班祿》篇有「行人定」字疑有誤。而《絲蠻》諷語，是以此詩爲行役者諷刺之作，與毛、鄭解合。

「絲蠻黃鳥」，傳：「絲蠻，小鳥貌。」案：此傳與《秦風·黃鳥》傳「交交，小貌」正同。

而此以小鳥興微臣，其義尤切。《文選》何晏《景福殿賦》、王融《曲水詩序》。李注並引《韓詩章句》以「縣蠻」爲「文貌」，雖與毛異，然皆不以爲鳥聲。惟長樂劉氏始有「縣蠻，鳥聲」之說，實無所本。何氏《古義》遂以「聯縣不絕」及「南蠻缺舌」釋之，不知凡雙聲字不當分析爲訓。《詩》中言「黃鳥」者，惟《葛覃》以「喈喈」狀其聲耳，其「睨睨」、「交交」、「縣蠻」皆非聲。蓋《詩》不以雙聲疊韻象聲也。周氏柄中曰：「古《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縣蠻。』樹葉亦稱「縣蠻」，則非鳥聲可知矣。」

瓠 葉

《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范氏《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

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嬖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乃棄而不用耳。」承珙案：此說足破嚴《緝》所疑幽王是過於燕飲，非有牲牢而不肯用之謂。蓋此詩主刺王棄禮不行，故舉飲酒之物至薄而有禮者以諷之。詩中「君子」即《序》所謂「古之人」，言古人尚不以薄物而廢禮，今王乃有盛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以刺焉。其義甚明，無庸別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案：傳以「瓠葉」爲「庶人之菜」者，不過極言其物之微薄，以見維其禮不維其物，如「蘋蘩藇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鄭箋泥於傳義，遂歷言庶人之事，以「君子」爲「庶人之有賢行者」，已與《序》「思古」意不合，又云：「熟瓠葉，以爲飲酒之菹。農功

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然《邶風·匏有苦葉》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以「瓠葉苦」謂八月之時，然則農功既畢，瓠葉尚可亨乎？《左傳》昭元年趙孟賦《瓠葉》，穆叔知其欲一獻。則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酢有酬，而後一獻之禮終，與詩中所言正合。古者士禮一獻。《士冠禮》注雖云：「一獻之禮有薦薦，脯醢也。有俎，俎，牲體也。其牲未聞。」然《既夕》注云：「士腊用兔。」詩三章皆言兔首，又焉知非士禮，而必以爲庶人之禮乎？箋又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正義云：「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酌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此解尤支離。《彤弓》「受言藏之」，傳云：「言，我。」此亦每受言「言」，又豈得謂行用他法邪？

「有兔斯首」，《釋文》：「斯，毛如字，此

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正義曰：「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承珙案：此疏駁王、孫唯有兔頭之說甚是。但三章疏又云：「於一兔之上而經有炮、燔、炙三種。」不知所謂「炮之」、「燔之」、「炙之」者，當是治此兔者或炮、或燔，取其事便，皆略於物而詳於禮之意，非一兔而有炮、有燔、有炙，亦非三兔而一炮、一燔、一炙也。至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此李迂仲之說，而《集傳》用之，當矣。《後漢書·儒林·劉昆傳》：「王莽世，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

以射菟首。」此不過假《詩》以習禮。《東觀漢記》作「以素木剝瓠葉爲俎豆」，則非真煮瓠葉。射以菟首者，當即懸菟首而射之，無非以示禮意。桑弧蒿矢，固非真射具也。章懷注謂以瓠葉爲俎實，既誤，又云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夫《瓠葉》篇名明見《左傳》，何所據而改名「菟首」乎？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又「燔之炙之」，傳：「炕火曰炙。」箋云：「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段懋堂云：「《詩》『炮』『魚』二字，《瓠葉》、《閟宮》當作『炮』。《瓠葉》傳：『毛曰炮。』鄭注《禮記》：『裹燒曰炮。』蓋炮必連毛，故《閟宮》曰『毛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閟宮》作『魚』者，誤字。《六月》、《韓奕》皆言『魚鼈』，鼈無毛，非可炮者。『魚』乃蒸炙之名，其異體作『魚』。服虔《通俗文》：

燥炙曰魚。《毛詩》作『魚』，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魚』之古字也。《說文》有『炮』無『魚』，當本兼有二字，而逸其一。《韓奕》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魚，蒸也。』所謂『字書』，即《說文》。是《說文》本有『魚』字也。」又云：「《說文》：『燔，宗廟火孰肉。』今世經傳多作『燔』、作『燔』。《火部》『燔』下云：『熬也。』是《詩》作『燔』爲假借字，他經作『燔』乃俗耳。」又云：「《說文》：『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炙肉』，各本作『炮肉』，今依《楚茨》傳正。《楚茨》傳曰：『炙，炙肉也。』《瓠葉》傳曰：『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者，俗字，古當作『抗』。《方言》：『抗，懸也。』是也。《瓠葉》言『炮』、言『燔』、言『炙』，燔炙不必毛也，抗火不同加火之逼近也。此毛意也。箋云：『鮮者毛炮

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此申毛意也。然則《鳧鷖》、《楚茨》、《行葦》「燔」炙並言，皆必異義。《生民》傳曰：「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上曰烈。」貫之加于火，即抗火也。《生民》之「烈」，即炙也。《禮運》注曰：「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也。炙，貫之火上也。」三者正與《瓠葉》傳相合。然則炙與炮之別異又可知矣。「承珙案：段說「炮」「鳧」之異，其辨甚諦。至「燔」與「燔」，許書雖分二字，古文恐祇作「燔」。即《說文》亦曰：「燔，熟也。」「熟，加火也。」正與此傳「加火曰燔」合，不必以「燔」爲借字。又傳云「炕火曰炙」，正義訓「炕」爲「舉」，故段氏轉爲「抗」字，且以「炕」爲俗字。考《說文》：「炕，乾也。从火，亢聲。」此傳云「炕火曰炙」者，謂以火乾之，今人用火乾物猶有此稱，不必轉「炕」爲「抗」，亦不得以爲俗字。總之，「炮」

謂連毛之物以土包而燒之。燔者，爛去其毛而加於火上。炙者，貫之以物而逼火使乾。《楚茨》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生民》傳：「傳火曰燔。」「瓠葉》傳：「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火」。其實燔亦炙，非炮燒之也。」

漸漸之石

《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稽古編》曰：「《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之」，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之」，下二句爲「荆舒不至」，「東征」總六句而言。多支離穿鑿，俱非毛

旨。況經止言東征，《序》本用兵之由，故並舉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涂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承琪案：《序》於戎狄則曰「叛」，於荆舒但曰「不至」，則似問罪之師宜先戎狄。而乃命將率東征，是已失其輕重緩急之宜，況役久病，深恐致變生不測。下國之所刺者，疑在於此。後儒有謂犬戎在西，幽不備而征東，故此詩三言「東」，而未露一「他」字，微見其意者。此說似於情事有合。

《田閒詩學》曰：「或謂幽王東征之役，史傳無所經見。案：《四月》篇有云「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非東征之實紀乎？」承琪案：《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序》言固有徵矣。《鼓鐘》傳云：「幽王會諸侯於

淮水之上。」《苕之華》序云：「幽王之時，東夷、西戎交侵。」則當其會諸侯於淮，或即以東夷之叛而征之。嚴《緝》謂史之所無，詩即史也，無庸更求他據矣。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苦矣。』此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又云：「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

當作「遼」也。「承珙案：「勞」「遼」字雖可通，然「遼闊」與「悠遠」義複，不如王、孫所述祇作「勞苦」爲安。又「不皇朝矣」，箋訓「皇」爲「正」，謂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正義引王肅述毛，以「皇」爲「暇」，固勝於鄭，而於「朝」仍謂不暇脩禮而相朝，不若後儒以「朝」爲「朝夕」之「朝」者文義尤順。《何草不黃》之三章曰：「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以經證經，無煩別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傳：「卒，竟。没，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汪氏《異義》曰：「傳對『曷其没矣』爲義，訓『卒』爲『竟』；箋對上章『維其高矣』，訓『卒』爲『崔嵬』，各通。」承珙案：據傳，則下文「不皇出矣」當作「出險」之「出」，謂石雖竟歷而山川長遠，何

時可盡？則入險而不暇出險，軍行死地，勞困可知。如此則通章詞意一貫。正義云：「毛以爲東征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此仍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姜氏《廣義》曰：「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之唐突喻敵之勇悍。王氏《詩總聞》則云，江豚兆雨。或據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豬，二日大雨。此皆不足據也。嚴氏祖橫渠之說，云豕性負塗，今涉水濯其塗而見白蹄，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按之本文，終不如傳言雨徵之妥。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爲必雨之徵。蓋與『月離于畢』作一類解。」承珙案：《豳風·東山》「鸛鳴于垤」傳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鸛好水，長鳴而喜」，與此詩所言雨徵，皆足見古

人體物微妙，且必有師說相承，未可改易。又箋云「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釋文》：「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考今《說文》無「孩」字，鄭所見《爾雅》本當是「駭」字，所云「躁疾」正「駭」字之義。此豕蓋即名「駭」。《爾雅釋文》引《字林》：「孩，下才反。」則「孩」字始於《字林》。《詩音義》乃以爲《說文》，誤矣。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囑也。月離陰星則雨。」正義曰：「《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承珙案：鄭言五行以所克者

爲妃，即從其妃之所好。故畢爲西方金宿，金克木，以木爲妃。木氣爲雨，畢從其妃，故好雨耳。《稽古編》曰：「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家語》。則未敢信也。又嘗謂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矣。」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人妄託。《史記》列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承珙又案：《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又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又云：「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

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據此，則毛云「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雩篇》云：「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離陰星」語合。《家語》載孔子云：「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專指畢之陰陽爲言，宜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明雩篇》所載亦與《家語》同，則自漢以來已有此說。

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蓂。白華，芟。』舍人曰：

「苕，陵苕也。黃華名蓂，白華名芟，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陵苕。」承琪案：蘇頌云：今《本草》無「陵苕」之名。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承琪案：陸《疏》「鼠尾」之說，自因吳普《本草》鼠尾有「山陵翹」之名而誤。馮氏《名物疏》已力駁其非。是惟《本草經·中品》有紫葳，《名醫別錄》一名陵苕，一名芟華，與《爾雅》、毛傳皆合。吳普又云一名瞿麥。李當之云是瞿麥根，不知《本草》別有瞿麥。今本《廣雅》

「此葳、陵苕、蘧麥也」，乃傳寫之誤，《爾雅釋文》引《廣雅》本作「此葳、麥句薑，蘧麥也」。據此知蘧麥亦名紫葳，要與陵苕不同，不得牽合爲一。陳氏《稽古編》謂張揖誤以爲瞿麥，非是。陳氏又云唐顯慶中蘇恭脩《本草》，始以陵霄爲紫葳，其不類者有三。然蘇恭本引郭注《爾雅》「一名陵時，又名陵霄」，今郭注脫此四字。是其說不始於唐人也。《史記·趙世家》「顏若苕之華」，《集解》引綦毋邃云：「陵苕之華，其色紫。」與鄭箋「紫赤而繁」者合。傳云「將落則黃」者，蓋讀此「芸」爲「其黃而隕」之「隕」，故《釋文》引沈重「芸，音運」。此必《毛詩》家舊讀如是。《左傳》成二年「隕子辱矣」，《說文》引作「扞子」，此「芸」「隕」古通之證。但《裳裳者華》以「芸」爲「黃盛」，此言「將落」者，謂黃至極盛，則將落之候矣。箋意以初華紫赤，衰則萎黃，與

毛略同。以經本言「黃」，故但指其黃華者言之。若《爾雅》之「白華」，則唐注《本草》謂山中亦有白華者，是也。然則「苕」即陵苕，陵苕即陵霄。今之陵霄，花色赭黃。詩明言黃華，而陳氏乃執孔疏之「紫白」、陸《疏》之「染皂」以疑其不類，不亦慎乎？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牝，牝羊。』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爾雅翼》據《廣雅》吳羊「牝三歲曰牂」不得爲小，《詩》疏「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非是，因謂「墳」即「牝」字，爲牝羊而牡首。其說本於《詩總聞》。何氏《古義》從之，並引《易林》「墳首」作「墳」爲證。承珙案：王氏《詩稗疏》云：「吳羊牝羊，夏

羊牝殺。吳羊，縣羊。夏羊，山羊也。吳羊頭小角短，山羊頭大角長。」此說分別甚明。是則吳羊之頭本小，而禽獸之體牝更小於牡，故傳以牝羊無大首之道，不必改「墳」爲「粉」也。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汪氏《異義》曰：「亂日多者，師旅數起，饑饉荐臻也。故箋語正申明『亂日多』之意。疏以爲易傳，恐不然。」承琪案：《序》云「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傳以「治日少，亂日多」爲言者，即《王風》「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意，非以幽王之時尚有治日也。疏誤會傳語，故以鄭爲易毛耳。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正義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承琪案：上箋以「何日不行」指將率而言，故正義以此「何人不將」爲將率之所將。然此乃鄭義耳。毛傳多訓「將」爲「行」，此言「萬民無不從役」，當亦訓「將」爲「行」。《呂記》引邱氏曰：「將，亦行也。」似合毛義。李迂仲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

「何草不玄」，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正義曰：《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

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也。《釋文》云：「九月爲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承珙案：《易林·蒙之蒙》云：「何草不黃，至末盡玄。室家分離，悲愁于心。」據此，則焦氏明以草玄爲物衰之候，非春初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玄」，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玄也。

「有芄者狐」，傳：「芄，小獸貌。」案：芄，本訓草盛，故《載馳》、《下泉》、《黍苗》、《棫樸》諸言「芄芄」者，傳皆以「美盛」、「長大」等語釋之。此以「芄」爲「小獸貌」者，蓋取訓詁相反之例。「芄」爲「長大」，反之亦得爲「小」也。箋云「狐草行草止」，乃釋「率彼

幽草」之意。或據《淮南子》「禽獸有芄，人民有室」注云「芄，蓐也」，以證鄭箋「草行草止」指「有芄」而言，是則「有草者狐，率彼幽草」，經文爲不辭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二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

大雅文王之什

涇 胡承珙

文 王

《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序》言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是為受天之命而作周耳。毛於「其命維新」傳云：「乃新在文王也。」絕無所謂改元稱王之事。即其言「虞芮質成」事，亦但曰「西伯」，則文王未嘗稱王甚明。《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此不過言周之受命代商皆由於文王耳。《大明》云：「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皆即此《序》「受命」之義。詩中多追述之詞，與《康誥》所言正同。自鄭箋有「受命王天下」之語，孔疏遂歷引讖緯以為證。唐梁肅已有《受命稱王議》，力辨其誣。然漢儒言文王受命者，如《尚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亦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風俗通義·皇霸篇》云：「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然則《序》言「受命」，亦不過如此而已。孔疏雖援讖緯申鄭，然尚云「文王受命，毛無明說」。歐陽《本義》乃云毛以為受命而

王天下，則真眯目而道黑白者矣。

《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承珙案：此明言文王不肯伐商，故周公於後作詩，所以稱述此事。然則必無文王稱王之說可知矣。至漢儒以此詩爲周公作者，如翼奉疏言：「周公作詩，深戒成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世說》注載荀慈明云：「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此皆與《呂覽》合，然亦絕不及受命稱王之事。蓋當時說詩者不獨毛傳無此語，即三家當亦無之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稽古編》

曰：「《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集傳》則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歿，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承珙案：朱氏《通義》引《周頌·桓》「於昭於天」，證此詩亦當以德言之，此語可爲定論。蓋昭於天者，言德之光明而見于天，猶《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也。則毛以「在上」爲「在民上」者，其義允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戴氏《詩考正》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于天，故曰不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不時。箋於此『不顯』、『不時』與《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凡《詩》中言『不』者，增『乎』字或『與』

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澹」即《詩》所言「河之澹」，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即《周禮》之「蠹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承珙案：「不」固爲發聲，《詩》之「不顯」、「不承」固即《書》之「丕顯」、「丕承」，王氏《經傳釋詞》歷引《詩》、《書》以「不」爲語辭者數十條，其說暢矣。然以「不」爲發聲，是正言其「如此」，即反言之以爲「豈不如此」，亦未始不可。今人言事如此，尚有云「不是」者，蓋以「豈不是」爲「不是」，乃詞氣有緩急輕重之殊耳。毛傳於《常棣》之「鄂不」云「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於《車攻》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之類，固皆就其文而正言之，則「不」爲語詞自明。然此詩次章「不顯亦世」傳即云「不

世顯德乎」，則又反言以明之，而於「不」之爲發聲，仍無改也。箋於《詩》言「不」者，多加「乎」「與」等字爲反詞，亦未嘗不合語氣耳。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焦里堂曰：「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左右』即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箋則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承珙案：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此疏所言，是「左右」仍屬「上接天」之事。毛既以「接天」、「接人」分釋「陟」、「降」，則下句未必

① 「引」，原作「應」，據廣雅本改。

單言「接天」。經文「左右」恐當屬「接人」言，謂察天之道以左右民。何氏《古義》曰：「《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義也。」

《呂記》引朱子曰：「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朱氏《通義》曰：「此朱子初說，本用古注。《集傳》更之，蓋以昭七年《左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爲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承珙案：《墨子·明鬼》篇引《大雅》此詩，而曰：「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後儒說《詩》以文王之神在天者之所本。然《左傳》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盟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

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此引《詩》不可謂斷章。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故杜注云：「言文王所以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然則「在帝左右」兼「順」與「信」二義爲備，且與末章「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相合。是《左傳》於此詩自有正解，初無「其神在天」之說，不必援「叔父陟恪」之傳以爲證也。

「𡩋𡩋文王」，傳：「𡩋𡩋，勉也。」《稽古編》曰：「宋徐鉉以《說文》無「𡩋」字，欲改「𡩋」作「媿」。董氏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媿媿文王」。爲謬說也。①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宋庠《國語補

①「爲」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解》本、《毛詩稽古編》有「據皆」二字。

音謂經典相承，皆作「𡗗」字，改之驚俗，當矣。」鈕匪石《說文新附考》曰：「《易》『定天下之亶亶』，《釋文》：『音亡偉反，鄭云，汲汲也。』王肅云，勉也。」據《玉篇》「𡗗」為「𡗗」之俗字，知「𡗗」「𡗗」並「𡗗」之俗字。蓋「𡗗」字一變為「𡗗」，見《唐等慈寺碑》。再變為「𡗗」以音近「文」，《史記·夏本紀》「𡗗亶穆穆」，《司馬相如傳》作「𡗗𡗗穆穆」。俗又加「文」也。」承珙案：鈕說是也。古「𡗗」字本有「勉」義。襄二十六年《左傳》：「夫小人之性，𡗗於勇。」杜注：「𡗗，動也。」正義曰，賈、鄭先儒皆以「𡗗」為「動」。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仡奮𡗗以軒髻。」今《文選》「𡗗」字作「𡗗」。是「𡗗」為「奮」「動」之意。「奮」「動」皆與「勉」義相近。諸書「𡗗」多作「𡗗」，《史記·高祖紀》索隱引應劭云：「𡗗，呼為𡗗。」此形之所以又變為「𡗗」也。《周禮·天府》、《鬯人》、《雞人》注皆云

「𡗗」讀為「徽」，此音之所以又變為亡偉反也。要其為「勉」義，則相承不變。《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亶亶我王」，知「𡗗」「勉」義同。故此傳云：「亶亶，勉也。」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陳碩甫曰：「宣十五年、昭十年《左傳》皆引《詩》『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詩》作『哉』，《內》《外傳》皆作『載』，故傳以『載』釋『哉』也。此傳曰：『哉，載也。』《載見》傳曰：『載，始也。』『哉』謂之『載』，『載』又謂之『始』，此一義之引申也。《序》曰：『受命作周。』《左傳》曰：『文王所以造周。』『作』『造』

① 「汲汲」，原作「沒沒」，今據《說文新附考》改。

皆始也。箋云：「哉，始也。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傳箋意同。疏謂義異，失之。「承琪案：傳箋皆以「哉周」爲「始」者，承上章「其命維新」而言也。或以古字「哉」、「栽」、「載」並借用，此詩當訓「哉」爲「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亦通。

「思皇多士」，傳：「思，辭也。皇，天。」箋云：「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正義申毛云：「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群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於我周王之國。思，語辭，不爲義。」其申鄭云：「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承

琪案：一章之中兩言「多士」，不應異解，傳義優矣。且《詩》中大例，「思」爲語辭者，固多在句末，然《魯頌》「思樂泮水」，《禮器》疏引作「斯樂泮水」，是「思」即「斯」借，同爲語辭，又未嘗不在句首也。

「維周之楨」，傳：「楨，榦也。」嚴《緝》云：「《釋詁》：「楨、榦、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榦」及「維周之榦」，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榦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榦」。鄭以此爲「榦事之臣」，失之矣。」承琪案：舍人注《爾雅》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之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榦爲二物。《爾雅》、毛傳蓋以皆築牆所用之木，故渾言之曰「楨，榦也」。木所立表曰榦，因而人之立事亦曰榦，此義之引申者，故《文言》曰：

「貞固足以幹事。」箋正所以申傳，非易傳也。

「於緝熙敬止」，傳：「緝熙，光明也。」承

琪案：《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國

語·周語》引《詩》：「於緝熙，宣厥心」而釋之

曰：「緝，明也。熙，廣也。」毛於此用《爾雅》

之訓，而於「光」下增「明」字；於《昊天有成

命》則全用《國語》「緝，明」熙，廣」爲訓；於

《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又云「光，廣也」，

立義似有參錯。其實《爾雅》以「緝」「熙」與

「烈」、「顯」、「昭」、「皓」、「穎」並訓「光」者，統

言之也。若析言之，則「熙」又光之廣大者。

《周語》逐字爲訓，故以「熙」爲「廣」。韋昭注

云：「熙，光大也。」古「光」「廣」字，聲同義

通。毛不第稱「緝熙，光」也，而云「光明」者，

蓋已讀「光」如「廣」，「光」釋「熙」，「緝」釋

「明」，「光明」猶言「廣明」，但以文便故不順

經耳，實則合《爾雅》、《國語》而兼取之。至

《昊天有成命》遂專用《國語》之訓，以《文王》篇已訓「光明」，不嫌「熙廣」之非「熙光」也。

至《敬之》又云「光，廣也」，則二字通轉之例

益明。箋於《維清》、《敬之》皆本此傳云：

「緝熙，光明也。」《載見》「俾緝熙于純嘏」亦

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獨於《昊天有成

命》傳「熙，廣也」，以「廣」爲「光」之誤。此似

泥於《爾雅》「緝」「熙」祇有「光」訓，而不知

「光」與「廣」同，訓「熙」爲「廣」，猶訓「熙」爲

「光」耳。以此言之，箋不如傳之密矣。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

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

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引：「王肅云：

「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

于周。」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

言也。鄭惟以「侯」爲「君」，言其貴者耳。其

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承珙案：傳用《孟子》「仁不可爲衆」語，則「服」自當爲「臣服」之義。疏曲申箋說，以「侯」爲「君」、「服」爲「九服」，而又云亦有不爲君者，是已不能自圓其說。且此言君于周之九服尚可，若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殷士膚敏」，傳：「殷士，殷侯也。」《稽古編》曰：「疏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名。《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其說本《漢書》顏師古注。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邪？」承珙案：《漢書》劉向上疏

云：「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義·三正章》引《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黻。」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趙岐注《孟子》云：「殷之美士，執灌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以上諸說，或有出三家《詩》者，其以「殷士」爲「殷侯」，皆與毛合，固知不可易也。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傳：「蓋，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稽古編》曰：「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恐太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爲『進』。毛義得於師授，當不誤

也。」承珙案：《逸周書·皇門解》：「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孔晁注：「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此釋「蓋」字正用毛、鄭之義。其解爲「忠蓋」者，始見於《三國志·董和傳》注云「胡濟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蓋亦從「進」義引申之者。然此詩前四章皆追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後三章乃戒成王當監殷而法文王。蓋第三章言文王得士之效，故此章戒以念文王進臣之法。詞義前後一貫，無緣中間忽呼王臣而告以念文王之德。即謂不敢斥王，故呼臣告之，如「敢告僕夫」之義，則何以又斥文王爲「爾祖」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

「不易維王」同。《稽古編》曰：「此詩毛不爲傳，孔疏述毛則仍用鄭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承珙案：鄭於《詩》言「不易」者，多作「不可改易」，如《大明》「不易維王」、《韓奕》「朕命不易」皆是。然《韓奕》言「不可改易」可也，此詩及《大明》皆當作「難易」之「易」。若此詩「駿命不易」，以爲「不可改易」，則於上文「天命靡常」、下文「無遏爾躬」皆不相融貫矣。

大 明

《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姜氏《廣義》曰：「全詩歸重文王明德，第三章言文王之德獨詳。而王季以

「維德之行」一語點過，武王則但言伐商之事。王季、武王未嘗無明德，而受天命則自文王始。文王有此明德，必有聖父、聖母，故推本於王季、大任。又有此明德，必有聖配，故詳言大姒德盛禮隆，然後篤生聖子，以有天下。其敘武王伐商，亦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發端。詩固無處不歸重文王矣。至末二章，所謂「復命武王」也。「承珙案：首章傳以明明之德專屬文王，箋則兼言文、武，以首章爲詩總目。正義云：「紂之正教不達四方，是武王時理當兼文、武。」然《文王》篇並不及武王，而「殷士祿將」亦非文王時事，所謂從後追言之，正見天命已歸，事有必至。況文王三分有二，紂之政教已不達四方矣。此詩當從毛意，自六章「長子維行」以上皆說文王有德受天命之事，「篤生武王」以下說天復命武王之事。依《序》立義，次第井然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嚴《緝》以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何氏《古義》謂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承珙案：此說非是。《詩》中言「明明」者，皆爲美稱，不當兼惡。《荀子·正論篇》言「主道利明不利幽」，引《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又《解蔽篇》云：「《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據此可見「明明」專屬美稱。毛以爲「明德」者，義蓋本荀卿耳。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忱，信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承珙案：箋意「不易」與下「不挾」爲反對，言王位本不可改，爲惡則教令不行，所

謂辭爲阻勸作與奪之勢也。然《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漢書·貢禹傳》言：「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皆以「易」爲「難易」。詳經文，上言「難忱」，下言「不易」，似當以「難易」之義爲長。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校勘記》曰：「閩本、明監本、毛本皆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孔、陸本皆作『之』。」「此總『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之』爲『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

古本無「中」字，亦誤。」承珙案：段懋堂云，此傳當以八字爲一句，是既知傳文「仲」當作「之」矣。其所訂毛傳乃云，此當經作「中」，傳作「仲」。《詩小學》又云毛經傳皆當作「中」。然下傳云：「大任，仲任也。」則經文作「仲」甚明。傳云「任姓之中女」，是謂「仲」即「中」字耳，其不作「仲，中女也」亦甚明。段氏二說皆誤。摯虞《思游賦序》云：「氏仲壬之洪裔。」亦可爲經文作「仲」之證。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正義曰：「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匝』，義同也。」承珙案：《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即「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韓詩外傳》云：「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

夫不可得矣。《詩》曰：「天謂謂，各本作「位」。《詩考》引作「謂」。殷適，使不挾四方。」此亦以「令不行」釋《詩》「不挾」，義與毛、鄭同。蓋「挾」、「挾」、「挾」古皆通也。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正義曰：「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述毛爲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承拱案：毛以此「京」字與《文王》篇俱訓「大」，自即以爲「京師」之「京」。若拘於《公羊》謂「京師，天子之居」，則雖文王亦不得稱「京」。若據追述之

詞，則王季既可稱「王」，亦不害其稱「京」。孫毓之說，未爲不通。即王肅以爲「大國」，亦無不可。但以「曰嬪」爲盡婦道，則下文「維德之行」，文義重複。此蓋自母家言之爲「來嫁」，自夫家言之爲「曰嬪」，互文以儷句耳。至箋以「周」是大名，「京」是其地之小別，無論岐周並無此地名，鄭已不能指實。且大任爲嬪，當在國都，何獨言其小別之地名乎？以此衡之，傳義爲優矣。《思齊》「京室之婦」傳云：「京室，王室也。」明是追稱之詞。箋亦以「京」爲周地名，非是。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似。」正義曰：「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文》不爲「識」字作音，蓋亦以爲「知識」之「識」。後儒疑其

不安，故或以「載」爲「成」，蘇《傳》、李《解》皆謂文王始成人之時。或以「載」爲「年」。《呂記》、嚴《緝》皆引朱氏曰：「載，年也。」近人又據鄭注《中庸》「栽者培之」讀如此「載」，遂謂「初載」，爲初免懷抱，能自立之時。承珙案：毛公此等故訓，必確有師承。鄭箋申毛，若以「識」爲「知識」，則《列女傳》謂：「文王生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何得言「適有所識」乎？可知孔、陸皆未悟傳箋音訓。此「識」似當讀爲「記識」之「識」。《國語·晉語》：「子犯授公子載璧」韋注：「載，記也。」「記」與「識」同。毛以「載」爲「識」者，謂文王生而有所記驗，如《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之事。此所謂「天作之合」也。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疑即當時記驗之徵。故先憑空著此二語，而後乃云「大邦有子」，其下又云「倪天之妹」。蓋極言其事之神奇，故始

終皆以「天」言之。觀箋「適有所識」，其必以爲記驗之徵兆，明矣。

「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云：

「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正義曰：「此『倪』字，《韓詩》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諭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盧召弓《鍾山札記》曰：「《說文》：『倪，譬喻。』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即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磬」「罄」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即以「磬」

解「倪」耳。」段懋堂曰「磬，《玉篇》、《廣韻》皆作「磬」。磬，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云：「《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聞」。《釋言》：「聞，倪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聞，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聞見」之。」承珙案：傳以「磬」釋「倪」，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倪者，古語。磬者，今語。二字雙聲，是以毛作「倪」，韓作「磬」。毛以「磬」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倪」是「聞見」，盧氏又從「聞見」爲義：諸說皆非是。《後漢書·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聞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

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

「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稽古編》曰：「毛、鄭意本各別。孔疏申毛，既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不畫一；而以卜吉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大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大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承珙案：孔疏申傳牽於箋義，陳氏非之，當矣。但毛以「祥」爲「善」者，當是吉祥徵應之謂，與上章「文王初載」相應，言大姒有文德，則其初徵應之祥於此益定，故下文「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所以終上章「天作之合」也。

「造舟爲梁」，傳箋皆未明何水。嚴《緝》

以爲渡渭。《稽古編》曰：岐周與莘皆在渭北，「親迎于渭」當是循渭而行，嚴說非是。姚姬傳又謂造舟當在洛上。承珙案：川流迂曲，即循岸而行者，亦非必盡可直達。況自周至莘，約計六七百里，中間豈無山陵國邑之隔？或須取道渭南，始能至彼，造舟而濟，亦事之常。經言「親迎」而繫以「于渭」，「于渭」即繼以「造舟」，文義明白，故傳箋不復言何水耳。後儒疑邠水入河不入渭，上文「在渭之涘」乃文王所居，非大姒之國；「親迎于渭」，文王自於境內迎之，不必渡渭，此皆疑其所不必疑者也。

毛於「親迎于渭」傳云：「言賢聖之配也。」於「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據此可知毛公釋《詩》必無「受命稱

王」之說。觀其但言賢聖之配，不過謂賢女配聖人，所以重昏禮耳，並不以此爲天子親迎之證。正義引鄭《駁異義》「左氏說王者不親迎」，以此詩「親迎于渭」爲證。然《禮記正義》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義爲長。此《詩說》不知何書，要與鄭異義，當是從毛說者。其又言「王基所始」，尤可見受命即是王基，不必身自稱王。又引天子造舟，正如鄭意以造舟爲周制，殷時未有等差。蓋自文王創之，後遂以爲天子之法耳。疏申鄭既云：「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而其申傳乃云：「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前後自相矛盾。殊不知傳凡云「言」者，多就《詩》詞而推原其意。此傳云「言賢聖之配」、「言受命之宜」，正述詩人之意，見周家王業之基始於文王親迎之詩耳。疏輒坐實，以爲

用天子之禮，失毛旨矣。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正義述毛云：「天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承珙案：《白虎通義·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明以「周京」二字連文爲義，謂周國之京師也。《詩》「于周京」三字不成文，故中以「于」字助句耳。二章疏謂：「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與此「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周」是大名，「京」是其中小別。」非也。

「續女維莘」，傳：「莘，大姒國也。」王氏《詩稗疏》曰：「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氏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間者，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

莘」是也。蔡號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姒姓之莘，在郃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啟封庶子於莘。夏后故姒姓，今同州郃陽縣有故莘城是已。姒姓之莘或作「妣」，或作「佚」。伊尹耕於莘野，或曰爲有佚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妣邳。《竹書》：河亶甲之世，佚人叛，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佚，佚人來賓。則佚當殷世爲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姒姓之國爲杞爲鄫，則佚地入於周畿而改封於東國矣。「莘」「佚」殆古字通用，此「莘」宜作「佚」，以別於城濮之「有莘」。承珙案：王氏謂《詩》「莘」非《左傳》、《國語》之「莘」，固也。然以爲即伊尹所耕之「莘野」，亦誤。焦里堂《孟子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女，謂之「女志氏」。《漢書·人表》：「女志，鯀妃，有

「嬖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又：「大妣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嬖妣氏之女。」於大妣別之曰「禹後妣氏」，而湯妃則曰「有嬖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仇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閻氏《四書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妣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三十里，道遙遠矣。」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而於「侯」字無傳。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王肅曰：「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正義以王肅爲得傳意，故曰：「此衆雖盛列於牧野之地，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也。」蓋謂毛於《文王》訓「侯」爲「維」，此不言者，當同上篇之訓。鄭於《文王》篇訓「侯」爲「君」，此則以爲諸侯。陳少南、范逸齋皆據此以駁文王稱王之說。然此章前後皆稱武王，此處不當又稱武王爲「侯」。毛意自以經言「維予維興」，故「侯」字無訓。其云「天下望周」者，即《孟子》所稱「紹我周王見休」者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泰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

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閟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承琪案：疏申傳箋不爲軒輊。後儒如李《解》、范《傳》從毛，蘇《傳》、《呂記》則從鄭。今就正義引《閟宮》詩核之：彼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是武王既致天之誅於商郊牧野，固當灼知天意所在，尚何待樂從之民勸以無貳無虞乎？疏但以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當是戒武王，實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何氏《古義》亦引《閟宮》之文證此爲牧野誓師之語，并云：「《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心」者。」以此言之，傳義爲優矣。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正義曰：

「《釋言》：『窕，肆也。』郭璞曰：『輕窕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焦里堂曰：「《爾雅·釋言》：『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肆之爲疾，即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即「疾」之證也。」承琪案：《皇矣》「是伐是肆」傳亦與此同。正義云：「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又引：「王肅云：至疾乃服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意或然。」承琪謂：《大明》傳以「肆」爲「疾」，蓋承上文「鷹揚」言之。「鷹揚」有「疾速」之意，所謂征鳥厲疾也。《風俗通·皇霸》篇引《詩》：「亮彼武王，襲伐太商。」襲者，輕兵速至，亦「疾」意也。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正義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承珙案：如王肅說，以「會兵甲子」爲「會甲」，則傳文近於不辭。若如定本傳作「會甲兵」，則箋不必復訓「會」爲「合」矣。故惟惠氏《古義》云：「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并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爲『甲朝』。」段氏《毛詩傳》云：「會，古外切。『甲』與『會』雙聲。凡器之蓋曰『會』，日

之首曰『甲』，二者演之爲居首之偁。《貨殖傳》『蓋一州』，《漢書》作『甲一州』是也。」以上二說皆善達毛意。毛既以「會朝」爲「甲朝」，又云「不崇朝」者，正申明「甲朝」猶「一朝」之意也。武虛谷《群經義證》云：「《楚辭·天問》篇：『會鼃爭盟，何踐吾期。』注：『爭，一作請。』考『鼃』『朝』同字，『請』『清』音相近，『盟』『明』通用，是屈子引《詩》『會朝清明』爲問。蓋云以甲子日赴膠鬲請盟之期，非如毛、鄭所云也。」承珙案：王逸注《楚辭》引膠鬲事。今其事見《呂覽·貴因》篇，然並無請盟語。《天問》此言雖「會鼃」字偶合，未必即引此詩。且若云甲朝請盟，則詞與意皆未完，經文不當竟住矣。

《序》下疏云：「《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何氏《古義》曰：「注疏本以『大

任有身，生此文王」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爲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第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又注疏本以「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爲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按：繫第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承珙案：此詩正義本所分章句，實未必爲毛、鄭之舊。後人以韻定之，可無疑義。考《文王》篇每章首尾相承，蟬聯而下，爲《三百篇》別一格調。此篇雖不必每章皆然，然如三章之「維此文王」即承次章尾句，五章之「大邦有子」即承四章尾句，以及七章「殷商之旅」承六章之「變伐大商」，八章「牧野洋洋」承七章之「矢于牧野」，格調亦與《文王》篇相近。且全詩以六句、八句相間成篇，章法亦極整齊，宜後人之從之也。

縣

《序》云：「《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虞東學詩》曰：「前篇歌詠武王，而先溯文王之德。此篇追述大王，而後及文王之興。蓋作周者文王，故『四始』皆以文王爲主。《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得其義矣。」承珙案：周之王業興於文王，而遷國開基則始於大王。故此詩前七章皆述大王避狄居岐時事，後二章乃正言文王興周之實。《序》與經最相符合。箋於首章溯及公劉，後人又於八章之「柞棫拔矣」等添入王季，皆可不必要。

「縣縣瓜瓞」，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瓞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之難讀，由淺人誤刪『瓜瓞』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瓜紹，謂之瓜瓞。」

瓜紹何以謂之瓜𪔐？𪔐者，𪔐也，小瓜之稱也。瓜紹之瓜，必小如𪔐，故謂之瓜𪔐也。何言乎瓜紹？繼先歲近本之實也。《爾雅》「其紹𪔐」當作「瓜紹𪔐」。焦氏里堂曰：「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𪔐，猶言蒂。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縣縣」也。箋以「縣縣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縣」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𪔐」，則不直以「𪔐」爲「𪔐」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𪔐」二字，亦非。「承珙案：段說是也。毛傳疊經文而繼以故訓，往往爲後

人刪去所疊之字，遂致不可句讀者，多矣。《爾雅·釋草》云：「𪔐，𪔐，其紹𪔐。」此專爲一種小瓜言之，謂𪔐即𪔐也。𪔐何以名𪔐？𪔐之近本繼先歲之實者爲𪔐也。《釋草》又云：「𪔐九葉。」《釋文》引舍人云：「𪔐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𪔐蓋又小于𪔐。《說文》亦云：「𪔐，小瓜也。」「𪔐」與「𪔐」同。「𪔐，𪔐也。」與《爾雅》正同。《爾雅》「其紹」之「其」指「𪔐」言之，即謂𪔐之近本者。《詩》以「瓜𪔐」連言，則不專主於「𪔐」。傳云「瓜𪔐，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者必小，如𪔐之近本者亦小，故亦謂之「𪔐」。瓜紹不名𪔐，以𪔐紹之名名之，故曰「瓜𪔐」。又引「𪔐，𪔐」者，說其本義。此以經言「縣縣」，故據瓜生大小不絕爲義。若《生民》「瓜𪔐啍啍」爲多實之貌，則但取瓜大𪔐小並稱以見其多。彼定本有「瓜𪔐，𪔐也」四字之傳，自

是誤衍。《集注》等無者，是也。焦說亦曲會傳文，但按之《爾雅》，則不能合。毛傳固用《爾雅》者也。

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至大王而德益盛。」承琪案：哀十七年《左傳》「縣縣生之瓜」杜注云，^①言由小成大。但此詩取興似祇爲周家歷世長久之喻，故傳云：「縣縣，不絕貌。」不必專以瓜喻盛大，瓠喻衰微。正義申箋，謂瓜喻興，瓠喻稷以下，固非。後儒又謂瓠喻大王之國甚小，瓜喻文王始大，則於經文又成倒置。惟姚氏《釋名解》曰：「瓜生皆由小以至大，始雖爲瓠，繼漸成瓜，瓜成又復生瓠，此所謂縣縣不絕意耳。」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稽古編》曰：「《縣》之沮漆是扶風之漆沮，馮氏《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狄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邠，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邠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邠之西南。若沮漆在邠，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但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陶復陶穴云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縣》詩首章爲太王居

①「哀」，原作「襄」，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邠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邠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以「復穴」係之岐下，為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言家室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既在岐，此不應獨在邠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沮漆之間。」合周原與沮漆為一，是明以首章之居沮漆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邠，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乎？則首章所言其為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大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①故首章之述遷邠則解之曰：為二章

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毛愜。孔又過執箋說，曲為解釋，非也。「承珙案：馮、陳二說，辨明首章是言古公初至岐下之事，深合經義。傳特釋「民」為周民，正以見為大王時之民，以太王時，國始稱周也。生，猶「造」也。何休《公羊注》。自為用土為居者，言用居此而遂民生以興王業。傳義本自明白。箋云：「太王德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以解上句，不誤。下又云：「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是以「自」為「從」，則兩句文義不相接矣。

傳「沮，水。漆，水也」，當本作「沮，沮水。漆，漆水也」。亦是疊經文作訓為後人所妄刪者。蓋毛公時，岐周本有此二水。

①「認」，原作「仞」，據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經解》本《毛詩稽古編》改。

《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則又明以二水爲岐周之川矣。但今岐周之地有漆無沮，故《尚書正義》已云《毛詩》之「漆」即扶風之漆，沮則未聞。今案：《漢志》「漆縣」下云：「漆水在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闕駟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俞山即岐山，此爲周地之漆無疑。《元和志》以此漆水注涇與諸書言入渭者異，故疑非《詩》之「漆」。惟闕駟又云：「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杜陽山，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谿，謂之漆渠，徐廣曰漆水出杜陽縣之岐山者也。」此即《隋志》普潤縣之「漆」。普潤爲今麟遊縣地。近人或專據此以當《詩》之「漆」，而沮則仍不知所。考今邠州爲漢漆縣地，縣自以水得名，

古之漆水必當在此。但漢縣地大，或跨今邠州、麟遊之界，麟遊之東北即邠州之西南。疑二漆本出一原，其水一流入涇，一流入渭耳。程大昌《雍錄》曰：「《元和志》務合鄭注，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普潤、新平、新平即漢漆縣地。皆有漆水，仍於新平立說曰：漆水在縣西，今麟遊亦有漆水，此與異也。不獨一漆分爲兩漆，而意之所嚮，謂邠州漆水與《詩》合，岐下漆水不合《詩》，則信鄭之過也。」至沮水，康對山《武功志》謂乾州有浴水，土人呼「浴」爲「于」，「于」「沮」聲相近。胡朏明《禹貢錐指》謂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承珙謂：《水經·渭水注》所云出杜陽岐山之漆，其所會有雍水、橫水、大巒水、武甯水諸目，意此數水中容當有古之沮水，後世失其名歟？

王氏《經義述聞》曰：「《六書音均表》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飀』與『生』自爲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考》、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並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

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又此章以『飀』、『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飀』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飀』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壤是息土之名。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

之。《釋文》云：「復，累土於地上。《說文》作窳。」正義引《說文》：「窳，覆於地也。」此正與箋說合。今本《說文》作：「窳，地室也。」段注因謂古本《說文》言「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雷。承珙案：詩言「陶復」，自以覆於地上者爲是。謂其土堅則於地上累土爲屋，但有戶牖而無棟宇，故曰「未有家室」。箋明言「復於土上」，《說文》「覆於地」亦當謂地上，不得泥「地」「室」異文而謂「地覆於上」也。惟傳云「陶其土」、「陶其壤」，則「陶」爲埏埴之名；箋則以爲「窯竈」之「窯」，謂復穴之形如之，此爲異義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滸水厓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何氏《古義》引《世紀》云：「大王避狄循漆

水」。此與鄭同者也。戴氏《詩考正》曰：「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即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二說至精，前人所未及。」承珙案：傳詳大王避狄事於首章之下，而次章不言者，正見「自土沮漆」及「陶復陶穴」皆避狄初遷之事。次章則略地相宅之事，曰「來朝」者，猶《召誥》「太保朝至于洛，周公朝至于洛也」。曰「走馬」者，見其跋涉艱難之意耳。惟鄭箋以爲「辟惡早且疾」，不知大王避狄之時，邠人從之者衆，自必扶老攜幼而行。劉先主之在荊州，

人多歸之，尚不忍棄之速行，致爲曹操所敗。而詩人乃謂大王清朝疾驅，獨與姜女聿來，不幾似明皇之奔蜀乎？此章定當爲避狄以後，度地居民之故。然則沮漆與渭皆由岐周之西面流入于東，「率西水滸」者概指岐周一帶之水，故傳但云「水厓」，似不必偏主沮漆及渭也。

「葍荼如飴」，傳：「葍，菜也。荼，苦菜也。」正義引《釋草》「葍，葍草」，郭注以爲烏頭，因謂：「此『葍』與《內則》『葍荳粉榆』不同。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葍荳』之『葍』，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葍』是烏頭也。」嚴《緝》駁之，謂：「烏頭毒物，縱肥美之地，豈能變毒爲美？此『葍』定爲『葍荳』之『葍』。」《稽古編》力申其說，尤爲明暢。承珙案：毛傳於「葍」但云「菜」，於「荼」則云「苦菜」，是經文「如飴」明謂葍固如飴，而荼

亦如飴。故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各本箋脫「皆」字，相臺本有。以正義核之，則有者是也。然則「葍」爲《內則》之「葍荳」，及《爾雅》之「齧」，《說文》所謂「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者，可爲定論矣。《釋文》以「葍」爲「藿」，引《廣雅》：「葍，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然《說文》「藿，葍草也」，並非菜名，不得以當此《詩》之「葍」也。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汪氏《毛詩異義》曰：「杜子春《華氏》注『契』謂『契龜之鑿』，正訓『契』爲『開』，與傳同。疏以『開出其兆』申傳，則於經文『我龜』不屬。鄭於《周禮》不從杜注，箋義自如疏說，與傳異。然以『契』爲『契灼其龜』，及《華氏》注謂『楚焯即契』，不若毛、杜之解爲得。《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明『燠』爲灼龜之木矣。鄭以『燠』爲炬其存

火，則經何爲言以明火焚燹也？經云「遂歛其燹契，以授卜師」，謂以焚燹灼龜所契處，然後授卜師開龜之兆。《卜師》亦云「揚火以作龜」。先鄭於「大卜作龜」注云：「謂鑿龜，令可焚。」是也。「承珙案：何氏《古義》云：「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爲「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集傳》引或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謂「楚燹即契」，則此詩曰「楚燹我龜」，有此文理否？」此說駁疏亦是。然《周禮》言「掌共燹契」，言「歛其燹契」，「燹」與「燹」同。《說文》：「燹，所以然持火也。」「燹，然火也。」「契」與「燹」「燹」並舉，則「契」亦是一物，蓋即鑿龜之器，所以華氏共之。又龜甲

須用熱器鑽之，故云「歛其燹契」也。契本開龜之物，因而開龜即謂之「契」。詩之「契龜」自當作「開龜」解。「契」「開」雙聲，故傳訓「契」爲「開」。《考工記》「馬不契需」，鄭司農讀「契」爲「爰契我龜」之「契」，謂不傷蹄。是大鄭意明以詩「契龜」爲「刻開」矣。班固《幽通賦》「旦算祀于契龜」，亦足爲「契龜」即「開龜」之證。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爲柁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

適周也。」承琪案：既云幽、岐不能爲西東，而又云據至時從水滸言之，然上文「率西水滸」是謂循西來之水厓，非謂循西至東也。至疏引《鄭志》，尤不明晰。自幽至岐，何用牽及於馮翊之沮及涇水？若從涇水南行，則當正西乃得周矣。又云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驗之地理，殊爲乖戾。康成當不至此。或《志》有脫誤。總之，「自西徂東」繼「疆理宣畝」之後，當是指周原之西東。戴氏《詩考正》曰：「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此說是也。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承琪案：《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此傳云：「不失繩直

之宜也。」上言「不失」，下當有「之宜」二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即申傳「宜」字。今本脫去二字。正義亦但云「傳言不失繩直」，則其脫誤久矣。

「掾之陜陜」，傳：「掾，藁也。」箋云：

「掾，桴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釋文》：「藁，劉熙云：盛土籠也。」正義曰：《說文》云：掾，盛土於器也。今《說文》作「盛土於櫪中也」。「掾」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掾，藁」者，謂掾土於藁也。箋以傳文略，故申成之。《說文》云：「桴，引取也。」故以「掾」爲「桴」，言桴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承琪案：此傳文當疊「掾」字。掾者，掾藁也，謂掾土於藁。故箋云「桴聚壤土，盛之以藁」。正義所申不誤。段氏《詩傳》云：「此謂『掾』即『輦』之假借。藁，徙土輦也。」恐

未必然。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云：「度，猶『投』也。」《釋文》引《韓詩》云：「度，填也。」承珙案：「度」與「宅」同。《周禮·釋文》謂「宅」古文作「庀」，與「度」相似，因此而誤。臣瓚注《漢書·韋玄成傳》則云古文「宅」「度」同。^①此傳以「度」爲「居」，似以「度」爲「宅」之假借。正義謂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其解甚陋。《韓詩》、鄭箋二訓相近，皆由聲得義。然曰「填」曰「投」，於傳訓「居」意亦相成也。

「削屨馮馮」，傳：「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段氏《詩小學》曰：「屨，古作『婁』。婁，空也。削屨，謂削治牆空竅、坳突處，使平。」又云：「鍛屨者，槌打空竅、坳突處。馮馮，堅實聲也。」焦里堂曰：「以藁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

者，則削之屨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錡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屨，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屨」。鍛屨，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屨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削之人屨其聲馮馮然，是以「屨」爲「數」，失毛義矣。或以「屨」爲空穴，亦非。」承珙案：《釋文》：「屨，力注反。」是亦以「屨」爲「數」，與正義

①「瓚」，原誤作「讚」，今據《漢書》改。

同。但依此，則經當曰「屨削」，傳當曰「屨鍛」，不得云「削屨」、「鍛屨」矣。《釋文》又有力朱一反，注同此音，似讀爲「離婁」之「婁」。段說頗與之近。但揆之事理，則焦氏之解爲長。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引《左傳》「皋門之哲」爲諸侯之證。何氏《古義》曰：「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杜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以『澤』爲『皋』，爲其字形相混。其實宋有澤門無皋門，孔氏誤矣。諸侯之有皋、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

魯以周公之故，庫、雉兼皋、應之制耳。然雖制兼皋、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皋、應也。毛傳所言爲得其實。」戴氏《詩考正》曰：「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則皆三門。天子謂之皋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考之經傳，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而《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耳。」承珙案：天子諸侯皆三門之說，始於宋劉原父。戴氏本之，其辨益明。何氏申毛亦當。下文「乃立冢土」，疏謂「冢土」非諸侯之社，是也。其又云：「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

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然「乃立冢土」與上「皋門」、「應門」文法一例，殷代尚質，必無「皋」「應」名目。傳云「致」者，乃自後推而言之，與《大明》「造舟」正同。皋，應非諸侯之制，則冢土亦不得爲諸侯之法。何氏引今《尚書·泰誓》有「宜于冢土」之文，謂：「其時武王未爲天子，故猶仍大王舊稱。」恐未足爲據證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肆，故今也。愠，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稽古編》曰：「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詩爲文王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不絕恚惡敵人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爲大

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爲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爲「故」，又爲「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承琪案：嚴《緝》謂此章鄭氏以爲指文王，因《孟子》借此說文王，遂踵之以爲文王耳。此語非是。下文「混夷駟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趙注即引此詩云「混夷兌矣，唯其喙矣」。是此章之爲文王，《孟子》自有明徵，不必援《稽古》章爲據也。《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云：「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彼經文與此略同，彼傳謂故今不絕惡人而自絕，則此傳亦當謂故今不絕惡人之心，與鄭同意。惟訓「隕」爲「墜」，聘問不得以「墜」言，傳意或與鄭異。趙注《孟子》以「問」爲

「令聞」，其義較優，似可用以述毛。然此章之爲文王，則毛、鄭固當無異義矣。

「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械，白桺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棗。』」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械，白桺」，《釋木》文。郭璞曰：「桺，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桺。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棗，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氏《詩稗疏》云：「案：《爾雅》：『櫟，其實棗。』《廣雅》：『櫟之實爲桺。』則其爲桺子實無疑。桺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則小，小者樹庫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櫟木，非柞也。柞械皆小樹，

故曰「拔」矣。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圍數尺，幹疆葉甚，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櫟，桺」者，郭注：「櫟屬叢生者爲桺。《詩》所謂械櫟桺。」今考《械櫟》之詩，毛傳曰：「櫟，桺木也。」《爾雅》又云：「桺，適木，魁癭。」則今之所謂「柞」者，蓋桺也，即《詩》之所謂「櫟」也。然則「櫟」者，今之柞；而「柞」者，今之櫟。古今名實舛亂，如此類者衆矣。李時珍謂今之柞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木，《方言》誤作柞木，皆昧此義。其說是也。「械，白桺」者，《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蘇頌之說皆與郭注《爾雅》相符，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桺子之櫟，皆庫小木，梗塞道路，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繇而木高大，非其倫也。」承珙案：《小雅·車輦》：「析其柞薪。」則柞乃可薪之木。《采菽》：「維柞之

枝，其葉蓬蓬。」則柞爲叢生亦可概見。《詩》每以柞械並舉，自是一木。《三蒼》謂械即柞，非是。《早麓》又云：「瑟彼柞械，民所燎矣。」則柞械必皆爲叢生可薪之木。王氏以柞爲橡櫟之一種，樹庫而葉大者與蕤仁之械皆小木，其說諦矣。

「行道兑矣」，傳：「兑，成蹊也。」箋云：

「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其行道士衆兑然，不有征伐之意。」焦里堂曰：「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兑」，傳云：「兑，易直也。」「柞械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兑」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兑」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

「丸」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兑然」，《釋文》作「脱然」，云：「一本作兑。」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承珙案：「拔」字毛無傳，《釋文》：「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乃據箋義爲音耳。《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於此「柞械拔矣」及《皇矣》「柞械斯拔」或有訓「拔」爲「盡」者。毛以「兑」爲「成蹊」，亦必謂盡去其柞械而後，蹊徑之間兑然成路。《皇矣》詩與此略同。蓋柞械叢木，松柏喬木，言帝省其山，柞械之木已盡，而松柏則皆兑然易直。雖《縣》之「兑」言「路之易直」，《皇矣》言「木之易直」爲異，其於「拔」義無異。若如箋說，皆作「拔然生柯葉」解，則彼文「作之屏之」以下，方言岐周之地

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下文忽又言其山柞械之茂盛，文義殊不貫矣。

「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傳：「駢，突。

喙，困也。」正義曰：「《說文》云：「駢，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駢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承珙案：《稽古編》據《國語》邵獻子曰「余病喙」韋注：「喙，短氣貌。」《方言》「喙，餽，餽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喙」。」又「喙，極也」，注：「江東呼「極」爲「喙」。」是「喙」、「喙」、「喙」三字通用，以證毛傳「困」義，足補孔疏所未及。惟《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若依《馬部》引《詩》「混夷駢矣」，則此引《詩》當作「維其咽矣」。「咽」「喙」字異，或出三家。其曰「犬夷咽矣」者，犬夷即混夷，古人引書自有此徑省之法。

段注謂合兩句爲一句，與《日部》「東方昌矣」相似。承珙謂：《左傳》注引《詩》「吠夷喙矣」，亦是合兩句爲一句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稽古編》曰：「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耳，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旨。」承珙案：陳說是也。毛傳所述爭田之事，正義謂《書傳》、《家語》皆有其

事，雖小有異同，然皆言未履文王之庭而自然感化。《說苑·君道》篇載此事，并引孔子之言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然則「質厥成」三字祇屬虞芮言之，猶《王制》云「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傳訓「質」爲「成」，「成」爲「平」，言以所爭不平之事，待成其平於文王耳。或謂斷獄謂之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其實文王並未斷此獄也。至「文王蹶厥生」，蘇頌、嚴《緝》皆謂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毛傳所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蹶厥生」之實。故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此善於申傳也。若祇就虞芮一事謂有以動其心，於義隘矣。

棫 樸

《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案：《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王官人篇》，《荀子》亦云「文王以官人爲能」，並與此《序》語合。毛於首章傳即以山木茂盛爲賢人衆多之興，全詩大旨已明，故下四章但訓詁經文而已。《晏子春秋》對魯昭公問引此詩首章，即繼之曰：「此言古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賈誼《新書·連語》篇、《容經》篇並引此詩首章，皆繼之曰：「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蓋謂人君當慎選左右之意。雖似斷章，然正與《序》「官人」義相發明也。

「芄芄棫樸，薪之樛之」，傳：「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桺。樸，枹木也。樛，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汪氏《毛詩異義》曰：「傳以

棫櫟薪樗興賢人衆多，得爲國家之用。箋不爲興，以薪樗爲祀天，左右趣之爲諸臣相助積薪。疏引孫毓《詩評》以箋義爲長矣。然首章若言祀天，不當僅舉一樗燎；即舉樗燎，不必言棫櫟；言棫櫟，亦不必言芃芃也。鄭特以「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與下章「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文同，下章言祭，此章亦當爲祭，而《大宗伯》又有「樗燎」之文，故易傳爲是解耳。要以經言「芃芃棫櫟」思之，毛公取興之義優也。首章見衆賢之集於朝輔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舉此二者以明賢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紂之汚俗，咸與維新；末章言文王聖德，綱紀四方，無不治理，又總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經之設文蓋有次第矣。」承珙案：章首二句只依毛傳作反興爲是。正義謂「薪之樗之」是

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樗燎。然《旱麓》「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亦祇以民之燎薪爲興。《說文》：「樗，積木。各本作「積火」，從段注訂正。从木、火、酉聲。《詩》曰：「薪之樗之。」其下乃引《周禮》「以樗燎祀司中司命」，又云「樗，或从示，作「𣎵」。崇祭天神也」。是許正用毛義。《詩》之「薪樗」但謂積木供燎，與《周官》「樗燎」不同。至从示之「𣎵」，則專爲燔柴祭天而設，非詩正字，亦非詩本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傳：「半珪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執璋也。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酢。」肅以臣

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汪氏《毛詩異義》曰：「案：臣之執璋行禮，唯贊裸時，其他無執璋者。《顧命》『太保秉璋以酢』，亦是受冊命後祭事。彼疏云：『祭

統』：『君執圭瓚，大宗伯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其言不誤也。傳云『半圭曰璋』。璋瓚之璋，亦半圭也，傳特略不及瓚耳。箋言諸臣亞裸以璋瓚，義實申傳，不得從王氏述毛。」承珙案：此傳「半圭」自指瓚柄而言。《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亦是以璋瓚爲璋。疏引王基駁王肅，據《郊特牲》「灌以圭璋」，知古人稱「璋」即爲璋瓚，其說當矣。又引《小宰》注「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故知此章說宗廟之祭，是也。《春秋繁露·四祭》篇謂：「文王受命而王，先郊後伐。」以此章爲文王郊天，「六師及之」爲文

王伐崇。此自漢初說《詩》者相傳有此。後惟何休注《公羊》定八年。傳引此詩，有「用璋以郊」語。若毛、鄭，皆無此義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爲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此下歷引《鄭志》答趙商、臨碩問，以《詩》三言「六師」皆謂六軍之師。又引鄭注《易·師卦》及《甘誓》《泰誓》注、《公劉》箋，皆「軍」「師」通稱，以見《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不當於此獨言殷末，當是

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承珙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此似爲鄭箋所本。孔疏往往右鄭，獨此疏以鄭他經傳注證之，多不相合，故不復曲爲回護。後儒尚以經稱「周王」、傳言「天子」爲疑，殊不知《小雅·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爲。《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此言已足爲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爲天子。疏所云「《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孔驥軒疑：「商制，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帝」號尊其父焉。及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

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乃《械櫜》一篇曰「周王于邁」、「周王壽者」，何也？言「周王」以別於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邪？「承珙案：詩言「周王」，猶末章稱「我王」耳，非必對「殷」爲稱。此詩或言「辟王」，或言「周王」，或言「我王」，恐皆便文，無義例也。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段氏《詩小學》云：「此傳當作「遠作人也」，「不」字衍。鄭箋異義。」承珙案：《南山有臺》「遐不作人」傳云：「眉壽，秀眉也。」於「遐不」無釋者，當是以「遐不」爲「遐」，亦「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之例。「遐不作人」，謂遠有眉壽也。經文「不」乃語詞耳。箋則以「遐不」爲「不遐」，故此云「遠不作人」者，「近如新作人」；《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此蓋以「不」爲「豈不」之「不」，非語詞，與毛異義。

然此言「作人」承上「周王壽考」，是謂久道化成，當以「遠作人」者爲是。《南山有臺》祝君子之眉壽，亦當言遠有眉壽。不得如箋謂近於作人、近於眉壽也。《旱麓》「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雖無傳，自應與此同解。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杜注云：「《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殆即緣《棫樸》傳爲說。《詩》疏乃云：「毛以爲樂易之君子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此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以此二句相對，『章』是

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承琪案：箋引《追師》「掌追衡筭」，以「追」亦爲治玉之名；又訓「相」爲「視」，謂萬民視文王政教如覩金玉，然皆不如毛義之善。《爾雅》雖分別「玉彫」、「金鏤」，然「彫」亦「鏤」也。《廣雅》及韋注《國語》皆云：「彫，鏤也。」疏謂散文則通，是矣。《說苑·脩文》篇引《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或本魯、韓《詩》說，亦以「章」爲文、「相」爲質，與毛解合。蓋毛解與經文相對成文，意義尤愜當也。至《追師》注引《詩》「追琢其璋」，字偶作「璋」，不過如《管子》「不璋兩原」，假「璋」爲「章」耳。賈疏乃云璋是玉爲之，則「追」與「琢」皆治玉石之名。其實《詩》字並不作「璋」，毛、鄭皆無此解也。

旱麓

《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

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郝仲輿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啟後人，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大序》曰『受祖也』，箋疏誤以『君子』即大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爲謬，皆未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大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大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爲大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承珙案：郝說是也。《序》不言文王受祖者，當以

《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之詩，故不復贅耳。詩中言「享祀介福」，言「神所勞來」，其爲受祖甚明。因推言周之先祖，上自后稷、公劉以下世修其業，至大王、王季而益大。凡皆爲文王之所受，而詩中「君子」則皆當指文王。三章「遐不作人」與《棫樸》同文，末章「求福不回」又與《大明》「厥德不回」同義，其爲指文王言，可無疑矣。箋以「君子」謂大王、王季，全篇皆不及文王，而《雅譜》列爲文王之詩。豈有美文王受祖而但稱祖德，絕不及受之之人者？疏謂：「光揚祖德即足爲子孫之美，故辭不復及。」曲申箋義，非也。

《呂記》云：「『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益。此篇，《詩》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百福干祿』之語則不辭矣。」朱子《詩序

辨《亦云「百福千祿」不成文理。承珙案：「千祿百福」出《假樂》之篇。彼謂求祿而得百福。此《序》即用其語，言「百福千祿」者，謂得天之百福與所求之祿耳。疏云：「『福』言「百」，明「祿」亦數多。『祿』言「千」，明「福」亦求得。」蓋古人自有此種互文，何得謂其不辭？段氏《詩傳》云：「此《序》「千」字是「千」字之誤。」引《假樂》箋「子孫得祿千億」爲證。案：此說亦可不必。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千祿樂易。」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毛傳依《周語》文爲義。彼韋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稽古編》曰：「此詩之旨，《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唯論草木乎？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承珙案：此章毛不言「興」，箋疏以後，皆從鄭、孔爲「興」，而義各不同。《呂記》以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嚴《緝》本程氏之說，以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興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二說似皆可

通。然觀單穆公引此章而反復申明其意，則旱麓榛楛自是當時所見之實。而鄭箋以爲「興」者，亦如《鴛鴦》箋云「此文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焉」耳。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又引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嚴《緝》謂：「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間高山多矣，不當遠取漢中之旱山也。」承珙案：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國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此「池水」皆即《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沔水篇》云：「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考南鄭故

城在今漢中南鄭縣東二里，旱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安陽爲今興元府安康縣地，興元之西即漢中之東，是《水經》「池水」、「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故《元豐九域志》又云興元府有旱山矣。至漢中興元，雖去豐岐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興元之北，即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其時土宇已擴，不得謂旱山非境內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箋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

也。《釋文》謂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則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氏《詩小學》從正義本，以「黃金所以飾」爲句，「流鬯也」爲句。陳碩甫謂：「當作「黃金所以爲飾」，以釋經之「黃」字，《釋文》一本有「爲」字者是也。『流鬯也』當作『流，流鬯也』，轉寫脫一『流』字耳。」承珙案：此傳當如《釋文》，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其義已足，不必改讀。蓋玉瓚者，言其柄以大圭爲之。黃流者，言以黃金爲勺而有鼻以流鬯，故曰「黃金所以流鬯也」。鼻所以流鬯，因而鼻即謂之「流」，故鄭注《玉人》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是直以「流」爲勺鼻之名。此箋泥於「在中」二字，又以「黃流」爲「柜鬯」。疏申

之，謂柜鬯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不知「黃流在中」，即謂黃金爲勺而流鬯於其中，文義自明，不必泥「朱中央」之文，謂「瓚中赤而不黃」也。

陳碩甫曰：「『瑟彼玉瓚』，《周禮·典瑞》注鄭司農引《詩》作『卹』，又作『邨』。案：『卹』乃『邨』之誤。司農治《毛詩》，其所據《詩》作『邨』。後鄭作『瑟』，云：「潔鮮貌。」《說文》作『璫』，云：「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許與後鄭本三家《詩》。今《詩》作『瑟』者，依箋改也，故毛無傳，下文『瑟彼』始有傳。當依司農所據，作『邨』爲正。蓋『邨』者，流鬯之貌也。『泌之洋洋』傳曰：「邨，泉水也。『泌彼泉水』傳曰：「泉水始出泌然流也。『邨』與『泌』『泌』並聲同而義近。」承珙案：「瑟彼」直指玉瓚而言，不得以爲流鬯之貌。《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璫與！」遠而

望之免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又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璵兮，其璫猛也。」則「瑟」自是狀玉之辭。司農引作「邲」「邲」者，乃古字假借爲之，未必毛本作「邲」。毛無傳者，豈以「瑟」爲玉狀，當時所共曉歟？至五章「瑟彼柞械」，傳訓「瑟」爲「衆貌」，當由「瑟」、「邲」同聲，「邲」與「謚」又同字，《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謚」。《左傳》引《詩》「何以恤我」，《說文》作「譏以謚我」。「謚」即「密」也，言柞械之蒙密，是有「衆」義，故傳以爲「衆貌」歟？

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引《孔叢子》：「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謂毛意當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引：「鄭注《尚書》『西伯戡黎』，謂文王爲雍州之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

『文王爲雍州牧。』《大宗伯》：『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爲九命也。」承琪案：毛但言九命錫圭瓚，未分別王季、文王，自以此詩言文王受祖，則錫圭瓚者即爲文王可知。鄭以「君子」斥大王、王季，故以受賜屬之王季。正義力申鄭意，以「伯」爲州伯，謂王季爲州伯，文王亦祇爲州伯。不知鄭注《尚書》云：「文王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其不止爲雍州之伯可知。《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其後囚於羑里，既又赦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是文王未囚羑里之先，已爲殷三公矣，至赦出之後，乃專征伐，自是上公九命作伯。毛意本指文王受圭瓚秬鬯之錫，故直言「九命」。王肅《尚書》注正從毛，以文王爲二伯。《書》疏亦云：「文王率諸侯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言『西伯』者，對東爲名，

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此正與《詩》疏相反，其游移有如此者。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稽古編》曰：「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之，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承珙案：《潛夫論·德化》篇云：「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其下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

悌君子，胡不作人？」此亦似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與傳義相近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言祀所得福也。」正義曰：「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牡，群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牡」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承珙案：此章言祭祀得福，正《序》所云「受祖」之實，則「以享以祀」當指文王之祭祀言之。《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當本三家《詩》義，亦以此享祀爲文王。正義仍屬之大王、王季，誤矣。

思齊

《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箋云：「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正義因謂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此但能釋首章之意。嚴《緝》駁之，當矣。歐陽《本義》又謂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亦失立言輕重之宜。惟范氏《補傳》云：「《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內。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內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妣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此解『不顯亦臨』二句，與傳箋異。四章言文王德盛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謂皆由于內助也。」承珙案：諸家惟范說為長。

「思齊大任」，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承珙案：毛傳於「不可休思」云：「思，辭也。」思皇多士亦云：「思，辭也。」《風》《雅》各舉其一，以見《三百篇》「思」字多為語助。在句尾者，如「不可度思」、「鋪時繹思」之類；在句中者，如「旨酒思柔」、「無思不服」之類；在句首者，如「思變季女逝兮」、「思樂泮水」之類皆是。鄭箋於「思」字多訓「思願」，似失毛旨，《經傳釋詞》辨之詳矣。王氏《詩總聞》以此「思齊」、「思媚」為「思願」，以「思皇多祜」為詞，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正義曰：「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

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甯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汪氏《異義》曰：「大王、王季追「王」在後，於文王時祇稱「公」。『惠于宗公』，據文王當日事神言，不從後稱，則以爲「公」未爲不可。箋於「京」必爲地名，其義不容少假。疏既是之矣，而於「宗公」又謂當稱「王」，殆有心予奪歟？」《左傳》「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對不務民義而瀆事鬼神者言，《外傳》引《詩》或係斷章取

義，《內》《外傳》釋《詩》，毛多據爲義。此獨不然，必知斷章。皆未可據以難毛。又疏引《書序》「班宗彝」，《中庸》「陳其宗器」申傳「宗神」之義，亦未盡。《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官：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蓋當時宗廟固有以「宗」名者矣。」承琪案：以「宗公」爲大臣，實與下一句文義不貫。疏引《國語》胥臣之言，以爲「順大臣」之證。然《旱麓》首章，傳用《國語》，疏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三章傳用《中庸》語，疏又謂《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則何以知胥臣之引《詩》果取本義而非斷章乎？《周禮·甸師》「用牲於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然則「宗公」爲宗廟之先公，明矣。疏謂經傳無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不知經傳亦未嘗有以「大臣」爲「宗公」者也。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陳碩甫曰：「箋以『寡妻』爲『寡有之妻』，《孟子》趙岐注曰『寡，少也』，鄭、趙語皆非毛公傳義。傳上云『大姒，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爲言『特』也，『適』之爲言『正』也、『主』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餘八爲妾。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曰『繼室』，不得稱『夫人』，此傳釋『寡』爲『適』之義也。《詩》『寡妻』曰適妻，則《尚書》『寡兄』曰適兄。《顧命》篇：『無壞我高祖寡命。』《鴻雁》篇『偏喪曰寡。』亦與寡特義相近。《禮記·坊記》篇：『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猶言乎『主君』也。主卑於賓也。《玉藻》篇：『其於敵以下，曰寡人。』《曲禮》篇：『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猶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諸侯自稱曰『孤』也。大

夫曰『寡君之老』，猶言乎『正卿』也。夫人曰『寡小君』，猶言乎『正夫人』也。衛莊姜自稱曰『寡人』，猶自言其『正妻』也。解者並以『寡有』、『寡德』當之，于是『寡適無敵』之義微矣。此皆名之必正者也。《曲禮·下篇》『庶人曰妻。』此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承拱案：陳說是也。』『適』與『庶』對稱，『庶』爲『衆』，則『適』爲『寡』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載其《昌言·損益》篇曰：『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此亦可明『寡妻』對『衆妾』爲言之意。傳上言：『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此以『寡妻』對『衆妾』言，故曰『適妻』。趙注《孟子》云：『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此正與毛義同。鄭箋以『寡』爲『寡有』，則此詩美文王能儀刑之，無庸稱美寡妻。後儒又多以爲『寡德』者，詩人述周室之事，亦不必代爲謙辭，二者皆非詩意也。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

「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正義曰：「《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承珙案：王肅以「迎治」申傳，固是橫益「治」字，但「御」之爲「治」，毛豈不知？《崧高》「王命傳御」，傳訓「御」爲「治事之官」矣，而此必訓「御」爲「迎」者，《皇矣》「以對于天下」傳云：「對，遂也。」此以「遂」有「進」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詩「以御于家邦」與《皇矣》「以對于天下」文同，此訓「御」爲「迎」，猶彼訓「對」爲「遂」。「御」之訓爲「迎」，「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

化兄弟，以進及于家邦耳。趙注《孟子》：「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此亦橫益「之福」二字，非經旨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稽古編》曰：「《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日不顯』連『莫予云觀』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王氏《釋詞》謂：「『不顯』之『不』爲語詞，與他處訓爲『弗』者不同。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可知。又案：『亦』爲語詞，與『亦既見止』、『亦汎其流』之『亦』同，非謂顯固臨，不顯亦臨也。例以下句之『無射

亦保」，《文王》之「不顯亦世」，而文義自明。」承珙案：「不顯」之「不」，以爲語詞固可；即以爲「豈不」義，亦可通。說見《文王》篇。「亦」爲語詞，與「而」字同。「不顯亦臨」謂上以顯而臨之。「無射亦保」謂民無厭而保安之。傳釋下句取便文，故與經倒耳。《釋文》：「射，毛音亦，厭也。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考正義，則《釋文》所謂「一本」者，乃定本也。陸氏既以爲非，則所云「毛音亦」者，是但爲毛作音。其下云「厭也」者，乃其自申毛義，非毛本有此訓。若毛訓「保，安，射，厭」，則不當先「保」後「射」矣。知《釋文》較定本爲長。至下章「不聞亦式，不諫亦人」傳云：「言性與天合也。」正義曰：「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王氏《釋詞》亦以「不」爲語詞，謂：「不聞，聞也。不諫，諫也。式，用也。人，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

之。「亦」字亦語詞，非謂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人，不諫亦人也。」此解固可使上下文義一律，然傳謂「性與天合」，其義甚精，尤足見文王生安之聖。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正以「亦」爲語助，與「而」字同。「不」字則當作「弗」字解，若但云聞而用、諫而人，其義淺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不己之而自己。言化之深也。」正義述毛云：「民既安文王之德，故今大爲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承珙案：此

二句，毛、鄭異義。自《穎濱詩傳》以後，《呂記》、《嚴緝》、《范氏補傳》等皆從毛說，但或以「不瑕」爲「無瑕玷」耳。今謂此二句與《緜》「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義正同，以彼準此，傳說似長於箋。

《稽古編》曰：「鄭取『雝雝在宮』三章並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雝，『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句，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靡』，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承珙案：毛氏故言《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是以「雝雝在宮」四句爲第三章，下兩句皆以「肆」字起。「肆」爲「故今」，雖是緣上之辭，不必定緣本章，即緣上章亦可，《緜》「肆不殄厥愠」即其例也。且以韻求之：顧

氏《詩本音》、江氏《古韻標準》以《思齊》四章、五章無韻，段氏《音均表》曰：「人，本音在第七部，《詩·思齊》合韻『瑕』字。」孔氏《詩聲類》以「殄」、「疾」、「假」、「瑕」爲句中韻；「人」古音即當在二十四職，《思齊》「式」與「人」協，爲古本音。江氏《詩經韻讀》曰：「假」可協，而「疾」「殄」究不可協，且《三百篇》中未有一句一轉韻者。承珙謂：改「人」歸「職」，亦無他證，不如依段氏謂「人」合韻「瑕」。蓋「瑕」本音「胡」，「人」可轉音「乳」也。今北人讀「人」字如此。至末章「造」「士」爲韻，則段氏所云「之」與「尤」、「幽」合韻。知古今合韻即音轉之權輿，其說諦矣。然則此詩章句但從「故言」所分，則四、五章音韻相諧，可無疑義。

「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

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敦，毛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校勘記》云：「考此經字自作「敦」，箋以「敦」爲「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爲「瘵」、「既匡既勅」箋中竟改爲「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以《釋文》別爲毛作音爲過，又以爲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則非是。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

「此下更有」云云，觀「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敦，厭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爲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承珙案：正義述毛云：「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則孔所據《毛詩》，正陸氏所稱「一本」誤以王肅語爲傳義者。其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此特因箋不破字，遂意經有作「擇」之本，非真見有作「擇」者也。其實本篇「烈假」，箋即改爲「厲假」，而並不言「烈」當爲「厲」；疏亦但言鄭讀「烈假」爲「厲假」，何以不言本有作「厲」者乎？然則經文自當作「敦」，傳但有「敦，厭。髦，俊」二訓，而無「古之人」以下語。陸本較孔爲長。或謂「髦，俊也」見上《棫樸》傳：「射，厭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爲之訓耳。此又不然。《葛覃》「服

之無斃」傳：「斃，厭也。」鄭注《禮記·緇衣》、王逸注《楚辭》引《詩》皆作「服之無射」，或《毛詩》古本作「射」，傳以「射」爲「斃」借而訓爲「厭」，故此詩「無射亦保」但訓以「保，安無厭」矣。至「髦，俊」之訓，雖見《棫樸》，然如「肆，故今也」已見於《縣》，而此篇仍復作訓。古人訓詁或複出，或不複出，固未必有定例也。

皇 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黃氏元吉曰：「王肅申毛，以『殷、夏』指桀、紂。孫毓則泛指夏、殷之後。孔疏又駁孫，謂是以桀配紂爲言，引《崧高》美申伯而及甫侯爲證。說固紛矣。今觀《召誥》曰『不敢不監于有夏，不敢不監于有殷』，而即曰『維茲二國』，此殷、夏爲『二國』之明證也。」汪氏《異義》曰：「傳釋『二國』爲殷、夏，正本《召誥》之

義，言紂之惡與桀同，其政所以不得於民心也。紂之政教不得於民心，而尊居天位，四方之國爰從之謀，爰從之居，而紂得用大位，行大政，肆其暴虐。上帝於是惡之，憎其殘害下民，乃眷然回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去殷而歸就文王也。傳義蓋如此。箋釋『二國』謂殷及崇，於義殊有未安；以『政』爲『正』，似改字；訓『度』爲『謀』，與『究』義複。又疏引王肅語申傳，解『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云：『彼四方之國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是矣。又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則失傳以『彼』爲『有道』之義。從紂謀爲非道，乃箋說，非傳義。」承珙案：《書·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又云「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

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承天」云云。^①此亦言代殷而并及于夏。傳不曰「二國」夏、殷，而曰殷、夏，即此可見是由殷及夏。孫毓以爲先察王者之後，義自可通。至「爰究爰度」，王肅以爲四方之國往從紂謀、從紂居，究於傳以「彼」爲「彼有道者」不合。毛意當是謂殷、夏之政不得民心，於是四方有道之國乃懼而各謀其所居。「爰究爰度」非對文，與《縣》詩「爰始爰謀」、「曰止曰時」等句同。文四年《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云：「《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解可用以申毛。臧氏《經義雜記》謂箋訓「正」爲長，《毛詩》當

亦作「正」，王肅乃改爲「政」。又「度居也」三字，亦肅所增。歷引傳箋凡「宅居」字皆作「宅」，「度謀」字皆作「度」，初未嘗濶，知毛「度」字亦必訓「謀」。如爲「居」義，則經必作「爰究爰宅」而後可。承珙謂：此說不然。「其政不獲」，《左傳》字亦作「政」；訓「度」爲「居」，又見於《縣》五章傳，不得皆爲王肅所增改也。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汪氏《異義》曰：「經上言『其政不獲』，則殷已見絕於天，下言『憎其式廓』，正指惡之之故。『惡』與『憎』雖一義，要下自申上耳。傳義於經，語

① 「承」，阮校本《尚書正義》作「神」。

氣膾合也。」承珙案：傳意蓋謂夏、殷之政不得民心，致使四國懼而各謀所居。於是上帝惡之，惡其爲惡甚大，此所以西顧而與周宅也。後儒據《周頌》「耆定爾功」傳以「耆」爲「致」，解此「上帝耆之」爲「上帝所欲致」者，

又與下句「憎」字不合，遂并改「憎」爲「增」，以「式廓」爲「規模」。然則此二句已明言上帝之與宅矣，何以下文始云「乃眷西顧」乎？

《經義雜記》謂「耆，惡也」三字謂王肅所私加，又加「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八字。承珙謂：此亦不然。「耆」之爲「惡」，《韓詩》本有是訓。見《周頌》釋文。《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上帝指之」，今詩「耆」字疑即「指」之借字。《釋名》：「耆，指也。」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謂上帝指目而惡之也。至「憎其式廓」，《潛夫論》引作「式惡」，且云「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

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惟解「爰度」微與毛異，其餘皆同傳義。蓋傳云「用大位、行大政」者，正指上經「不獲之政」而言，似不得以此爲王肅所加也。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顧，段云「顧」上當有「西」字。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稽古編》曰：「《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箋意與匡同。下章「帝遷」即此義。承珙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乃眷西顧，此維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此釋「與宅」亦與下章「帝遷明德」同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

菑，自斃爲翳。」今《爾雅》作「木自斃神，立死留，蔽者翳」。《詩》疏引《爾雅》作「立死留，蔽者翳」。邵氏《爾雅正義》曰：「案，孔疏似所見《爾雅》無「自斃神」一句。劉昭注《補續志》引《爾雅》「木立死曰留」，與孔氏所據本同。《詩釋文》引《爾雅》「木自斃神，蔽者爲翳」，又似無「立死留」三字。皆所見異本也。」承珙案：《爾雅》此文是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此「斃」字當訓「死」。下「立死留」謂其死而猶植立者，「留」當讀「身」，如「斷留」之「留」。李巡以「菑害」釋之，非是。「蔽者翳」，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李巡以「蔽」爲「斃」，訓「死也」，亦非是。此乃分別木之自斃者，有此二種耳。傳以經無「神」文，故但引下二句。「自斃爲翳」，「斃」當從《釋文》「一本作蔽」，謂自仆而蔽地者爲「翳」。「自」字乃毛用《爾雅》而增成其義，非

所見本異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汪氏《異義》曰：「疏引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稽古編》謂：『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帝遷明德言天去殷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言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所以徙就之。此解較王說爲勝。」承珙案：後儒釋此句，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或又從箋讀「串」爲「患」，以「患夷」即昆夷，「載路」謂昆夷滿路而去。夫既以此章爲大王之時，而「昆夷駢矣」又屬文王之事，已未免自相矛盾；且「載」之爲「滿」，古無此訓。王氏《詩稗疏》曰：「傳訓串，習；夷，常；路，大，於「帝遷明德」之義相

承。鄭箋、《集傳》之釋不如毛說之允。《爾雅》：「路，大也。」「串，習也。」郭注：「串，厭習也。」與毛傳脗合。載，語詞，見於《詩》中者不一。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云「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詩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訐，大。而復云「載大」者，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自當以《爾雅》、毛傳之訓爲長。」承珙謂：《生民》「實覃實訐」，傳訓「覃，長；訐，大」者，乃言后稷年歲長大，其聲則亦大，異於「呱呱」之時，故云「厥聲載路」。非以「覃訐」爲聲之長大，不得云「重言厥聲以足上文」也。

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應」作「瘠」，云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

以「瘠」爲誤。正義曰：「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阮氏《校勘記》云：「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皆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瘠』爲誤，失之矣。」承珙案：此說是也。經文但言「串夷載路」，並未言文王侵伐。若以「路」爲「應」，是謂昆夷應天，不成文義。孫毓以「瘠」字駭俗，臆改爲「應」，而不悟經文之不可通耳。

「天立厥配」，傳：「配，嬀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妣也。」正

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嬀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嬀。」案：妃，正字。《毛詩》作「配」者，假借字。某氏注《爾雅》引「天立厥妃」，或本三家《詩》用正字耳。然「妃」之爲「嬀」，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嬀」，止當爲「配天」之義。下「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文王有聲》「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此皆假「配」爲「妃」，而其義皆爲兩相輩偶而已。《詩》《書》中如「其自時配皇天」、「克配上帝」，皆此義。箋以「配」爲「妃」，釋爲大姒，于上下文義不合，恐非毛旨。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此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

驗。《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鄭以王季追王爲說，殊費迴護。」陳碩甫曰：「『王季』當作『文王』。作『王季』者，依箋讀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引此作『唯此文王』。《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樂記》鄭注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至鄭君箋《詩》，始改作『王季』。故『王此大邦』傳不謂王季也，而箋以王季稱王爲追王。『比于文王』傳不謂文王也，而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鄭謂『比于文王』爲周之文王，乃以『維此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鄭

君乃從其誤也。蓋《皇矣》詩皆美文王，三章涉大伯、王季者，但連類及之耳。」承琪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此所據《詩》亦作「文王」。至干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然三占從二，既《左傳》、《韓詩》皆作「文王」，毛傳又全用左氏，正義本誤以「德正應和曰貊」至「賞慶刑威曰君」三十三字爲箋文，遂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非是。則《毛詩》本作「文王」亦可決矣。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稽古編》曰：「箋語殊偵。世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但《左傳》

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較爲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恐未得其意。」承琪案：《左傳》雖以「文」爲九德之一，然似以「文」總上八德，故復繼之曰：「近文德矣。」此「文」雖非謚號，然比于古之文德，正可見文王之所以爲「文」，乃與章首「維此文王」相應。疏用鄭申毛，乃云文王之德不爲人所恨，而王季可以比之，不獨失毛旨，亦非鄭意。蓋鄭箋承傳「經緯天地曰文」之語，而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猶言比于經緯天地之文王，初非指西伯昌之文王也。疏不善讀箋語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汪氏《異義》曰：「傳以阮、共爲周地，密人往侵之。」箋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案經上言「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謂不畔道而妄取人國邑，貪求而羨樂人土地也。此云「密人不恭」，明是密人犯順，故下言「王赫斯怒」。若如箋說，則經當先言阮、徂、共三國犯周之事，不當先言密人不恭。又「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訓上「旅」爲「師」，下「旅」爲地名，謂文王整其師旅，以止密人往旅地之寇。箋訓「旅」皆爲「兵衆」，謂文王整其軍旅以遏止徂國之兵衆。上言三國犯周，而此止言按止徂國之兵衆，於經不若傳爲完足也。」承珙案：《孟子》引《詩》「以遏徂莒」，趙注云：「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是亦同毛，以「莒」爲地名。古字「旅」「莒」同

音，故《毛詩》借「旅」爲之。《韓非子》言文王侵孟克莒，則毛傳地名之說確矣。但上云「徂共」，此云「徂旅」者，益恐其由共又及於旅，故出師以遏之。「徂共」是已往侵共，「徂旅」是將往侵旅，故云「以按」。《孟子》作「遏」，《詩》作「按」者，古「按」、「闕」、「遏」字皆通，《左傳》「虞闕父」，漢《陳球碑》作「遏父」；《國語》「董安于」，《韓非子》作「闕于」是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正義引王肅語述毛，謂此追本密人來侵之時，依其京阜，陟我高岡。「無矢我陵」以下，乃周人怒密之詞。承珙案：王說非是。上章已言整旅按止，何用復述來侵？此章當是按密之後，移師問罪。「依其在京」者，所以整軍經武也，

然後自阮邑之疆而侵之。「陟我高岡」以下，言升高而望，師行無阻。蓋《呂覽》、《說苑》皆言伐密，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本未嘗重煩攻戰，故但言其莫我敢當而已。或疑文王伐密，不當言「侵」，不知《孟子》引《太誓》即曰「侵于之疆」。《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與「伐」有難易輕重之別，故下文言「伐崇」，而此但曰「侵」耳。箋謂此文王伐阮，阮兵無敢當者，言「我」者，據後得有阮地而言。但上箋言三國犯周，密人距義，何以「上章經文止言按徂國之旅，此章經文又止言侵阮國之疆，而密、共二國絕無一語及之乎？且未嘗得其地而遽目之爲「我」，是近於「畔援」、「歆羨」矣。箋說非經意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

箋云：「度，謀。鮮，善也。」近儒多據《逸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鮮原」爲地名。承珙案：《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紀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師始伐殷，秋次于鮮原。則此鮮原必商、周相接之地。若即指爲《詩》之「鮮原」，則下文岐陽、渭將傳：「將，側也。」與商地不相陟，似不得以彼證此。此傳釋「鮮」與《公劉》「陟則在嶺」傳同。《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嶺」。是其例。《公劉》疏謂彼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彼傳云：「嶺，小山別於大山也。」是「鮮」「嶺」同字。《公劉》以「陟嶺」與「降原」對舉，此亦「鮮」與「原」對舉，非以「鮮原」連稱爲地名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

有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承珙案：經文此數語是爲伐崇張本，猶五章「無然畔援」數語之爲伐密張本也。然則「不大聲以色」謂不大其聲色以加人。《禮記·中庸》引此句，鄭注云：「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此與傳解略同，即不陵弱暴寡之意。「不長夏以革」若但謂天性自然，少長若一，則與上「不大聲色」語意不相配，似非經旨。毛云「長大」者，似是雄長擴大之謂，言文王雖三分有二，然不恃此以紛更由己。皆所以起下文伐崇之舉乃順天行誅，而非有陵暴紛更之意。《墨子·天志上》篇反復于三代聖王愛人利人，而歸於順天意者爲義政，「政」疑與「征」同。反

天意者爲力征。其「義政」奈何？「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其中篇曰：「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據此，知此詩「不大聲色」二句是不厲威嚴、不事變亂之謂。《墨子》之意正與傳同，其義古矣。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僖九年、襄三十一年《左傳》皆引此二語，杜注一則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一則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墨子·天志下》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此皆與箋意略同。要總爲伐崇張本，非徒形容其明德已也。

「詢爾仇方」，傳：「仇，匹也。」箋云：

「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稽古編》

曰：「毛訓『仇』爲『匹』，孔疏申之甚當。疏

云：「當詢謀于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自鄭用

「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修怨而動，何足爲聖

人哉？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

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群臣，因引此詩證之。

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承珙案：箋

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是鄭

意「仇」如《葛伯》「仇餉」之「仇」，本非謂以其

譖己而爲「仇」也。後儒特附會《史記》之說，

并誤解鄭箋耳。今詩作「詢爾仇方，與爾兄弟」。顧夢

麟謂二句無韻，此亦當據《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兄」與

「方」韻也。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

車也。」《釋文》：「臨，《韓詩》作隆。」段氏《詩

經小學》云：「隆衝，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承珙案：正義

云：「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

《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此疏申

傳以「臨衝」爲二，證據甚明。《說文》：「輶，

陷陳車也。」次之以「輶」，云：「兵車高如巢，

以望敵也。」成十六年《左傳》：「楚子登巢車

以望晉軍。」杜注：「巢車，車上爲櫓。」宣十

五年《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

車。」杜云：「樓車，車上望櫓。」巢車、樓車，

殆即《詩》之「臨車」，故《說文》以「輶」次

「輶」。陳氏《禮書》云：「孫武曰：攻城之

法，脩其輶輶輶。輶，四輪車。蓋衝車之

類。」承珙謂：「輶」與「櫓」同，亦臨車之類

① 「子」下，原衍「使」字，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刪。

也。《後漢書·光武紀》「衝輶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慎曰：輶，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輶閑閑」，即以「輶」當《詩》之「臨」，「衝」爲衝車，「輶」爲樓車。然則毛以「臨衝」爲二車，不可易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臨衝萑萑，崇墉仡仡」，傳：「萑萑，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正義曰：「傳唯云「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致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距者，故有訊馘。」箋以「言言」猶「萑萑」，爲將壞貌。《釋文》於「崇墉仡仡」引《韓詩》：「仡，搖也。」鄭義蓋本於此。疏申之曰：「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爲將壞之貌。」承珙案：僖十九年《左傳》司

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北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漢書·伏湛傳》：「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

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此其明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萑萑」。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訓詁之有本矣。即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簫小者謂之笳。」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笳。笳，小也。」此亦可

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

靈 臺

《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正義曰：「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承珙案：箋疏泥於「始」字，語多迂曲。「貌附」之說，尤爲礙理。此篇之《序》，乃蒙上篇言之。《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故其詩歷言天命。此篇首述民之樂事勸功，並美其靈德之徧及於鳥獸昆蟲。蓋一則言天與之，一則言人歸之。《序》云「民始附」者，謂《大雅》諸詩至

此，始明言民心之歸附耳。郝仲輿曰：「詩人作此以見文王造周功成。雖民心歸附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甯今始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承珙又案：《大雅》文王之詩止於此篇，故《序》云「受命」，與《文王序》言「受命」語相首尾。疏引《乾鑿度》云：「文王伐崇，作靈臺。」考《易緯是類謀》亦同。然則此篇之繼《皇矣》，殆猶是相傳舊次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云：「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承珙案：傳云：「神之精明稱靈」者，猶《尚書大傳》云「心之精神是謂聖也。曰「神」曰「靈」，非鬼神靈異之謂。《書·盤庚》「弔由靈」傳云：「靈，善也。」正義以爲《爾雅·釋詁》文，是《爾雅》「令，善也」古本作「靈」。故《書·多士》「丕靈承帝事」、《多方》「不克靈承于旅」、《呂刑》

「苗民弗用靈」皆訓「靈」爲「善」。《鄘風》「靈雨既零」箋亦云：「靈，善也。」蓋此詩三言「靈」，皆以文王德行之善言之。故傳於「靈囿」云：「言靈道行於囿。」「靈沼」云：「言靈道行於沼。」「靈道」即善道，「靈臺」、「靈囿」即謂善臺、善囿也。《說苑·脩文》篇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序》傳合。然則詩意以靈臺爲文王所創造，因其德善而稱之爲「靈」。固非以速成詫其靈異，亦非以觀象而謂之神靈。自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疏家遂附會文王受命，以爲是天子之制。不知靈臺、辟雍皆文王創制，而周家因以爲世法，如臯應豕土及造舟之類。即如《白虎通義》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云云，亦周家因斯臺以望而書雲物，故有是語，非必文王

時遂有其事。若《漢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謂即慶都之陵。此本《漢成陽靈臺碑》，見《隸釋》。此更與觀象無涉，亦不得據此爲「天子靈臺」之證也。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稽古編》曰：「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恐不然。」承珙案：賈誼《新書·君道》篇云：「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麤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是漢儒說此皆同，無所謂「不終日」也。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曰：「此

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臧氏《經義雜記》云：「袁宏《後漢紀》樂松曰：『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小。』《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蓋據《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寡人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當有「百里」二字。諸侯三十里耳。」案：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當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今《詩》傳作「諸侯四十里」，蓋後人所改。毛傳既云諸侯五十里，則孔氏言「諸侯」亦當作「五十里」也。」焦

氏《孟子正義》曰：「《周禮·天官·閭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歟？」承珙案：《孟子》上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下文又云「則是方四十里」，不應皆係「五十」之誤。毛傳言天子百里，未嘗明言文王之囿百里，未必即據《孟子》分天子、諸侯之制。楊雄《羽獵賦》言文王囿百里，齊宣王囿四十里。李善注《文選》但引《孟子》「七十里」、「四十里」之文，不言異同，蓋知爲詞賦家約言之辭耳。王楙《野客叢書》云：「《世說》舉樂松之語曰：齊王囿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於「五」下脫一「十」字。此謂范史。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

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此說得之。

「麀鹿濯濯，白鳥鵲鵲」，傳：「濯濯，娛樂也。鵲鵲，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承珙案：《文王有聲》、《常武》傳皆云：「濯，大也。」《崧高》「鉤膺濯濯」傳：「濯濯，光明也。」「大」與「光明」義正與「肥澤」近。而此傳訓「濯濯」為「娛樂」者，自是與「鵲鵲肥澤」互文見義。《大東》「佻佻公子」，《韓詩》作「嬋嬋」，此與「濯濯」音義相近。娛樂，亦「往來」意也。趙注《孟子》云：「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此以「肥飽」為「濯濯」之由，非即以「濯濯」為「肥飽」。趙謂鶴鶴為澤好，與毛傳同，則「濯濯」亦當為「娛樂」，文不備耳。《廣雅》：「濯濯，肥也。」乃專以「肥」訓「濯濯」。司馬相如《封禪文》：「濯濯之麟，游彼靈

時。《漢書》注引文穎曰：「濯濯，肥也。」《史記索隱》則從毛傳，云：「濯濯，嬉游也。」然彼文下有「游」字，則從文穎訓「肥」為是。《詩》箋以「鳥獸肥盛喜樂」總言之，正申傳兩句互足之義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廡宮中。」又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段氏云：「定本及《集注》、《釋文》皆有『論，思也』三字。『論』同『侖』，『思』同『鯁理』之『鯁』，箋申毛耳。《說文·侖部》曰：『侖，思也。』《侖部》曰：『侖，理也。』思，如角有鯁理。毛謂『論』為『侖』之假借。鼓與鐘合其思理，《書》所謂

「無相奪倫」，《記》所謂「論倫無患」也。」承琪案：段說是也。《釋文》：「於，音烏，鄭如字。」陸氏習於後人以「於」爲「於是」之「於」，故云然。不知「於」本古文「烏」字，不必言音「烏」。毛於《文王》「於昭于天」云「於，歎辭」矣，故此不復傳。鄭云「於得其倫理乎」、「於喜樂乎」，正作歎辭，亦申毛也。陸氏於「音烏」下別鄭爲「如字」，似以鄭作「於是」，而正義述毛又作「於是」，皆誤也。上文「於物魚躍」《釋文》無音。《周頌·雝》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故《釋文》云：「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云「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則非是。

「於樂辟廡」，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廡，以節觀者。」戴氏《詩考正》云：「辟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類

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廡」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承琪案：《周禮·天官·閭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即引《詩》「靈囿」爲證。《詩》

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廱同處在郊，則辟廱似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即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廱，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即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匳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匳。」是辟廱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家彌文之制，而推其原始，即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

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者，似非無據。至辟廱，即《周頌》之「西雝」。彼傳云：「雝，澤也。」「澤」即「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命于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廱，殆立於國中者歟？

下 武

《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案：「下武」之義，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

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此古義也。後儒立說，乃各不同。蘇《傳》、呂《解》訓「武」爲「迹」，言先王既歿，其迹在下不絕。然此詩重在後人能繼，不重在先迹不絕。若但云先迹在下，則禹、湯既歿，亦非無先迹之留遺，何以獨曰「維周」乎？《呂記》訓「下」爲「繼」，以「武」爲武功。「下」之爲「繼」，古無其訓。「武」爲武功，於經《序》皆不協。全詩本無一言及於武事，況《序》明言「繼文」。下篇「繼伐」乃指武功耳。華谷、岷隱以「下武」爲不尚武，則《稽古編》駁之，謂「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周末嘗諱言「武」也。且詩頌武王而首云以「武」爲「下」，無是理矣。《集傳》以「下」義未詳，而又引「或說」謂「下」當作「文」。但文王既列三后之中，武王特著「配京」之語，而首句乃於三后中單稱

文王，又兼及武王，文義複亂無次。至何元子以「下」爲堂下，「武」爲《大武》，則以《大雅》而牽合於《頌》篇，其說尤不足辨。承琪案：經文曰「世德」，曰「嗣服」，知傳箋「後繼」之訓必不可易。惟《序》下箋專以「繼文」爲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疏雖云「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然經中言「三后」言「祖武」，並無專繼文王之語，箋於每章亦多通言「三后」，則「繼文」之「文」似非指文王。姜氏《廣義》曰：「謂武王繼先王之文德也。下篇曰『繼伐』，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武王之武功『無競維烈』，而文德似不及三后，故此曰『繼文』，言與三后克配也。文王之文德『萬邦作孚』，而武功或歉於武王，故下篇曰『繼伐』，言武王之伐本之文王也。逸齋云：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

與。詩人之言豈苟然哉！」

「下武維周」，戴氏《詩考正》曰：「箋云：『下，猶後也。』案：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賦》云：『及前王之踵武。』承珙案：《書》：『微子用亂，敗厥德于下』疏引馬融注云：『下，下世也。』『下世』即謂後世。《國語·周語》：『以有允在下』注亦云：『下，後也。』至傳訓「武」爲「繼」，五章又訓「武」爲「迹」，皆本《爾雅》。此兩訓，義本相成。「武」既爲「迹」，「繼」則由「迹」引申之義。毛於此「祖武」、「生民」之「帝武」、《頌》之「嗣武」皆訓「迹」，獨於「下武」訓「繼」者，殆以經言「下武」不可謂後世之迹，故從「繼」訓。據此，知毛意亦當以「下」爲「後」矣。近翁氏《附記》仍力主嚴《緝》「偃武」之說。然所引王融《曲水詩

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庾信《華林園馬射賦》：「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此不過詞人上下儷句，未見必爲「偃武」之義。又引《魏書·肅宗紀》：「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經世。」考此詔在武泰元年，其先此孝昌元年又有詔曰：「高祖以大明定功，世宗以下武甯亂。」二詔語意相同，其曰「甯亂」，則非言「偃武」可知。即云唐初令狐德棻撰《于志甯碑》所稱「下武膺運」，其下即繼曰「赫赫明明」，則用《常武》詩語，亦不足爲「偃武」之證。惟所見宋真宗《登泰山述二聖功德碑》有曰：「尊賢尚德，下武緩刑。」此則似以「下武」爲「不尚武」。大抵宋人始有此解，非古義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

① 「屈原離騷賦」，原作「離騷屈原賦」，據《經解》本改。

言，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釋文》云：「此爲，如字。」正義曰：「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辨之也。」

承珙案：據孔疏云云，是亦以箋「此爲」如字讀，似非鄭意。鄭訓「言」爲「我」，「此爲武王言」者，謂詩人爲武王言之。我者，我武王也。「爲」字當讀去聲。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此「我」亦詩人我武王。不然，豈有武王自言而自稱其「孝」者乎？四章「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此箋明以「昭哉嗣服」爲詩人美武王，足徵上文「永言」亦詩人我武王而非武王自

我。疏於四章又謂：「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夫同一「永言孝思」，忽而自言，忽而又非自言，孔氏亦不能自圓其說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承珙案：王氏《詩考》引《淮南子》亦作「慎」，此或古字假「慎」爲「順」耳。《水經》「湍水東逕應城南」注云：「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

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于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則實以「順德」爲「慎德」。然又以「成王」爲周之成王誦，以「應侯」爲唐侯，亦可見郢書燕說，自昔已然矣。

「昭茲來許」，《詩考》引《漢碑》作「昭哉來許」。承珙案：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詩》亦作「昭哉」。此篇每章首尾疊句相承，與《文王》篇相近。上章「昭哉嗣服」，此即疊上「昭哉」爲詞。當從《漢碑》作「哉」爲是。

「昭茲來許」，傳訓「許」爲「進」。正義

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稽古編》曰：「此疏申毛，語殊牽強。《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昭哉來御』，『御』本有『進』義。意作『御』者，《詩》之原文歟？」段氏《詩經小學》曰：「《廣雅》：『許，進也。』本此詩。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承珙案：「來」字，毛無訓。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賁。」《稽古編》曰：「未知王述毛作何解。承珙謂：毛訓『許』爲『進』，則『來許』似言『後進』。孔注《論語》『先進』、『後進』猶『先輩』、『後輩』，竊意此『來許』猶言『來者』，正指武王。謂昭哉，後來之武王，能繩其先祖之武。與上『嗣服』同意，仍是疊上章末句之詞，且與序義亦合。鄭箋『來，勤』之解，似非申毛也。」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云：「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汪氏《異義》曰：「傳爲反言，言豈不有遠夷來佐助之乎？箋爲順文，言不遠其輔佐之臣，與之共蒙福祿。」疏引《書序》：「武王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及《魯語》：「通道九夷八蠻，肅慎來賀」，以證傳義。箋義則自引《洛誥》證之。說各有本，皆得通也。《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下引是詩，則意與毛同。」

文王有聲

《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承珙案：《序》言「繼伐」者，猶云「繼武」也。「伐功」即經中「武功」，謂武王能繼文王之武功。《孟子》引《大誓》：「我武維揚」，《左傳》疏引馬融《書序》

作「我伐維揚」，知「伐」與「武」義同字通。此言繼文王之武功，則上篇「繼文」當爲繼先王之文德，而非止謂繼文王，尤可據斷。《呂記》曰：「《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事而略其意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序》下正義云：「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又云：「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文武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遂分別。首章、二章，文王事之盛，故舉其義謚。三章、四章，比之前事爲不盛，故變言『王后』。五章、六章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

言「皇王」。七章、八章是武王之事盛者，故又舉義謚。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之章次也。」承珙案：此疏雖本箋義而申衍之，究多牽強。李迂仲曰：「此詩言文王，

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說者不一。王氏則以字說分別。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其說皆鑿。以「王后」稱文，言文王之時已有王業也。武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大矣。其辭不同者，詩人歌詠，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也。」黃實夫曰：「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曰「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其有爲君之道而宜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而以「武王」終

之。」李氏《詩所》曰：「前「文王」乃追王而後爲王后，故先著其謚。武王則不然，故後四章先著其爲「皇王」，而後存其本稱。」承珙謂：以上諸說似較箋疏爲優。

「通駿有聲」，箋云：「通，述。」戴氏《詩考正》曰：「《詩》中「聿」、「曰」、「通」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辭，非空爲辭助。《說文》：「吹，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吹求厥甯。」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通」。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承珙案：高誘注《淮南·詮言訓》曰：「詮，就也。」蓋詮詞者，謂就其言而解之，字自當作「吹」。別作「聿」作「通」，而訓爲「述」爲「遂」者，《爾雅》：「通，述也。」《詩·文王》傳：「聿，述也。」《魏·蟋蟀》傳：「聿，遂也。」字雖假借，其義並通。曰「述」、曰「遂」，亦就事之詞。因其就事，又轉爲「作

述」之「述」，則非但虛辭，且有實義。古人文

字之孳乳，訓詁之引申，類多如此。段氏《說文注》曰：「古「聿」「逋」同字，「述」「遂」同字。《爾雅》言「述」，而「遂」在其中。毛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別。《毛詩》多言「聿」，獨《文王有聲》四言「逋」，而毛無傳。毛意「逋」即「聿」。「聿」訓「遂」，故鄭箋以「述」別之。遂者，因事之詞，亦專詞。《韓詩》及曹大家注《幽通賦》、杜注《左傳》皆云：「聿，惟也。」此專詞也。因詞、專詞，皆詮詞也。」承珙謂：此章首二句箋云：「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此蓋以二句皆言「有聲」，上句爲文王之聲，下句爲文王所述之聲，其分別正在一「逋」字。若但以「逋」爲語詞，則既云「文王有聲」，又云「遂大有聲」，文義複疊無謂。此恐當從鄭箋，不必

輒改。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釋文》云：「減」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陳碩甫據此謂毛傳「成溝」「成」當爲「城」字之壞，「城溝」猶「城池」耳。承珙案：此專說上句則可，合之下句則有窒礙。蓋第云築城惟深其池而已，則「作豐伊匹」於何爲配？是經文「匹」字無著矣。後儒或從《韓詩》「洫，深池」之訓，或從《說文》「減，疾流」之解，皆以「匹」字難通，不得不轉爲「築城」乃武王築鎬京之城，所以作豐邑之配，引《洛誥》「作周匹休」爲證。何氏《古義》、《虞東學詩》皆同。其實，「作邑于豐」之文，經明言「作豐」，而乃解爲「作鎬」；經但言「作豐伊匹」，而乃謂築鎬以配豐，皆未免強

經就我。惟如箋說，言其城之溝如渫，則其邑之制適配夫成，於經文兩句辭義皆合矣。

「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云：「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爲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稽古編》曰：「『來孝』之『來』，《呂記》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嚴華谷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乏意。但如後儒所解，則『適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爲渾成也。」王氏《述聞》曰：「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來』與『往』義相

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承珙案：王說是也。「來」有二義，後來曰來，所從來者亦曰來。上篇「來許」謂後來，此篇「來孝」當謂所從來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幹也。」《放齋詩說》曰：「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承珙案：傳訓「濯」爲「大」，箋申之以爲：「文王之事益大，既作豐城，又

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夫城郭、宮室，事本相因，何以見其益大？此解恐非毛旨。竊謂此承上章築城作豐，而即因豐垣之有翰，以興文王之爲翰，言王事之大猶豐之垣。蓋築垣者，兩邊縮板必有所立之幹，與牆爲法，猶四方攸同亦恃文王以爲之幹也。傳云「翰，幹也」者，謂「翰」爲「幹」之假借。《板》曰：「太宗維翰。」《江漢》曰：「召公維翰。」又可見此詩前四章皆指文王。若武王既爲天子，不當但言「維翰」而已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承琪案：《漢·地理志》、《水經》皆言豐水北流入渭，而此云「東注」者，當是據鎬京言之，鎬京在豐水之東故耳。末章「豐水有芑」，亦是由鎬京目豐水而言。蓋關中八川自涇、渭外，

其灃、澮、澧、鎬、潦、潏諸水，惟澧見於《禹貢》，自是大水，爲豐、鎬二京之通川，故詩人於鎬京而亦祇稱豐水歟？曰「維禹之績」者，正以《禹貢》之「澧水攸同」興鎬京之「四方攸同」，以禹績興武王也。箋謂文、武作豐、鎬之邑，爲天下所歸，乃由禹之功，此解恐非經旨。

「維龜正之」，箋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正義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承琪案：「正」即《周官》所謂「貞」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疏云：「鄭云『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

云：「正龜於卜位也。」此皆以「貞」爲「正」。《吳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云：「貞，正也。」蓋龜以卜正爲吉，故箋云「正之謂得吉兆」也。

「武王豈不仕」，傳：「仕，事。」正義曰：「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嚴《緝》以爲「仕者，官使之也」，主樹人爲說，謂武王樹人以詒子孫。承珙案：此詩《序》及經並無一語及「樹人」意，嚴說非是。《晏子春秋·諫下》：「景公登寢而望國，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據此，知「仕」之爲「事」，毛義古矣。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釋文》：「孫，王申毛如字，鄭音

遜。」承珙案：《表記》引此詩而釋之曰：「數世之仁也。」鄭注云：「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此注正讀「孫」如字。至箋《詩》乃改訓「孫」爲「順」耳。《後漢書·班彪傳》：「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曠然太平。』」其下引《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爲孫讀如字之證。

毛詩後箋卷二十三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

涇 胡承珙

大雅生民之什

生 民

汪氏《異義》曰：「履武」、「玄鳥」之義，傳謂姜嫄、簡狄從帝嚳而祀郊禘，箋謂迹乳卵生。後儒或從毛，或從鄭。從毛則不失於正，從鄭則未免於奇也。疏據以申鄭難毛者，張融之說耳。今即其言而辨之。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稷契焉得爲嚳子？」此即《鄭志》答趙商意。鄭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故爲是言。然信讖緯

而不信《大戴記》，非也。融又謂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據本篇箋，不知與《閟宮》箋異。不然明矣。此則疏引《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謂稷在堯時已舉用矣。融欲申鄭，而於鄭之言何未盡稽也？」文十八年《左傳》言：「堯不能舉十六族，去四凶。」彼疏云：「史克方以宣公比堯安慰宣公，情頗增甚。學者當以意達文，不可即以爲實。」融又謂：「帝嚳聖夫，姜嫄正妃，《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此從箋義。傳謂魯無姜嫄廟。融之此言非惟不足難毛，且適足以難鄭。何則？堯爲天子，稷封於邰，諸侯不得祖天子，爲嚳後而主其祀者，當屬堯之子孫。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然圜丘之禘得以嚳配天，而姜嫄無所享，是以特立廟而祭之。《閟宮》詩以姜嫄廟發端，其言不及

譽，又何足疑？若箋一曰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再則曰「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姜嫄固有夫而后稷固有父，又何疑但歎其母？周又何殊，特立姜嫄廟也？馬融、王肅申毛，不能明稷見棄之故，因以稷爲遺腹子，適以滋王基之議。尋鄭必以稷爲迹乳，與後儒所以從鄭，亦正坐此疑。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蓋以后稷之生不異，不應見棄；棄必有異。今欲求其何以異，則典籍無徵。毛公師傳甚遠，所言即爲典要。而襄公二十六年《左傳》追述宋平公夫人初生以異見棄，云：「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其事得爲毛傳作一旁證。箋言人道之感，謂觀精耳。姜嫄何以即知於此有身？後以此異棄稷，前又何故肅戒不御？懼人不信，而嫄實有夫，則棄稷

之故，求之箋說，亦復難通。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爾雅》正典載有此文，以箋義非徒本之讖緯。而疏謂毛意以《爾雅》不可盡從其言，不能服稽古者之心。今考《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其釋義與鄭同。但作「畝」，則不能加以「拇也」之釋。《鄭志》答張逸，謂《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張揖謂《爾雅》或言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然則傳訓「敏」爲「疾」，不爲「拇」者，或毛公時《爾雅》本無「敏，拇也」之文，未可知也。承珙案：經文及傳所言本皆平易，後儒祇以不審見棄之故，遂致異說紛如。馬融「遺腹」之說，既爲王基所駁，而《列女傳》又以姜嫄爲邰侯之女，見巨跡履之有孕，裡祀以求無子。張華亦云：思女不夫而孕，故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則較「寡居而生子」之說尤爲僞妄。魏默深曰：

「如謂禋祀以求無子，則於文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更無問其說之誕否矣。」蘇老泉謂如「莊公寤生」之類，故惡而棄之。然「寤生」亦產子之常，何至「隘巷」、「寒冰」，必欲寘之死地？魏默深曰：「大任洩於豕牢而生文王，何以未聞棄之？」王氏《稗疏》又用鄭箋「高辛世妃」之說，以姜嫄爲帝摯之妃：「帝摯無道國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其時必有戎兵內亂。居然生子，恰于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故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棄之。」然姜嫄爲帝摯之妃，既有《大戴》、《世本》可據，自勝於《命歷序》之言。而帝摯被廢，后稷遭棄，在經文毫無影響，尤爲臆說。惟汪氏《異義》據疏申毛，以奇表異相爲見棄之由，姜氏《廣義》亦主此。似爲近理。而尚有疑者：后稷異狀不獨《書傳》未見，此詩亦絕無一字之及，而突言「誕寘」，無此文義。反復經文，其故已具於「載

震載夙」一語。傳云：「震，動。夙，早。」蓋「震」非僅如《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之通爲「娠」而已。「夙」與「速」同，「早」亦「速」也。《國策·齊策》「早救之」注云：「早，速也。」姜嫄從帝禋祀而歸，必忽有心動若震撼之事，而祭後遂即有身，故曰「載震載夙」。下文「誕彌厥月」，傳訓「彌」爲「終」，謂自禋祀後僅終十月之期，而已生子，故曰「居然生子」。《閟宮》「彌月不遲」，「彌月」文與此同，「不遲」即「載夙」之意。謂其適值祀歸心動之後，而速已懷任生子。姜嫄雖心知其異，而究以震動在先，不無疑懼，特棄之以試其吉凶。乃至獸腓鳥翼，屢見異徵，然後決知上天靈異，收養無疑。上古人情淳樸，此皆事理之常，固不宜從圖讖之怪，亦不必鑿經文所無也。正義謂：「早者，得福之早。」又云：「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

先「震」後「夙」，且以爲韻。」此疏殊牽強。箋以「夙」爲「肅戒不復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何以又云「無人道而生子」邪？即以月辰側室之禮處之，則與尋常生子事同，何以既生而又棄之？其說皆不可通。惟以「震」爲「動」，以「夙」爲「速」，甫禋祀而心動速孕，所以爲異。不然，詩但言懷任生子足矣，何以必曰「載夙」、曰「不遲」乎？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承珙案：《爾雅》以「敏」字絕句，觀毛傳以「將事齊敏也」結上句，下乃以「歆，饗；介，大」連釋，是句讀與《爾雅》同。鄭解雖與毛異，然其云：「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則亦以「敏」字絕句，與毛不異。惟王逸注《離騷經》引《詩》以「歆」字絕句。《禮記·祭法》疏載王肅難鄭

義，亦引《詩》「履帝武敏歆」耳。《稽古編》曰：「鄭先訓「介」爲「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明以「歆」字屬下句。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曹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歟？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誕彌厥月」，傳：「誕，大。」《稽古編》曰：「《生民》詩自次章至七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真」，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真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若以爲發語詞，則不敢相信。《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生民》之詩同，豈亦發語詞乎？」

承珙案：《旄邱》「何誕之節兮」傳云：「誕，闊也。」「闊」與「大」義相成。《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云：「誕，大。」此詩次章已訓「誕」爲「大」，而三章「誕寘之隘巷」傳又云：「誕，大。」毛傳多簡，此獨連章重訓者，殆以此詩之「誕」皆由詩人大其事而言，與他處「思」爲語辭、「薄」爲語辭者不同。故必用《爾雅》「誕，大」之訓，而重釋以見義，使人知「彌月」、「隘巷」事之瑣猥，而冠以「誕」者，爲其皆可美大。此古人故訓之精意也。蓋「誕」本訓「大」，即以爲語詞，亦必言其事大而後爲此語。如《史記》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頤者，助聲之辭。亦必驚而偉之，而後爲此辭也。《書·大誥》「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誕鄰胥伐于厥室」。《君奭》：「誕無我責。」《多方》：「誕作民主。」舊注皆訓「誕」爲「大」。

又王莽擬《大誥》「肆朕誕以爾東征」，「誕」竟作「大」。宋張橫渠始以爲發語詞，後多從之。考《說文》：「誕，詞誕也。」此謂「誕」爲詞之大也。「誕」篆與「讖」「誇」等相廁，「讖」下云：「讖，誕也。」「誇」下云：「讖也。」蓋「誇」「誕」皆詞之大者。《爾雅》專言其訓，《說文》則詳其意。《毛詩》第明「誕」爲「大」訓，而詩人當日大其事而有此詞，則固可以意會者耳。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段氏《詩經小學》云：「按箋易字爲「牽」，似大牒。傳云：「達，生也。」以《車攻》傳「達屨」之義求之，當云「達，達生也」。「達」「沓」古通用。

姜嫄首生后稷，便如再生、三生之易，故足其義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如「樵彼桑薪，印烘于煨」傳云：「印，我也。烘，燎也。煨，炷竈也。」乃後足其義，云：「桑薪，宜以養人者也。」若依次訓釋，則「桑薪」當在「印」上，「先生」當在「達」上。「承珙案：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詩經小學》則以「達」爲「複沓」。義異而說皆可通。惟《說文注》謂《毛詩》當本作「牽」，故箋不云「達」讀爲「牽」。毛以「達」訓「牽」，謂「牽」爲「達」之假借也。此則不然。《釋文》引沈重云：「毛如字。」可見毛正作「達」，箋乃改讀爲「牽」耳。今以他詩毛傳證之：《載芟》「驛驛其達」，傳云：「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商頌》「撻彼殷武」，傳云：「撻，疾也。」《釋文》引《韓詩》「撻作「達」。曰「射」曰「疾」，義皆相近。《說文》：

「泰，滑也。」「滑，利也。」《生民》之「達」當與「泰」同，「如」當讀「而」爲是。臧氏《經義雜記》據《初學記》引《說文》「牽，七月生羔」，今《說文》「牽，小羊也」，與《釋文》所引同。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美異之。不知經文「誕彌厥月」傳云：「彌，終。」箋云：「終人道十月而生。」若七月，安得云「終厥月」乎？且七月生子，未見不育。既恐其難育，當更保護之不暇，何以反再三棄之？況郊禘之禮行於仲春，經以「載震載夙」系於「履帝武敏」之後，明是祀後即速有身。若僅及七月而生，則是八九月間，彼時安得有寒冰乎？至《說文》所云「斄，五月生羔」，「羜，六月生羔」者，謂生而五月六月，非謂孕五月六月而生也。今羊皆孕六月而生，無所爲五月六月之不同。然則「如達」之「達」必非「七月而

生」之謂。正義引薛綜《答韋昭》亦但云「羊子初生達，無七月生羔」之說。此與《史記》言后稷及期而生，則《閼宮》何以言「彌月不遲」？蓋皆顯背經文，不足取信者也。

「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即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詩以「如達」爲比，恐稷生未出胎，故無坼副菑害之事，而啼聲亦不聞也。『坼副』謂破裂其胎，『菑害』謂難產，皆主稷言，非言其母。姜嫄驚疑而棄之，輾轉移徙，屢見異徵。至於鳥去乃呱，則胎破而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跡而無人道之故矣。」承琪案：姜氏《廣義》并云親見里人有產此者，剥去胞，兒方能啼，用以實《虞東》之說。然使果如所

言，則胎胞混沌，且不知爲何物，而何以下文言「居然生子」乎？但傳「凡人在母」云云，此語當善會，謂人之生自有此種坼副，菑害其母，非謂盡人皆然也。正義引《史記·楚世家》陸終娶鬼方氏事，與今《史記·楚世家》之文不同。《集解》引干寶曰：「前志所傳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今案：此說解詩特言「不坼不副」之意，與正義申毛意同。要之，坼副、菑害，皆從母言。《論衡·奇怪篇》亦云：「不坼不副者，言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也。」此皆用毛義者，無所謂胎胞未破之

說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甯，甯也。不康，康也。」箋云：「康、甯，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承珙案：箋所以易傳者，欲為棄子張本故耳。傳意則以此章皆詩人美大后稷之生有異於人，以見其靈異。蓋首章為全詩總冒其生之神靈，及所以見棄之故，已具於「載震載夙」數語中。故次章但言其生之易，三章第言其始棄終養之事。是「以赫厥靈」云云，乃詩人美大后稷之生，而非述姜嫄欲棄之意，故傳以「不甯」、「不康」與他詩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者同義。疏引馬融云：「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此則「不康」之「不」

為「丕」，其意正與毛同，與箋直訓為「不安」者異矣。箋以「上帝」為天帝之氣，以「不甯」為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語氣隔斷，無此文理。又「居」有「安」義，故「居然」猶言「安然」。王肅亦云「無疾而生子」，是也。箋以「居」為「居處」，「然」為「默然」，亦割裂不成文義。

「實覃實訥」，箋云：「實之言適也。」《校勘記》曰：「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曰：『定本為「實之言是」，《集注》並為「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類弁》正義云：『《釋詁》：實，是也。』《韓奕》箋云：「實，當為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者也。」承珙案：《校勘》說是也。五章「實方實苞」以下凡言「實」者十，皆當為「是」。以彼準此，文義一例，不當以「實」為「適」也。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引《詩》作「嶷」。《淮南》高誘注引「克岐克嶷」。《大玄》「擬」同

「礙」。今本《毛詩》作「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音同在十六部，「礙」

「識」古音同在第一部，此古於疊韻得訓之大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礙者，心口間有所識別，故曰「識」也。《皇矣》亦以「不識不知」並言。承琪案：《後漢書·桓彬傳》：「蔡邕等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夙智早成岐嶷也。」章懷注以「岐」爲「行貌」，乃宋人改「岐」爲「跂」之所本。然上文「夙智早成」，是但言「知」不言「行」。又《魏志·明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幼而岐嶷，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吳志·孫和傳》注：「和少岐嶷有智意。」又曹植《成王贊》：「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字雖多作「嶷」，要皆聰穎特達之意，非謂形狀峻茂也。至蔡邕《橋太尉碑》：「岐嶷而超等，總角而

軼群。」左思《吳都賦》：「岐嶷繼作，老成奕世。」則但以爲「幼稚」之通稱耳。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嗒嗒。」何氏《古義》曰：「經先言荏菽，次言禾，次言麻麥者，以種殖之先後爲次。大豆最宜早種，稻黍稷之類，期不甚相遠，麻在夏至，次之，麥在仲秋，最居後。」姚氏《識名解》曰：「此備舉后稷所藝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瓞，總見其無一不善種殖，無輕重緩急之意。」承琪案：姚說是也。此章但言后稷幼時性好種殖，故總舉諸穀。下五章、六章曰「黃茂」曰「嘉種」，乃專言黍禾，則其爲農官時事。以「黃茂」爲民食之主，稻秬等爲祀神之需，故別而詳言之耳。

「禾役穰穰」，傳：「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程氏《九穀考》曰：「據傳所訓，是「列」爲穰，「梨」省去「禾」也。梨蓋黍穰，言

其莖末多岐如茱萸，故謂之「梨」。今以訓禾苗，所謂散文通也。而孔穎達以「行列」疏之，失其義矣。若以爲行列，則「穰穰」當是形容行列之整齊。今日「苗好美」，承用《爾雅》「穰穰，苗也」之釋，則「役」爲苗之明明矣。《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孔氏傳：「秸，稟也。服稟役，服爲稟之役。」是《詩》「禾役」爲苗之一證矣。《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稬而赤色。」稬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孔傳「服稟役」之一確證矣。而孔穎達之疏孔傳也，則以爲有所納之役，失彌遠矣。《說文》引《詩》，不曰禾役，而曰禾穎。穎是采之成而下垂者，故「穰穰」亦不指苗而以爲禾采之兒。此與毛氏異者也，然毛傳得之矣。承珙案：「梨」雖黍稷之專稱，《說文》云：「秧，禾若秧稷也。」禾既稱「穰」，當亦可稱「梨」。然則「役列」之「列」爲「梨」之假借，

審矣。而「役」亦當爲「穎」之假借。《說文》「穰」下「穎」下引《詩》皆作「禾穎」，此自是據三家《詩》用正字，故與《毛詩》假「役」者不同。雖以「穰穰」爲「禾采之兒」，似與毛傳言「苗」有別，然苗之美好以穎爲主，大旨亦相通也。段注《說文》云：「許以經言「禾穎」，則「穰穰」指采言成就之兒，故云「穰，禾采之兒」。」此「穎」通穰言之。下章「實穎」，毛曰「穎，垂穎也」，此則專謂垂者。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汪氏《異義》曰：「箋云「使種黍稷」，蓋以黍稷爲嘉穀，故疏從箋申傳云：「穀之黃色者唯黍稷。」案：《說文》云：「禾，嘉穀也。」此詩下言「實穎」，穎爲禾末，則經言「黃茂」，傳言「嘉穀」，當指禾。文有專言則異，散言則通者。《說文》「草生田中曰苗」，散言之也。《碩鼠》傳「苗，嘉穀」，謂禾之苗。專言

之也。下章「誕降嘉種」兼黍與禾，散言之也。此傳言「嘉穀」，專言之也。」

「實方實苞」，傳：「方，極畝也。苞，本也。」承珙案：箋以「方」爲「齊等」，「苞」爲「茂」。鄭釋「方」字雖稍異，然「極畝」據地滿，「齊等」據苗均，義足相成，且其言苗初生之意一也。《呂記》引董氏《集注》以「方」爲「房」，戴氏《詩考正》因之，以此「方」當與《大田》「既方」同。不知嚴《緝》云：《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故以「方」爲「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襃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爲「齊等」。明乎此，則不得以此「方」爲「房」矣。戴氏又云：「『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鴉羽》箋云：『稹者，

根相迫迮捆致。』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承珙謂傳以「苞」爲「本」，《詩》凡五見。《常武》「如山之苞」是言其本不可動搖甚明。《長發》「苞有三蘂」傳云：「苞，本。蘂，餘。」尤爲顯著。《禹貢》「草木漸苞」，《釋文》引馬注云：「相包裹也。」蓋必其本豐茂，乃相包裹。是箋訓「苞」爲「茂」，與傳訓「本」義亦相成。疏以爲異義，非也。

「實種實襃」，傳：「種，雜種也。」箋云：「種，生不雜也。」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毛傳『雍種』，今本譌作『雜種』。案：當作『雍種』。《漢書》所謂『一畝三畹，苗生三葉以上，隤壟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也』。正義引《莊子》『雍腫』擬不於倫，且與『實發』相混。」又云：「《釋文》本作

「雜種」，正義本作「雍種」，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本爲長。古多以「雜」爲「集」。集種者，集其善種也。與鄭「生不雜」實一說也。「承珙案：如段前說，則此經「方苞」至「穎栗」十者皆言禾生長成熟之狀，而人工之善祇於言外見之，不應中間夾以隕土附根之事。如後說，則「實種」在「方苞」之後，不應於此始言擇種。此仍當以正義作「雍種」爲是。蓋「苞」謂其本之緻密，「種」謂其莖之肥充，「發」謂其管之盡發，立言次第井然，不嫌相混也。

「實穎實栗」，傳：「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栗，成就也。」正義曰：「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貌，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

栗。」是「栗」爲穀熟貌。「承珙案：「實堅實好」已是言其成就，不應至此方有成意，正義引《集注》本箋云：「栗，成意也。」傳言「其實栗栗然」者，即本《良耜》「積之栗栗」語。彼傳云「衆多也」，用《爾雅》「栗栗，衆也」之訓，郭注以爲積聚緻。戴氏《詩考正》曰：「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者，蓋在穗，繁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其說是也。

「即有郇家室」，傳：「郇，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郇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郇，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后稷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郇，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正義曰：「此郇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滅絕，或遷之他所也。」羅泌《國名紀》據《列女傳》「大王娶有駘氏女曰大姜」，以爲稷封之郇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邪。《毛詩寫官記》因之，

謂：「《左傳》魏、駘、芮、岐、畢，杜預謂后稷受此五國。駘即郃，此在武功者。姜姓之駘在魯東鄙地，《春秋》云「莒人伐我圍台」即此。至哀公時，景公子荼遷於駘，則人齊矣，此琅邪之郃也，古無封國母家之理。」承琪

案：陳氏《稽古編》據《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駘氏女。《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邪而非有駘也。」是則《列女傳》之說本不足以難毛，何氏《古義》并謂《列女傳》之「有台」本作「有呂」，則更與后稷母家無涉矣。又段懋堂云：《呂覽》注、《水經注》引《詩》皆無「即」字，宋本《說文》亦無「即」字，與《九經字樣》所引合。承琪案：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箋云：「就其成國之家室。」詳

其文義，傳箋本皆當有「即」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即有台家室。」彼所據多《魯詩》，是魯亦有「即」字。高誘注《呂覽·辨土》篇、《說文》「郃」下引《詩》無「即」字者，豈《齊》《韓》詩《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正義曰：「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爲重，二米嘉

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柜」是大名，故云「釀柜爲酒」。《爾雅》云「柜，一稭二米」，《鬯人》注云「一稭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柜」即「皮」，其稭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柜」、「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稭」爲「柜」也。」承珙案：《爾雅》「柜」不明稭米，「柜」不言黑黍，乃互文見義。李、郭所釋不誤。毛全用《雅》訓，明是以「柜」爲黑黍，「柜」爲黑黍之二米者，其不得溷爲一等，明矣。《鬯人》注「柜如黑黍一稭二米」，屬文稍有難通，人每不得其解。鄭以所注者《鬯人》，古稱「柜鬯」，無稱「柜鬯」，故但可云「釀柜爲酒」。因即承「柜」言之，而曰「柜如黑黍一稭二米」。八字當連讀，謂柜爲黑黍中之一稭二米者耳。蓋「柜」得包「稭」，名「柜」，不過因柜皮之含米有異而別而名之。《鄭

志》以「柜」「稭」皆皮，故《鬯人》注言「柜」已可兼「稭」。《爾雅》乃爲釋《詩》，不得不分別「柜」「稭」爲二。《鬯人》賈疏云：「柜如黑黍，據《爾雅》下文二米之「柜」，其狀如上文「黑黍」者。《爾雅》「柜」不言「黑黍」，主於釋《詩》。「柜，黑黍」，是即「維柜」者。「柜一稭二米」，是即「維柜」。柜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柜。」此疏解《爾雅》與鄭注，頗善會意。《說文·鬯部》：「鬯，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从鬯，矩聲。柜，鬯或从禾。」又《禾部》：「柜，一稭二米。从禾，丌聲。《詩》曰：『誕降嘉穀，惟柜惟柜。』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此亦本《爾雅》、毛傳。其云「鬯，黑黍也」，是以「柜」爲黑黍之大名。云「一稭二米以釀」者，蓋以「鬯」字从「鬯」，故別言之，謂黑黍中有一稭二米者以釀酒爲柜鬯耳。至「柜」下云「一稭二米」，即與「鬯」下所言相

應，故引《詩》「維秬維秠」云云。可見「𥽿」爲黑黍，容有非一稭二米者，其一稭二米者別謂之「秠」耳。段氏《說文注》泥於鄭注《鬯人》「如」字之義及答張融問，因謂：「秠、稭皆皮，秬即一稭二米，秠即其皮。《詩》但以「維秠」足句，不比下文「𥽿」「𥽿」截然二物。」不知下文鄭箋明云「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是「秬」「秠」正屬二物。段說失鄭旨矣。

「維糜維芑」，傳：「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承珙案：糜，《爾雅》作「𥽿」，《說文》作「𥽿」。此當以《說文》爲正。其釋爲「赤苗」、「白苗」，則毛、許皆本《爾雅》。《說文》：「𥽿，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𥽿」下并引《詩》曰：「維𥽿維芑。」見《韻會》。今《說文》本無「詩曰」六字。又「𥽿」下「𥽿」下皆云「禾之赤苗爲𥽿」。蓋生曰禾，秀曰苗，其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此即南人所謂

粟米，北人所謂小米者。《詩》正義以「糜芑」爲稷，《本草圖經》以爲赤黍、白黍，皆誤。程氏《九穀考》云：「禾之赤苗者，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赤與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矣。白苗者，即青苗也。初生時色微白，故通呼「白苗」以別於細苗。郭注《爾雅》曰：「赤粱粟、白粱粟。」是不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粟。彼粟之赤、白者，苗又或赤、白也。許氏解「苗」爲艸生田中者，故益「嘉穀」字於「苗」下。是不知「苗」即嘉穀初生之名，言「苗」而嘉穀已見也。」

「恆之秬秠」，傳：「恆，徧。」《釋文》云：「恆，本又作「互」。」正義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彌互』字從二間舟，《詩》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承珙案：此當以作「互」爲正。六朝本蓋皆作

「互」。互，本古文「廔」字，《說文》：「廔，竟也。」與毛傳訓「恆」爲「徧」義合。《毛詩》一本作「恆」，乃假「恆」爲「互」，與《天保》之假「恆」爲「廔」一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稽古編》曰：「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樗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初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

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追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勝。鄭破「肇」爲「兆」，不知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邨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

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祇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承珙案：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邠，命使事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當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簸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之，趣於鑿也。」正義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陳碩甫曰：「黍當作「米」，「潤」當作「搗」，「潤溼」則「煩搗」之譌。《葛覃》傳「汙，煩也」。箋：「煩，煩搗之用功深。」煩搗者，以手重擦之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豈能再春？蓋「箋」以「搗」釋經之「蹂」字，正申傳「蹂米」之義。「復春趣鑿」，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洮米之事。」

「載謀載惟」，傳：「嘗之日泣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泣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箋云：「惟，思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稽古編》曰：「傳引《周禮·肆師》三語，即繼之曰

「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足「泣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謀」「惟」意即在其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重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承珙案：傳不獨引《肆師》云云，非正解「謀惟」一語，即下文所引《郊特牲》「取蕭祭脂」云云，亦非正解祭輶之事。疏所謂「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輶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是也。

「取蕭祭脂，取羝以輶，載燔載烈」，傳：

「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羝，各本「羝」下有「羊」，今從《校勘記》。牡羊也。輶，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烈之言爛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熱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稽古編》曰：「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輶而行。蕭羝燔烈，皆爲輶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後儒以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爲祭先，「取羝」爲祭輶，「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輶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輶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爲不類。」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

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輟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正義申傳云：「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知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爲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承珙案：上章「以歸肇祀」即承四穀俱穫之後；此章傳引《肆師》三言「來歲」，皆謂於今年之秋蒞卜來年之事，則經曰「嗣歲」，傳曰「來歲」者，自當指明年而言。蓋祈年不必在歲首。《月令》孟冬即有祈來年于天宗事。古人穀熟而祭，遂更祈來歲之豐，理亦宜之。箋據祈穀之郊在正月，故以「嗣歲」爲今歲。然正月祈穀自是周禮，或未可以概后稷之時。正義因之，遂謂傳言「來歲」亦謂本年之秋，實於經文傳

旨不合。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禮記·表記》引此詩「肇」作「兆」，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承珙案：鄭此注與箋《詩》迥異，其說或出三家。此後儒以「印盛于豆」五句爲周人郊祀后稷之所本。然《表記》上文云：「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明言后稷自祭，不應引《詩》乃言人祀后稷。鄭《禮》注實不如《詩》箋之當。況「印盛于豆」五句正與「辭恭」、「欲儉」相合，不得謂是周人祀后稷也。

戚氏《毛詩證讀》曰：「『以迄于今』，吳

才老云與上「歆」韻，即前章「翼」與「字」韻之例。然彼上皆散句，似不同。《說文》「今」从「丿」。古文「及」，聲近「幾」。音變大例，「斤」轉「頤」、「巾」轉「希」。似「今」亦得轉「幾」，與「祀」「悔」叶。《載芟》「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并可以此通之。或作單句結，則《良耜》「續古之人」例也。「承珙案：《詩》中本有閒韻隔協之法，即如首章，末句「時維后稷」，當與上「祀」、「子」、「敏」、「止」隔協，而中以「夙」「育」爲閒韻。戚氏據《字林》「夙」所六反，謂「夙」「稷」同音，與「夙」「育」協。然全《詩》中如《楚茨》一章之「稷」、「翼」、「億」、「食」、「祀」，四章之「祀」、「食」、「福」、「式」、「稷」，《大田》四章之「祀」、「黑」、「稷」，「祀」皆用之部本韻，此自當從「職」「德」與「止」「海」隔協爲正。末章則「今」與「歆」隔協，而中間「時」、「祀」、「悔」爲閒韻。孔氏

《詩聲類》據《儀禮·既夕》注之「噫興」，《士虞》注又作「噫歆」，疑古韻「歆」可讀「興」，故與上「登」「升」爲韻，而「今」亦可讀「兢」，以與「升」「歆」爲韻。承珙謂：此說是也。

行 葦

《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惠氏《古義》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孔氏驛軒曰：「《潛夫

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剪之惠。」「剪」與「踐」通。《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公劉》之前，而《鳧鷖》、《既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為美公劉，蓋亦近之。」承珙案：漢人引此者，尚有《列女傳》載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此又在班彪、寇榮等之前。蓋漢時古書尚多，必有公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然求之經文，並無專屬公劉之意，故《序》但言「周家忠厚」，則所包者廣。傳既以「曾孫」為成王，「曾孫」者統承先世之詞，必不以行葦勿踐專指公劉可知。鄭箋三言「周之先王」，亦即《序》追溯周家之義。《稽古編》謂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與美公劉者

合。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此亦漢初說《詩》以《洞酌》與《公劉》相連，故有此說，而雄因用之耳。范氏《補傳》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下皆尊事黃耆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高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為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為順。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或別行此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事多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承珙案：此詩章首即言「戚戚兄弟」，自是王與族燕之禮，與凡燕群臣國賓者不同。然所言獻酢之儀、殺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禮·燕禮》有合，則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是也。至末言「以祈黃

耆」，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序》以睦族爲內，養老爲外，蓋由養九族之老而推廣言之，以見周家忠厚之至耳。《序》文因《詩》推及言外者，每多如此。疏謂族是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非是。箋以「敦弓既堅」以下爲將養老而射以擇士，「曾孫維主」以下爲養老而成其福祿，則與前章族燕截分二事。其實經文飲燕序射，以次相承，絕非判而爲二。箋義似失經旨。至《集傳》以爲祭畢而燕射以爲樂，則《三禮》無文，尤不足據矣。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釋文》引張揖作「苞苞」，云：「草盛也。」承珙案：《廣雅》字作「苞」，訓「盛」，或出三家《詩》。箋云「草物方盛茂」，亦似以「泥泥」爲

「盛貌」。然經文「方苞方體」即「方長不折」之「方」，似皆指初生，不主言「盛」，故傳但以「泥泥」爲「初生」。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字又作「柅」。考《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欄」，云「絡絲柅也」，馬融《易》注以爲止車之物，是「柅」有「繫礙」之義。《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含氣尚彊，其出乙乙也。」鄭注《月令》：「乙之言軋也。」「乙」、「軋」音皆與「泥」近。泥泥，蓋猶乙乙，初生難出之貌，訓「盛」恐非經傳之旨。《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亦是謂草木初生時也。嚴《緝》據《蓼蕭》「零露泥泥」以爲「潤澤之貌」，則又望文生義矣。

「授几有緝御」，傳：「緝御，蹶踏之容也。」汪氏《異義》曰：「案：《說文》：「緝，績

也。』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徐氏鍇曰：「卸，解車馬也。彳，行也。或行或卸，皆御者之職也，會意。」傳蓋以緝者狀人之斂飭，御者狀人之趨承，故以爲「踧踏之容」也。承珙案：《論語》「踧踏如也」，馬注謂「恭敬貌」。《孟子》「曾西蹵然曰」，趙注：「蹵然，猶踧踏也。」《廣雅》：「蹵，畏敬也。」傳以「緝御」爲「踧踏」者，「緝」與「輯」「戢」皆通，《文選·褚淵碑》「衣冠未緝」注云：「緝與輯同」。《公劉》「思輯用光」，《孟子》作「戢」。「輯」「戢」皆有「斂」訓，知「緝」亦當爲「斂」。「御」與「圉」通。《召閔》「我居圉卒荒」，《韓外傳》「圉」作「御」。《爾雅·釋言》：「圉，禁也。」是「緝御」者，「斂飭拘謹」之意。當時必有此疊字形容之語，故傳以爲「踧踏之容」。至後漢時，已不能通其故訓矣。

「嘉穀脾臄」，傳：「臄，函也。」《釋文》引

《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段氏《毛詩傳》注曰：「《說文》「函，谷也」於毛傳爲轉注。「谷」「臄」一字也。服虔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今《說文》「谷」譌「舌」。《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啍，谷或如此。臄，谷或从臄，肉。」段注云：「毛傳：「臄，函也。」《馬部》：「函，谷也。」與毛合。晉灼注《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臄。」按《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析言之；毛、許、晉皆渾言之。許舉「上」以包「下」耳。今《說文》各本「函」下譌作「舌」也。古者「舌」無「函」名，《特性》、《少牢禮》「舂俎用心舌，與「嘉穀脾臄」異用。陸《釋文》云：「《說文》曰：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似陸時《說文》已誤矣。」又《說文·馬部》：「函，舌也。舌體馬，从馬，象

形，「𠂔」亦聲。𠂔，俗「𠂔」，从肉、今。」段云：「《大雅》毛傳：『𠂔，𠂔也。』《通俗文》：『口下曰𠂔。』毛、服之「𠂔」皆即《說文》之「𠂔」字。𠂔，𠂔也。故服云「口下」。毛則渾言之，口上口下不分耳。陸氏《音義》引許「𠂔，舌也」之云以釋毛，去之遠矣。」承珙案：段氏二說自相反，當以「𠂔」下之說爲是。但《說文》以「𠂔」爲「舌」，似不得以爲「𠂔」字之誤。蓋「𠂔」本有二義，曰「舌」者其第一義，字本从「𠂔」。𠂔，𠂔也。𠂔，含深也。此訓「舌」之義也。其又云「口次肉也」，則「𠂔」即是「𠂔」。𠂔爲口上阿，「口次」即口邊也。今《說文》脫此四字，陸所見當是古本。毛以「𠂔」爲「𠂔」，正「𠂔」爲「口次肉」之義耳。段氏欲改《說文》之「舌」爲「𠂔」，又欲改毛傳之「𠂔」爲「𠂔」，皆誤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

以賢」，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承珙案：此詩，毛、鄭二家未嘗明言何射。毛引「矍相」之射爲證，彼爲鄉射之禮，非天子所行。而《射義》云：「天子諸侯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是燕射與鄉射相同，故王肅述毛以爲養老燕射。鄭箋以下章言養老之事，則知爲養老而射以擇士。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祀明堂以教孝食老，更以教弟。其事相類，故孔疏申鄭以爲大射。又難王說，謂燕射于旅酬後行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後儒蘇《傳》從鄭。《呂記》則從王，謂：「《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酢尚多，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今考燕射固行於旅酬之後，然經於下章並無「旅酬」明文，而上章「或獻或酢」則燕禮大意

已該。毛不稱燕禮之射者，以燕禮不定行射。而《儀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故引「矍相」之射，於序賓事尤切。是毛意已明以此爲燕射矣。王肅之說，未爲無本。但他燕射別無養老之事，而此兼言養老，自以族燕之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時固可行養老之禮，養老則必有乞言矣。前章「設席」、「授几」，正爲黃耆而設，又承「兄弟具爾」而言，知此詩之睦族、養老，必在一時，不得判爲二事矣。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正義曰：「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

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說文》：「彈，畫弓也。从弓，韋聲。」段注云：「《荀卿子》：『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何注引《禮》：『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盧弓，即旅弓，黑弓也。『嬰』即《江賦》之『纓』字，蓋朱黑相閒而嬰繞也。彤弓，毛傳曰『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彫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簋』，《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如此『彫弓』是也。《彡部》云：「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即「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兩京賦》「彫弓斯設」薛云：「彫弓，謂有刻畫也。」「彈」與「彫」，語之轉。敦弓者，「彈」之假借

字，《詩》《禮》又假「追」爲之。「敦」「殄」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承珙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弓繡質。」何休注：「質，拊也。」何氏《古義》云：「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或者天子彫弓竟體畫之，非天子之弓，但繡畫其拊而已。此則似畫弓通乎上下，而傳惟以「敦弓」爲「畫弓」者，正義以爲作者主言天子之弓是也。

「以祈黃耆」，傳：「祈，報也。」箋云：「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毛以爲報養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汪氏《異義》曰：「曾孫維主，」主者，對賓之稱。「酌以大斗」之下即曰「以祈黃耆」，與《瓠葉》篇「酌言嘗之」、「酌言獻之」各自分章

者不同。箋以「酌以大斗」爲酌而嘗之，則不若傳義酌以獻賓爲合。」承珙案：末二章皆正言養老，自以傳義爲長。但傳訓「祈」爲「報」，正義以爲「祈」本訓「求」，從求善言而報養之，不知「報」亦「告」也。《郊特牲》「王皮弁以聽祭報」注云：「報，猶『白』也。」《呂覽·贊能》篇「敢以告于先君」注云：「告，白也。」是「報」與「告」義同。但傳意祇謂養老之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不必謂先期以告，如《鄉飲酒》之「告于先生君子」耳。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集傳》云：「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呂記》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六句；後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稽

古編》曰：「朱子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字上叶『爾』字、

『御』字下叶『筭』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愜。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又云：「《詩》之興體無定，亦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是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爲興乎！」承珙案：東萊謂傳意首章六句，次章四句，究竟傳無明文，似屬臆揣。則不如分首章至「兄

弟具爾」爲六句；次章亦六句，以「御」與「筭」爲韻；其三章至七章則章各四句。如此分配似更妥協耳。

既 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俶，始也。」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承珙案：「令」當作「名」。正義云：「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又云：「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可證。今各本皆作「令」，或以「令」字屬下句讀，皆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正義申毛云：「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

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又申鄭云：「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汪氏《異義》曰：「毛、鄭一以備德言，一以備福言，義各可通。但首二章言『介爾景福』、『介爾昭明』俱承上祭事，見成王德能如此，故天大與之福。此章『公尸嘉告』，義當同之。由『令終』而言『有俶』，見成王成民而致力於神，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使受福也。箋特以『昭明有融』承二章『介爾昭明』而申言之，故不從傳耳。箋釋『景福』爲『五福』，疏釋『昭明』爲政教常善、永作明君，則『高朗令終，令終有俶』不當僅以名譽言。傳義爲優。」承拱案：此傳文疑有誤。首章「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

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若如疏說泛言禮始於接人，終於事神，則此詩與他饗燕何涉？經傳皆不應泛衍如此。竊意此傳恐是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施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是「既醉」、「既飽」爲終於饗燕。饗燕之令終由於享祀之有始，故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禮記·坊記》引《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據此亦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必不當泛言與人交接爲禮之始矣。蓋此傳「始」「終」二字久經傳寫誤倒。正義曲爲申說，終屬難通。箋既訓「俶」爲「厚」，故不從傳「始終」之義。正義以爲此章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亦非是。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

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經義述聞》曰：「正義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

「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承琪案：《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荀子·大略篇》：「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據此則相攝者，祇謂朋友能相佐助，本無所謂朋友自斂攝之意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稽古編》曰：「《左傳》引此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允』爲天與，義不畫一矣。」汪氏《異義》曰：「箋釋此章主群臣言，故引《左傳》爲證。但下章『其類維何』正承此章『錫類』，毛訓『類』爲『善』，於義實當。若從箋解，則此章皆言群臣，無一語及王，下章乃由群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萬年，永錫祚允。於經意恐未合。」承琪案：成

二年《左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此「德類」連言，知「類」當訓「善」。杜注謂「不以孝德賜同類」，非是。傳以「類」爲「善」，大旨謂孝爲善道，當有善應，已兼下「福祚允嗣」在內。鄭以「錫類」爲「教道天下」，而於「室家之壺」又云：「室家先以相梱綴，已乃及於天下。」語意重複。《呂記》以爲孝子之後復有孝子，則又與「永錫祚允」意複矣。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綴，已乃及於天下。」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

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爲「廣」也。」承珙案：「壺」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實」。古人文字有一定之訓。毛性好簡，故但舉其本訓。然既曰「廣」，則由室家而廣及天下之意即在其中。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以「壺」爲「梱」，必云「室家先相梱綴」，則經文但有「梱」義而無「及於天下」意，必待注家增成之矣。似不如傳義之愜。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承珙案：《說文》「僕」从𡗗，「𡗗」从𡗗。「𡗗，叢生艸也，象𡗗嶽相並出也。」故「僕」「𡗗」皆有「附」義。《考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爾雅》「樸，枹者」注云：「樸

者，相迫附也。《釋文》：「僕，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例。疏以「僕御」爲說，陋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正義曰：

「《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承琪案：《江漢》「釐爾圭瓚」傳又云：「釐，賜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蓋「來」者「賚」之省；「釐」者「來」之轉也。《釋詁》：「賚，予也。」

鳧 鷖

《序》云：「《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正義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大平之成功也。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爲勢也。」承琪案：觀《既醉》、《鳧鷖》二篇

《序》，可見其爲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同後此之憑臆推測也。夫《既醉》爲正祭後燕飲之詩，《鳧鷖》爲事尸日燕飲之詩，求之經文本自明白。《既醉》首言醉酒飽德，明是祭畢而燕。次章復由饗燕之終推言祭祀之始，然後繼以「公尸嘉告」遞述其祭祀受福之故。此燕在送尸之後，故但一言「公尸」。《鳧鷖》則屢言「公尸來燕」，自以繹祭事尸後，行旅酬無算爵，即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四章「既燕于宗」，又覆指正祭既畢之燕，實與前章相應。故《序》者於此即承《既醉》之「大平」爲言。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大平，非持守之力不至。此其發明詩意至精切矣。傳於「福祿來爲」云：「厚爲孝子。」疏家以此申毛，意全詩皆爲宗廟之事。承琪謂：二詩皆言

公尸，上篇云「孝子不匱」，明爲宗廟祭事，此篇「公尸」自不應有異。至「既燕于宗」，毛雖無傳，觀其於「福祿來崇」訓「崇」爲「重」，又可推見毛意亦必以「既燕于宗」即上章既畢之燕。「重」字對「既」字爲訓。上言「福祿攸降」，故公尸燕飲而福祿之來又見其重也。然則《序》兼神祇者，當如正義謂能事宗廟，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耳。

「鳧鷖在涇」，箋云：「涇，水名也。」段氏《詩經小學》曰：「此篇『涇』、『沙』、『渚』、『潒』、『亶』一例，不應『涇』獨爲水名。鄭箋：『涇，水中也。』今本『中』誤作『名』。故下云『水鳥而居水中』，是直接『水中』二字。改作『水名』，則不貫矣。下章傳：『沙，水旁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此承上章『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涇。』郭注言『涇，挺』。《釋名》：『水直波曰

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秋水》篇：『涇流之大，兩涯渚涘之間不辨牛馬。』司馬彪云：「涇，通也。」義皆與此詩合。「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箋云「涇，水中也」。因下章「沙」爲「水旁」，故云「水中」以別之。四章因三章「渚」爲「水中高地」，故云「潒，水外高地」以別之，蓋以「潒」爲「崇」字之假借也。「承珙案：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亦當作「中」，後人據誤本箋并改此疏。當孔作疏時，箋固未誤也。」

「鳧鷖在亶」，傳：「亶，山絕水也。」箋云：「亶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承珙案：山絕水者，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故箋云「亶」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理

志：「金城郡浩亶」顏注云：「亶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鳧鷖在亶。」亦其義也。今案：此「亶」字當如「亶亶文王」之「亶」，亦「亶」之俗字。「亶」本有「罅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亶」。讀如「門」者，即「亶」讀若「毳」之比。《吳都賦》：「清流亶亶與軌」、「砥」、「水」韻，李注引《韓詩》曰：「亶，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即「鳧鷖在亶」之章句。則薛君讀「亶」如「媿」，又「亶」轉爲「徽」之例。其曰「流進貌」，亦當謂水流自山間進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趙不虞擊匈奴，先登石累。」《索隱》曰：「累，音壘。《漢表》作『亶』，音門。」蓋作「累」者，其字與音又因「媿」而變耳。

「公尸來止熏熏」，傳：「熏熏，和說也。」箋云：「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

之意。」承珙案：《說文》：「醺，醉也。从酉，熏聲。《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據此，知許所據《毛詩》本作「來燕」。蓋上四章皆言「來燕」，無緣此忽變文。若謂不敢當燕禮，變言「來止」，則三章「來燕來處」，「處」即「止」也，此章下文又云「公尸燕飲」，何云不敢當燕乎？傳以「熏熏」爲「和說」，自是言燕而和說，知許所據毛本爲長。

假 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段氏懋堂曰：「此及《維天之命》傳、《離》傳皆是以『假』爲『嘉』之假借。」承珙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晉侯賦《嘉樂》。」^①「假」作「嘉」。《禮記·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

① 「六」，原脫，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補。

德」，正義謂「顯顯」作「憲憲」爲《齊》《魯》《韓詩》，本不同。然則毛作「假」，《左傳》、《禮記》作「嘉」者，亦由毛用借字，三家用正字也。趙注《孟子·離婁章》亦引作「嘉樂」。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箋云：「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助以道。」《釋文》云：「『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承珙案：傳言「宜君王天下」，明字當作「宜」，必非「且」字。又「君王天下」四字連文，自當專指成王，必非以「君」屬諸侯，「王」屬天子。箋雖言「或爲天子，或爲諸侯」，然末云「皆相助以道」，此即釋經「宜」字，則所見本亦必非「且」字。惟以「穆穆」二句爲子孫，「愆忘」二句爲成王，文義斷續，致嚴《緝》疑爲分章之誤。黃東發遂謂諸家以六句爲

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然如毛意，本以「穆穆皇皇」通指成王，文義並無隔閡。況《中庸》全引首章六句，則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斷可識矣。

「民之攸斃」，傳：「斃，息也。」《稽古編》曰：「疏據《爾雅》『𦵏，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斃』，以爲『斃』與『𦵏』古今字。案：𦵏，《說文》作『𦵏』，云：『臥息也。从鼻，隶聲。』然則《詩》作『斃』，乃借也。至『𦵏』者，乃古『𦵏』字，《玉篇》以當此『斃』，恐不然。」承珙案：《說文·口部》有「𦵏」，與「𦵏」異字。《玉篇》但云「𦵏，息也」，未嘗即以當此詩之「斃」。陳說皆誤。其以《邶·谷風》「伊余來𦵏」及《大雅》「兩民之攸斃」皆「𦵏」字假借，則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民之攸𦵏』，字從『心』，則以『𦵏』同於『𦵏』字而非『𦵏』字矣。《集

韻·八未云：「慤，通作壓。」

公 劉

《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正義曰：「按，《譜》以公劉當大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大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大康爲始。大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大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大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大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

可充其數耳。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大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大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稽古編》曰：「此疏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迴護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王，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而名爲大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大子晉「十五王」及衛彪傒「十五世」之語，所紀世次最爲疏扁。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矣。此足證《本紀》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於傳，而不改

《本紀》之失，何也？」承珙案：《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云云。此所謂「皆有令德」者，似不僅指周弃一人，則下云「后稷卒」者，亦非指周弃。當是弃之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窋而後失，故云「后稷卒，子不窋立」。然則《周本紀》未嘗以不窋爲弃之子，與《婁敬傳》后稷十餘世至公劉者尚無不合。「十五王」之語，或祇數其有令德者，金仁山謂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耳。至《婁敬》、《匈奴》二傳皆言公劉遷豳，而《本紀》則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或是公劉初遷草創，至慶節始備城郭、公室，爲成國耳。惟《本紀》云：「夏政衰，不窋失官。」而《匈奴傳》又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此則傳聞異辭，彼此參差，難以據信。今案：毛傳

云：「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亂迫逐，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據此，公劉之遷必非由戎狄而來。蓋自不窋失官竄狄，公劉復興，必已還居邠地。至夏亂見迫，或以邠地逼近，故特改邑於豳，以豳鄰西戎，爲中國不爭之地。平西戎者，正義所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是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后稷封於邠，公劉去邠之邠。」《詩》云：「即有邠家室。」王伯厚《詩考》引「邠」作「台」。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此當本三家《詩》，其說正與毛同。傳又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毛公所據周、秦古書，尤可見公劉是避中國之亂而遷近西戎，故有諸國相從，必非由戎狄而來遷矣。第其遷也，不過改邑于豳以安其民，未必遂棄邠不有。以經文證之：「迺積廩倉」尚在邠地，即末章「涉渭爲亂」，亦必

仍有郛地，乃能渡渭而南耳。或疑郛在今武功縣，豳在今邠州，相去僅百餘里，似不必裹糧陳兵，如此舉動。不知今之圖經亦祇能約略所在，當時地曠民稀，安見后稷所封之郛與公劉所邑之邠相去不稍遠於今地？況遷國徙民，又值亂世，陳兵裹糧乃事之宜。此皆不足致難者也。

「迺積迺倉，迺裹餼糧」，傳：「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云：「邠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正義即以鄭語述毛。承珙案：毛意似尚有未盡然者。《孟子》引此詩而釋之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今《孟子》作「糧」，宋本作「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明以居者與行者並言，則公劉初遷之時，其民猶有居者，本非一時席卷其

民，空國而去。故「迺場迺疆」，所以修邠國之疆場；「迺積迺倉」，所以充邠國之積倉。亦可見改邑徙民，未嘗全棄其故都。而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再以經文證之：三章言「處處」、「廬旅」，末章又云「止旅」；五章言「度其隰原」，末章又云「止基迺理」，文義重複。此必因民之從遷者先後相繼，故度地居民，屢經營畫而後能定。則其先必非遽棄其積倉之餘而去可知矣。

「爰方啟行」，傳：「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箋云：「爰，曰也。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稽古編》曰：「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承珙案：毛義當是訓

「方」爲「並」。《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于河」，《釋文》引司馬注：「方，並也。」「爰方啟行」，爰，于也，謂張弓矢，秉干戚者于是並起開道路而行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以「方」爲「四方」，與毛義異。

「既順迺宣」，傳：「宣，徧也。」箋云：「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正義曰：「『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承珙案：《緜》詩「迺宣」與「迺畝」連文，故可以爲「時耕」。此「迺宣」在「既順」之下，「順」似謂民之和順。傳訓「宣」爲「徧」者，「徧」當是「均徧」之意。謂既順其情，而又均徧不頗，蓋民皆樂從，無不適攸居者。上承「庶繁」，下起「無歎」，文義融貫。箋以「順」爲「順

事」，「宣」爲「時耕」，此時方陟降相原，恐尚未及此也。

「陟則在嶺」，傳：「嶺，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甌，隤。』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甌。甌，甌。』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甌』，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旁別有小山也。」焦氏《補疏》曰：「《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於大山曰鮮。』此傳以『嶺』即『鮮』也。《釋文》：『嶺，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承珙案：宋本《釋文》云：「甌，本又作嶺，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彦。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此陸氏謂

《毛詩》訓「嶺」爲小山別大山，與《爾雅》作「鮮」者異耳，不以《詩》之「嶺」當《爾雅》之「重甌，隤」也。正義據「重甌，隤」以申毛，而謂與《皇矣》義別，則所見詩似本作「陟則在甌」。不知作「甌」作「嶺」，皆與「鮮」字異而義同。此詩之「嶺」，實即《皇矣》之「鮮」。即謂詩本作「甌」，亦但言「甌」不言「重」，況上大下小之「甌」正是大小相連，何得云「小山別於大山」乎？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段氏《毛詩傳》云：「『舟』之言『昭』也。以玉瑤昭其有美德，以鞞琫昭其德之有度數，以容刀昭其有武事。」又云：「『舟』即『斿』之假借，故訓爲『帶』。」承珙案：後說是也。

「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正義以「容刀」爲「容飾之刀」。何氏《古義》曰：「刀

無受飾之處，當是指其柄而言。飾之，所以爲刀之容，即所謂琕也。」承珙案：此語殊誤。《瞻彼洛矣》傳：「琕，下飾。」明是刀室之下飾，何得以爲刀柄？段氏《說文注》云：「奉，俗作『捧』。刀本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琕。」此以「琕」爲刀柄飾，亦非是。傳云「下曰鞞，上曰琕」，明是指鞞之上下。不言「下曰琕」者，以此篇經文無「琕」耳。要於刀柄無涉。互詳《小雅》。《瞻彼洛矣》傳云：

「鞞，容刀鞞也。」《衛風·芄蘭》箋云：「容，容刀也。」此猶「容車」、「容蓋」之「容」，謂所以爲容儀之刀，非謂刀有容飾也。《釋名》云：「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然傳云「容刀，言有武事」，則「無刃」之說亦未必合古制也。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陳碩甫曰：「旅，衆也。義見《北山》、《大明》傳。廬

旅者，治田舍以居大衆，使之相保相受。《左傳》曰「廬井有伍」，是其義。《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正本毛說而申補傳義，見許氏之精核。宣十五年《公羊傳》注：

「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案：家在田野謂之廬，《詩》曰「中田有廬」是也。家在城邑謂之室，《詩》曰「人此室處」是也。家，其通稱也。在野之衆曰廬旅，猶在邑之衆曰里旅，是近市者爲里旅也。傳釋「廬」爲「寄」者，言野處不比室處耳。其時公劉于京地之野，爲大衆定廬舍，行井田法。下文「徹田爲糧」，行貢賦法。「于時處處」者，猶《縣》詩「迺慰迺止，迺左迺右」也。「于時廬旅」者，猶《縣》詩「迺疆迺理，迺宣迺畝」也。箋云「廬舍其賓旅」，失傳旨矣。「承珙案：陳說是

也。《周頌·載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正義云：「『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正與「廬旅」之「旅」同。蓋主、伯、仲、叔爲家之長，晝則在田，夜則入邑。其居田守廬爲衆子弟，故曰「廬旅」。末章「止旅」亦指衆民而言。但此章尚在遷豳初至之時，不過言其地可以居處，可以廬舍耳。其築室授田之事，尚在下文也。

「俾筵俾几」，箋云：「群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宸而立。」正義引孫毓云：「此章言群臣愛敬，上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登席依几之義？」箋義爲長。「承珙案：正義申傳云：「此章總言

於臣之理，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食之飲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此疏所言足釋孫毓之難。此章主與士大夫燕飲落室，經文並不言饗，何必以賓登席依几爲疑乎？

「乃造其曹，執豕於牢」，傳：「曹，群也。」

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箋》云：「群臣乃適其牧群，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承珙案：正義申箋，以「牧群」爲牧豕之群處，「牢」爲養豕之處，則二句文義重複。《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云：「乃告其曹。傳云：『曹，群也。』」據此，今《毛詩》「造」字恐係「告」字之誤。告其曹，謂有司告其屬，使搏豕於牢中。傳以「曹」爲「群」者，謂「曹」爲「曹輩」，則「群」不當爲「牧群」之「群」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群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正義曰：

「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爲一。《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承珙案：自來說經者皆謂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大宗一，小宗四，謂繼高、曾、祖、禰者爲小宗。國君不統宗。故孫毓亦以箋說爲長。然《板》詩云「大宗維翰」，傳既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其下文「宗子維城」箋又云「宗子，謂王之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則大宗非王而何？故知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蓋自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民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當亦以「宗」爲「尊」，與箋不異。但傳以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群臣，箋以爲群臣之愛公劉，此爲異耳。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

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王肅說：「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正義駁之云：

「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郤，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案此則王肅之說，固未必得毛意，但如疏述箋義，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此。」則以「單」爲「盡」，乃後世埽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竊意傳以「單」爲對「複」之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即《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三單」。傳又云「相襲」者，「相襲」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尚有更休疊上之法，

其不盡民力如此。此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於農，制軍所以爲受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次，可知並非在道禦寇之謂。即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徹田爲糧」，傳：「徹，治也。」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承琪案：《崧高》「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正解也。「徹」之訓「治」，其義甚廣，什一稅法自在其中。此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者，乃因詩而推言之，以徹法亦治田之事耳。其實「徹，治」爲正訓，如《崧高》又云「徹申伯土疆」，箋但云：「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江漢》云「徹我疆土」，箋亦止云：「命召公治我疆界於天下。」彼「徹」豈得專指爲什一之稅乎？設

泥於周「徹」之名，則與夏貢、殷助相同，豈可云貢田爲糧、助田爲糧邪？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

「鍛石，所以爲鍛質也。」《釋文》：「鍛，本又作礲，丁亂反。《說文》云：『礲，厲石。』」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曰『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堪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堪質，故取之也。」《說文》：「礲，厲石也。从石，段聲。」乎加切。段注云：「礲」篆舊作「礲」，《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已然，今依《詩》釋文及《玉篇》正。《大雅》「取厲取礲」，今本作「取鍛」，當依《釋文》本「又作『礲』」。毛傳曰：「礲，逗。礲石也。」今本奪一字。箋云：「礲石，此釋傳。所以爲鍛質也。」箋意此石可爲椎段之堪質。是則「礲石」者，石名。「椎段」字今多用「鍛」，古祇作「段」。《考工》

「段氏爲罋器」、《禮經》「段脩」，字皆作「段」是也。段與厲絕然二事，礲石、厲石必是二物。《尚書·柴誓》：「段乃戈矛，厲乃鋒刃。」段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刃之利也。《詩》「取厲取鍛」，亦明明分別言之。毛傳亦既確指云「礲石」矣，豈許君於此乃復溷淆之，訓「礲」爲厲石乎？揆厥所由，由許依傳云「礲石也」三字爲句，而刪複字者乃妄改爲「厲」字耳。或問《廣雅》何以云「礲，礪也」？曰：此自《廣雅》之誤。《廣雅》之例，每合異類之相近者爲一，此則異類而迥別者也。「承珙案：《說文·殳部》：「段，椎物也。」《金部》：「鍛，小冶也。」《毛詩》多假借，或即借「小冶」之「鍛」爲「礲石」之「礲」。傳云「鍛，石也」，謂「鍛」即石名，知經文假「鍛」爲「礲」。「取鍛」者，乃取「石名」之「礲」，非取「小冶」之「鍛」。故箋申之云：「鍛石，所

以爲鍛質也。」《莊子·列禦寇》篇「取石來鍛之」。是即以「椎段」之「段」爲「鍛」。《孫子·勢》篇「如以礮投卵」，又即以「礮」爲石名。若《說文》「礮」當作「礮」，「厲石」當作「礮石」，則段氏說當矣。

「夾其皇澗，溯其過澗」，傳：「皇，澗名也。溯，鄉也。過，澗名也。」王氏《詩總聞》曰：「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酈氏謂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便是夾其皇澗歷過也。」承珙案：此語殊附會，不足信。惟《寰宇記·真甯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涇水注》今《水經注》無《涇水》。云：「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酈氏此言必有所據。且邠地近涇，與渭稍遠，皇、過二澗亦當近涇，不得以爲渭旁諸澗也。

「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

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正義曰：「此以水內爲『汭』，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承珙案：《漢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顏注引《韓詩》作「隄」，是班《志》據《韓詩》。鄭注《禮》時亦用《韓詩》，至箋《詩》乃從毛義耳。正義引《爾雅》「厓內爲隄，外爲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蓋上文「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正義謂民居以南門爲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此則來者愈衆，并水之內曲外曲而皆居之。王氏《詩考》云：「芮鞠又在過澗之南。鞠者，外也。」詩「芮」字爲「汭」之假借。《說文》：「汭，水相入

也。《水經·河水注》引馬注《尚書》云：「水所入曰汭。」《禹貢》疏引鄭注云：「汭，內也。」《洛誥》疏引鄭注：「汭，隈曲中也。」是凡水相入之處皆曰汭，其會合襟帶必有限曲。內曲即芮，外曲即鞠，故傳以「芮」爲「水厓」，「鞠」爲「究」，不必定指涇、芮二水相會之處也。

河 酌

《序》云：「《河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正義曰：「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承琪案：首章傳云：「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次章傳以「鬯」爲「祭器」，是明謂有道德者，雖薄物可用以祭，與經文、《序》義皆合。故首章箋云：「有忠

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其申毛至明切矣。《鹽鐵論·和親》篇云：「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此引《詩》意似以「挹彼注兹」爲說近來遠，化民之義，與毛、鄭異。然傳箋據《左傳》、《禮記》，其義尤古，不可易也。

「可以饒饒」，傳：「饒，饒也。」正義曰：「《釋言》云：『饒、饒，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饒，勻之曰饒。』郭璞曰：『今呼饒飯爲饒，饒均熟爲饒。』《說文》曰：『饒，一蒸米也。』「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饒而熟之，故言饒饒，非訓「饒」爲「饒」。」《說文》：「饒，滌飯也。」段注云：「『滌』當依《爾

雅音義》引作「脩」。《倉頡篇》作「饗」。饗之言溲也。《水部》曰：「溲，汰也。」此謂以水澆熱飯，古語云「饗飯」。承珙案：《釋文》引《字書》：「饗，一蒸米也。」正義以為《說文》，恐誤。《卷阿序》疏引《說文》：「賢，堅也」云云，亦是誤以他字書為《說文》。《說文》以「饗」為「滷飯」者，即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饋」。此俗語之近古者。傳「饗，餹也」當作「饗，餹餹也」。《說文》：「餹，飯氣流也。」即謂撥饋之時，飯氣流布耳。是饋餹本一事，故《爾雅》並以「稔」釋之。毛以「饗餹」連言，亦謂行潦之水，可以沃飯使熟而為酒食耳。正義謂「非訓「饗」為「餹」」是也。

「可以濯漑」，傳：「漑，清也。」或謂「漑」當讀為「概」。如《周禮·鬯人》：「凡裸事用概」鄭注：「概，尊以朱帶者。」是「疊」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疊」，三章言「濯概」也。

承珙案：二章傳云：「疊，祭器。」是「疊」為器之貴者。此章訓「漑」為「清」，是泛言器之漑者。一則見行潦之物薄而用重，一則見其物微而用廣。如此釋經，意義更為周密，似不必以「概」與「疊」相配為類。《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筐于東堂下。」足知禮器之宜漑者甚多，故末章於「疊」外廣言之，仍當以傳義為正。

卷 阿

《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承珙案：《序》言求賢人以用吉士，則「賢人」當指詩中「君子」，與七八兩章所云「吉士」、「吉人」、「維君子使命」

相合。箋於七章云：「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亦是以「君子」爲「賢人」，與「吉士」別。彼疏謂「衆鳥慕鳳，似群士慕賢」，明以「吉士」、「賢人」爲兩等，而此乃云「吉士」亦是「賢人」，誤矣。

「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傳：

「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稽古編》曰：「《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目『大臣』，即《序》所謂『賢』也。《序》所謂『吉士』，即經文之『藹藹吉士』、『藹藹吉人』也。能信任大賢，處之尊位，則衆賢滿朝矣。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泂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稱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辭，不一及本指乎？」承瑛案：詩中「爾」字皆指王言，若「豈弟君子」亦指王，則「俾爾彌爾性」之「俾」，孰爲使之？《天保》三言「俾爾」，皆謂天使之，然則此自當謂賢人能使王彌其性矣。傳於詩中「君子」雖未明所指，然觀首章「以矢其音」傳云：「矢，陳也。」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是經文首尾兩「矢」字相應，傳以來歌矢音之「君子」即獻詩之「公卿」矣。且「君子之車」傳云：「上能錫以車馬。」「錫以」者，謂錫君子以車馬也。毛義明白如是，鄭箋明指「君子」爲「賢人」，所以申毛也。朱子謂《泂酌》之「豈弟君子」既指成王，此不當指爲所求之

「賢人」。不知《洞酌》乃設言有道德者爲民父母，彼亦陳戒之詞，並非以「豈弟」頌成王。指「君子」爲成王者，亦《集傳》之自爲說耳，豈可以彼例此乎？《韓詩外傳》云：「《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①此亦以「矢」爲「陳」，「君子」當指「賢人」，與毛、鄭意合。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奂，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奂，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奂而優游，自休息也。」《稽古編》曰：「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義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見正義。尤爲有據。」汪氏《異義》曰：「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此獨以『伴奂』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

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毛旨。」因參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承琪案：此說是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承琪案：周公作《無逸》，而以殷之三宗及文王享國歷年之永爲箴。鄭箋之釋「彌性」似用此義，但與四章「爾受命長矣」意複。故《呂記》載董氏說，及李黃《集解》、逸齋《補傳》皆主德性言。今案：傳但云「彌，終也」。終者，盡也。彌爾

① 「而和」，《韓詩外傳》作「之和而」。

性者，盡爾性也。則謂詩所言「性」，即孔、孟所言之「性」可也。正義以箋說述毛，未必得毛旨耳。

「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郭注《爾雅》引此詩：「嗣先公爾酋矣。」「似」作「嗣」者，此注家以訓詁字代經文耳。多「爾」字者，或出三家《詩》，與毛異歟？「酋」訓「終」者，「終」猶「久」也。《說文》：「酋，繹酒也。」引《禮》：「有大酋」。蓋繹酒者，昔酒也。《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醕者也。」《月令》注云：「酒熟曰酋。」《方言》亦云：「酋，熟也。久熟曰酋。」「似先公酋」者，謂嗣先公而久道化成也。不曰先王而云「先公」者，正義云：「『公』是『君』之別名，故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則先王、先公皆在其中矣。」

「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

「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鄭箋於《詩》中「嘏」字皆爲「受福」，似與毛異，其實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衛、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予主人」注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案：傳以「馮翼」、「孝德」爲賢人

之行，與經義最合。蓋此經四「有」字，與《縣》之「有疏附」、「有先後」等文意正同。「以引以翼」，又與《行葦》末章同，彼謂王之長敬耆老，此王以長敬賢人，其意一也。鄭以上章「純嘏」為祭祀受福，故易傳，以此為廟中事尸之禮。但於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文義考之，亦絕不相屬，似非詩意。

「容容印印」，^①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容容，溫貌。印印，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容容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嚴《緝》云：「說者以『容容印印』而下為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蒞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為稱譽之詞也。」承珙案：此說非

是。《釋訓》云：「容容印印，君之德也。」虞翻注《易·觀》亦引《詩》曰：「容容印印，如圭如璋。」君德之美也。」故箋以為得賢臣而後，君德能如此。此正所以陳戒，非即美成王有此德，無嫌於過為稱譽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傳：「翩翩，衆多也。」箋云：「翩翩，羽聲也。亦，亦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翩翩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正義曰：「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傳天以亦集止。」今本

① 「容容」，廣雅本及阮校本《毛詩正義》作「顒顒」。下同。

正義脫誤不可讀。此從浦氏校正。承珙案：傳以「翩翩」爲「衆多」，則「其羽」自指衆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于所止耳。以衆鳥翩翩之多興吉士藹藹之多，則毛意「亦集」、「亦傳」，皆指衆鳥而言。箋乃申毛，非異毛也。惟以「翩翩」爲「鳳飛之羽聲」爲稍異耳。正義泥於王肅之說，謂毛意以鳳事自相「亦」，殊失毛旨。《說文》云：「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所以有衆鳥之「翩翩」。正義乃引《中候》、《白虎通》，以鳳皇來必衆多申毛「衆多」謂鳳之意，誤矣。又汪氏《異義》謂傳以用賢致瑞，爲太平之驗，不以鳳至取喻。今案：《九章》傳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雖似據事爲賦，然喻意自在其中。箋云「因時鳳至，故喻」，亦即所以申毛。不得謂毛爲賦、鄭爲興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汪氏《異義》曰：「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獻詩陳志，遂爲工歌，令矇瞍賦誦以爲鑒戒。『矢詩』與首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爲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多也。箋誤解經『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爲『多』，謂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而《公劉序》下疏謂此二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爲《公劉》、《泂酌》、《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承珙案：汪說是也。

民 勞

《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案：此詩，後儒多以為戒同列之詞，不過因《板》詩有戒臣之語推類及之，又以詩中「爾女」似非斥王之詞耳。不知稱謂古今遞變，三代質直，爾女之稱，尊卑上下皆可施用。《詩》中此類甚多，《孟子》乃云：「人能無受爾女之實。」蓋至戰國時，始以「爾女」為尊於卑、上於下輕忽之詞耳，不可以律《詩》《書》也。此詩全篇，箋疏皆主斥王，毛傳雖無明文，然末章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首章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二文相同。《板》首章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彼通章皆指王言，而曰「是用大諫」，則毛意當謂諫王。以彼例此，此詩篇終之「是用大諫」，亦必謂諫王。故二篇《序》皆云「刺王」。鄭於末章箋云：「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揆之毛意，當與鄭同耳。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曰：「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稽古編》曰：『疏失毛、鄭之意。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鄭云『幾』，正申毛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言》：『疇、幾、裁、殆，危也。』『幾，汔也。』『幾』、『幾』、『危』、『汔』轉互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承琪案：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謂中謁者信等曰：『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

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此皆以「危」爲「幾」意。又「危」字亦作「倅」，《列子·力命》篇「倅倅成者」，殷敬順《釋文》云：「倅倅，幾欲之貌。」毛以「汔」爲「危」，其訓最古。鄭云「幾」者，取其通俗易曉耳。正義云：「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云：『汔，期也。』」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今案：《左傳》注作「汔，其也」。彼疏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然則杜訓「其」，猶鄭言「幾」也。《後漢書·班超傳》引此詩，李賢注亦曰：「汔，其也。」要皆與「危」意相同，非有異也。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

之惡。」觀箋云「詭人之善不肯行」，則「詭」自是「違戾」之意。或疑「詭」「隨」疊韻字，不當分訓。承珙案：詭戾、隨從，事雖相反，而詭善、隨惡，義實相因。故雖分訓，仍不害疊韻爲文。若章懷注《後漢書》，以「詭隨」爲詭誑委隨之人，則字別爲義，似非本訓。蘇《傳》以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朱子從之，則更於「詭」字不切矣。

「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承珙案：《後漢書》陳忠上書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廣雅·釋訓》亦

云：「詭隨，小惡也。」此皆用毛義者。蓋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曰「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又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唐石經》、《春秋傳》字亦作「從」。觀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所據本《毛詩》本當亦作「從」，故曰「無聽」。後儒釋爲「縱舍」之「縱」，誤矣。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仰』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稽古編》曰：「《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音，則是『能』與『耐』通，『仰』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仰』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意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疏引王肅云：

「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當如之。」承珙案：「柔遠能邇」，亦見《顧命》。彼傳云：「和遠又和近。」與《舜典》傳語又微異。總之，毛不釋「能」字，自以經文四字爲互文見義。於「遠」言「柔」不言「能」，於「邇」言「能」不言「柔」，實則遠邇皆能柔之耳。一說「能」讀當爲「而」，《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而」「如」古字通。《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是即以「而」爲「如」。則此篇毛意或亦讀「能」爲「如」，言安遠國如其近者。徐云「能」，毛如字者，毛時「能」「如」聲近，讀「能」猶讀「如」也。

汪氏《異義》曰：「《釋文》謂『仰』字不見字書，而引《廣雅》『如，若也，均也』，謂義音相似；疏引鄭《書》注，謂與『恣』同，皆於

「順」「如」義近。《爾雅》：「如」與「適」同訓。《說文》云：「如，從隨也。」「恣，縱也。」皆「順適」之意。《釋文》又云：「如，舊音如庶反。」則又當通作「茹」。《釋言》：「茹，度也。」「度」有「謀」義。安遠方之國，先順謀其近者，舊音宜得其義也。」《釋詁》：「如」亦訓「謀」。承珙案：徐邈云能，「鄭奴代反」者，此即鄭注《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而」與「如」古通用，故亦讀「能」爲「而」，訓「而」爲「如」。但箋之訓「如」，不作「如若」解耳。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案：近德者，謂慎儀乃所以進德，猶《抑》詩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左傳》昭二年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即進於德之意。毛傳釋經正與此合。後儒皆謂王宜敬威儀以親近有德之人，說雖可通，然非經傳之意矣。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宏，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嚴《緝》云：「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皆指王。《板》『小子』箋說亦不指王。華谷云『舊說』者，未知何指。『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范氏《補傳》曰：「說者謂『戎』之與『女』，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女，本示親愛。『小子』則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即位未

久，年尚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承珙案：古人訓詁必有所本，毛公時「戎」字必無「女」訓，故於《詩》中「戎」字但據《爾雅》訓「大」訓「相」，無訓「女」者。鄭謂「戎」猶「女」者，亦必有所出。考《常棣》以「戎」韻「侮」，《常武》以「戎」韻「父」，當時「戎」字必有「女」音，因即以「戎」代「女」，故箋每云「戎」猶「女」也。王肅述毛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自不如箋謂「女王雖小子」語意直截耳。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云：「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

著不捨，常爲惡行也。」承珙案：「繾綣」字只當作「遣卷」。《說文》：「遣，縱也。」「卷，郅曲也。」是「遣」有「申」義，「卷」有「曲」義。「屈申」即「反覆」之意，故「遣卷」雖疊韻，亦分二義。而其義實相因，如「詭隨」之分善惡耳。《廣雅·釋詁》：「繾綣，搏也。」「搏」即《曲禮》「毋搏飯」之「搏」。繾綣，猶「繾綣」。杜注《左傳》：「繾綣，不離散也。」「搏」義與「不離散」正相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亦與「不離散」義相通也。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稽古編》曰：「《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

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考，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瘡」爲君反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承琪案：《苑柳》「上帝甚蹈」，王肅、孫毓述毛亦以「上帝」爲斥王。《禮記·緇衣》篇：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對策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此皆與毛義合者。然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明矣。鄭箋乃於次章「天之方難」云：「天，斥王也。」趙注《孟子》引《詩》「天之方蹶」云：「天，謂王者。」與鄭同。然至末章「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爲上天，自不如以首章「上帝」指

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爲正。毛於《蕩》首章「上帝」傳云：「上帝，以託君王也。」至次章「天降滔德」，又訓「天」爲「君」。若此詩「天」亦指君，則必於「天之方難」下發傳矣。孔疏於此二、四、五、六章言「天」者，皆用鄭述毛，未必得毛意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傳『繫』作『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爲文，不當依以改傳。承琪案：《廣韻》「愆」字下引《詩》傳：「愆愆，無所依也。」則本無「繫」字可知。《說文》、《廣雅》皆云：「愆，憂也。」《爾雅》：「瘡瘡，病也。」「病」與「憂」義相近。《小雅·杕杜》「四牡瘡瘡」傳訓「罷貌」。此「無所依」者，亦「罷」義之引申，故邢疏《爾雅》「瘡瘡」兼引

《杕杜》及《板》詩。蓋「靡聖」者，非聖無法，故無所依。無所依，則有僂焉如不終日之勢，與「罷病」義正相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左氏成八年《傳》、《三國·魏志·高堂隆傳》引此「諫」皆用「簡」。《顏氏家訓·音辭篇》引《穆天子傳》音「諫」為「閒」，是古本《穆天子傳》作「山川諫之」，郭注音「閒」。今本傳文作「閒」，郭注音「諫」，乃後人所改耳。盧召弓《鍾山札記》曰：《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

「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此亦讀「諫」為「閒」，與《穆天子傳》一例。承珙案：古字「諫」「閒」既通，《莊子·天運》篇「食于苟簡之田」《釋文》引司馬本作「閒」，是「簡」「閒」字亦通借，故《左傳》又借「簡」為「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憲憲，猶

「欣欣」也。」惠氏《古義》曰：「案：『欣』讀為『軒』。《左傳》『掀公出於淖』徐邈云：『掀，許言反。』是古音『欣』與『軒』同。古『憲』字有『軒』音，鄭注《樂記》云：『憲，讀為軒。』注《內則》云：『軒，讀為憲。』二字反覆相訓。」承珙案：此及下傳「泄泄猶沓沓」，皆以今語釋古語之例。凡古今語言相變，有從聲轉者，古言「憲憲」，後言「欣欣」是也；有以義通者，古言「泄泄」，後言「沓沓」是也。姚氏南青《援鶉堂筆記》曰：「《北史》載沮渠蒙遜怒校書郎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疑「憲憲」義亦相同。以後解古，或不殊耳。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錢氏《答問》曰：「《孟子》釋《詩》『泄泄』為『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

鄭箋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鄭箋取《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則」之解。蓋《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疏以「泄泄」、「沓沓」為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為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承珙案：《魏風》「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與「多言」義亦相近。正義以為競進之意，尚有可通。若「怠緩悅從」，乃六朝人所謂「沓拖」者，古無此訓也。」

箋云：「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案：此非以「無然憲憲」為「無憲憲然」作倒裝句也。四章「無然謔謔」，傳云：「謔謔然喜樂。」此非釋經「然」字，乃形容「謔謔」，助語成文。如「多將熇熇」，傳云「熇熇然熾盛」，

經文并無「然」字也。蓋「然」者，是也。無然，猶言「無是」也。下文「無為夸毗」、「無敢戲豫」，「無然」與「無為」、「無敢」正同。趙注《孟子》引「無然泄泄」，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是即以「無然」為「無敢」也。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案：「灌」當為「懽」之借。《說文》：「懽，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毛以「灌」「款」疊韻為訓。蓋「懽」不止為喜者之款款，即憂者出於至誠亦與喜樂同其款款，故《說文》又引《爾雅》「懽懽、懽懽，憂無告也」。喜款者，「懽」之本義。憂無告者，其引申之義。《爾雅》作「懽懽」今《爾雅》仍作「灌灌」，非善本。者，詩之正字。《毛詩》「灌灌」者，借字。鄭注《尚書大傳》又引作「嚶嚶」，見《儀禮經傳通解》。亦借字也。蹻，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引《詩》「小子蹻蹻」。毛

傳云「驕貌」者，即「舉足行高」之義也。《列女傳》作「矯矯」，鄭注《大傳》引作「矯矯」，皆借字耳。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正義曰：「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案：「體柔人」者，謂形體柔順之人。正義本「體」上似有「以」字，非是。《稽古編》曰：「《爾雅》：『籛籛，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詩》。合之他典，《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即體柔耳。《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却爲恭。』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承珙案：「夸毗」疑「侂備」二字之借，《說文》：「侂，備詞也。」「備，慙也。」

備，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史記·賈誼傳》「夸者死權」，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後漢書·崔駰傳》「恥夸毗以求舉」，注云：「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夸毗」但爲體柔之一事，故《玉篇》、《廣韻》作「𡗗𡗗」，字皆從「身」，不當如蘇《傳》以「大言」、「諛言」分爲二義也。《援鶉堂筆記》曰：「《隋書·何妥傳》論當時改作之弊云：『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此則「夸毗」之義與毛、鄭不同。」承珙案：《法言·吾子篇》「足言足容」注云：「足言，夸毗之辭。」亦不用《爾雅》。是隋、唐間有此解，非古訓也。

「如壘如簾，如璋如圭」，傳：「如壘如簾，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正義謂「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言相合」。而於上句但云「壘簾俱是樂器，其聲

相和，故云「相和」。按：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箎？張萱《疑耀》云：「閱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壎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壎爲宮，而箎之徵和。壎爲角，而箎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也。」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承珙案：經文但云「無曰益」，箋增之曰「是何益爲」，恐非經旨。蘇《傳》云：「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道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道之也甚易。」嚴《緝》云：「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此二說似於經文爲順。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

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盧氏《釋文考證》曰《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氏《詩經小學》曰：「傳「辟，法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蓋漢時《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箋云云。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字釋爲「邪」矣。」承珙案：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傳》：「晉祈勝與鄔臧通室。」①祈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

①「祈」，《左傳》作「祁」，下「祈盈」同。

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爲「立法」，與《爾雅·釋訓》「憲憲、泄泄」爲「制法則」者合，故傳箋皆本此爲解。後儒以下「辟」字亦爲「邪僻」，謂不可自立於邪僻之地，非經意矣。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汪氏《異義》曰：「疏申箋，謂於《周禮》爲司馬之卿。稽之經典，無以「甲人」稱卿大夫士者。唯《月令》車右名「保介」，以其時衣甲居右，用備非常，因以「保介」言之，其在《周禮》則曰「司右」，曰「勇力之士」，不謂之「甲人」也。司馬掌軍，不常被甲，以「甲人」目之，恐非經旨。」承珙案：正義云：「「价，善」，《釋詁》文。」是《爾雅》字本作「价」。今本作「介」者，誤。《說文》：「价，善也。从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與

《爾雅》、毛傳皆合。《漢書·諸侯王表序》引《詩》作「介人」，此或據三家《詩》。故箋本之，釋「介」爲「甲」耳。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稽古編》曰：「晉士蔭對獻公僖五年。引此詩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承珙案：上文「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箋云：「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夫王之適子爲「宗子」，而同姓世適反稱「大宗」，名實乖矣。故即「宗子」之稱，可證傳以「大宗」爲王者，其解確矣。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箋云：「渝，變也。」《後漢書·楊秉傳》：「敬天之威，不敢驅馳。」顏注謂與《詩》文稍異。承珙案：此所引當係三家《詩》，《毛詩》「渝」與「驅」韻，故作「馳驅」。此「威」與「馳」韻，故作「驅

馳」。不獨文異，韻亦異矣。若《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此雖字異，或《毛詩》本有異同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四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涇 胡承珙

大雅蕩之什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管城碩記》曰：「張耒《明道襟志》謂今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

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唐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承珙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蕩」爲「廣大」，《稽古編》謂其不知《詩》「蕩」字當作「懔」。《說文》「狂放」字作「懔」，亦作「惕」。法度廢壞，正「狂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爲「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天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爲首四句設爲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解之。承珙案：《說苑·至公》篇云：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足明《詩》稱「蕩蕩」與《洪範》之「蕩蕩」不同，而傳以「上帝」託言君王，其義諦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承珙案：後儒釋《詩》者，或以「有初」、「鮮終」指厲王而言，或并指厲王之臣，皆與「天生烝民」語意不合。《韓詩外傳》：「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弗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

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使之然也。」此釋《詩》與箋說合。

「曾是彊禦」，正義曰：「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承珙案：曾，猶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據此疏所云，是唐初人猶謂「何乃」爲「何曾」。若近世以「何曾」爲「何嘗」，則詞意正與「何乃」相反，非古訓矣。詳見段注《說文》、王氏《釋詞》。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說文》：「掊，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掊視得鼎』，師古曰：『掊，手把土也。』『把』

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即今俗之「刨」字也。《詩正義》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似定本作「倍」爲是矣。然《孟子》書亦云「倍克」，趙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倍」爲「倍」之假借字耳。」承珙案：《釋文》：「倍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蓋讀「倍」同「攄」。《說文》：「攄，引取也。」引取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敘傳》以「倍克」爲「好聚斂、克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上文「彊禦」，^①合之則「禦」亦是「彊」，分之則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解雖以「自伐」解「倍」，「好勝」解「克」，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倍斂好勝之人」，《孟子音義》以爲「深克腴民之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

「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慙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珙案：傳訓「對」爲「遂」，「遂」者，進也，謂彊禦多慙之人爲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互詳《雨無正》。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毛，非易毛也。正義述毛則謂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以對」總上二句，言使彊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祇承「流言」，則「對」自當爲「對答」之「對」。傳箋同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

① 「上」，原作「土」，據廣雅本改。

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珙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爲「詛」，則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殊無文義。使箋亦從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日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如《小雅·吉日》之「既伯既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傳意謂既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此毛傳讀經之例，尤足與此篇相證者也。

「女魚然于中國」，傳：「魚然，猶彭亨也。」箋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稽古

編》曰：「《易》釋文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𩇛𩇛」，注云：「自強也。」意皆同鄭。」段氏《詩經小學》曰：「魚然」之言「𩇛𩇛」也。《山海經》：「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𩇛𩇛，是食人。」郭注：「爲物貪𩇛，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承珙案：《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然」劉淵林注：「咆然，猶咆𩇛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然于中國。」據此，知詩「魚然」當爲「咆𩇛」之借。《說文》：「咆，𩇛也。」「𩇛，豕驚聲也。」𩇛，古通𩇛、𩇛。《常武》「闐如𩇛𩇛」，《風俗通》作「𩇛𩇛虎」。《說文》：「𩇛，虎鳴也。一曰師子。」「𩇛，虎聲也。从口、虎，讀若「𩇛」。」《廣韻》：「咆𩇛，熊虎聲。」《通俗文》：「虎聲謂之𩇛。」然則「咆𩇛」者，𩇛鳴作健之意。劉注即用鄭箋。傳「彭亨」者，「魚然」之轉，以今語釋古語耳。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士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案，上文「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今本似得之。又《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為勝。「承珙案：臧說非是。上章「類」、「懟」、「對」、「內」為韻，末二句「祝」、「究」自為韻；下章「式」、「止」、「晦」為韻，末二句「呼」、「夜」自為韻，與此「國」、「

「德」、「德」、「側」為韻，「明」「卿」自為韻者正同，不應此章獨以「明」「卿」二韻閒廁其中。至顏注《漢書》以「亡背亡仄」為「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為「不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言無賢臣，與傳箋同，顏說不足

據也。

「如蝟如蟪」，傳：「蝟，蟬也。蟪，蝻也。」汪氏《異義》曰：「《釋蟲》云『蝟』爲下諸蝟總目，即此詩之『如蝟』也。疏引《爾雅》舍人注，以『蝟』『蝻』爲一物，方俗異名，誤與《豳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蝟』爲『蟪』，未審厥旨，誤尚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文複贅矣。」承珙案：《豳風·七月》傳云：「蝟，蟪也。」《小雅·菀柳》傳又云：「蝟，蟬也。」此傳則分「蝟」爲「蟪」、「蟪」爲「蝻」，乃訓詁家對別散通之常例。大抵蟬類形聲相似，渾言之則「蝟蟪」是其大名，析言之有「良蝟」、「蟪蝟」諸名耳。

「內蠱于中國」，傳：「蠱，怒也。不醉而怒曰蠱。」段懋堂曰：「《說文》作『蠱』，从三『大』、三『目』。今《詩》作『蠱』者，隸省也。或从三『四』、从『犬』，則非矣。張衡、左思賦

內「蠱肩」之「蠱」即「蠱」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尚作「蠱」，可見。」承珙案：《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蠱」高誘注：「熊羆之屬是也。蠱，煩腸黃理也。蠱，讀『內蠱于中國』之『蠱』。」此引《詩》「蠱」字不省。曰「多力而蠱」，正與毛訓「怒」、許訓「壯大」其旨略同。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稽古編》曰：「《易》釋文云：『鬼，遠也。』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即荆楚。宋黃震說。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是鬼方先服後叛，故高宗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

《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玉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為荆楚者，非是。」承珙案：干寶以鬼方為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為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本》注以鬼方為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戎」者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為「鬼方」即荆楚之證。其實「鬼方」對中國而言。《後漢書》「威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為遠方。此「鬼方」與「鬼區」同。詩言「覃及」，則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于中國，皆是，似不比《易》言「伐」，《大戴》言「娶」專指一國者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

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承珙案：後儒釋《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為聽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成」、「有典刑」，則此「莫聽」當從箋為「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陳碩甫曰：「《釋文》作『根見貌』。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揭』，從木，今從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為禿揭。』《周禮·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表識，謂

之揭櫟。」「《說文》：「揭，揭櫟也。」禿揭、揭櫟，皆毛傳「根見」之義引申說也。」承珙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葭莢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擠其揭揭」高注：「揭揭，欲拔也。」此傳云：「顛，仆。沛，拔也。」草木頓仆拔倒，則挺揭根見，故傳以「揭」爲「見根貌」。不必改「揭」爲「揭」也。

抑

《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虞東學詩》曰：「《集傳》據《國語》定爲『自警』，而去刺厲王之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間，詩中所陳多涉時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據。其謂在後追刺者，孔疏。」

既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李《解》。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列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爲世子時作者，范《傳》、嚴《緝》。按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尚幼稚，不得作詩。即作於共和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聿既耄」爲言，亦覺遠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何《義》、張《記》、陸《學》。無論東遷以後無《雅》，即詩中所稱迷亂荒湛，亦未便懸指平王。其謂宣王時作者，《詩深》。宣王中興令辟，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即以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棣》之類，《質疑》。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王沈湎于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

之失，此詩正與之合。特《賓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邪？郝仲輿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戒厲王取鑒于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厲，故編《詩》者列於厲王之世。按二說根据孔、李，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珙案：此說亦非是。若詩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抑》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侯苞《韓詩翼要》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此亦與《序》說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多相

類，詳見姜氏《廣義》。故《國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懿》即《抑》詩，自當從韋昭說。作者造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侯苞「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謂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魯人之歌尚曰「我君小子」，《左》襄四年。古人稱謂質直，本無不宜。況刺王亦以是警，即謂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嘗非主文譎諫之道。末章「曰喪厥國」，天子諸侯皆可稱「國」；《蕩》曰「小大近喪」，《桑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爲疑。「取譬不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鑒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公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即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上距厲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于

武公，共姜應老，父母何爲欲嫁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蓋共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言不見信，故託爲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既耄，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似較協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歐陽《本義》首駁此說，以爲毛、鄭皆非詩意。「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亦陷於昏愚而戾

其本性。李氏《集解》從之，謂：「下文方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此，豈賢者不當如此邪？故哲人之愚當如歐說。」承珙案：毛云「無道則愚」，非真愚也，鄭云「佯愚，不爲容貌」耳，非謂其燕喪威儀也，何害於責王之敬慎威儀乎？《東萊集·遺說》曰：「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避譴戾之不得已耳。」此解善會傳箋之旨，勝於歐、李之以辭害志者。何氏《古義》曰：「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應，『哲』、『愚』相反。果其真愚，又何以稱『哲人』乎？」承珙又案：《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

《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正與傳言「無道則愚」、箋言「佯愚」者合。《淮南·人閒訓》云：「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此即《老子》「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之意。然其引《詩》亦是謂哲人佯愚，與傳箋合也。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稽古編》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繆矣。」翁氏《附記》曰：「《左傳》杜注謂《詩·周頌》，言無彊惟得人也。陳啟源引此詩以駁朱《傳》『能盡人道』之說。然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爲諸

侯助祭而作，故以「得人」爲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傳》爲正。」承琪案：翁說非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引「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烈文》箋亦云「諸侯順其所爲」。或彼經本作「其順」，與《抑》篇作「訓」者不同，杜注以所引爲《周頌》可也。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此引《詩》亦以「得人」爲「彊」，而所引祇一語，杜亦以爲《周頌》，何以知其必非《大雅》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彊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此尤與傳箋悉合者。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

「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承珙案：《詩》言「有覺」者，《斯干》與此而二。《斯干》傳訓「覺」爲「高大」，彼箋又訓「直」。蓋其義相成，故傳箋互訓。《禮記·緇衣》引《詩》「有棣德行」，注遂以「大也」、「直也」兼訓之。嚴《緝》訓「覺」爲「悟」，本《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此解義自可通。然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①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而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叔孫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豎牛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

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兩引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徵諸《左氏》，不可易矣。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顧氏《詩本音》謂四句惟「命」字可韻，餘皆無韻。段氏《音均表》謂「告」「則」爲之幽合韻，據《爾雅·釋訓》「告」與「忒」、「食」、「則」、「慝」韻爲證。承珙案：古韻之幽部分相通，唐人猶知其條理，故杜詩每以「屋」、「沃」、「昔」、「職」同用。又三章「興迷亂于政」與末句「刑」韻，而中閒「酒」「紹」自爲韻。顧氏以爲同《車攻》五章之例，孔氏《詩聲類》闡之更明備矣。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不虞，非度也。」箋云：「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

①「一」，原誤作「二」，據《左傳》改。

至之事。」《釋文》：「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正義曰：「非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承珙案：陸、孔皆誤以鄭義爲毛義耳。毛云「非度」者，即經「侯度」之「度」。惟謹度，故用戒其非度。《書·微子》：「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爲非法度之事。」是也。《韓詩外傳》云：「古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說苑》略同。襄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

《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此引《詩》似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云「非度」者合，無所謂「不億度而至」，如疏云「非常寇盜」者。《鹽鐵論·世務》篇：「大夫曰：事不預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此引《詩》意與鄭同，然非毛義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毛無傳。鄭釋爲「苟且」，則是從「艸」之「苟」。說《詩》者以此章首二句不入韻。承珙案：《說文》：「苟，自急救也。」「苟」與「急」雙聲。《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釋文》：「『亟』字又作苟。」知「苟」、「急」、「亟」皆同義。此詩當作「無曰苟矣」，謂無輕易于言，無曰言可急遽，皆與下「言不可逝」相呼應。或疑「苟」字《廣韻》己力切，爲之哈部之人，

「逝」字爲脂支部之去，二部古不相通。孔氏《詩聲類》云：「支佳者，耕清之陰也。」苟字爲「敬」所從得聲，則雖《詩》不見用，亦以陰陽通之，而知其當入二十三錫。「不知《十月之交》「氏」與「士」「宰」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里」韻，是之哈與脂支，^①《詩》中已有相通者，段氏以此爲合韻。不必移「苟」入錫韻乃與「逝」去入相協也。翁氏《附記》曰：「鄭注《儀禮》「苟敬」云「苟，且也，假也」。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救」之「苟」字，音「棘」不音「苟」。《詩》「無曰苟矣」，《大學》「苟日新」，皆即此字也。」桂氏未谷《札樸》曰：「《說文》「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詩》「無曰苟矣」當用从羊省之「苟」，謂無曰己能慎言也。」承珙謂：此說

亦通。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承珙案：《說文》無「售」字。《言部》：「讎，猶騰也。」此以「應對」爲本義，引申之爲「讎報物價」。《玉篇》始有「售」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詩，毛、鄭本皆作「讎」，箋中「售」字亦當如《釋文》「一本作讎」。讎賣物賈，乃行用之事，故傳云「讎，用」。高誘注

① 「脂」上，原衍一「與」字，據《續經解》本、廣雅本刪。

《呂覽·義賞》篇「民之讎之若性」亦云：「讎，用也。」顏師古注《王莽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專主「用善言」，與下「報德」一例，較正義「善惡皆用」之解爲勝。箋以「物之讎賈」爲義，正申傳，非易傳也。陸氏以毛音市由反、鄭音市又反，孔云鄭唯以「讎」字爲異，不知鄭於《表記》引此《詩》注云：「讎，猶「答」也。」此箋獨以「讎賈」爲言，明是因毛訓「讎」爲「用」，而申成其義耳。一說《韓詩外傳》、《後漢·明紀》引此詩「讎」皆作「酬」，《藝文類聚》又作「酬」。鄭注《鄉飲酒禮》云「酬之言周」，傳「用」字疑「周」之誤。然鄭彼注云：「忠信爲周。」以主人先飲酬賓，示忠信之道，與此「無言」意不相協，毛意未必如此也。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

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承珙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少牢》下篇：「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注云此於尸謾改饌當室之白。是鄭注《儀禮》即本《曾子問》。孫注《爾雅》正本鄭氏，未可謂孫解非鄭義也。此箋以「屋」爲「小帳」，「屋」即古之「幄」字，則指室中西北隅可以施帳之處。然則屋漏本有二義，一以當室之白，日光所入；一以施幄之處，隱蔽不明，其實一地也。鄭以詩言「不愧」，故從「隱」義耳。

「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箋云：「止，容止也。」承珙案：《相鼠》傳：「止，所止息也。」箋亦云：「止，容止。」與此正同。

但此詩若以「止」爲「容止」，則與下文「不愆于儀」意複。當以傳訓爲正。汪氏《異義》曰：「傳釋『止』爲『至』，復引《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法度施行之德，能俾民人爲善爲美者，必淑慎其所至，於仁敬孝慈信之道，無有闕失也。蓋即《中庸》『脩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臧俾嘉』謂爲臣民所善所美，以『淑慎爾止』與下『不愆于儀』爲一訓，『止』爲『容止』，不若傳義之審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何氏《古義》云：「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投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於我者，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聞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爲承上文『鮮不爲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

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李」，不宜云「投我」、「報之」也。」承琪案：何說非是。此泥於經文「我」字耳。詩人之詞本無定格，不必爲感者自我，即代爲應者稱「我」，亦無不可。《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篇曰：「《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此皆與鄭義合，知箋說非無本也。

「彼童而角」，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箋云：「童羊，譬王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稽古編》曰：「鄭狙於厲倡嬖剋配姬之緯書，誠謬說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

目之稱。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譌》曰：「童羊，喻嬖倖也。嬖倖無德而以為有德，橫干政事，實以潰亂。小子使為不善，民將何以報之邪？」《詩疑》曰：「彼童而角，實僭亂者也。日與此輩酬酢往來，有不潰亂者乎？」承珙案：上文方言上下感應之理，而未贅以此二語，亦所謂牧去害馬之意也。

「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後儒皆疑其說不安，故多以為武公自稱之詞。《稽古編》曰：「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女』、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

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王氏《詩稗疏》云：「《淮南子》《繆稱訓》。武公謂其臣曰：『小子毋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珙案：此二說亦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殆如座右箴銘之類，託為人言戒己之辭，故呼以「爾」、「女」、「小子」，而用以自警，即以風王。《序》先言「刺王」，後言「亦以自警」者，以詩編《大雅》，王政所關，故為此耳。若謂武公呼同寮及其臣為「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為作邪？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承珙案：《巧言》「荏染柔木」傳：「柔木，椅、桐、梓、漆也。」彼箋並無異傳之文。《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

既以此四者當「柔木」，則言「緡之絲」當是謂琴瑟之弦。箋說似非毛旨。又正義云：「《釋言》：『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考《方言》：「緡，縣，施也。秦曰緡，趙曰縣，吳、越之閒脫衣相被謂之緡。」《說文》亦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是「緡」正訓「被」。正義謂傳言以緡被之，亦非毛意。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臧氏《經義雜記》曰：「《說文》：『誥，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誥言。』誥，籀文誥，从會。」又：「誥，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誥訓。」然則「慎爾出話」之「話」當从昏聲。从昏、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此「話言」之「話」當从「古」聲。从古，故曰「故言」，又云「古之善言」。

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文》於此「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猶有《說文》作「誥」四字，使後人知許氏引《詩》本作「告之誥言」。乃今《說文》「誥」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誥訓」四字，「誥」下引《傳》曰「告之誥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竄改。何以明之？《烝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誥訓」之「誥」矣。小徐本無「曰」字，直作「詩誥訓」，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話言」，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話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誥」字而《左傳》有「著之話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誥」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誥」下別撰「詩誥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

《左傳》皆牴牾。「承珙案：臧說是也。《校勘記》引段氏云：「經『告之話言』當作『告之話話』，傳當作『話話，古之善言也』。前『慎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話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案：此說未必然。襄二年《左傳》亦引《詩》『告之話言』，「話」爲「話」誤可也，未必「言」字亦誤。況此三句以「人」「言」與「行」韻，如《何人斯》之「聲」與「身」、《烈文》之「訓」與「刑」、《良耜》之「人」與「盈」「甯」，乃古音真清相通之例。若作「話話」，則三句全無韻矣。若「話」下《詩》曰「話訓」，則文有脫誤，說見《烝民》篇。

「言提其耳」，箋云：「親提撕其耳。」何氏《古義》曰「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引《史記》冒絮提文帝等皆作「抵」音爲證。承珙案：「提」

「撕」疊韻字，「撕」即「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从手。」《少儀》注：「提，猶『絕』也。」然則「提撕」者，謂附耳而剖析之，故箋又云「此言以教道之熟」。《穀梁》僖二年《傳》：「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范注云：「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據此亦是以「提耳」爲言之詳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姜氏《廣義》曰：「此章是託爲父兄師保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之故。上章『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云女借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此章「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來，若云借曰我未有知，則「亦聿既耄」，更事多矣。如此，「既耄」二字方有著落，否則忽爲小子，忽爲老人，語無倫

次矣。」

桑 柔

《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此詩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李氏《詩所》以前八章爲刺王，後八章則「爲僚友而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琪案：許氏《名物鈔》亦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尚與《序》不悖，《詩所》乃謂各爲一詩，真臆斷矣。張氏《詩貫》曰：「《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前八章變調，詩人每有此體。況此詩第三章『誰生厲階』已呼起小人誤國意，後八章所斥之『朋友』即其人也。至『維彼忍心，是顧是

復，匪用其良』等句，又仍歸其咎於王，豈得分爲二事乎？」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傳：「興也。菀，茂貌。甸，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承琪案：古字「甸」與「均」通。然「甸」之爲「均」，通詞也。「甸」不定是「陰均」，故傳云「言陰均也」。爆爍，《爾雅》作「暴樂」，單言之亦可曰「暴」。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暴桑」即所謂「暴樂」者也。箋以經不曰柔桑，而曰桑柔，蓋指桑之柔時，故曰「謂蠶始生時也」。其云「葉爆爍而疏」，正同毛義。又云「人病於爆爍」者，對「侯甸」而言，謂無陰則人苦於炎熱而病矣。

「倉兄填兮」，傳：「倉，喪也。兄，滋也。」

填，久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承珙案：「倉」「喪」，疊韻爲訓。《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倉黃」亦疊韻字，其義則爲忽遽。古凡言「倉卒」、「倉黃」，皆無正字，大抵取雙聲疊韻字爲之。喪亡者，忽遽之事，故「倉」又爲「喪」。章懷注《後漢書·光武紀》亦云：「倉卒，謂喪亂也。」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何氏《古義》曰：「此必厲王時有數興征伐之事，故詩云然。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竹書》載厲王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

《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玁狁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是其事皆與詩脗合，故自足信。」承珙案：《後漢書·西羌傳》亦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歐陽《本義》乃謂：「據《國語》、《史記》及《大》《小雅》，皆無厲王用兵征伐之事，不知鄭氏何據爲說。」然其釋經文「四牡騤騤」二句又云：「臣吏奔走於道路，庶民召集於兵役。」夫既曰「兵役」，非征伐而何？此所謂疑所不必疑者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正義申毛云：「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汪氏《異義》曰：「傳義當矣。箋訓

「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承珙案：「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食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即「黎民」也。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正義曰：鄭唯以「頻」爲「比」，餘同。又申毛云：「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申鄭云：「「頻頻」正是「次比」之義，故云猶「比」。」承珙案：《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晁注云：「頻，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鸞斯。」頻頻，猶「數數」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司

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云：「頻頻，比也。」是則「頻頻」、「數數」、「汲汲」、「比比」，義皆相近。箋訓「頻」猶「比」者，乃申毛「急」義。毛意謂國家行此禍害數數然急耳，正義以爲困急於民，似非傳旨。《說文》：「曠，張目也。」引《詩》「國步斯曠」。此或稱三家，與毛異義耳。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正義曰：「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爲「定」也。」承珙案：此當以陸音爲正。此詩多用隔句韻，此章「疑」讀如「屹」，與「資」、「維」、「階」平入相協。若音「凝」則無韻矣。

「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曰：「箋讀「圉」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

寇之事。」承珙案：上文「念我土宇」傳云：「宇，居也。」此正與「我圉」相對，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土著之甚安也。箋讀「圉」爲「禦」，乃取顯義以曉人。禦寇于邊，故邊垂謂之圉。傳箋實一義也。至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耳。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今本「禮」下多「亦」字，此從宋本。所以救亂也。」段氏《經韻樓集》曰：「《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濯之有熱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本此。尋詩意，「執熱」言苦熱、觸熱；濯，謂浴也。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其體以求涼快者乎？此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

杜子美《課伐木詩》：「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與下章《信行脩水筒詩》「觸熱藉子修」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承珙案：《楊升菴集》亦云「執熱」謂熱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已引杜詩并韓昌黎《答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爲證。《陸堂詩學》又引周興嗣《千文》「執熱願涼」，亦爲當暑。今考《墨子·尚賢中》篇云：「執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者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據此，是以「執」爲「執持」之「執」，其義甚古。毛於「執」字無傳，以「執持」常語，無煩故訓耳。至杜詩言「執熱」者，尚不止段氏所引。《贊公房》云：「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夏夜歎》云：

「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蓋唐人自以「執熱」爲「當暑」，然杜詩、韓筆恐不足以證經。段氏又云：「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承珙謂：此亦非是。《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皴矣。」此執熱以濯之證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汪氏《異義》曰：「箋爲不受教諫而示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四句爲告教之言，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言若不以禮治國，專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於禍

難矣。王氏之解視箋爲勝。」承珙案：《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注云：「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沈溺之道也。」王說蓋本於此。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王爲政，但好任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

天祿，是也。」段氏《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承珙案：「力」之爲「功」，通義也。《周禮·大司寇》「上功糾力」注云：「功，農功。力，勤力。」則此「力民」自當謂知稼穡艱難之人。若傳無「代」字，則經曰「力民」而傳曰「無功」，經曰「代」而傳祇曰「食」，語不相應。鄭謂居家各嗇即是聚斂作力之人，義亦不順。《毛詩》字多假借，經不妨作「家嗇」，傳自以爲「稼穡」之借。《韓詩外傳》：「晉平公時，寶藏之臺燒，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云云。公曰：

「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稼穡」者。王說非無所自，用以申毛，爲得其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宋吳棫《韻補》讀「瞻」爲諸良切，引《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以「瞻」爲「彰」、崔駰《反都賦》以「瞻」爲「障」二證。顧氏《詩本音》不以爲然。段氏《音均表》以「瞻」在第八部，與「相」、「臧」、「腸」、「狂」十部字合韻。承珙案：《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此以「遑」與「監」、「嚴」、「濫」協，即此「瞻」與「相」、「臧」、「腸」、「狂」協之證。《楚辭·天問》亦以「嚴」與「亡」、「饗」、「長」協。然則此詩「瞻」可讀「彰」。故《校官碑》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即借「彰」爲「瞻」耳。「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

「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承珙案：段說是也。或據《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云云。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我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夫！」《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兩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而處之皆善，歎其善，非嗟其窮。蓋

「谷」乃「穀」字之假借。穀，善也。詩人以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即改一假借之「穀」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承珙謂：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義，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劫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仍當以傳爲正。《韓外傳》卷十。又言：「楚有士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劫其父，取以兵，使人謂申鳴曰：『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

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此與石他事略同。然既云「行不兩全，名不兩立」，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承珙案：箋以「瞻言」之「言」爲言語，似欲與下文「匪言」不能相應。玩傳文，則「瞻言」之「言」但爲語助。《韓詩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引《詩》曰：「瞻言百里。」似亦不以「瞻言」爲所視而言也。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皁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承珙案：此與《巧言》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同意。彼傳云：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或疑此詩之作至十六章之多，反覆開示，不得謂之不能言，亦不得謂之不言，因以「胡斯畏忌」爲何所畏而不言。不知此「言」是謂犯顏諍諫，與作詩風刺不同。《漢書·賈山傳》載其《至言》曰：「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中論·虛道》篇曰：「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皆與箋說合者，無庸別爲之解。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

《稽古編》曰：「孔氏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義。朱《傳》分別『中』爲『隱暗』、『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也。」蘇《傳》云：「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承珙案：中垢，言「垢中」也，猶「中林」、「中谷」之比。謂不順之人，其所行如在垢中。垢，塵垢也。《小雅》：「維塵冥冥。」故傳云：「言闇冥也。」韓詩外傳云：「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此以「中垢」爲「冥行」，義亦與毛近。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正義述毛云：「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申鄭云：「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

「敗善」，故以「類」爲「等夷」。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承珙案：傳訓「類」爲「善」者，「善」即謂「善類」，非「善道」也。敗類者，謂貪人能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意，故下箋又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文元年《左傳》：「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潛夫論·遏利》篇曰：「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據此，似皆謂貪人禍及善類，與傳箋正相合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

「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義或然。俗本誤也。」承珙案：陸氏所言，是所見傳本訓「赫」爲「光」，一本即作「赫赫也」，而不及《集注》「赫，炙也」之訓。孔疏所言，則似未見《釋文》「赫，光」之本，但當同陸氏「一作」本耳。其云「故轉爲『嚇』」者，謂鄭箋讀「赫」爲「嚇」，非轉其字作「嚇」也。又云「俗本誤」者，未明言俗本何作，豈當時俗本有竟作「嚇」字者歟？然疏意則以

定本、《集注》作「赫，炙也」者爲得傳意。焦氏《補疏》曰：「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義曰：「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爲『信』。」《稽古編》曰：「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

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縷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承珙案：傳但訓「涼」爲「薄」，未分別由民、由上。但此二章三言「職」，皆主爲惡行，不應舍上而專責之民，故當從箋義申毛。但「職涼善背」與下「職競用力」、「職盜爲寇」文例正同，「競」、「力」、「盜」、「寇」皆一義相承，則「職涼善背」當即謂涼薄者工相欺背。箋轉「涼」爲「諒」，以四字分作二義，似亦未得經旨。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己諫之甚。」《校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即此『涼

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承珙案：此說是也。「涼」即上章之「涼」，「背」亦即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即反背而大詈。詈者，謂薄行非其所爲，而詈人之謗己，故下文繼之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

顧氏《詩本音》曰：此章「戾」與「詈」協；寇，古音苦故反，與「予」協；「可」與「歌」協。戚氏《證讀》謂：首句與四句協，二、三作閒句，《詩本音》以「寇」協「予」、以「可」協「歌」，徒見錯亂。承珙案：《詩》中惟此篇多用隔韻，末章更於隔韻用轆轤體，此韻例之最變者。況以首句韻第四句，次句韻五句，三句

韻六句，法仍整齊，未見爲錯雜也。

雲 漢

《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稽古編》曰：「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志，是尚未見諸行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玄晏之說，諒有見矣。」承珙案：宣王《大雅》以《雲漢》爲首，其下五篇則建國、親侯、任賢、使能，以及征伐用武之事，次第井然，則憂旱爲初年事無

疑。況《小雅》多刺宣之詩，是其晚歲倦勤，必不復遇災而懼。惟皇甫以不藉千畝爲元年，則與《國語》、《史記》不合。若「六年乃雨」之說，則經言「薦饑」，固有明徵。六章箋云：「我何由常遭此旱？」相臺本、十行本「常」作「當」，非是。《呂記》引此箋正作「常」。又「胡甯瘝我以旱」，《釋文》引《韓詩》「瘝」作「疹」，云：「重也。」是則遭旱非止一年。《韓傳》、鄭箋皆同此說，謚言未嘗無本也。

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正義曰：「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承珙案：莊元年《左

傳：「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又文五年：「王使榮叔如晉、魯歸含，且贈。」亦相去七十餘年。疏所謂「世稱字」者，是也。

「圭璧既卒」，箋云：「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正義曰：「《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承珙案：祭神之玉，《大宗伯》與《典瑞》文不同。鄭注以爲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正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所禮者，神州之神。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

執，故曰植璧秉圭。《顯慶禮》又云：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今考徐邈之說，以「蒼璧」、「黃琮」爲奠神之玉，「四圭」、「兩圭」爲自執之玉，不知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無奠玉矣。若《顯慶禮》謂禮玉用於求神之初，則玉無烟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禮。且《大宗伯》於四方有禮玉，而何以《典瑞》又不言四方之祀玉邪？惟陳及之以「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蒼璧之與四圭，黃琮之與兩圭，祇各是一玉，其說爲正。《五禮通考》取之，當矣。言「既卒」

者，葛象烈曰：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毛詩明辨錄》曰：「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沈璧於河之事，即廢縣沈葬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之說，因謂燔牲者并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裸耳。天神至尊不裸，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殊不知國有災侵，君臣憂憫，雩以告

天，望以祈山川，索鬼神，求廢祀，殺牲無算，圭璧俱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墠皆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燔而始卒邪？且祭天者加於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於何所乎？」承珙案：《梁書·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勅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今傳作「禮」。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從之。」《文獻通考》載朱異議亦同。羅泌云：「《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自而有燔且瘞哉？」然則「圭璧既卒」，其非因燔瘞而竭盡可知矣。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

作刻。刻，識也。莫瘞群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傳意或然。」承珙案：王肅以「克」爲「能」，「不克」爲「不能福佑」，於經文增字成義，恐非毛旨。《呂記》引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嚴《緝》略同。或又謂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饗，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此皆以「克」爲「勝」，雖與「能」義略同，而詞意較順。《春秋繁露·郊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皆爲自責之辭。其說亦古，足

備一解。

「先祖于摧」，傳：「摧，^①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曰：「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唯」。《稽古編》曰：「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承珙案：《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與《雨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

① 「摧」，原脫，今依例據《毛詩正義》補。

「助」也。胡不相畏，本指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于摧」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摧」二字中間須增「何所」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摧」爲「于嗟」，告困之辭，則是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字爲呼詞，下二字乃所以告之。按之文義，終未甚浹適也。

「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正義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承珙案：《正月》「父母生

我」傳云：「父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云：「先人，文、武也。」毛蓋以二《雅》所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盛；而父母斯民，尤惟文、武足以當之，故於諸言「父母」者多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承珙案：滌滌，即「滌蕩」之義。傳云「旱氣」者，謂山之木、川之水皆爲旱氣滌除殆盡也。《說文》：「蓀，艸旱盡也。」引《詩》「蓀蓀山川」。此或據三家《詩》。其字從「艸」，故云「艸旱盡」。然經文連「川」言之，則不如毛義之該備耳。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承珙案：《藝文類聚》引韋昭《毛詩答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魃，天旱鬼也。」據此，似傳本作「旱鬼」。《說文》：「魃，旱鬼也。」即用毛傳。《後漢書·皇甫規傳》「旱魃

爲虐」注云：「魃，旱神也。」意章懷時，毛傳已作「旱神」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方望溪曰：「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此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此詩相證。」承琪案：《甫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此「方社」連言，與彼同，則方祭亦即迎氣之祭。此本述平時敬恭明神之事，「方」即謂四時方祭，「社」即兼春祈秋報，通一歲之祀事，皆及時舉行，未嘗晚莫。不必因祈穀在孟夏，遂泥「方社」亦專指春祭之事也。

「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神』。案：《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注作『敬恭明祀』，又見《隸釋·西嶽華山亭碑》。」承琪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則鄭所據《毛詩》自作「明神」，當以注疏本爲正。臧氏玉林曰：「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文選·東京賦》：「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群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承琪案：《假樂》「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友，群臣也。」足證此「友紀」

亦當是綱紀群臣之義。但箋釋「散」義謂是「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則與傳言「歲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兵」之意不合。傳蓋謂群臣以救旱之急廢其職事，不暇整理，故曰「散無友紀」。然雖至於勞苦窮病，猶無人而不思周救百姓者。此及下章皆與鄭異。正義述毛仍云祿餼不足，是無綱紀，既誤以鄭義爲毛義，又於下章「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引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正義所指即此「散無友紀」之下以「祿餼不足」爲毛解。不知毛所稱「凶年殺禮」，正以憂旱廢職證經「散」字之義，並非泛引成文，亦不得謂毛無別訓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申毛，引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又申鄭云：「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爲王救群臣，不宜爲群臣救人，故易傳。」承珙案：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群臣以祿食之餘賙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並無賑給群臣之條。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亦不應但賙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

「有嘒其星」，傳：「嘒，衆星貌。」承珙案：《召南》正義引此傳但云「星貌」，無「衆」字。此箋云：「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傳「衆」字或涉此而衍。《說文·口部》：「嘒，小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言部》：「讖，聲也。《詩》曰：『有讖其聲。』」《召南》以「嘒」狀「小星」，或由「小聲」之義而引申之。《雲漢》之詩，三家必有借「讖」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讖其星。』」蓋此無正字，引申、假借皆依聲以見義。許兩引《詩》並與「嘒」、「讖」之本義無涉。段注《說文》謂「有讖其聲」如史所云「赤氣亙天，砰隱有聲」，非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

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王肅申毛爲「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贏而不敷散」。承珙案：下文「無棄爾成」若非因上章有群臣周救百姓之事，則何謂成功？正義申箋，以得雨即是成功，故勸群臣助之求雨。夫雨猶未降，何得遽云「爾成」？且此時豈有群臣敢不助王求雨者，而乃作此語邪？

崧 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曰：「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

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承珙案：《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其末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注《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用《爾雅》前條，有嶽山而無嵩高。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爾雅》後條，有嵩高而無嶽山。賈疏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孔穎達謂《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嶽」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邵氏二雲《爾雅正義》並駁之，以五嶽視三公，國有常祀，豈可權立其名？若專主災異，豈吳嶽有災而嵩高必無震裂？是其說皆不可通。故邵氏以《爾雅》

「河南華」云云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爾雅》但云「華陰山」，而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太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義》引《尚書大傳》皆有嵩高之說，而不知皆誤以漢制爲古義也。金誠齋又駁邵氏，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故中嶽當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是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嶽山之爲中嶽，

不過以爲王畿之鎮。而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若以嶽山爲西嶽，則此山逼近西戎，與華山相去幾及千里，又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云仍朝於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矣。《爾雅》「九州」，《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邵氏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尚非確解。又謂《爾雅》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豈其然乎？「承珙謂：虞夏之時，嵩高謂之「外方」，本不在「五嶽」之內，則其時中嶽爲霍大山可無疑義。《爾雅》前一條並無「嶽」名，第紀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

耳。《職方》亦但記九州之鎮山，並未明指何山爲嶽。鄭注《大司樂》以「四鎮五嶽」連文，適與《職方》「九州」之山數足相當，而《職方》「五州」之山又與《爾雅》「河西華」等相同，故牽配二文爲注。其實周以岍山爲嶽，經典並無明證。《爾雅》末條所言「五嶽」，自是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爲中嶽。嵩高又名「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嵩高爲周之中嶽矣。《爾雅》末條專釋殷、周之「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并謂唐虞即以嵩高爲中嶽，孔氏《詩疏》從之，誤矣。至嵩山，古本作「崇山」。《周語》「神降于崇山」韋注：「嵩，古通用「崇」。是唐虞之「外方」，殷、周或謂之崇山，或謂之大室。《爾

雅》當本作「崇山爲中嶽」，漢時始改名嵩高，寫《爾雅》者從而易之。其實「崇」「嵩」本一字也。若《詩》之「嵩高維嶽」，但指「四嶽」而言，應劭《風俗通》始以《詩》「嵩高」爲指中嶽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正義曰：「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承珙案：鄭君《禮》注蓋出三家《詩》。《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

實幹周邦。」此皆以「甫」爲仲山甫。范《傳》、嚴《緝》仍主《禮》注。《困學紀聞》駁之，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蹇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傳箋，好奇之過也。」《呂記》曰：「申、甫，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承珙謂：首章「甫」「申」皆指其先世言之。曰「維周之翰」，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入申伯。其曰「王纘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戎有良翰」，正應此「維周之翰」。八章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正應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所謂「纘事」也。傳於首章但以「甫」「申」爲國名，而不著其人，可見毛意祇統言其先世，兼及「甫」者，以其同出四嶽

而又皆有賢臣耳。若首章之「申」即指申伯，則甫侯當亦同時，不應遠舉穆王時人而與之並論矣。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于，往。于，於。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許氏《名物鈔》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國固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申之舊國，莫可考。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承珙案：此說本林之奇。然申、謝本二地，《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續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郟之間，是易取也。」注：「謝，申

伯之國，今在南陽。郟南謝北，號、鄩在焉。」蓋惟謝西之地甚廣，而與申相近，故令就申改邑於謝，當以形勢便宜之故。許氏謂申伯舊封無考，因改封，而謝地亦得申名，非也。

惠氏《古義》曰：「謝，王符引作『序』，《潛夫論·志氏姓》云：申地，在南陽宛北序山之故，故《詩》云：『臺臺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是式。」王逸注《楚辭·七諫》：「荆文寤而徐亡」云：「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案：古「豫」「謝」字通。《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讀如『成周宣謝』之『謝』。」今文「豫」或作「序」，聲之近也，故王符引作「序」。「豫」讀爲舒，「舒」讀爲徐，故王逸又作「徐」。「承珙案：『徐』亦『謝』音之轉。謝自在南陽，王叔師以爲彭城之徐，誤矣。」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傳：「召伯，召公也。」箋云：「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正義曰：「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承琪案：《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定四年。朐季授土，康叔授民。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之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箋疏之言似非經旨。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勞也。今因是謝邑之人而

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承琪案：因謝人以作庸者，即謂用謝人築謝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也。此章是方作，下章「有俶其城」乃既成耳。《朱子語類》：「或問：『《嵩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答曰：「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擾，此不可曉。」承琪謂：調民築城，古人恐無此法。《黍苗》言召伯營謝，固與《嵩高》相表裏，然《黍苗序》言刺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夫召伯之職豈止于營謝一事邪？蓋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時或巡省南國，因有營謝之事。故《黍苗》後二章並陳其功，以刺當時卿士不能爲王布恩澤而成事業

耳。所云「車輦徒御」，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之常，非謂以周人而築謝邑也。《烝民》仲山甫城齊，而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傳云：「言述職也。」可見仲山甫是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亦是述其卿士之職，而因使之城齊，與召伯城謝事正同。所云「四牡」、「征夫」，亦卿行旅從之義，非用征夫城齊也。然則「以作爾庸」，毛訓「庸」爲「城」，謂因謝地之人營築城邑，正見因地制宜，不煩調遣勞民之意。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

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汪氏《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傳訓「寶」爲「瑞」，謂命圭也。若鎮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承珙案：《韓奕》言以介圭入覲，尤不得謂非諸侯之命圭。《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袞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此皆從毛訓「寶」爲「瑞」，則「介圭」自當爲命圭。東萊謂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天子尺有二寸之介圭，是也。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

「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段氏《詩經小學》云：「「已」與「忌」同。《大叔于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已」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

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蓋「其」、「忌」、「記」、「已」、「近」五字，同詞之助也。「已」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已，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近」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近」。承琪案：臧說是也。段氏謂箋當作「已，辭也」，乃「戊己」之「已」，不作「已止」之「已」，此說非是。傳釋「近」爲「已」，是「往近王舅」即「往已王舅」，猶《洛誥》云「予往已」也。鄭恐人不明「近」字訓「已」之義，故謂經「近」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已午」之「已」、「已止」之「已」、「人已」之「已」讀聲皆相近，故毛以「近」爲「已」，鄭讀「已」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已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已」爲居擬切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粳，式

遄其行」，箋云：「粳，糧。式，用。遄，速也。

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承珙案：徹土疆與徹土田自是二事。鄭以上言「土田」，故云「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言「土疆」，則申畫郊圻、經理疆場之事，故云「治土界之所至」。正爲下「峙粳」、「速行」緣起。《地官·遺人》所掌道路之委積，自廬至市，皆由國中以達於四境。其儲峙供具，自在疆域既定之後。申國境內之委積，亦當取其本國之所出。《虞東學詩》謂《遺人》所言皆王國爲之整備，駁箋以「峙糧」爲申伯舍宿之須爲非是。如此，則「峙粳」、「速行」與上「徹土疆」句全不

相涉，無此文義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正義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承珙案：此章言「誦」，又言「詩」，又言「風」，三者有別。誦者，可歌之名。《周禮·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禮記·文王世子》注：「誦，謂歌樂也。」蓋《三百篇》皆可爲工師之誦，故《節南山》亦云「家父作誦」。是統言之，則美惡不嫌同辭也。詩，則其本篇之詞。風，則其詞中之意。《烝民》「穆如清風」即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聲。」「極陳」即「長」之義，故其字从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

「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云：

「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曰：「鄭唯「贈，送」一字別。」臧氏玉林曰：「案箋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亦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承琪案：「贈」从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曾省。曾，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賸」字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申之義也。《秦風·渭

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臧氏謂箋「送」之不解「贈」字，亦爲得之。《韓奕》「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案：「贈厚」當作「增厚」，此箋亦以「贈」兼「送」「增」二義。

烝民

《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稽古編》曰：「《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三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

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嵩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既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遄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嵩高序》云建國親侯，《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承珙案：仲山甫之出使，毛傳明言「述職」，則詩中所言將命賦政、百辟式、四方發，皆其所任之事。城齊特其一端耳，故至後二章始言之。《序》並不及城齊一語，從可知矣。後之說《詩》者謂王命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似全詩專爲城齊一事，殊於經《序》不合。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烝，衆。物，事。則，法。」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承珙案：正義謂：

「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五性法五行，六情法六氣。」或疑箋與傳異，其實非也。《孟子》引此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是謂則從物生，已爲定解。毛傳簡質，但訓「物」爲「事」、「則」爲「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事」即《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秉於人爲五常，皆是。故鄭以「有物」爲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物」者，謂物象，五行乃物象也。其云「情有所法」者，謂喜怒哀樂好惡之情出於五常之性，性爲物，情以法性，故爲「則」也。疏謂「六情法六氣」者，六氣亦不外五行。《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

氣，用其五行。」蓋由五行而有六氣。《洪範》「八庶徵」，正義謂：「雨、暘、燠、寒、風五氣，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雨暘風」文與彼同，「晦」即「寒」、「明」即「燠」。鄭注《尚書》本《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即是法五行。其理皆相通貫，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趙注《孟子》云：「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

毛、韓、鄭、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旨趣不相悖也。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皆以此爲《韓詩》之誤。《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爲慶姓，與《韓詩》同。《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據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甯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洪氏《隸釋》載漢桓宗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此以仲山甫封齊，

雖同《韓詩》，而又以爲周之苗裔，則與「異姓」之說不合。《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路史》中樊國遂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以爲慶姓，更屬漫無折衷。惟唐《權德輿集》有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考《史記·魯世家》獻公子真公湣立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爲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以對，是爲孝公。觀仲山甫於魯事始終相涉，則權氏以爲獻公之子者，似爲近之。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

又《後漢書·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章懷注云：「樊，今襄州安養縣。」又引《水經注》樊氏陂，謂在鄧州新野縣。承珙案：山甫所封在南陽者，《左傳》所謂「晉啟南陽」。高誘注《呂覽》云：「襄王賜晉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今懷慶府修武縣。若襄、鄧之間，則《水經·洧水注》云：「宛城，故申伯之都，秦以此地爲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者也。」《水經》又云「朝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者，或山甫後人所居。《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章懷以山甫所封之樊即在襄州，誤矣。

「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惠氏《古義》曰：「《說文》引《詩》作『詒訓』，云：

「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爾雅·釋詁》、《釋訓》，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繆歟？《說文》：「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段注云：「故言，舊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詩》曰詁訓四字當作「詩曰「告之詁言」。《抑》篇毛傳曰：「詁言，古之善言也。」毛以「古」釋「詁」，正同許以「故」釋「詁」。承珙案：《說文》當是「詁訓，逗。故言也。句。」「訓」字連「詁」讀，如「偃」連「佺」、「參」連「商」、「鶴」連「鳴于九皋」之例。「詩曰詁訓」蓋脫「是式」二字。必三家《詩》有作

「詁訓」者，許以「故言」釋之。《毛詩》自作「古訓」。傳以「故」釋「古」，以「道」釋「訓」，「道」即「言」也。《抑》傳云：「詁言，古之善言也。」此云「古，故」者，是以「古」爲「詁」之假借，故「詁訓傳」作「故訓傳」。而章句有「故言訓道」之「道」，當如字讀。《釋文》音「導」，正義又以爲故舊之「道」，皆非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又引《周禮·大宰職》：「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以爲冢宰出納王命之證。承珙案：《舜典》「命龍作納言」正義即引此詩仲山甫「王之喉舌」爲證，與《詩》疏異。要當以《詩》疏爲正。《北堂書鈔》引《尚書》注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此舉漢法以況。蓋秦于禁中置尚書，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齊衆喉舌。」《後漢書·李固傳》：「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此即引用《詩》文，似以《烝民》所言即漢制尚書之職。然秦、漢尚書秩卑，可以例《書》之「納言」，不可以當《詩》之「喉舌」。毛以「喉舌」爲「冢宰」，自以「式百辟」、「保王躬」皆上卿之事，與後世納言之官不同。《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

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冢宰」義近。《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有尚書令一，六百石，承秦所置。」注引荀綽《百官表》注云：「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此亦誤以《詩》之「出納王命」與《書》之「納言」合而爲一者也。

「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古義》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人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承珙案：《荀子·彊國篇》云：「財物貨實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毛公於此二句雖無傳，觀下文「愛莫助之」訓「愛」爲「隱」，是謂其德深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可知毛用師說，亦必以「毛」爲「微」，與鄭義不同。《中庸》言「毛猶有倫」，而推之於無聲無臭，亦是言其微，非言其輕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釋文》：「儀，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阮氏《校勘記》曰：「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爲「宜」，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宜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承珙案：傳意似當謂

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宜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袞冕者，君上之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日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維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

其補之。』旬日而賀徵焉。』此引《詩》與毛、鄭異。然「補」爲完衣之義，乃蒙上袞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承琪案：《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此解正毛、鄭所本。《後漢書·楊賜傳》：「故司空賜五登袞職。」《法真傳》：「同郡田羽薦之曰：『願聖朝就加袞職。』」蓋漢人多以「袞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袞職」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玄服，去王幼志，服袞職。」亦是謂王爲袞職也。「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

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虞東學詩》曰：「城齊之故，《史記》與毛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徙於先而城於後，理或有之。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焉：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以盛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故以「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

義何歸著邪？」承珙案：虞東此說本之王氏《總聞》。毛傳祇言因逼隘而遷，似不關於定亂。且似其時方去薄姑遷臨菑，亦無「先徙後城」之意。疏謂毛去古未遠，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史記·年表》：齊文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而《竹書》云：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則其時齊尚未亂。總之，古籍參差，其事與時殆難以鑿指也。

仲山甫封齊之說，不獨見《漢書·杜欽傳》。《潛夫論·三式》篇云：「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臺臺申伯』云云。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王符此說當亦本《韓詩》。《史記·周本記》正義引《括地志》：

「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

甫所封也。」此亦因《韓詩》而附會者。然經文明言「城彼東方」，又曰「徂齊」曰「遄歸」，其非山甫受封自城，灼然可知。不知《韓詩》何以有此。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詩》曰：『仲山甫徂齊。』」承珙案：郭意似謂仲山甫往行之疾，則不以「齊」為齊國。殆亦出三家《詩》，謂樊仲就封而往，然又與「遄歸」意不合。若謂「歸」即「謝于誠歸」之「歸」，但既曰「往疾」，又曰「遄歸」，複疊不成文義。此《毛詩》所以獨勝三家也。

韓奕

《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錫命諸侯。」朱氏《通義》曰：「《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知是命爲侯伯。《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爲并州牧，兼領諸夷部也。」承珙案：《經解鉤沈》引《白虎通義·爵》篇所稱《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云云，以爲是《韓奕》之傳。不知《瞻彼洛矣》「韎韐有奭」，鄭箋有「世子除喪，服士服而來」之說，正本《韓詩》。《白虎通義》此篇亦惟引「韎韐有奭」，並無《韓奕》明文，何得附會以爲韓侯受命之解乎？

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

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自王肅以末章「燕師所完」爲北燕國，且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釋文》及《水經注》。其說本《潛夫論·志氏姓》，云韓侯其國近燕。此或出於三家。《困學紀聞》謂《詩》有「奄受北國」，當以肅說爲長。後人因謂今韓城縣，漢之夏陽，古稱少梁，非韓侯國。韓國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秦、晉所戰之韓原在今解州府芮城縣，《郡國志》所謂河東河北縣有韓亭者。鄭既誤以韓國在夏陽，又誤以晉武子所封之韓即古韓國。承珙案：此皆非也。《詩》首言「奕奕梁山」，自必標舉其最高大之山足以爲鎮者。《禹貢》之梁山，《漢志》以爲在夏陽西北。《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河上之山也」。《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此其高大

可知。蓋是山綿亙百里，今自郃陽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傳釋「維禹甸之」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明用《禹貢》治梁之文，尚得謂非夏陽之梁山乎？周之韓國自當在梁山左右，或其境跨河之東，故河東河北縣有韓亭。僖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亦云，韓國在河東界。迨其後俱入於晉，故梁山爲晉望，而又以封武子於韓原耳。此則以箋說按之諸書，皆無不合者。「燕師所完」，即以爲平安時衆民所築，何不可者？若《水經》聖水「逕韓城東」注云：「《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道元此注似并以鄭箋亦謂古韓國在涿郡，與王肅同。殊爲混繆。顧氏

《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山」，又《水經》·灤水注云「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以爲燕地有梁山之證。然梁山韓城之在燕者，於經無所見，而韓地屢見於《春秋傳》者，自應是武穆所封之國。馮翊梁山爲大河所經，禹功於此必多。《爾雅》專釋《詩》《書》，於「五嶽」外特舉「梁山，晉望」，亦必爲《詩》而設。《水經》·鮑邱水「下雖云高梁山首受灤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并引《范靖碑》「登梁山以觀源流」之語，但此梁山未必爲禹跡所經，且並非九州大山，更未必爲詩人所標舉。何氏《古義》曰：「方城，乃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然去梁山遠矣。李氏謂恐是方城縣相近梁山界上之山，殊屬牽附。愚意寒號自是本名，其後改寒號爲韓侯者，王肅緣此詩有「燕師所完」一語而誤。而酈道元又爲肅所誤也。」承

珙又案：《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觀王符之言，似宣王時別有韓侯，非武王子所封之韓國。又以其後居海中，似即漢、晉時「三韓」之屬。此爲王肅北燕之說所本，要與毛傳韓侯先祖爲武王之子者不合。故此詩仍當以毛、鄭爲正，王肅、酈元之說不足信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嚴《緝》曰：「功莫大于禹，詩人美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述毛，以爲美韓侯能述禹之功，則非其倫矣。」承珙案：箋云：「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此疏乃以鄭義述毛耳。《商頌·殷武》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不過謂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乃定。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謂趙孟，亦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吾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之語。然此詩主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不重諸侯能貢獻天子，故毛傳以禹與宣王並稱。即此足見毛公說《詩》一依《序》義，不得謂《序》爲毛所未見也。

「虔共爾位」，傳：「虔，固。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正義曰：「虔，固。共，執。皆《釋詁》文。」承珙案：

「位」何以言「執」？執者，不失之謂。《左傳》云：「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是也。箋於《抑》之「克共明刑」、《長發》之「有虔秉鉞」，皆從傳訓「執」訓「固」。此箋云「古恭字或作共」者，解經仍從傳義，但以古字可通，存此別解，如《周禮》注「廉辨」或爲「廉端」、「棘門」或爲「材門」之類。惟「共」若作「恭」，則「虔」亦當訓「敬」，不得仍爲「固」義。鄭不爲「虔」改訓者，是其意不欲易傳可知。正義云鄭唯以「共」爲「恭敬」爲異，又云鄭以「恭」字義強，故易傳，非箋意也。

「淑旂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箋云：「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正義申毛云：「綏，大綏」者，《王制》「天子殺，下大綏」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以旄牛尾爲

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又申鄭云：「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承珙案：旂、旂本有貴賤之辨。大綏注於竿首，故可以爲表章。若登車之綏，雖以采絲爲之，無所爲表章也。且此章每句各言一物，不相錯雜。如「淑旂綏章」，旂飾也。「簞莛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服飾也。「鉤膺鏤錫」，馬飾也。「鞞鞫淺幘」，則專言車之軾。「偉革金厄」，則專言馬之轡。皆無一字旁及。若「淑旂」爲交龍之旂，而「綏章」又爲登車之綏，則詞意錯雜，與下各句文例不畫一，故知傳義爲長。

「偉革金厄」，傳：「厄，烏蠟也。」箋云：「偉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搯之。」

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𨔵，大車輓也。』」輓，輓前也。」「𨔵，輓下曲者。」「《小爾雅》：『衡，掇也。掇上者謂之烏啄。』」當作「衡，掇上也。掇下者謂之烏啄」。按此詩作「厄」者，「輓」之假借。傳「厄，烏啄也」即《小爾雅》之「烏啄」。《釋文》：「𨔵，沈音晝。」是沈重讀「不濡其𨔵」之「𨔵」。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𨔵，《爾雅》作𨔵」，是陸本尚未譌爲「𨔵」也。輓以爲鞵，𨔵以爲𨔵，𨔵以飾勒，金以飾輓，本四事。鄭不信毛說，合𨔵革金厄爲一事。正義乃以「𨔵」譌「𨔵」，其說致爲無理。《爾雅》：「𨔵，𨔵蠋。」字皆從「虫」，與毛傳「厄，烏啄」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承珙案：衡爲輓前橫木，上平謂之衡。其下爲兩圻駕服馬之頸者，《周禮》謂之「𨔵」，《左傳》謂之「𨔵」，《小爾雅》謂之「烏啄」。是則就橫木爲之，不當謂之「金厄」。

惟《釋器》云「載轡謂之轡」，郭注：「車輓上環，轡所貫也。」「《說文》：「轡，車衡載轡者。」蓋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轡，在手者惟六轡。驂馬外復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在輓者，皆有環以約之。《說文》：「𨔵，把也。或作「掇」。即今之「厄」字，又從掇省。是「掇」爲「把約」之義。衡下之輓名「烏啄」者，取把約馬頸爲名。此「金厄」連「𨔵革」爲文，自當爲約轡之環。《士喪禮》「直經大𨔵」，《喪服》作「𨔵」，注云：「𨔵，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戴氏東原曰：「蓋兩指拏合如環謂之𨔵，因以爲環名。」是也。以其在輓上而用金爲環，故謂之「金厄」。毛曰「烏啄」者，以環之約轡亦如烏啄之啄物，其實與衡下「烏啄」名同而物異。箋以傳但言其名，故復詳其物耳，非傳謂衡輓、箋謂轡環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困學

紀聞》曰：「潏水，李氏以爲同州郿谷。按：

《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段氏《說文》注：「《集韻》《類篇》引作『左馮翊郿陽亭』，謂郿陽縣之郿亭也。各本《說文》作『郿陽亭』，誤。」季氏《詩解頤》曰：「同州郿谷似太遠，或以爲『屠』『杜』古通，即郿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顧氏《方輿紀要》作「茶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郿陽縣東。承珙案：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郿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郿陽之郿亭可知。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文王、武王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此即漢之杜陵，在周鎬京之東南，古字「屠」「杜」通。韓侯出宿，自當在此。雖韓國在周之東北，然祖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餞宿

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

「顯父餞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

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作「周之公卿」，據疏當作「卿士」。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又云：「諸侯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承珙案：毛意以古無氏「顯」者，故知不同「蹶父」之「蹶」爲氏，而以爲有顯德者，如《酒誥》「圻父」、「宏父」之類。古人自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下文「清酒百壺」、「籩豆有且」皆言其多，則餞送者必非僅一人，故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於清酒、籩豆之多，故以「侯氏燕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相與燕。然《觀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

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餞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餞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未必同鄭意耳。

「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傳：「藪，菜殽也。」正義曰：「藪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藪亦兼肉，故《周易》『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藪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說文》：「鬻，鼎實，維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鬲，速聲。餽，鬻或从食、束。」段注云：「此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鬻維何？』維葦及蒲。」按《詩》：「其殽維何？魚鼈鮮魚。」此

謂鼎中肉也。「其藪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毛曰：「藪，菜殽也。」菜殽對肉殽而言，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蒹、芣，皆是。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于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熟物實于鼎者。陳留謂「健」爲「鬻」者，《周易》馬注：「餽，健也。」按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糜者健之類。古訓或舉菜爲言，或舉米爲言，故許不以陳留語爲別一義也。」承珙案：正義引陸《疏》食筍與蒲之法，皆謂爲菹，則是豆實矣。《賓之初筵》傳：「殽，豆實也。」此承上文「籩豆有旅」而言。此傳不用《爾雅》「菜謂之藪」而云「菜殽」者，自對上文「肉殽」言之。《特性饋食禮》注云：「凡骨有肉曰殽。」蔡邕注《典引》云：「肉曰殽。」《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殽，故以菜芼肉謂之菜殽耳。

《說文》「鬻」又作「餼」，《易·鼎》九三：「覆公餼。」《博古圖》有「宋公繼餼鼎」。郭璞《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于覆餼。」是「鬻」、「餼」、「藪」三字同。毛以「藪」爲「菜穀」，是謂鼎實，與許義合。又鄭司農注《醢人》云：「糝食，菜餼蒸。」後鄭不從，引《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與稻米」。正義曰：「《易·鼎卦》鄭注云：「糝謂之餼。筍者，餼之菜也。是八珍之食。」案：《膳夫》注八珍取肝腎，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腎；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據此，是肉和菜者謂之餼，爲鼎實；肉和米者謂之糝，爲豆實。糝亦謂之餼者，即許所稱「陳留謂『鬻』爲『餼』」歟？要之，皆非生菹可知。《說文》「筍」作「葦」者，《釋文》：「筍，字或作筍。」《爾雅》「蒹葦」，樊光本「葦」作「葦」，《說

文》「葦」讀若「威」，皆其聲例也。

「籩豆有且」，箋云：「且，多貌。」《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救反。」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阮氏《擘經室文集》曰：「『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訓『咀』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禮記》『苞苴』，此誼亦近也。」承珙案：《召閔》「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管子》「苴多臙蠹」，注云：「苴，謂草之翳薈。」是則「菹」「苴」皆草多之謂，亦從「且」聲得義也。

「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

其實，不宜漫言大王。王肅雖申毛以「汾」爲「大」，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

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汪氏《異義》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謚，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宜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珙案：《齊風·猗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毓亦以爲《爾雅》之明義。疑《爾雅》本有此文，後以傳

寫脫之。但《猗嗟》傳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爲厲王之外孫，而箋則以爲厲王姊妹之子，其意不同耳。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人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正義曰：「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

「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此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知追、貊戎狄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蠻貊之邦。」《魯頌》：「淮夷、蠻、貊。」是「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言追、貊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承珙案：《角弓》「如蠻如髦」傳云：

「蠻，南蠻也。」自以對「髦」爲西夷，故言南蠻。此以「百蠻」爲蠻服之百國，則是謂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周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以「要服」當《周禮》「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蕃三服。《禹貢》：「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即周鎮、蕃之地，世一見之國。故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此詩言北國而曰「百蠻」者，《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是也。《抑》「用邊蠻方」箋云：「蠻方，蠻畿之外。」蓋亦謂九州之外通爲蠻地耳。追於經傳無考，《陸堂詩學》謂「追」同「堆」，若《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爲保障者，恐未必然。《說文》云：「北方貉，豸種也。」《漢書·高帝紀》有「北貉」。《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

用。」此可見貉地亙秦之北。周都雍州，貉正爲其北面之國。《鄭志》答趙商「九貉在東方」。此據漢時言之。故此箋亦云「其後，追、貉稍稍東遷」耳。正義謂貉本東夷而分居於北，至魯僖公時，貉又近魯。不知《魯頌》「淮夷蠻貉」，傳本言淮夷如蠻貉之行者，非謂此時貉在東方也。

「獻其貔皮」，傳：「貔，猛獸也。追、貉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釋文》：「貔，本亦作貄，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爾雅》：「貔，白狐。其子穀。」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牧誓》「如虎如貔」某氏傳曰：「貔，執夷，虎屬也。」鄭注云：「其威當如獸之攫搏也。貔，一名豹，虎類也。」《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貔貅，亦摯獸也。」《說文》：「貔，豹屬，出貉國。从

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段注云：「《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狶」云云，此狸也，非貔也。毛傳、《尚書》傳則皆「貔」之本義。」承珙案：此說是也。其下又云：

「《說文》：「豹屬」當作「狸屬」。許以「狸屬」爲「貔」本義，以「猛獸」爲《詩》《書》之「貔」。此則非是。《說文》「貔出貉國」，正用毛傳「追、貉貢貔皮」之義。《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字林》多本《說文》，則許書「豹屬」必非「狸屬」之誤。竊謂《說文》當作「貔，豹屬，猛獸也，三字即用毛傳。出貉國」。即引《詩》「獻其貔皮」以證。又引《書》「如虎如貔」者，以其與「虎」對文，可爲「豹屬」之證。今本「貔，猛獸」三字在引《書》之後，乃脫於上而衍於下耳。《秋官》「貍隸掌與獸言」，可知貍地多獸。鄭注謂貍隸征東北夷所獲，亦

據漢時貌在東北耳。

江 漢

《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姜氏《廣義》曰：「黃樵云《江漢》一詩乃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於宣王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鄒忠胤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爲一時並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荆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陳氏埴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澍，王命召虎」者，是

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之聯結叛國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爲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爲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爲一時並舉，非也。」承珙案：《江漢》、《常武》二詩，其先後正當如今《詩》次第。《江漢》王不親行，《常武》則王親行，《詩》文亦明白可據。鄭《江漢》箋云：「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卒。」疏謂：「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後儒因謂《常武》王自將六師、《江漢》乃命召公徵兵江漢以行，故以爲一時並發。不知《江漢》之詩自是王命召虎平淮南，由江漢進兵，因以爲

興耳。三章「江漢之潏，王命召虎」者，此古人倒裝語，謂王命召虎由江漢之潏進而式闢四方耳，非謂王在江漢之水涯命之也。但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究之境渡淮而南，必至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劉汝楨謂二事同時並舉，斯不然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孔氏奭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形容容水之辭，因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承琪案：此《詩》傳不言興，嚴《緝》始以爲興。今案：傳釋「浮浮」、「滔滔」，實似互文見意，故李《解》引王氏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孔氏此解尤

合於比顯興隱之旨。又《呂記》謂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此泥於後來以大別在漢陽爲江漢合流之處，而不知古之江漢合處在安豐也。又林之奇云古者畿兵不出，調兵諸侯。則《常武》之「整我六師」又將何以解之？

「淮夷來求」，箋云：「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正義曰：「『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承琪案：文十二年《左傳》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此「求」字之義也。傳以「鋪」爲「痛」之假借，來鋪者，謂來討而病之。或疑三章「匪疚」「疚」訓「病」，此不宜言「病」，故

以「鋪」爲「陳」，謂來陳其師旅。不知「匪疚匪棘」承上「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而言，蓋既平淮夷之亂，因而闢地治疆，恐致病民，故曰「匪疚」，與此病淮夷之義不同也。

「來甸來宣」，傳：「甸，徧也。」箋云：

「來，勤也。甸，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正義曰：「『甸，徧』，《釋言》文。彼『甸』作『徇』，音義同。毛既以『甸』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又申鄭云：「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來甸來宣』當指此二事。『甸』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汪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甸』正謂『經營四方』，故訓『甸』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則

「于疆于理」正經界，修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殆不可易。且「甸」與「營」，爲字不類，聲亦有異。箋改「甸」爲「營」，蓋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賁。」陸意謂毛不以「來」爲「勤」，與「來求」、「來鋪」同。然此爲叙功之辭，疏從箋申傳，得之。「承珙案：《桑柔》傳：「甸，言陰均也。」「均」與「徧」義相成。《鴻雁》傳：「宣，示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爲「示」。「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所以宣示王之德意也。江氏申傳固當，而謂「甸」之與「營」，箋以意改，考《周禮·均人》鄭注：「甸」讀爲「營」，原隰之「營」。《正月》詩「憂心惓惓」《釋文》：「惓，又作斃。」古文「甸」字从勻从日作「甸」。《說文·辵部》：「趨，讀若斃。」是从勻从然之字，形聲有相通者，未可謂鄭以意改也。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似，嗣。」箋云：「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此所引傳又在韓嬰之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一句。是「予小子」爲王自謙之詞。言女無以予小子不足繼文、武之業，女當勉嗣女祖康公之功也。如此解經，似較箋爲勝。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承琪案：《爾雅》：「肇，謀也。」郭注以爲未詳，失檢此傳耳。蘇《傳》、李《解》則訓「肇」爲「開」，《呂記》、嚴《緝》又改訓「始」。然上句方言嗣康公之功，不應下文言「始」言「開」。《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此

似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後漢書》：宋漢、周舉卒後，詔令會葬賜錢，皆引《詩》「肇敏戎功」，「功」與「公」同。用錫爾祉」。章懷注並用毛傳訓「肇」爲「謀」。此自謂朝廷圖謀其有敏大之功，故錫以祉福，斷非謂其始有此功，及長有此功。謀功者，猶言計功也。謀而錫之，故非濫賞。傳義不可易也。又箋訓「戎」爲「女」，謂「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則經文當作「肇戎功敏」，其說尤不可通矣。

「柜鬯一卣」，傳：「柜，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柜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柜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

和柜鬯，故謂之鬯草。如毛此意，言柜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又申鄭云：「《春官·鬯人》注云：柜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柜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柜一桮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焦氏《補疏》曰：「《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並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來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鄭康成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

鬯。』注《鬯人》云：『釀柜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合之此箋，皆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爲通考之：《雜記》云：『暢，白以櫛，杵以梧。』『暢』即鬯。白、杵，擣築之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贄》篇：『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即是草名，正以百草之英爲說也。而『裸將于京』傳云：『裸，灌鬯也。』『黃流在中』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柜鬯爲無鬱之酒，而『鬯人共鬯鬯』注

又云：「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矩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汁獻浼于醑酒。」彼注云：「謂泝矩鬯以醑酒也。」獻當讀爲「莎」，齊語也。矩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挲泝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擣煮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即此鬯之遺制也。用於裸，則和醑酒而泝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

被之。鬯人泛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承珙案》：傳兩「鬯」字，義微不同。「鬯，香草也」，謂此草本名爲「鬯」。「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則謂草合黍米，鬱而成爲鬯，此「鬯」字已兼酒言之。故《文王》傳以「裸」爲「灌鬯」，《早麓》傳以「流」爲「流鬯」，未嘗不謂酒爲鬯也。但鄭注《禮》必謂和鬱者名鬱鬯，未和者名秬鬯，則不然。《稽古編》曰：「《周禮·鬱人》、《鬯人》，則秬鬯、鬱鬯似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是。」承珙謂：不特此也。經傳中有單言鬯，無單言秬者，正以鬯是香草所釀，與尋常秬黍釀酒不同，言鬯則秬從可知，言秬不足以該鬯故也。傳云「合而鬱之」，本不以「鬱」爲草名，即《鬱人》有「和鬱鬯」之文，似謂調和所鬱之鬯。鬱者，

積也，幽也，並非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酒，《說文》：「鬯，以鬻釀鬱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此指黍與草合釀之酒。言之「鬱艸」者，似亦謂所鬱之艸。「鬱」下云：「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今本「築」上有「爲」字，似以「築」爲貫葉之名。鄭司農《鬱人》注同。皆衍字也。觀《肆師》注「築香草煮以爲鬯」，可知「築」爲搗築。鄭、許說皆同毛。然則「芳草也」三字，讀連篆文，或重「鬱」字。蓋築煮乃有「鬱」名，非其草本名「鬱」也。其下又云：「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此則後鄭注所謂「鬱金香草」者，在《說文》乃別一義，似非三代所有。惟《郊特牲》「鬱合鬯」與「蕭合黍稷」文同，當是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黍之酒。鄭所用以注《禮》箋《詩》者，惟依此耳。其實草以「鬯」名，取其芬芳條鬯。因鬱而釀酒，故草

亦得「鬱」名。因鬯在酒中，故酒亦得「鬯」號。義有相成，故名多相借。從其本，則「秬」爲黑黍，「鬯」爲香草，「鬱」爲築煮之名。自當以毛傳爲正也。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稽古編》曰：「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于豐鎬也。嚴《緝》以『周』爲豐，不過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跡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尤允。」承珙案：豐有文王廟，本馬、鄭《尚書·洛誥》，嚴說固非無據。但詩上文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以召康公事文武有功

而受封，今用其禮命召虎，當於文武之廟命之，不應獨令受命於文王之廟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云：「作，爲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對成王命之辭」。承琪案：據此，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舊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緝》云：「成者，毀之對，謂不毀墜康公之功。」范《傳》云：「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答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似於

文義較爲明順。

常 武

《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承琪案：《詩》中特立篇名者，如《雨無正》、《酌》、《賚》、《般》之類，皆必有意義。此詩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武事解之，可謂善於說經矣。范氏《補傳》云：「召穆公之意謂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人也。後之爲詞賦者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

又案：此《序》並不言所伐，以經文自明白也。詩言「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明是淮夷、徐戎並有征伐之事。淮夷者，淮北之夷。

徐戎者，徐州之戎也。《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在周初已明比構難，故此詩先言「鋪敦淮漬」、「截彼淮浦」，然後言「濯征徐國」。箋云：「既服淮浦，又以大征徐國。」是

也。鄒忠胤謂《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北，《常武》所云淮浦、淮漬指所經歷及駐師之地，未嘗指淮夷。毛西河力主此說，謂以《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出朱《傳》臆說。不知《江漢》疏已言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此言是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僖十三年《左傳》：「淮夷病杞。」此正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詩首章統言南國，次章並言淮徐，三章總言徐方。徐方猶云冀方，謂徐州境內，戎夷皆在其中。四章則言伐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復總言徐方。則徐州之戎夷皆服矣。然則宣王此舉，先淮夷

而後徐戎，其次第歷歷可見。蓋曰「徐土」曰「徐方」者，指徐州之境內言之。曰「淮浦」曰「淮漬」者，專指淮夷。曰「徐國」者，專指徐戎也。箋疏已明，無庸更爲異說。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曰：「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箋以王命卿士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

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承珙案：文王、宣王之時，各有一南仲爲大將，辨已見《出車》篇。《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知傳義師承甚古也。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曰：「『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又申鄭云：「擇三有事，是有

事者三，而擇立之。《雨無正》『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陸堂詩學》曰：「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總茲三事，謀則諮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據《十月》、《雨無正》直以『三事』爲三卿。」承珙案：《周禮》祇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詩》《書》皆有明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謂養民之官，則農事就緒已在其中，故傳意尤爲該括。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宋吳才老、明陳季立以「業」與「作」韻，引《漢書·叙傳》述《武帝紀》「世宗煜煜，思宏祖

業。疇咨熙載，俊髦並作」，又述《藝文志》「虞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爲證。顧氏《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氏慎修則謂入聲第四部與第八部無相通之字，《易林·革之賁》云「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乃「錯」與「作」韻，「業」字不入韻，班氏蓋誤讀此詩而強效之。承珙案：班書「孔纂其業」下又云：「纂《詩》刪《書》，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乃以藥鐸與業洽等部之字相間遞用，豈是誤讀《詩》音？又《易林》：「驚孱還怯，如猓見鵠。偃示怒腹，不敢拒格。」又：「桑芳將落，隕其黃葉。」亦以藥鐸、葉恰遞用，豈皆效《詩》爲之？且首章起二句，吳才老以「士」韻「祖」「父」，諸家謂是散句無韻，然僅止二句。此章若「業」與「作」非韻，則起三句皆散文，不得以首章爲例也。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云：「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又申鄭云：「『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釋文》：「紹，徐云鄭人遙反，緩也。」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昭』，故訓爲『緩』。然古人設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既伯既禱』，一事也，而兩言『既』，亦將謂每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承珙案：《詩》中如「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日止曰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甚多，皆非每者一義。毛公善讀經文，如「式夷式已」、「侯作侯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準此推

之，《江漢》之「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兩句，上二字皆言「安」，似非與「匪遊」、「匪舒」相對，即謂匪安於遊止，匪安於舒徐亦可。「匪疚匪棘」，亦可謂非病之以急切之政。至此章「不留不處」，則箋云「不久處於是」，亦以「留」「處」連言，未嘗以各自言「不」，遂爲二義也。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承琪案：正義云：「徐方斥候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此用箋義申傳也。然經文僅一「繹」字，既爲傳遽，「斥候之使」即傳遽也。又爲陳說，無此文理。且徐國傳遽，亦未必故自馳走以相恐動也。竊謂傳訓「陳」者，言陳列也。王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

震驚之以如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矣。箋破字爲「驛」，疏述傳爲「陳說」，皆可不必要也。

「鋪敦淮漬」，傳：「漬，涯。」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稽古編》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漬。鄭讀『敦』爲『屯』，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漬，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承琪案：《說文》「漬」下引《詩》「敦彼淮漬」，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非訓「厚」可知。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

城。」即頓兵城也。毛雖無破字之例，或者古字「敦」有「頓」義，傳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

「截彼淮浦」，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長發》：「海外有截」箋：「截，整齊也。」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承琪案：整齊者，治亂之謂。故王肅釋《長發》云：「截然整齊而治也。」或以「截」爲阻截，謂於淮浦之旁阻遏其奔軼，不知上文已云「仍執醜虜」矣，不必復言阻截也。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又云：「箋

以傳太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承琪案：《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訓「翰」爲「高」。《四月》：「匪鷁匪鳶，翰飛戾天」箋云：「翰，高。」此皆承上鳥名言之，故當爲「高」。此但云「如翰」，故傳以爲摯鳥。蓋「如飛」者，是言凡鳥之飛。「如翰」，則於凡鳥之中比其尤摯者。《爾雅》：《說文》皆云：「翰，天雞。」《說文》又云：「一名鷁風。」《鳥部》：「鷁，鷁風也。」《爾雅》及《秦風》傳皆云：「晨風，鷁也。」則此傳所謂「摯如翰」者，當即指此。正義以「飛」「翰」爲一，似不以爲鳥名，不知詩中本有此文例。《斯干》：「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上句亦是通言凡鳥，下句則專指五色成章之翬也。

瞻 印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蝥賊蝥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云：「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蝥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承琪案：傳以「瘳」爲「愈」。愈者，謂病愈也。是傳以「靡有夷屆」承上「定」字，「靡有夷瘳」承上「瘵」字。故箋亦以下四句相對爲解。《虞東學詩》云：「『罪罟不收』二句，即蝥賊靡屆之實，謂此輩張設網羅，不加收斂，前瘠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因謂鄭箋以四句排講非是，誤矣。又「蝥賊蝥疾」，猶《召閔》之「蝥賊內訌」。「蝥疾」即所謂「內訌」，故箋以「害禾稼」釋「蝥疾」。正義云：「蝥賊者，害禾稼之蟲。蝥疾，是害禾稼之狀。」何氏《古義》乃以「蝥賊」指小人，「蝥疾」指褒姒。虞東譏其穿鑿破碎，是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顧氏《詩本音》曰：「『有』收二字不入韻。」孔氏《詩聲類》曰：「《詩》『有』字自當讀『洧』爲正。惟此一人幽韻，猶『久』字，《詩》皆讀『已』，至《易》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遂有「九」音；「囿」字，《詩》本讀「昇」，至《大招》「曲屋步櫺，宜擾畜止。騰駕步游，獵春囿止」，遂有「囿」音。」又曰：「他書韻語亦有用此法者，如《楚辭·遠遊》以『傳』、『垠』、『然』、『存』，漢張超《誚書衣賦》以『道』、『侶』、

「窕」、「父」、「首」、「女」、「受」、「豎」隔句相協，皆用此例。《陸堂詩學》謂此章隔句叶韻之法，與《桑柔》同。承珙案：此章前八句文義則以上四句、下八句各自排對用韻，又以一、二句與五、六句，三、四句與七、八句兩相爲協。觀經文於「有之」、「收之」皆言「反」，於「奪之」、「說之」皆言「覆」，亦可見其四句隔協矣。顧氏、江氏泥於「有」當讀「洎」，遂謂「有」「收」不韻，非也。《後漢書·王符傳》、《潛夫論·述赦》篇皆作「女反脫之」，此蓋緣上文而誤，未必《詩》本如是耳。

「爲梟爲鴟」，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姚氏《識名解》曰：「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土梟，是也。然《瞻印》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蜮』，各是一物。鄭箋似誤以爲一鳥。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也。」承珙案：「梟」

爲不孝鳥之專名，與鴟絕異。漢時尚使東郡送梟作羹，以賜百官，鄭豈有不知者？鴟則其名甚多，互相參錯。《說文·隹部》：「鴟，雖也。」此今人所謂鴟鵂，《莊子》所云「鴟得腐鼠而嚇」者。《萑部》云：「萑，鴟屬。从隹，从艹。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舊」下云：「鴟舊，舊留也。从萑，白聲。鴟，舊或从鳥，休聲。」此即《爾雅》之「怪鴟」，郭璞謂之鴟鴞，舍人注以爲鴟鴞，南陽名鉤鴞者。《爾雅》又有「鴞，鴟鴞」、「萑，老鴞」，皆此類也。《本草拾遺》云：「鉤鴞入城城空，入室室空，怪鳥也。似鴟，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狐，二物相似。訓狐聲呼其名，兩目如貓兒，大於鴞鴞。又有鴟鴞，亦是其類，微小而黃。」承珙謂：《衆經音義》云：「鴟鴞，關西呼訓侯，山東謂之訓狐。」是鴟鴞與訓狐爲一。「訓侯」合聲爲「鴟」，「侯」「狐」

又聲之轉耳。鉤鴿，《爾雅釋文》：「鴿，音格。《說文》作雒，盧各反。語有輕重也。」今蜀人謂此鳥爲轂轆鳥，即「鉤雒」之轉聲歟？總之，此「鴿」乃今人所呼夜貓，其頭似貓，夜飛，其聲若呼若笑。箋云「惡聲」者，以其鳥惡，故聞者以爲惡聲，所以喻褒姒之言無善也。

「鞫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傳：「伎，害。忒，變也。」箋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承珙案：《巧言》「僭始既涵」傳訓「僭」爲「數」，是以「僭」爲「譖」之借。此本作「譖」字，傳意自當爲「讒」。譖背，即《桑柔》「職涼善背」之「背」，謂長舌之

婦能窮人以伎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譖慝，卒乃工相欺違。譖始，所以爲伎。竟背，所以爲忒也。極，至也。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尚曰「是何足爲惡」。上言王維近愛婦人，則「伊胡爲慝」當指王聽用其言，不知爲惡，下文所以言其能與外政也。箋謂褒姒自以爲賢，恐非經旨。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云：「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承珙案：《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休之非禮也。」此似即以「公事」爲蠶織之事者，然兩句意複，不如傳箋爲當。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舍女被甲夷

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則『介』當訓爲『大』。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又申鄭云：「以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承珙案：幽王雖不能知大者遠者，然未始非其所當知，故詩人責以「舍爾」。《小雅》刺幽王諸詩，如《雨無正》云「弗慮弗圖」，《小閔》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皆告以大道遠慮者。此詩末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即所謂大且遠者也。若夷狄，止爲外患，何得云「舍爾」乎？《說文》：「逖，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

『舍爾介逖。』」王氏《詩考》因之。是《毛詩》用借字，許則從正字，其義仍同毛傳也。

「無不克鞏」，《釋文》：「鞏，九勇反。」吳才老叶音古，與下「祖」「後」爲韻。顧氏以爲未詳。孔氏《聲類》曰：「侯、虞本東江之陰聲，其偏傍互相出入，若竦从束、藁从聚、嶸从辱、輦从共、鉅从后之類。故近儒戴氏《聲韻考》據《洪範》曰：『蒙，徐仙民音亡鉤反，疑東、侯二部聲氣交通。』愚謂《戰國策》『構』字悉作『講』，《中庸》『奏假』即『駸假』，《漢書》『鬼容區』即『鬼臾區』，而此經則實以『工』聲之字轉而與『枸』『垢』同音。推之《武》之卒章，『耆定爾功』似亦與上文『克開厥後』遙相應矣。」承珙案：《車攻》「調」與「同」韻；《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毛詩》「狙」聲之「狙」，《漢書》作「𤝵」；《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

曰「一作『稠離』」；《易林》「衣繡夜游，與君相逢，除患解惑，使君不憂」；潘岳《藉田賦》「茅」與「農」協；束皙《勸農賦》「曹」與「農」協；此皆侯幽與東冬相協之證也。

召 閔

「閔天疾威，天篤降喪」，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閔天，亦斥王也。《小閔》云『閔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蝨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閔》之文連『敷于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

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李氏《集解》謂毛、鄭以天斥王爲自生風波。後儒多從之，謂「天」即指上天，爲無所歸咎之辭。承珙案：《韓詩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存乎衆心。暴察之威，存乎危弱。狂妄之威，存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引《詩》曰：「閔天疾威，天篤降喪。」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詩》亦必以此「閔天」爲斥王。鄭義蓋本於韓也。

「蝨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正義曰：「『訌，潰』，《釋言》文。箋申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致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承珙案：《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今《爾雅·釋言》亦作「虹」。《釋文》

云：「顧本作『訏』，李本作『降』。」蓋《抑》篇「虹」乃借字，此「訏」則正字。「潰」與「讀」同。《說文》：「訏，讀也。从言，工聲。」《詩》曰：「蝥賊內訏。」「讀，中止也。从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段注云：「中止者，自中而止，猶云內亂。」承珙謂：「止不可爲『亂』。止者，陷也。陷穽，所以止物者。中止，猶言內陷也。蝥賊在內爲陷害，則「讀」亦得有「潰敗」之義，故傳即訓爲「潰」。箋乃以「相陷人」申其義也。

「昏椓靡共」，傳：「椓，夭椓也。」箋云：「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正義曰：「傳義亦以「椓」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夭夭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

類以曉人。」《稽古編》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夭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疏言傳意與箋合，愚以爲未必然也。」承珙案：經文「蝥賊內訏，昏椓靡共」二語正相承接，「昏椓」即「內訏」之實，謂其所以陷於內者，乃昏亂椓喪之事，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謀夷滅我王之國。傳於「昏」字無訓，而以「椓」爲「夭椓」，必非同箋意謂「昏椓皆奄人」。《國語》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云：「頑童，童昏。」當即《詩》所謂「昏」也。史伯又云：「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韋注謂妖嬖之臣，徼倖之人。案：「妖」疑即此傳所謂「夭椓」者。

「昏桮」乃蠹賊之所爲，非與「蠹賊」爲二也。若謂「蠹賊」是衆爲殘酷之人，「昏桮」別是奄人，則「潰潰回遘」二句專指奄人，而通篇絕不見任用奄人以致亂之意，似於經旨未合。

「皋皋訛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

訛訛，麻不供事也。」正義曰：「《釋訓》云：

『皋皋，訛訛，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

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承珙案：

後儒多據《左傳》「魯人之皋」杜注訓「皋，緩也」，遂以「皋皋」爲「緩貌」。但傳言「頑不知

道」，是「皋皋」爲「頑傲」之義。哀二十一年

《左傳》齊人因蒙之會，哀十七年。齊侯爲公稽

首不見答，故歌云：「魯人之皋，數年不覺，

使我高蹈。」是謂魯人頑傲，數年不覺悟，故使我高蹈，復爲此會。與「緩」義似不相近。

蓋「皋」與「高」同。《明堂位》注云：「皋」之言「高」

也。傳云「頑不知道」者，乃「皋皋」之狀。

《爾雅》「刺素食」者，「不知道」即是尸位素餐，此則推詩言「皋皋」之意耳。至毛釋「訛

訛」用《爾雅》「莫供職也」之訓，與《小閔》傳

「訛訛然思不稱乎上」意略同。《穎濱詩傳》

云：「訛訛，多讒謗也。」此誤以《說文·口

部》之「咥」當《此部》之「咥」。考《說文》：

「咥，苛也。」「苛」與「訶」同，即「詆訶」之

「訶」。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咥。」此

「咥」自爲詆毀之義。若《此部》「咥，麻也」，

乃《詩》「訛訛」之字。《史記》、《漢書》皆有

「咥麻偷生」之義，正與《爾雅》、毛傳合也。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

「『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正義

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草不

潰茂，故以『潰』爲『遂』。」又申鄭云：「『潰

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

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承珙案：此及《小閔》傳皆訓「潰」爲「遂」，蓋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爲「遂」，猶之以「亂」爲「治」。又「潰」「遂」亦疊韻爲訓也。疏述傳謂草不得申遂盛茂，則「潰茂」正可連文，不必破字爲「彙」。《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誤。近輯三家《詩》者或竟引作「莫」字，誤矣。

《召閔》第四章，顧氏以爲無韻。孔氏《聲類》云：「《詩》《幽》與《之》通者，八見。《召閔》《茂》《止》，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首」，亦「黝」「止」韻之通。」戚氏《證讀》云：「《漢書·敘傳》：『侯王之祉，祚及孫子。公族蕃

滋，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此音也。顧氏以爲無韻，未詳音變。」承珙案：末章「舊」與「里」協，亦之幽通之例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王氏《總聞》云：「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蘇《傳》、李《解》則云昔時富樂未有如是之貧困，今世疫病亦未有如是之甚者。案：王氏所言以今之疚爲昔之疚，顯與經文乖異。蘇氏、李氏則以昔富今疚汎指人民，又與下文不融。王氏《釋詞》曰：「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疚如

此也。此皆因箋訓「茲」爲「此」，以「此」爲古昔明王，於義未安耳。承珙謂：「如時」、「如茲」，猶言「如是」也。「維昔之富」乃富所當富，不見如是之富小人也；「維今之疾」則疾所不當疾，不料如是之疾賢人也。此二句專主賢人。下文「彼疏斯稗，胡不自替」，則言小人之有富而無疾耳。

「彼疏斯稗」，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桷之黨反食精稗。」正義曰：「以『疏稗』文稱『彼此』，^①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桷之黨食精也。」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替』，單指小人。『彼疏斯稗』與下聯貫，不宜分指。傳說爲是。」承珙案：傳意以「斯」爲「今」，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今時富

小人也。或以「斯」爲語詞，「斯」猶「乃」也。《斯干》「乃安斯寢」即「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顧氏以爲無韻。《潛研堂答問》曰：「《離騷》『替』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替』亦當讀他因切。」戚氏《毛詩證讀》曰：「引，斂讀如『意』，與《禮經》讀『紉』爲『雉』，音轉相似，亦齊人以『殷』爲『衣』之類。」承珙案：揚雄《甘泉賦》「新雉」即「新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本草經》「辛夷」作「辛紉」，《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替」韻。即如錢氏轉「替」爲他因切，以與「引」韻亦可，

①「稗」，原誤作「稗」，據《毛詩正義》改。

但不必如段氏以「替」「引」與下章「頻」字爲韻耳。

「不云自頻」，此章「頻」與「中」、「宏」、「躬」爲韻。顧氏謂「頻」字不入韻。江氏謂「中」字方音稍轉，似陟人切，與「頻」韻，而「宏」「躬」亦從方音借韻。孔氏謂「中」字當在冬部，與東鍾大殊，而與侵聲最近，與蒸聲稍遠，而皆可通。故《小戎》以「中」韻「驂」，《召閔》以「中」韻「宏」「躬」，是也。又謂「頻」與上章「引」字爲韻，如《正月》十二章「又有嘉肴」與上章「沼」、「樂」、「炤」、「虐」，《谷風》末章「維山崔嵬」與次章「積」、「懷」、「遺」爲韻。承珙案：段氏《音均表》亦謂「頻」與上章「引」字合韻。然《正月》之「肴」本與上句「酒」韻，不必與上章協；《谷風》之「嵬」正與本章「萎」「怨」相韻，更不必與上章協。且以後章之首合前章之尾爲一韻，究屬牽強。考

《爾雅》「烝，塵也」，《說文》「扔，因也」，皆疊韻爲訓。《說文》「郇」讀若「泓」。《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莊子》「恒民」，《釋文》：「一作順民。」《周禮》「邱甸」即「邱乘」，而《稍人》注云：「『甸』讀與『維禹數之』」《數》同。以《詩》言之，如《文王》「躬」與「天」韻，天，古音鐵鄰切。《小雅》之「室家溱溱」與《魯頌》之「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鄭風》之「溱洧」亦作「漣洧」，此皆真諄等部與蒸登部相通之跡。然則「頻」字仍以本章自韻爲正。上章隔協之說，恐未足據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誤以周召之地爲周召之人，又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陝，

與「三分服事」之義戾矣。鄭箋開其端，蘇氏承其誤，廬陵、東萊俱不及辨。不知詩人本旨近舉先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謂受命必屬文、武，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承琪案：《小雅·黍苗》刺幽王，即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下文「哀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矣，安得復言「有舊」乎？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箋云：「言「有如」者，「者」，今本誤作「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臧氏玉林曰：「《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

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少三字，而正義反無考。然玩箋義，是經本不止召公一人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說。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承琪案：成伯璵《毛詩指說》論《詩》六言者，所引與《關雎》疏同。是古本當作「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若本篇《序》下正義引卒章「有如召公」，或傳寫脫「之臣」二字。章末疏云：「『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觀此亦可知孔所見本「辟國」之上有「之臣」二字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

涇 胡承珙

周頌清廟之什

清 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

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爲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恐與《序》未必合。」承珙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誥》，以爲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王氏《經義述聞》從之，謂「不顯不承」即「丕顯丕承」，爲兼祭文、武之證。承珙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爲祀文王，則王褒、蔡邕皆同《序》義。《尚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荀《詩正義》作「尊」。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爲《清廟》祀文王之確證。其《洛誥》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則近於《洛誥》所稱兼祭文、武者，與《清廟》祀文王迥然爲二。《經義述聞》合此二條，謂漢初言清廟者，亦有既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非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釋文》引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又引《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故鄭不從賈說。承珙案：《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爲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左傳》「清廟茅屋」自非專指文王之廟。《漢書》韋玄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蔡邕《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誼皆同賈說，似勝於鄭。《援鶉堂筆記》曰：「《戰國策》淳于髡言：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爲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

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珙案：正義又引《尚書大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為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箋說，則「肅雝」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鄭注《大傳》為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禮記·大傳》亦云：「駿案今《大傳》作「逡」。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

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珙案：傳以「駿」為「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此傳以「不顯不承」為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珙案：《詩》頌文王，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注以「不顯不承」為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下篇即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為美文王，固當以傳義為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維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篤」為

韻。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清廟》一篇遽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爲韻。德，古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竺」「築」等字俱諧「竹」聲，「竹」古蓋讀如呪。」又云：「《維清》「典」與「裡」韻。《新臺》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故《儀禮》注：腆，古文作「殄」。據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殄」同。」承珙案：孔說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承珙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于禮樂者？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仲子所親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不應徒以制禮當之，皆迂論也。

「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

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承珙案：孟仲子曰「天命無極」，「無極」即「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以」从反已，「似」从人，已聲，故「以」、「已」、「似」三字古通。《廣雅》：「已，似也。」《斯干》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曰：「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承珙案：假，《左傳》襄二十七。作「何」，《說文》作「譏」。溢，《左傳》作「恤」，《說文》作「謚」。引見《廣韻》。譏，《說文》訓「嘉

善也」，與毛合。蓋「譏」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慎」、「謚」皆訓「靜」，「溢」又訓「慎」；《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謚」，是「溢」、「謚」、「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謚」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公訓「溢」爲「慎」者，謂以嘉美之道戒慎我子孫，《詩》言及子孫多云「戒慎」。《螽斯》「宜爾子孫繩繩」傳：「繩繩，戒慎也。」《抑》「子孫繩繩」箋云：「戒也。」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爲法度，正所以繩其祖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文生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慎」爲「順」。然《爾雅》「溢」訓「慎」，不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

之，非維今也。」《釋文》：「厚之也，一本作

「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校

勘記》曰：「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

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

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

本爲長。」承珙案：《信南山》傳以「曾孫」爲

成王，彼疏以爲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

主，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必泥於對曾祖

始稱「曾孫」。如《曲禮》天子外事稱「嗣王

某」，諸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

「嗣孫」。故《左傳》蒯瞶告文王、康叔稱「曾

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云

「成王能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

以厚其子孫。箋申傳意，更推及後王，而曰

「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蓋亦以「曾孫」爲

成王。正義謂「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

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之法，當通之後

王」，故以箋爲易傳，非也。

維 清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

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

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

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

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

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承珙

案：《象》爲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

二注皆同。見《史記集解》及本詩正義。鄭謂武王

所制者，《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

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

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此可

見文王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

矣。惟武王之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

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濩》、《武》，即能分別其德政，必是但觀其容，未聞其曲，所以爲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已明知爲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爲異矣。知此，則武王制《象舞》時，殆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觀奏《象舞》於廟，乃述爲此歌，則豈《象舞》又別有曲而《維清》非《象舞》之樂章邪？誤矣。至《周頌序》言「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

「象」。《武序》不言「象」者，正義云：「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概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即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

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琪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即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即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

泛指爲祭文王之詩。不知《維清》之奏《象舞》，即《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緜》，又《左傳》歌《鹿鳴》之三，歌《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然則《禮記》每言「升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者，舉首尾以該中間。但《清廟》以瑟歌於堂上，《維天之命》、《維清》二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肇裡」傳：「肇，始。裡，祀也。」箋云：

「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裡祀祀昊天上帝。《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裡』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裡』，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裡』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珙案：此「肇裡」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裡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為疑，則「裡祀」不過指出師類禘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裡祀，有此武功，以至於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試足為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闕文。若

以「肇裡」為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

「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珙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

《詩》「維周之祺」，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嬀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咽，息也」引「民之攸咽」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易取韻也。

烈 文

《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蘇《傳》謂：「武王崩，成王踰年即位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承珙案：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

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此則鄭意本未嘗以周公果居天子之位。故「復子明辟」，《洛誥》雖有明文，而漢儒所謂「居攝」者，自皆言攝政。至復辟即歸政，非歸位，其義甚明。《詩》疏則謂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也。《詩譜》疏又引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此與《洛誥》「王在新邑，烝，《釋文》：鄭讀「烝」絕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者，其事正合。但《詩》疏謂：「《烈文》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洛誥》祭文，武是告封周公，二禮必不得同。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告己嗣

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今案：經文「錫茲祉福」，傳以爲文王錫之；篇末「前王」，傳以爲武王，箋亦但言祭於祖考。竊意《洛誥》「王在新邑，烝」乃是徧祭群廟，其下「祭歲」云云乃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己嗣位，并勅諸侯。至告周公，其後特因事類告，並非別爲一祭。故《烈文序》祇言即政助祭，經文亦祇言文、武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傳：「烈，光也。」

文王錫之。」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正義曰：「毛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文王是周創業之主，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爲諸侯，乃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鄭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

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承琪案：「錫福」之文與「辟公」相屬，若以爲天錫文王，則文義乖隔。《載見》云：「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二語正與此同。彼箋云：「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則此篇當以傳義爲是。《白虎通義·瑞贄》篇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此雖指武王錫福，與毛稍異，然亦謂王錫諸侯，不言天錫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箋云：「惠，愛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曰：「傳以『錫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承琪案：疏泥於「惠我」，「我」字不當我諸侯，故申箋以爲成王自我，

則錫福自爲天錫文、武以福，「子孫保之」自爲文、武之子孫長王天下。考襄二十一年《左傳》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耄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據此是謂人能惠我者，當保其子孫，疑此詩「惠」不必訓「愛」。《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箋訓「惠」爲「順」。此篇亦當謂文王錫諸侯以祉福，爾諸侯能順我命，無有期竟，則子孫世世得保守此位。如此則「我」字仍我成王，此二句終文王錫福之事。下乃言無大累於其國者，武王皆崇立之，又戒以當念父祖之有大功，繼續其美也。若但言周之子孫長王天下，則與下「爾邦」云云文義不屬矣。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云：「無大累於汝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正義曰：「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爲『累』也。」承珙案：傳意當以「靡」爲「縻」之假借，《莊子·胠篋》篇「伍員靡」，《釋文》引司馬注：「靡，縻也。」《說文》：「縻，牛轡也。」「縻，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蓋「縻」「縻」皆有「繫綴」之義，引申之爲「羈縻」，爲「罪累」，「縻」字省作「累」。故傳訓「靡」爲「累」。疏以「靡」爲「侈靡」，「侈靡」是「罪累」，增字成義，失傳箋之旨。《文選·文賦》注引《薛君章句》：「靡，好也。」《易釋文》又引《韓詩》曰：「靡，共也。」二訓皆與此「封靡」文義不協，疑非此篇之注。《白虎通義·誅伐》篇曰：「《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此以

「封靡」爲「大罪」，正與毛、鄭義同。

「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箋云：「皇，君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汪氏《異義》曰：

「箋以『辟公』兼指卿士，《序》云諸侯助祭，不言卿士。經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與下『念茲戎功』文勢緊相承接，不得以『念茲』二句爲戒卿士，則傳以『辟公』唯指諸侯，是也。」承珙案：《載見》亦云「烈文辟公」，《序》亦祇言諸侯，不及卿士。《離》「相維辟公」，包注《論語》：「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邢疏謂與毛同。箋於諸言「辟公」皆分卿士與諸侯。此疏謂《月令》「百辟」是卿士之總稱，此詩「辟公」下有「爾邦百辟」，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爲二。然《假樂》云「百辟卿士」，箋

以「百辟」爲畿內諸侯，「卿士」爲卿之有事。彼疏謂：「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爲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然則同一「百辟」，忽兼卿士，忽不兼卿士，未免自亂其例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傳：「競，彊。訓，道也。」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釋文》：「道，音導。」承珙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引《詩》「訓」作「順」，箋云「順其所爲」，更不言「訓」當爲「順」，似經文本作「順」。即或毛本作「訓」，傳釋「訓」爲「道」，亦以「訓」「順」字通。《廣雅》：「訓，順也。」《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皆作「順」。《大雅·抑》「四方其訓之」傳云：「訓，教。」此傳以「訓」即「順」字，故又釋爲「順導」之「導」。《說文》：「順，理也。从頁、川。」「理」謂循其

條理，即「順導」之意。箋知傳以「訓」爲「順」，釋「順」爲導，故直易「訓」作「順」以申其義耳。

天 作

《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盤至不窋。」正義曰：「《天作》詩者，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成王之世，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惟斥后稷耳。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云「諸盤至不窋」者，於時並爲毀廟，惟祫乃

及之。時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若然，作《序》者言祫於大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承珙案：此疏據《祭法》天子五廟，并二桃爲七，與《王制》、《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及《大戴禮·三本》篇、《荀卿子·禮論》之言皆合。《周官》「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之時，則自大王以下爲四親廟，諸盤、亞圉爲二桃。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諸盤、亞圉則先公也，故《守桃》有「先王先公」之文。此《序》云「祭先王先公」，則其爲時祭植祀可知。但

《序》有「先王先公」，而《詩》專言大王、文王者，自以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始受天命，故特言之歟？后稷爲大祖，不當在先公之列。《天保》箋、《中庸》注皆以后稷爲先公，似不及此箋以「先公」諸證至不密者爲正。惟時祭必先大祖，而經文不及后稷者，詩主比興，篇首云「天作高山」，此即周家發祥之義。「高山」不必泥箋言「岐山」，言天眷有周，鍾毓靈秀，至大王而大之，至文王而安之。是「天作」一語已包后稷以下先公在內。即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周人圜丘以帝嚳配，此詩當爲圜丘祀昊天，說詳本篇。而《詩》云「二后受之」，傳以「二后」爲文、武，亦未嘗明言其先世。其實《昊天有成命》已包周家最初之事，故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此傳云「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亦是取喻周之先代爲天所篤生耳，非真

謂天生草木於岐山也。下文「岐有夷之行」乃承大王、文王所都而言之耳。明乎篇首一語已含后稷先公在內，則其下專言大王、文王，乃舉其極盛者。故雖通祀七廟，而上不及諸證、亞圜，下不及王季、武王，非略也。《頌》體謹嚴，無緣一詩而徧揚祖烈。然而首言「天作」，未及子孫，詞意該括前後，即謂時祭各歌於其廟，亦未始不可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箋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正義曰：「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陳碩甫曰：「『安』當爲『大』字之誤。箋曰『能尊大之』，疏曰『長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晉語》叔詹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

矣。」此毛傳所據之本。」承珙案：「天作高山」猶《大雅》言「帝省其山」，箋云：「省，善。」「帝作邦作對」，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皆天命興周之意。詩無達詁，詞在此而意在彼，本不必泥於天之生山與生萬物。即以詞論，亦當從毛，謂天所生於高山者，大王能大之。《荀子·王制篇》歷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亦謂天生萬物，王者能用之。故毛傳云然。若如疏說，則高山終古如是，大王又何能尊大之？乃斤斤於興雲雨利萬物爲尊大，非秩祀之而尊大，疏駁章昭說。此所謂以辭害志者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

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夢溪筆談》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朱子云：「《後漢書》『岨』但作『徂』，注引《薛君章句》訓『徂』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末復注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昌黎《岐山操》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困學紀聞》曰：「《筆談》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詩經小學》曰：「《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僻而人不難。』『阻僻』二字，薛君先經反言以釋『夷』字，非釋『岨』字也。東

原先生謂鄭箋云後之往者，薛君云彼百姓歸文王者，是毛、韓皆作「彼徂者」之證。案：作「徂」固是，而作「者」則非。鄭箋釋「彼作矣」曰「彼萬民居岐邦者」，釋「彼徂矣」曰「後之往者」。兩「矣」字一例，當以「彼徂矣」三字一句，不當從《後漢書》作「者」。「岐有夷之行」，五字一句。《說苑》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可證。承珙案：兩「彼」字，鄭皆以爲「彼萬民」。「彼作」之「作」，毛無訓，蓋即同上傳訓「作」爲「生」。則毛意「彼作」之「彼」，當謂萬物。鄭言「萬民」，民亦物也。傳意當云彼萬民既生矣，「生」猶《縣》詩「民之初生」，毛不訓「作」爲「樂作」。則惟文王能安之；下云彼萬民皆往矣，則惟岐邦有易道故也。鄭惟以兩「作」字異訓，似非毛旨。然兩「矣」字相對爲文，自當以「岐」屬下讀。《韓詩外傳》三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又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外傳》兩「岐」字，近本皆作「政」字，誤。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是此詩義訓、句讀，韓與毛、鄭無不同也。

「子孫保之」，《虞東學詩》云：「末句不入韻。」戚氏《證讀》曰：此單句結，與《良耜》「續古之人」同。承珙案：上文「荒」、「康」、「行」固相爲韻，然末句「之」字亦可與「荒之」、「康之」兩「之」字爲韻。

昊天有成命

《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於此無箋。正義悉用鄭君注《禮》之說，謂：「此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春官·大司樂》：「圜丘祀天神，方」

丘祭地祇。彼以一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承琪案：此疏蓋因箋釋「昊天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故主此詩爲祀天南郊、祭地北郊，以后稷配之，與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以帝嚳配者異。然《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此詩首言「昊天」，安知其非冬至圜丘之祭？王肅難鄭，謂郊與圜丘爲一地一祭，固與諸經皆不合；孔疏又過泥鄭注，謂圜丘必不可稱郊，亦非是。《祭法》以「禘」與「郊」對，又「禘」在「郊」上，故鄭以「禘」爲圜丘祀天，「郊」爲南郊祀天。若散文，則圜丘亦可稱「郊」。諸書惟《周禮》有「圜丘」之名，其他經傳言「郊」者未必皆指夏正南郊，絕不及冬至圜丘之祭也。

《周禮》爲制度而言，故但稱圜丘、方丘，不言郊，以其祭本不名「郊」也。以邱亦在郊，故通謂之「郊」耳。《祭法》「禘」、「郊」、「祖」、「宗」爲四大祭之名，自有虞氏已然。周人每歲祭天，惟圜丘、方丘以嚳配，南郊、北郊以后稷配，明堂以文、武配。此爲最大之典，而《周頌》皆有其詩，《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是也。《生民》傳曰「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是明以帝嚳爲周人世系所從出之祖。惟始封之祖斷自后稷，故周人立廟至稷而止，而帝嚳無廟，惟祀天圜丘以嚳配之。姜嫄見於《雅》，而帝嚳之祀見於《頌》，然後周家一代大典始備，而後人謂后稷無父、姜嫄無夫之疑可釋。不然，圜丘、方丘二至大祀，不宜《周頌》絕無樂歌也。至《序》言「郊」而不言「邱」者，邱通於郊也。《詩》言「天」而不言「地」者，地統於天也。《舜典》類于上帝，

不言祭地；《大宗伯》裡祀昊天，不言祭地；《中庸》郊社所以事上帝，亦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後人歌所不祭、祭所不歌之疑，其見淺矣。或又疑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不知二至祀天地，同歌《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天眷有周，文、武受命。頌天地，即以頌嚳，而不必更為帝嚳配天之頌。即如《我將》宗祀文王，而首言「天右」，末言「畏天」；《思文》郊祀后稷，而曰「配天」，曰「帝命」，可見作者意主祀天，不重在所配之人。況帝嚳雖有大功德，然去周世遠，但言其子孫受天命足矣。作者以世有遠近，語有詳略，故序者於《昊天有成命》祇言郊祀而不及帝嚳之配，於《我將》祇言祀文王於明堂而不言配帝，於《思文》又祇言后稷配天而不及天地之祭。文非一端，意可互見。詩主詠歌，固不同記事之例必須文繇而義

備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甯也。」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國語》文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承珙案：《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之釋此詩，故訓最詳。其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王」字依《詩》疏引增。觀其釋「二后受之」爲「讓德」，而以始於德讓爲「成王」，則所言「成王」即「二后」，並非指成王誦甚明。鄭、賈、唐固皆如此解，非韋昭一人獨從毛說也。惟賈子《新書·禮容》篇雖亦引叔向語，而與《國語》大異，以此「成王」爲文王孫、武王子。孔疏所云「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蓋即用《新書》之說。然《新書》云：「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訓「命」爲「制令」，「基」又爲

「勢」，義皆未安。又以成王時九州四荒致貢職以祀文、武，故曰「二后受之」，則與首句文義不貫。蓋其時，詩未萌芽，群言淆亂，賈生雜述所聞，恐未足爲據耳。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汪氏《異義》曰：「此篇傳依《周語》爲義，箋據《爾雅》破『廣』『固』之訓。案：《周語》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則以『廣』爲『光』，以『固』爲『故』，非其義矣。」承珙案：《國語》

訓「熙」爲「廣」，當本是以「光」與「廣」聲同字通。古人「光」字兼有「廣」義。《爾雅·釋詁》：「緝，熙，光也。」而《釋言》又云：「桃，充也。」孫炎本「桃」亦作「光」。《堯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作「橫被四表」。「橫被」即「廣被」也。《荀子》：「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作「流澤光」。可知「光」「廣」聲同通用。傳於《文王》篇訓「緝熙」爲「光明」，而此獨從《國語》訓「熙」爲「廣」者，毛公深明通借之故，知《國語》之「廣」亦「光」也。故《敬之》：「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又云：「光，廣也。」正以二字互相轉注，而其義皆同。若用漢人訓詁法，當云：「熙，光之廣也。」毛時文尚簡奧耳。後漢人已不明此故訓，故韋注《國語》引鄭及虞翻，皆必破「廣」爲「光」矣。若以《國語》「廣厚其心」不得作「光厚」，不知「光厚」者，猶「光明正大」之謂，於文義本無害

也。至《國語》訓「肆」爲「固」，亦是以「固」爲「故」借，但「故」非「是故」之「故」。《爾雅》：「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邵氏正義云：「治」與「始」同，「始」即「故」也。「古」「故」則以聲爲義。然則「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爲申上之詞。下文「肆，故今也」則當如毛讀「肆，逗。故今也句」，不當如郭注以「肆」與「故」並訓爲「今」，此「肆」乃申上語詞耳。《國語》以「固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爲「故」。並非「堅固」之謂。後人疑「固」爲「堅」義，「固和」二字不辭，故多從鄭解爲「是故」。然使《國語》果以「固」爲承上之詞，而曰「以故和之」，又

曰「終於故和」，則更不辭矣。

此篇，顧氏、江氏、孔氏諸家皆以爲無韻，惟張氏《詩貫》云「命」轉音「芒」，與「康」叶，「靖」與「心」叶。承珙案：此亦非是。《毛詩》「黽勉」，《韓詩》作「密勿」，是「宥密」之「密」。可轉讀「黽」，正與首句「命」、末句「靖」相爲韻也。

我 將

《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案：此《序》言祀文王於明堂，則正義引《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其證確矣。但或謂明堂即文王之廟，不知明堂既爲配帝之所，帝不可饗於國中。故《大戴禮》謂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國南七里。雖遠近不同，皆與《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鄭注謂明堂在國

之陽者合。但鄭謂明堂爲大饗五帝，而不及昊天，疏家據《周禮》「祀天旅上帝」爲別，不知「帝」即「天」也。此詩首言「維天其右之」，末云「畏天之威」，祇言「天」而不言「帝」，何得云明堂之享但有五帝而無昊天乎？《孝經》所分配天、配上帝者，南郊專祀昊天，明堂兼及五帝耳。至《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鄭意恐人見文王忽宗忽祖，疑《祭法》與《孝經》異，故爲此注，謂此「祖」「宗」乃明堂祭祀之名，《祭法》之「祖文王」猶《孝經》之「宗祀文王」也。但《孝經》所言，乃武王初有天下，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事，《樂記》所謂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孝經》曰周公其人者，禮雖行於武王而實制於周公。周公以后稷既配天南郊，而周之王業成

於文王，故復制爲明堂配天之禮，以彰嚴父之義。此在當時祇以文王一人配帝，韋昭注

《魯語》，謂周初祖后稷、宗文王，非是。

雖「祖」「宗」可

以通稱，然文王於武王爲父，故孔子但言「宗祀文王」耳。至武王既沒，則定爲雙配，祖文宗武，一代之制，《祭法》所言是也。此詩但言文王，亦當同《孝經》之言，爲周公相武伐紂後，宗祀文王之樂歌。疏謂詩主說文王，故序者順經爲詞。此殊不然。《天作》經文無「先公」，而《序》言「祀先王先公」；《昊天有成命》經文無「地」，而《序》言「郊祀天地」。如果此詩有武王配帝，《序》當言祀文、武於明堂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臧氏《經義雜記》云：「當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非『牛』與『右』韻。明監注疏本箋中作

「牛羊」，後改爲「羊牛」，今箋「牛」字尚宛然存「羊」字之跡。正義惟釋經一處言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其釋《序》、釋箋，皆「牛羊」連文，先「牛」而後「羊」。《周禮·羊人》疏引《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也。」承珙案：《隋書·禮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异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維羊維牛」之說。此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二本，無容執一爲信。但後來《詩緝》、《詩故》等見「維羊」文在「維牛」之上，遂據《周禮》「鬯積，共羊牲」後鄭注以「積」爲「積柴」，因謂祭天用羊實柴，先柴而後獻，故先羊後牛。然《詩》疏謂：「祭天用騂犢，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配者與天異饌，當用太牢。《羊人》鬯積，共羊牲」，彼「鬯」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

天，當爲標燎祀司中、司命之等有羊也。《周禮》賈疏云：「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維牛維羊，維天其佑之。』」彼亦據日月以下爲配者也。」二疏所辨已確，不必鑿爲之說。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正義曰：「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又申鄭云：「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

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承珙案：此疏述鄭以「儀」、「式」、「刑」三字一義，未免複沓。《大雅》「儀刑文王」傳云「刑，法」，而「儀」字無訓。箋云「儀法文王之事」，似亦以「儀」「法」爲一義。《禮記·緇衣》引《詩》「儀刑文王」，注云：「儀法文王之德。」與《詩》箋同。惟昭六年《左傳》引《詩》「儀刑文王」，疏引服虔：「儀，善也。刑，法也。」又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考服解皆用毛義，王肅即本之服，其說實勝於箋。至王申毛，以「右饗」爲「天大右助文王而歆饗之」，箋以「右饗」屬文王，嚴《緝》云：「維天惠民，維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承珙謂：「其右」、「既右」語勢相承，則「右饗」自

應屬天。天之右饗文王，即右饗其子孫。天既右饗，則文王右饗不待言矣。亦當以王肅申毛爲是。

此篇之韻，或以「牛」音「疑」，「右」音「以」，「牛」與「右」韻，「方」與「饗」韻，末三句「夜」轉音「豫」，「保」讀若「補」，或以末三句爲無韻。承珙案：此詩上七句當以「享」、「羊」、「方」、「饗」爲一韻，末三句合全章三「之」字，亦可相爲韻也。

時邁

《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

巡守。」其言違《詩》反傳，^①所說非也。」承珙案：《後漢書·李固傳》引《周詩》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注引《韓詩薛君傳》當作「章句」。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據此，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不顯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

①「反」，原作「及」，據阮校本《毛詩正義》改。

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為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班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正義曰：「《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段懋堂據《宋書·樂志》明堂登歌有「懷濡上靈」語，因謂六朝時，《詩》本作「懷濡百神」，當從《集注》為是。承拱案：《荀子·禮論篇》、《淮南子·泰族訓》

引《詩》俱作「懷柔」，則作「柔」之本較古。陸氏以「濡」為「亦作」，孔氏以作「柔」為是，當矣。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承拱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然則武王既定天下後有巡守至岱宗之事，故毛以「高嶽」為岱宗。箋云「王行巡守至方嶽之下」，則以巡守之禮理兼四嶽，故不專指岱宗耳。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儀禮·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歟？《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云：「《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與彼注同。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承珙案：毛於「肆」字無傳，但云「夏，大也」。所謂「大」者，不明何指。以《思文》、《陳常于時夏》證之，彼云「陳」，則此「肆」自當訓「陳」；彼上云「無此疆爾界」，下云「陳常于時夏」，則「夏」似當爲「諸夏」之「夏」。言來牟率育，無疆界之殊，所以陳其常久之功於是諸夏。則

此「肆于時夏」，亦當謂武王求美德之士，使之在位，陳其功於是諸夏。故傳以「夏」爲「大」。箋於此及《思文》皆以樂歌爲「夏」。考樂章名「夏」，亦取「諸夏」之義。服虔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也。然編樂名「夏」，必在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即曰「陳于此以爲夏」者？至「九夏」之說，《周禮》杜子春注謂《春秋》金奏《肆夏》，與《鹿鳴》、《文王》俱稱三。知《肆夏》爲詩。《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所謂「三夏」矣。」呂叔玉則以《肆夏》、《繁遏》、《渠》皆《周頌》篇名。韋昭注《國語》又云：「《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三說小異而大同，皆不如鄭「九夏」爲《頌》族類今亡之說爲正。惟「九夏」既以金奏，必非歌詩之類。鄭

注《大射》引呂叔玉說，並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而《詩譜》又云「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此則經傳未有言金奏之樂用于升歌者也。」

執 競

「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歐陽《時世論》以「成康」爲成王、康王，《集傳》因之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朱氏《通義》曰：「《詩》之歌於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群廟之主咸入太廟，二王並祭，此何禮邪？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捨文王而下逮成、康也。既曰祭三王矣，誦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邪？且文、武

皆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乎？夫「不顯成康」猶《離》詩云「文武維后」，皆非舉謚爲言也。「康侯」見於《易》，「甯侯」見於《禮》，「甯王」見於《大誥》，「平王」見於《風》，「玄王」、「武王」見於《頌》，「成王」見於《酒誥》及《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承珙案：漢稱文、景、周曰成、康，後人言之則可。若作爲樂歌昭告祖宗，而以父子兩世合併稱之，如史策記贊之詞，有是文義乎？且下文「自彼成康」傳謂用彼成安之道，故可言「彼」。若明明祭成王、康王之詩而曰「自彼」，可乎？《鹽鐵論·論菑》篇曰：「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此雖連文王言之，然可見詩中無成、康事。是時《毛詩》未盛，而引詩作解如此，疑三家說與毛同，不獨蔡氏《獨

斷《合於毛《序》》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承珙案：毛以「將將」訓「集」者，《釋詁》：「將，大也。」《詩》「將」字，傳多訓「大」，此「將將」亦「盛大」之意。《廣雅》：「鏘鏘，盛也。」《閼宮》疏引王肅云：「將將，美盛。」此則謂磬筦之聲繁盛，故傳訓爲「集」。喤喤，亦聲之大者，故《說文》引《詩》作「鏘」，以爲鐘聲。傳於「喤喤」言「和」，「將將」言「集」，互文見義耳。《說文·足部》：「蹻，行兒。从足，將聲。《詩》曰：『管磬蹻蹻。』」此或三家《詩》異字，許引之以明假借。或即引《毛詩》「磬管將將」，以比方「蹻」字之音，傳寫者因篆文而并改所引《詩》爲「蹻蹻」。要之，「行兒」之訓必不

當用於磬筦。大抵「將將」爲磬筦之聲，本無正字，故多通借。《荀子·富國篇》引作「璫璫」，《風俗通·聲音》作「鎗鎗」，《漢書·禮樂志》又作「鏘鏘」，是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義曰：「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或謂傳「難」當讀爲「儼」，《說文》：「儼，行有節度也。」此傳釋「反反」爲「難」，謂威儀安詳而有節度。箋云「順習」，亦安詳有節度意。正義讀爲「重難」，失之。承珙案：《賓之初筵》「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慎也。」《說文》：「反，覆也。」凡言「反覆」者，皆重慎之意，故此傳又以「反反」爲「難」。正義釋爲「重難」，「重難」猶「重慎」也。《釋文》「難」字無音，亦讀爲「難易」之「難」耳。箋云「順習」者，「順」與「馴」同，「馴習」正「反覆」、「重難」之意，乃所以申傳也。《潛夫論·正

列《篇》引作「威儀板板」，當亦謂「重難」也。《賓之初筵》釋文引《韓詩》作「威儀𦣻𦣻」，音蒲板反，善貌。彼泛言之，故但云「善貌」。毛傳切言之，故一曰「重慎」，一曰「難」耳。

思 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箋云：「立，當作『粒』。烝，衆也。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正義曰：「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承珙案：箋據《舜典》「破立」作「粒」，其義自通。然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據此，似詩言「立民」，不專指「粒食」一事。故申毛當言爲生民立命，則所包者廣，且與傳訓「極」爲「中」意更親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段氏懋堂曰：傳「牟」上脫「來」字，當作「來牟，麥」。承珙案：古人祇稱「麥」爲「牟」，累言之則曰「牟麥」。《詩》稱「來牟」者，乃專因周人有烏銜之瑞。謂此瑞麥爲「來牟」，是「來」本非麥之通名，故傳不釋「來」字。箋乃申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涖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是鄭亦不以「來」爲麥名矣。傳雖

不言瑞麥，然《生民》「誕降嘉種」傳云：「天降嘉種。」此則下文云「帝命率育」，故傳不言自天來耳。今文《泰誓》，在漢雖後出，然毛在未焚書前未必不見也。或謂《詩·頌》不及武王，似不宜及赤鳥之瑞。不知箋云《書》說烏以穀俱來，言「穀」，紀后稷之德，故正義曰：「此言「來牟」，彼云「穀至」，交相證明，其事同也。」總之，此詩「來牟」下言「帝命」，《臣工》「來牟」下言「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則「來牟」確為周家瑞麥，自天而來，故有是稱。《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釐粦」，云：「釐粦，麥也，始自天降。」《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蓰」。皆此意也。但麥之為穀，始于上世，非至周初始有，故傳第訓「牟」為「麥」，《孟子》亦但言「蓰麥」，在當時本不分大麥、小麥。《廣雅》：「𥝱，小麥。𥝱，大麥。」趙注《孟子》：「𥝱麥，大麥。」乃後

人所分耳。《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粦，二麥一𥝱，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粦。」案：許書此條似有脫誤。據其所云，是先有「來麥」之象形，而後有「行來」之取義，則夫《虞書》有「帝曰來禹」之文，《易卦》有「小往大來」之繇，皆在周受瑞麥以前，何以解之？故必如傳箋第以「牟」為麥名，因與赤鳥俱來而謂之「來牟」，斯為通義耳。

「無此疆爾界」，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段云：「《釋文》：「介，音界，大也。」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承珙案：此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

必謂箋「經界」之「界」乃自爲解義之詞，非經中「介」字，「大有天下」乃釋經中之「介」，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女之大」，殊不成文義。正義云：「箋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此疏「當時經界」句，先釋「爾界」二字，「使無封疆」乃釋「無此疆」三字，然後以「大有天下」之辭總釋經文五字，其申箋最爲明晰。《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然未必得傳箋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

毛詩後箋卷二十六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

周頌臣工之什

涇 胡承珙

臣 工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高誘注《呂覽》云：「保介，副也。」
承珙案：《釋詁》：「介，右也。」「右」即「副貳」之意。高以「保介」為「副」，當亦指車右，謂其輔君耕藉。但高渾言之；鄭注《禮記》以「保」為「衣」、「介」為「甲」，切言之耳。後

儒疑車右不過勇力之士，與農事無涉，故用高注，以「副」為農官之副。不知古者士大夫皆嫺於射御，故君之御及車右皆以大夫為之，初非別有甲士。此詩敕「保介」，自是呼諸侯之車右而告之，則「保介」即《月令》之「保介」無疑。若農官，則《詩》中每言「田峻」，不謂之「保介」。況又以為「農官之副」，將以何者為農官之正乎？但此詩為廟遣諸侯，不忘農事，以保介預於勸農，故托以為詞。必如正義謂不戒諸侯之身，嫌其太斥，則《烈文》「無封靡于爾邦」直戒諸侯，何以不嫌太斥乎？

「庤乃錢鎛，奄觀銓艾」，傳：「庤，具。錢，鈔。鎛，鐸。銓，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釋文》：「正義皆以「錢」、「鎛」、「銓」為三器。案：錢，《說文》用毛傳訓

「鈹」，云：「古者田器。」《斗部》「耛」下引《爾雅》：「耛謂之耛，古田器也。」是鈹、耛同物，即今之鐮鍤，所用以耕者。正義引宋咸注《世本》「鈹，刈也」，以爲刈物之器，非是。鈹，《說文》：「一曰田器。」亦引此詩。《木部》：「耛，耛器也。从木，辱聲。或从金，作鐸。」正義云：「鈹、耛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耛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案：《齊語》「挾其槍刈耛鈹」，似鈹與耛爲二物。然皆所以芸苗，亦小異大同耳。至鈹，毛但訓「穫」，鄭云「必多鈹艾」，似本不以爲田器。陸、孔皆引《釋名》、《說文》以「鈹」爲「穫禾之器」。然《說文》：「鈹，穫禾短鎌。」「控，穫禾聲。」二字迴殊。《良耜》「穫之控控」，《釋訓》作「鈹鈹」，是聲同通借。此傳蓋亦以「鈹」爲「控」之假借。《生民》疏引鄭注《尚書》「二百里鈹」，云鈹謂刈穗斷去藁

也，亦是以「鈹」爲「控」借耳。又箋訓「奄」爲「久」，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爲「同」，言同多鈹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承珙謂：王訓「同」者，蓋顧上「衆人」爲義。然《詩》言「錢鈹」，是方趣其耕耘，則其穫尚需時日，故箋以爲久多鈹艾。揆之文義，似當同毛於鄭耳。

江氏《古韻標準》曰：「此篇韻不分明，『如何新畬』似與『來咨來茹』遙韻。」《虞東學詩》從顧氏《詩本音》，以「茹」「畬」「帝」「艾」四韻爲長調，「工」「公」「求」「牟」「年」「人」各爲韻。承珙案：顧說是也。

噫 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引傳亦作「嘻，和也」。正義曰：

「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救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救」。是正義本

傳作「嘻，救也」。承珙案：「噫嘻」之文在

「成王」之上，若如正義謂「噫嘻」猶上篇「嗟嗟」，故毛以爲救，彼敕臣工保介，此豈敕王乎？若謂成王事者嗟歎而有所戒救，則經

文當云「成王噫嘻」矣。考《說文》無「嘻」字，

《言部》：「謔，痛也。」又：「諛，可惡之詞。」

一曰諛，然。《春秋傳》曰：「諛諛出出。」今

《左傳》作「謔謔出出」，是「諛」「謔」字通。又

《口部》：「唉，謦也。」與《言部》「諛，然」，《說

文》當本作「諛，然也」。同義。《方言》：「歛，謦，

然也。」《廣雅》：「歛，謦，然，謦也。」是「諛」，

「唉」，「歛」三字皆謦聲之詞。此傳云「嘻，

和」者，《說文》：「和，相謦也。」蓋以「噫」爲

歎而「嘻」和之。故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詩「嘻」字疑即「謔」之假借。「噫嘻」雖歎聲，要是有美有惡，此經當是歎美成王事者之能勸農重穀耳。

「既昭假爾」，箋云：「假，至也。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戴氏《考正》曰：「《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爾』之言「此」也。」「虞東學詩》曰：

「《烝民》言「昭假于下」，《商頌》言「昭假遲遲」，皆事天也。」承珙案：《烝民》、《商頌》之「昭假」，毛皆無傳。惟《雲漢》「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王肅以爲「昭其至誠」。此詩《序》云「祈穀上帝」，則「昭假」當言事天，謂能成是王事者，既昭其至誠以祈禱於帝矣，然後率農播種而使之盡力焉。「爾」字，毛無

傳，箋云「已著至矣」，蓋即以「爾」爲「矣」。毛意亦當然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正義曰：「毛以所在皆有公田在民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承珙案：此疏

申毛甚當。《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後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此言正與毛合，其義古矣。但「私」者對「公」言之，經不及「公」，所以爲讓富於民，並非此中絕無公田。若因此謂是溝洫用貢法無公田，則是本皆私田，何必言讓？且此詩祈穀上帝，以天子而戒農播穀，何以所言止及鄉遂，而不通於畿甸乎？傳言「各極其望」者，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氏定宇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爲十一，《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里天地合。納甲之數亦然。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于《易》矣。」承珙謂：「三十」以極望爲言，「十千」以盈數爲言，傳義實爲該括，不

必如箋疏以一川之間萬夫，爲三十里與十千耦相配之數也。

顧氏《詩本音》以「爾」與「私」「里」協；

「耦」古音魚矩反，與「夫」「穀」韻。江氏《古韻》以此爲無韻之章，謂顧爲強叶。孔氏《聲類》以「穀」音「穀」，與「耦」韻，而謂八句祇兩韻。承珙案：王氏《總聞》已以「爾」與「里」協，「穀」居候切。與「耦」協，此說亦通。

振 鷺

「振鷺于飛」，傳：「興也。振振，群飛貌。」或謂此詩但言「振」，未嘗言「振振」，且既曰「于飛」，不當先言「群飛」，故嚴《緝》引錢氏祇以爲自振其羽而已。承珙案：《詩》中一字，而傳以疊字訓釋者甚多。此「振鷺」即與《魯頌》之「振振鷺」同。振振者，盛也。在鳥則群飛爲盛貌，故以「振振」爲「群飛貌」。

耳。若《玉篇》別出「鷺」字，以「鷺鷥」爲名，劉淵林《蜀都賦》注亦以「鷺鷥」爲鳥名，此則後人所加，不然明矣。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

「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向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承珙案：《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以節觀。」是「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釋漁陽郡雍奴縣曰：「四方有水爲雍，不流爲奴。」皆與毛合。宣十二年《左傳》云：「川壅爲澤。」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單言之或曰「雝」，如《周禮》「王在雝位格廟」。或曰「澤」，如《周禮》「澤共射楨質之弓矢」，及《禮

記「王立于澤，必先習射于澤」，皆是。《靈臺》言「辟雍」，故傳以「水旋如璧」釋之。此經但言「醵」，故傳亦祇訓爲「澤」。其云「鷺白鳥也」，蓋即謂《靈臺》之「白鳥」。是傳意以「醵」爲辟雍，「澤」即辟雍之澤。不釋「西」字者，豈古稱西醵，猶言東膠、東序，人所易曉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此箋云「西醵之澤」者，蓋亦以爲文王之醵。正義以爲泛言川澤，無取於「西」，失傳箋之旨矣。

豐年

《序》云：「《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此《序》及傳不明指所

報之神，正義申箋云：「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祖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承琪案：此疏義多窒礙。《那》與《烈祖》經有烝嘗義，反不取於報，此經無烝嘗，而意又主於報，豈周人歸功祖父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不然乎？至《載芟》祈社稷而亦有「烝畀祖妣」之文，安見非廟祀即不可言祖妣邪？箋疏以後，諸儒各自立說。王介甫以爲祭上帝；蘇《傳》以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朱《傳》以爲祭田

祖、先農、方社之屬；曹放齋《詩說》謂季秋大饗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何氏《古義》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此經言「豐年」，故專主蜡祭；近李氏黼平《毛詩紉義》又據《楚語》「周人報高圉、太王」，以此詩爲宗廟之祭。諸說致多錯迕。蓋專主上帝，則《序》但當言秋報而不必兼冬。若但指方蜡，則《載芟》爲祈上帝，不應有祈而無報。「方社」之「社」，其報祭，正歌《良耜》，不當又用《豐年》。至謂經言「豐年」必係一方順成之祭，則《良耜》報社稷，亦云「崇墉比櫛，室盈婦甯」，又豈必順成乃歌邪？《楚語》所稱廟祭固有「報」名，然又未見其必在秋冬也。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是一祈一報相對爲

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僖三十一年。或曰：「望，郊之屬也。」宣三年。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于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況「烝畀祖妣」即云「以洽百禮」。《載

芟》亦有此文，箋以「百禮」爲饗燕之屬；《賓之初筵》「以洽百禮」，箋又以爲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然則此「百禮」，或亦言合祀百神之禮。鄭注《月令》、《郊特牲》皆以祭百神爲蜡，祭宗廟爲息民。《禮運》「仲尼與於蜡賓」，注以「蜡」爲索饗，亦祭宗廟。然則「烝畀祖妣」者，言宗廟之祀無不舉；「以洽百禮」者，言百神之祀無不舉。而皆歸功於豐年之報，自不得泥「祖妣」之文，專主廟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群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群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即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即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箠，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蒸嘗，家

於是乎嘗祀。」夫「龍箠」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衆」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烝」，豈亦謂四時之外，別有嘗烝歟？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此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釋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陸用《集注》本，與正義不同。或據《說文》「秭」下「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許書多用毛氏，則此傳當從陸本。然《心部》「十萬曰億」與《楚茨》傳「萬萬曰億」不同，則說「秭」亦未必同毛氏。以《楚茨》傳用今數例之，此傳亦必用今數，自以孔本作「數億至億曰秭」爲合。甄鸞《五經算術》曰：「毛氏「數萬至萬曰億」，舉中數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則

有可疑。蓋《黃帝數術》中數交之上，萬萬京曰咳，萬萬咳曰秭。此應云數咳至萬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段注《說文》曰：「十等之說，起於漢末，取《周頌》云「秭」、《國語》云「經咳」者演之。三等之說，取鄭云今數古數者演之。許、鄭所不言，未可盡信。」承珙案：秭數，諸書不同。《一切經音義》引《算經》：「黃帝十等：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與甄氏所引「秭」「壤」二字互倒。《廣韻》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御覽》引《風俗通》又云：「十垓謂之秭。」《廣韻》又云：「秭，千億也。」郭注《爾雅》又云：「十億爲秭。」是秭數本無定論。但毛在先秦，必有所受，以經文「萬億及秭」數本層累而下，故以萬萬爲億、億億爲秭。正義曰：「毛以「億」云「及秭」，「萬」下

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不可再言「及」耳。」此疏於經文傳意體會最精。

《內則》注云：「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正義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從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徧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云：「十萬曰億。」段注《說文》云：「數億至萬曰秭，亦不爲不多矣，不必從毛之數億至億也。」承珙案：詩主詠歌，不同紀事。此詩

欲極言黍稷之多，由萬而億，由億而秭，皆形容之辭。故雖數有二等，當取其多者言之，並非實計年之所入與廩之所藏，無容疑於數之寥闊也。

有 瞽

《序》云：「《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以「始作樂」爲始作《大武》之樂，以箋「合諸樂」謂合諸樂器，不合諸異代之樂。《稽古編》駁之，謂：「『始作樂』是始作《大武》，『合乎祖』是以《大武》與諸樂合奏之。諸樂兼六代之樂，不止周樂。」承珙案：經云「在周之庭」，傳云「縣鼓，周鼓」，正以見其皆爲周樂，不必合諸異代。況功成作樂，未必止《大武》一樂。箋云「大合諸樂」，與《獨斷》云「始作樂，合諸樂而奏

之」語同。《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云某事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即合此諸樂也。《虞東學詩》曰：「《禮經》多合樂之文，合樂必有詩，而今無別見者，或始作樂時，歌此以合乎祖，後亦移而他用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正義申毛云：「應既是小，田宜爲大。」其申鄭則云：「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故知『田』當爲『鞀』，是應鞀之屬。」承珙案：經文「應田縣鼓」承上「業虞崇牙」言之，謂業虞之所縣者，爲應田二鼓。故傳以「應」爲「小鞀」，「田」爲「大鼓」，而總之曰「縣鼓，周鼓」。

謂此二鼓皆縣者，乃周家之制。其下云：

「鞀，鞀下「鞀」字近本作「小」，從宋本改。鼓也。」此

別其不縣者也。箋云：「有視瞭者相瞽，又

設縣鼓。」繼之云：「田當作「棟」。棟，小

鼓，在大鼓旁。」似以「縣鼓」與應棟別言，其

下箋又云：「既備者，縣也，棟也，皆畢已

也。」故《禮器》疏以「縣鼓」爲大鼓，「應鼓」爲

小鼓。後儒說此詩者，亦以「應田」小鼓、「縣

鼓」大鼓爲說。夫使大鼓而別之爲縣，則似

小鼓不縣矣。《大雅·縣》箋云凡大鼓之側

有應鞀、朔鞀。《大射儀》「建鼓之旁有應鞀、

朔鞀」，而其上文云「樂人宿縣」，則大小鼓必

皆在縣。若此詩專謂縣鼓爲大鼓，以別於應

棟，則承上「業虞」之文，不當以小鼓之不縣

者廁其間。若統言所縣之鼓，又不當偏舉二

小鼓以該縣。故應從毛傳以應小、田大皆爲

縣鼓者，於文義尤愜也。陳免案：此說未具明晰，

辨見《商頌》。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

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

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

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

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或謂鎬京去岐

三百餘里，近京爲潛，何必遠繫於岐周之水。

因疑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蒐于岐

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乃是就地取魚，故經

表以漆、沮。承珙案：周公制《禮》，合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則祭時備物，四海九州

之美皆具，何必以漆、沮非近京爲疑？況岐

周爲興王之地，取其所有而薦之，示不忘本，

亦思其所嗜之意。此彭執中說。經言「漆沮」，

傳言岐周，皆指其實，非以鎬、岐相近，繫而

言之也。

「潛有多魚」，傳：「潛，慘也。」《釋文》云：「慘，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慘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旁「參」，音霜甚反。」正義曰：《釋器》云：「慘，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人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校勘記》謂「慘」字乃郭璞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是，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珙案：「慘」謂之「涔」，《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

況漆、沮大川，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涔」爲「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爾雅》既與「戩」、「罾」、「罾」並列，則「慘」自是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積柴」之訓，義本李、孫，非郭所改。《釋文》又云：慘，《字林》作「霖」。《說文》：「霖，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此又呂忱、孫炎所本。然則「霖」爲正字，「慘」爲借字。即舊《詩》傳作「慘」，亦以聲近，故借。投米養魚之說，恐是望文生義耳。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毛詩細義》曰：「正義以「鱣」「鮪」已釋於《衛風》，故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鰕鯉」，故以「大鯉」

① 「以」字原無，據《經解》本《毛詩細義》補。

別之。《爾雅·釋魚》云：「鱣，鯉。」舍人注：「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水。」酈注云：「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承珙案：「鮪」疑當作「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酈注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莫春來游。」「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鯉」，「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承珙案：箋以「鱣」爲大鯉，不過謂鯉類之稍大者。其小者自名「鯉」，不得名「鱣」，非如鮪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又

可通稱「鮪」也。然此二魚，《詩》凡三見，《碩人》《四月》《潛》。皆以「鱣鮪」連言，自是種類相近，故郭璞以「鮪」爲鱣屬。但陸璣、郭璞皆以鱣爲身形似龍，大者長二三丈，重千餘觔；鮪似鱣而小，亦長七八尺。此則誤以爲今之鰻黃魚，非施眾積柴之所能取，其非《詩》所詠之鱣鮪可知矣。正義引陸璣《疏》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水經注》：「漢水東經鱣湍。耆舊言有鱣魚奮鬣，望濤直上，至此暴腮，因以名湍。」據此，是鱣鮪本出於河，至河魚大上之時，乃逆流而至漆、沮，故周人取以薦新。然則其至有時，《潛》「慘」之不得爲投米以養，尤可知矣。

鮪

《序》云：「《鮪》，帝大祖也。」箋云：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承珙案：禘祫之說，先儒聚訟。有據《國語》歲貢終王，以祫爲歲祭，禘爲三年喪終之祭者，劉歆、見《漢書》。徐禪、袁準、虞喜皆見《通典》也。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謂之祫，三年一大祭者，賈逵、劉歆、鄭衆、馬融、王肅、杜預見《通典》及《王制》正義也。有謂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者，臧熹見《宋書》本傳也。有謂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者，張純見《後漢書》本傳也。有謂禘及毀廟，祫惟存廟者，王肅見《通典》也。有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而禘異於祫，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解詁》也。有謂五年再殷，凡六月中分，每三十月殷，而禘在祫前，三年而禘，五年而祫者，徐邈、《通典》。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祫並三年者，徐

彥《公羊疏》也。有謂禘祫奇偶，間歲一祭者，高堂隆《通典》也。有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者，孔穎達《周頌疏》也。有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者，張純本傳也。有謂禘以夏，祫以秋者，崔靈恩《通典》也。有謂禘以五月，祫以六月者，杜佑《通典》也。今一以經文爲斷：《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周官經》雖無「禘」「祫」之名，然《中庸》以禘嘗爲宗廟之禮，《明堂位》言魯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下云「天子之祭」，可知天子自有宗廟之禘，與《祭法》禘黃帝禘嚳爲祭天圜丘、《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者，不同。故鄭氏有「三禘」之說。若祫，則《曾子問》：「祫祭於祖。」《公羊傳》：

「大事者，大禘也。」則禘祫確爲二祭，不得爲一祭二名，又不得謂《左傳》無祫文，但當有禘而無祫矣。《曾子問》：孔子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若禘，則禘於大廟，唯有毀廟之主。《通典》引逸《禮》及《韓詩內傳》皆云然。若禘於文、武，似當兼及親廟。鄭君《魯禮禘祫志》推周法，謂禘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然《玄鳥》箋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夫曰「禘於群廟」，則必指親廟言之，此禘即爲五年再禘之張本。若明年之禘既及群廟，而後五年之禘又祇有毀廟之主而

不及親廟，無此禮矣。竊意禘於大廟，唯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大祖；禘於文、武則文以下穆主，武以下昭主，無論已遷未遷，皆各祭於文、武之廟。此《曾子問》所以但言「祫祭迎四廟之主」，《公羊傳》但言「大祫則毀廟、未毀廟皆升合食」也。《左傳》言「禘於武公」、「禘於襄公」之類，專祭一公，固爲非禮，然亦必仿周人有分禘文、武之法，《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即周人禘文、武之明証。故於禘大廟之外，別禘群公。且禘襄公在昭二十五年，襄乃禰廟。若禘，本毀廟之祭，而無故於親廟行之，魯雖僭禮，亦必不爲此創制。據此可見禘於大祖，祇及毀廟；禘於文、武，兼及群廟。不得謂祫止及毀廟，禘總陳昭穆。又不得謂禘及毀廟，祫唯存廟矣。若禘祫之年，以《閟宮》毛傳核之：《閟宮》云「秋而載嘗」，傳云：「諸侯夏禘則不

杓，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正義曰：「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爲禘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據此知諸侯以禘禘廢一時祭，則必非每歲爲之。天子雖不廢時祭，亦必有當禘、當禘之年。《禮緯》、《春秋說》皆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鄭云百王通義。《說文·示部》：「禘」「禘」下又引《周禮》：「五歲一禘，三歲一禘。」張純又有「法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之說。此皆證據明確。則凡謂禘禘並三年，又或謂祇有三年之禘者，皆不足信矣。且禘夏禘秋，毛傳明白如是。而《離序》正義謂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誤矣。且據此，知諸侯之禘亦必及親廟。若祇及毀廟，則因禘而廢親廟一時之祭，有是理乎？《序》於《離》云「禘大祖也」，於《長發》云「大禘也」。鄭箋謂《離》之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謂《長發》

大禘爲郊祭天，引《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觀《序》一止曰「禘大祖」，一則曰「大禘」，二詩之「禘」自當不同。《春秋》言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公羊》言合食惟大禘，《曾子問》言無虛主，惟禘祭。《通典》引《逸禮》：「禘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惟立二尸。」是禘兼存廟，禘於大祖惟毀廟。則鄭氏禘大禘小之說爲近。《長發》言「帝立子生商」，則鄭氏南郊祭感帝之說亦合。毛於《離》之「禘」無明文，但《序》言「禘大祖」，當指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唐神龍元年張齊賢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大祖。大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又云：「伏尋《禮經》始祖即大祖，大祖之外更無始祖。」

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及鄭注《詩序》云大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大祖，自非禘祭群主合食之「大祖」耳。」承珙案：《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韋玄成傳》：「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亦引《詩》「有來雍雍」云云。劉、韋蓋皆出《魯詩》。劉向雖以爲武王之詩，然曰「事其先祖」，則非祭文王可知。《韋玄成傳》又謂「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

命而王」云云。故鄭以文王爲大祖。又其《禘祫志》言：「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此箋以大祖爲文王，即謂禘於文王之廟。但其所推《周禮》禘祫，自可逆探後世言之。若《周頌》作於成王、周公之時，文、武皆在親廟，其下並無昭穆，安所用毀廟合食之禘？《通典》引《韓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若係此篇之傳，則韓義亦必不以爲禘文王。惟以《序》之「大祖」爲后稷，則經中「皇考」即斥后稷。《祭法》五廟皆曰考，始祖即曰祖考，故后稷可稱皇考。《通典》引逸《禮》：「禘於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則綏予。」「孝子」即爲成王，對后稷之稱亦可。「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似指毀廟諸祖而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孟子》引《書》曰：「丕承哉，武王烈。」《洛誥》曰：「烈考武王。」《列女傳》：「大妣號曰文母。」《大雅》「文定厥祥」傳云：「言大妣之有文德也。」故此箋云：「文德之母。」或疑武王不宜先大妣，此則杜鄴所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者。竊意武王有天下時，文母猶在，經意蓋以周家受命而王，得行禘禮，皆由於大祖以下功德積累，足以右助烈考及文母耳。鄭箋謂爲烈考、文母所右，則禘於大祖不及親廟，若禘於文王，不必歸美武王。此當如《長發》祭天南郊以其祖配，不及相土與湯，而經言之者，美其爲天所命，得以郊天配祖之由耳。

武

《序》云：「《武》，奏《大武》也。」箋云：

「《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案：此箋言周公所作即此《武》詩。又言所爲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此《序》言「奏」，明是既歌此詩，即爲此舞。但《維清》箋言《象舞》武王所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爲舞，周公乃爲歌詩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爲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云「耆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歟？何氏《古義》據：「《呂覽》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令周公爲作《大武》。《墨子》亦云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象武》即《大武》。《周禮》言舞《大武》。意者《大武》之舞

已作于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周公乃始成之。」此說近是。

《酌序》言：「告成大武也。」彼箋云：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正義述之，以：「《洛誥》爲攝政七年之事，而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而《武序》下疏又云：「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兩疏已自違異。又云：「周公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此與《維清序》疏同誤。兩《序》皆言「奏」，奏者進也，明用此舞，即歌此詩。如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象舞》、《武舞》別有樂章，顧何以告成《大武》有詩，述奏《大武》有詩，而《大武》爲一代

盛樂，其本詩反無一語見於《三百篇》乎？且《左傳》疏既據《國語》以《武》詩爲周公作矣，而此又云詩人述事作歌，何也？總之，告成《大武》，當是周公既作《武》樂，別爲詩以告廟，故不言「奏」。此則歌詩以爲舞節，故言「奏」。但告成當在先，奏之當在後，今不然者，自是簡編有錯亂耳。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

「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稽古編》曰：「《左傳》云「耆，昧也」者，乃隨武子之言，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其楚子引「耆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並不訓「耆，昧」，疏誤合一文爲一。」承珙案：杜注《左傳》於

「耆，昧也」下云：「耆，致也，致討於昧。」於「耆定爾功」下亦云：「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此即用王肅義也。疏兼采二義，故誤。然既曰「勝殷遏劉」矣，似不必復言「致討」。傳云：「耆，致也」者，「致」與「至」同，謂至此而後定女之此功，與鄭引「須暇五年」意同。箋申傳，非易傳也。

《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氏《通義》曰：「朱子謂《春秋傳》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賁》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嚴華谷因其說，謂《酌》與《般》亦《大武》篇內之一章。以愚考之，其說誤也。《周頌》簡嚴，故篇止一章，無有疊章者。《左傳》既以「耆定爾功」爲《大武》卒章，則此句之下不應更有《武》詩。而下之「其

三」、「其六」斷皆以篇言，而非以章言矣。《傳》意蓋謂《武》爲武王之樂，《桓》與《賁》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雖當時篇次已不可考，然《桓》、《賁》四篇必無屬《武》樂分章之理。」承珙案：《左傳》首言武王克商作《頌》，然後曰「又作《武》」云云，蓋謂《時邁》及《武》、《賁》、《桓》諸詩皆頌武王克商之事。《傳》文於《時邁》言「作《頌》」，所以包下《武》、《賁》、《桓》三篇。而於《武》則舉篇名，於《賁》、《桓》則舉篇次，此不過行文錯舉互見耳。然於《時邁》汎言「作頌」，固已別於《武》樂。其上文隨武子引《酌》曰，又引《武》曰，亦可見《酌》及《時邁》必非《武》樂中之詩篇矣。嚴華谷以《酌》爲《大武》篇內之一章，何黃如并以《時邁》亦爲《大武》之一章，皆臆說也。至篇次不同，杜注謂「楚樂歌次第」，亦未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

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即如《左》正義引沈氏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賁》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在二十九，《賁》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輓論，難與精悉者也。

毛詩後箋卷二十七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

涇 胡承珙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

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群臣共謀，《敬之》則群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承珙案：《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彼疏云：「《烈文》勅戒諸侯，以賞罰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詞，故知是致政後年之事。」然則《閔予小子序》變「成王」言「嗣王」，又但云朝於廟，其爲免喪後始朝於廟，可知。箋云「將始即政」者，成王居武王之喪，自遵亮陰不言之制。既除喪，則雖年在幼冲，亦當躬親庶政。所謂周公誕保七年

者，不過伐叛營洛，及制作禮樂數大事耳。總之，武王崩後，周公攝政，非攝位。則免喪朝廟者，實爲嗣王，以及訪謀進戒，何莫非一時之事？正義以毛無避居之事，遂謂武王崩，周公即已攝政，故用王肅述毛，以此及《小毖》四篇俱爲攝政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今玩《小毖》傳以「莽蜂」爲「瘳曳」，以「集蓼」爲「辛苦」，雖似指管、蔡之事而言，然安知非三監方叛，《大誥》東征時所作？何必定爲太平以後追述之詞？至前三篇傳，更未見必爲周公致政後事，則毛義當與鄭同。王肅所述，未必得毛旨。曾氏釗曰：「《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謂成王攝政，周公未得朝廟邪？」承珙又案：《漢書》匡衡曰：「『營營在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惇惇余在疚」。《章句》曰：凡人喪曰疚」。《獨斷》云：「《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之所歌也。」此并與鄭箋大同。可見三家皆以此詩爲喪畢。毛以「閔」「疚」皆訓「病」，正當爲免喪後之辭。疏述箋意，又謂是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亦未必然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各本「言」作「信」，從《校勘記》訂。正義：「於乎皇王」箋云「歎文王、武王也」，解之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承珙案：箋以經言皇考皇祖並指

成王思念文、武；故於「於乎皇王」箋總言「歎文王、武王」。此與《匡衡傳》言「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者義同。疏以「於乎皇考」爲成王思武王，以「念茲皇祖」爲武王念文王，似非箋旨。惟匡衡引《詩》「念我皇祖，陟降廷止」，以「庭」爲「廷」，故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顏注因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疑三家《詩》本作「廷」字，其義因隨字異。然不如傳箋訓「庭」爲「直」，謂文王以直道事天治民者，與《大雅》「文王陟降」及《訪落》「紹庭上下」義皆融貫也。

訪落

「率時昭考」，傳：「時，是。率，循。」箋云：「群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正義曰：「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

考」一句爲群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爲君謀也。」蘇《傳》以此詩皆爲成王之言，李迂仲謂當從其說。承珙案：自《閔予小子》以下三篇，皆有「維予小子」語。毛於前二篇無傳，惟《敬之》「維予小子」傳云：「嗣王也。」毛意蓋以上二篇皆爲成王之詞，則所稱「小子」自係嗣王。《敬之》前六句皆群臣進戒之詞，忽接以「維予小子」，嫌於群臣自稱，故特爲發傳，其精析如此。若「訪予落止」爲王言，「率時昭考」爲臣言，兩句之中一問一答，則傳家不應混同無別，僅以「訪，謀，落，始，時，是，率，循」平平訓詁而已。孔疏即以鄭說述毛，恐非毛旨。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女各本「女」作「艾」，

從岳本訂正。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正義引：「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易傳者，以謀於群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承珙案：謀訪群臣，自爲謙詞未爲不可。但既云才不能繼道，將分散，下又云未堪家多難，文義重複。竊謂傳意當云女群臣將予就近先王，繼其道之分散者而收斂之，維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耳。道，即鄭箋所謂「典法」。分散者，猶上篇「遭家不造」，言家道未成，是將分散矣。此當用箋申傳，王肅之說非是。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群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群臣之職以次序者。」正義曰：「武王所繼者文王，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

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承珙案：《集傳》於「陟降庭止」既用《漢書》顏注「鬼神上下臨其朝廷」之語，遂不得不以此「紹庭」之「庭」亦爲朝廷。但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語意複沓，且不可謂繼鬼神之上下陟降。故輔氏以爲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指外事，「陟降」指內事。則又與《閔予小子》篇之「陟降」不同矣。且經云「紹庭上下」，而改爲紹其上下於庭，可乎？故必如箋說，則《閔予小子》謂文王之直道上治下，《訪落》謂武王紹文王之直道以上下其臣，《敬之》謂天之上下其事，三「陟降」皆同義，於經文亦不相戾也。

敬之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箋云：「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釋

文》：「易，鄭音亦，王以歧反。」正義仍用鄭述毛，以「易」爲「變易」之「易」。承珙案：《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傳》：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據此，皆以詩「不易」爲「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云：「『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士，事也。」箋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承珙案：此箋「天上下其事」三句釋經「陟降厥士」，末句釋經「日監在茲」。「轉運日月」指天之事，於經

中「日」字無涉。「日月瞻視」當作「日日瞻視」，與匡衡云「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義同。各本俱作「日月瞻視」，涉上箋「日月」字誤。《校勘記》因宋本正義有「日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語，疑正義所見本作「日日」。然其述毛仍作「日月視人」。其釋箋又云：「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是正義所據箋本已作「日月瞻視」，其誤久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云：「緝熙，光明也。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承珙案：傳訓「光」爲「廣」者，古字「光」「廣」聲同義通，說已見前。《文王》及《昊天有成命》篇。《皇矣》「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此「廣」與「大」義相成。毛以「緝熙」之「熙」已有「廣」義，則經文於「緝熙」下綴以「光明」，不當但爲「明」義，故必以

「廣」訓「光」，謂學有其明既廣而更廣其明者，乃明益求明之意。箋謂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不獨文義迂曲，且任賢意在下一句，此但言其學日月積漸，庶明而益明耳。《淮南子·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引《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潛夫論·讚學》篇：「《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中論》云：「學者，所以總群道也。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皆以「緝熙光明」屬「學」言。疏用箋義述毛，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未必得傳意也。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正義

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李氏《紉義》曰：「《說文》：『𡗗，大也。從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爲「𡗗」。而《廣韻》云：

「𡗗，大貌。」「𡗗」即「佛𡗗」，是「佛」亦本訓「大」也。曾氏釗《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𡗗」，矯人之非以合宜爲「𡗗」，其字皆从弗。𡗗，从大，从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毛音符弗反，失之。」承珙案：傳以「佛」爲「弗」借，是專取「大」義。鄭讀若「弼」，則由聲得義。《說文》：「弼，輔也。」重文作「𡗗」。《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輔拂之士」。《曲

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是作「拂」作「佛」，皆「芻」之借。毛、鄭取義自各不同。至疏述傳，謂「大」是相克勝之道，語殊費解。「克」即「任」也。傳意當云大矣，是予之所任者，尚賴群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耳。《書·大誥》：「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下文責「邦君多士綏予」云云，義與此略同。箋直言「輔弼是任」，則二句一貫，然實與傳意別也。

小 毖

《序》云：「《小毖》，嗣王求助也。」正義曰：「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

意，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承珙案：疏意以居東即東征，《鴟鵂》、《金縢》皆管、蔡既誅後事，實皆本王肅之言，於毛傳並無可據，辨已見《幽風》。若此箋謂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其實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乃似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即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天降割于我家」，曰「有大艱于西土」，即「多艱」、「集蓼」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即《序》「求助」之謂也。大抵武王崩，群叔即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始知流言所起。《鴟鵂》貽王，風雷示警，時已免喪即政，然後悟而迎周公，命師伐叛。《小毖》之作似正值東征之時，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

「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慎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即位，因嘗麥而語群臣求助，作《嘗麥解》。」其曰「求助」，與此《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為免喪即政時事。毛意未必如鄭，以此為歸政後之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承琪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文，遂臆增經字也。

「莫予葑蜂，自求辛螫」，傳：「葑蜂，羶曳也。」箋云：「群臣小人無敢我羶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

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正義曰：「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①群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葑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汪氏《異義》曰：「《序》以此篇為嗣王求助王孫之解，是也。如箋說，則是勅戒之詞，非求助矣。」承琪案：《大雅》「葑云不逮」傳：「葑，使也。」此用《爾雅·釋詁》之「拊，使也」。郭注謂「使令」。此傳全用《釋訓》。彼作「粵，掣曳也」。郭注謂「牽挽」。依《說文》，字當作「𢇛，義皆訓「使」。蓋《頌》之「葑蜂」與《雅》之「葑」同義。羶曳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王肅以「葑蜂」為藩援，似讀「葑」為「屏」。《周書·嘗麥解》有「屏助予一人」語，

①「毓」，原作「疏」，據廣雅本改。

似爲肅所本。孫炎注《雅》謂「相掣曳入於惡」，乃用箋說。孫毓謂扶助爲善，則與箋相反。今案：嗣王創艾求助，而先怵群臣以毋相掣曳爲惡，固非自怨自道。即謂無人扶助爲善，亦非責己恕人之義。竊意「莫予」與「自求」文相呼應。莫者，無也。言往日之事無有掣曳使我爲之者，乃我自求辛螫之害耳。《潛夫論·慎微》篇云：「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併」與「拼」同。螫，「蠱」字之誤。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此引《詩》正謂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解經較箋爲勝。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

題肩也；或曰「鴟」，皆惡聲之鳥。」正義曰：

「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鴟不類。鴟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鷽鷽，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諸儒皆以「鷽」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此疏殊誤。箋本以「鷽」即桃蟲，「題肩」乃鷽所爲之大鳥。疏乃云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鷽鳥，又云鷽與題肩不類，失箋旨矣。今箋以「鷽」與「題肩」及「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云「鷽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承珙案：桃蟲飛鳥，不過小患大變之喻，猶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耳。即有所指，亦當謂殷遺可慮。若管、蔡之誅，周公雖以大義滅親，事非得已。故《詩》中爲親者諱，如《鴟鴞》但云「既取我子」，《東山》但云

「我心西悲」，至《常棣》尤惓惓以「莫如兄弟」爲言。箋謂流言之罪，恨不早誅，似非詩人之意。王肅述毛，言患難宜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者，是也。《爾雅》：「桃蟲，鷦。」《說文》謂之「鷦鷯」。一單評之，一彙評之耳。「鷦鷯」即《莊子》之「鷦鷯」，其爲小鳥甚明。箋云「鷦鷯」之所爲鳥，題肩，正申傳「始小終大」。「爲」者，化也。鄭注《大射儀》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也。」《月令》注：「題肩，或名曰鷹。」下有「仲春化爲鷦」語。箋意蓋以此桃蟲飛鳥亦鷦鷯變化之類。《玉篇》「鷦」下云：「鷦鷯，應仲春化爲鷦。」《廣雅》：「鷦鷯，鷦也。」《列子·天瑞》篇：「鷦之爲鷦，鷦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鷦。」《藝文類聚》引陸璣《疏》云：「隼，鷦也。齊人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然則題肩

實有變化，故箋云鷦爲題肩。或曰以下當從定本，《集注》作「或曰鷦，皆惡鳥」者爲是。詩「爲梟爲鷦」，與「梟」並言，斷爲惡鳥，與《墓門》、《泮水》之「鷦」自別。陸《疏》云：「桃蟲，今鷦鷯，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故俗語鷦鷯生鷦。」是毛傳「始小終大」之說，至陸時猶有實驗。《易林》云「桃蟲生鷦」，鷦亦鷦鷯之屬。其言皆與傳箋合。劉肅《大唐新語》云：「崔希高轉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卵。五色，如雞子，數日殼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人到今號爲兵曹鳥。」此亦可見物類之變，自有此種。焦贛、陸璣必非臆說也。

毛氏《詩札》曰：「《臣工》、《小毖》詩皆不用「義」、「盡」、「處」爲韻，如《臣工》「茹」與「畚」合，「帝」與「艾」合，《小毖》「蜂」與「蟲」

合，「鳥」與「蓼」合。漢《鏡歌·樂府曲》與《鳥生八九子》、《相和歌辭》等用韻比視此。」

載 芟

《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稽古編》曰：「此疏既引《祭法》，以此「社」是泰社，《祭法》疏又云：「泰社在庫門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藉田中，王所自祭以共齊盛。今從其說。《詩·頌》「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言爲民祈祭，當主泰社爲是。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藉田終畝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稱也。則藉田與祈社當各爲一事，而「社」爲泰社無疑矣。至崔氏之說，據《穀梁傳》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則云在藉田者，非無本矣。

但蘇氏用以釋此詩《序》，則未必然耳。」承琪案：《穀梁傳》並無「天子親耕，故自立社」之文。惟唐神龍初，祝欽明奏云：「先儒以爲王社在藉田中，乃改先農壇爲帝社。」陳氏《禮書》謂此於經無見，特附會《詩序》而爲之說。至《國語》云「司空除壇於藉曰除」，則似臨時之事。若王自立社，則當有常設壇壝，不得言「除」矣。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段注《說文》「厭」下云：「《湛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引《韓詩》作「悛悛」。按：「悛」見《左傳·祈招》之詩。「悛」即「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詩》「有厭其傑，厭厭其苗」，亦「厭」之假借。《廣韻》：「稭稻，苗美也。」用《載芟》傳也。」承琪案：《說文》：

「獸，飽也。」今字作「厭」。「獸」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先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衆苗齊足，故曰「厭厭」。《管子·五行》篇「苗足本」。然則《詩》「厭」字即從厭足義亦得，不必改爲「慝」也。

「縣縣其庶」，傳：「庶，芸也。」正義曰：《釋訓》云：「縣縣，庶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縣縣然不絕也。」承珙案：《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衆貌。」王肅似用韓義，然不如孫炎「詳密」之解爲當。蓋苗已長齊，其芸恐致傷苗，自以「詳密」爲要。若謂衆芸不絕，此指上文「千耦其耘」則可；以解此文，失詩人體物措辭之妙。疏引郭注「芸，不息也」，似用王義。今本郭注言「芸，耨精」，則又同孫說。豈郭注亦有兩本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傳：「且，此也。」箋云：「匪，非也。心非云且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正義曰：「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王氏《釋詞》曰：「『且』字亦作『徂』，《書·柴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讀爲『且』。且，今也。言今茲淮夷、徐戎並興也。某氏傳以『徂』爲『往征』。往征茲淮夷，徐戎並興，斯不詞矣。且經言『徂』，不言『徂征』也。」承珙案：《爾雅》：「徂，往也。」又：「徂，存也。」《出其東門》：「匪我思且」箋云：「猶匪我思存也。」是鄭讀「且」爲「徂存」之「徂」。故《釋文》云：「且，音徂，存者見在之詞。」故「且」爲「此」，亦爲「今」矣。又案：傳以「且」爲「此」，蓋兼聲轉爲訓。古人訓隨聲轉，疑聲

亦隨訓轉。「且」有「此」義，或亦可讀「此」聲，則正與末句「茲」字協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云：

「振，亦古也。」承琪案：郭注《爾雅》引此詩曰：「猶云『久』。」若此，是但約略爲訓耳。今謂「振」本訓「起」。韋注《國語》「振廢淹」云：「振，起也。」《禮運》云：「凡禮之未有著者，可以義起也。」「起」有「始」義。《越語》云：「人事不起，弗爲之始。」《釋詁》「治」「古」同訓爲「故」，「治」當爲「始」。「振起」之義亦近「古始」。此「振古如茲」猶言起于古初已如此矣。毛訓「振」爲「自」，與「起」義合。又《易》「振恒」，《說文》作「摭恒」。《書·酒誥》「庶群自酒」，「自」本或作「嗜」。見《書疏》。疑「振」與「自」古聲亦相轉。箋用《爾雅》，正申傳「自」字之意，故疏云「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也。

良 耜

「耒耜良耜」，傳：「耒耜，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爨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耒耜』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耒耜，耜也。』舍人曰：『耒耜，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承琪案：詩言「以我覃耜」，「有略其耜」，「覃」「略」自皆言耜利。此既言「良耜」，則「耒耜」似非狀耜之詞。傳轉「耒耜」爲「測測」，用今語釋古語，故曰「猶」。《說文》：「耒，治稼耒耜進也。从田儿，从攴。《詩》曰：『耒耜良耜。』」箋云「農人」者，即從田儿之意。「儿」亦「人」也。云農人測測者，謂測測然進治其田，即從攴之意。「攴」訓行遲曳。凡人深者，必以漸而進。《爾雅》：「深，

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𦵏𦵏」、「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貌。疏引舍人、郭璞注，專以「𦵏𦵏」屬「耜」言，失經旨矣。

「其耨斯趙」，傳：「趙，刺也。」正義曰：「其耨斯趙，「趙」是用耨之事，「耨」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承琪案：《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剷除也。」若「趙」是剷除，則下文「耨」字贅矣。竊意「其笠伊糾」，「糾」爲笠之狀，則「其耨斯趙」「趙」亦當爲耨之狀，非言耨之用也。傳訓「趙」爲「刺」者，《淮南·汜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刺」者，鋒利之謂，言其耨鋤鋒利，故可以剷草耳。箋云：「以田器刺地，耨去茶蓼之事。」考《說文》：「耨，拔去田艸也。」段注云：「《衆經音義》作「除田草」，《釋文》、《玉篇》、《五經文字》作「拔田草」，惟《繫傳》舊本作「披」不誤。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承琪

案：今人除草但去其莖葉者，尚有呼毛反之音，則「耨」不必以耨刺地，箋說恐非傳旨。

「以耨茶蓼」，傳：「蓼，水草也。」正義曰：「《釋草》云：「薺，虞蓼。」某氏曰：「薺，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李氏《紉義》曰：「《爾雅》「薺，虞蓼」列於「薺蘇」之下。《說文》「蘇」、「荏」、「葵」、「薺」、「薺」下列「蓼」字，注云：「辛菜薺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薺虞」。自舍人讀《爾雅》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承其誤，注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爲虞蓼，傳應直舉其名，今但云「水草」者，上篇「厭厭其苗，緜緜其庶」傳：「庶，芸也。」《說文》：「耨，除苗間

穢也。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生矣。下言「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草除而禾茂。是此句之「薺」乃除苗間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非穢草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皋河濱之上，不生于苗間，故但以「水草」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草之芳秀亦爲茶，草之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承珙案：傳於「誰謂荼苦，蓼荼如飴」訓「苦菜」，於「有女如荼」訓「英茶」，於「予所捋荼」訓「萑苕」，^①而此「茶」不言者，於言「蓼」見之。「蓼」爲水草，則「茶」爲陸草可知矣。《小毖》：「予又集于蓼」，傳云：「言辛苦也。」明以「蓼」爲辛物。而此不言者，自是泛言水田之草，不指辛菜。故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疏以爲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

「有捋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正

義曰：「《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正也。」承珙案：

「捋」當作「觶」。《說文·角部》作「觶」，云「角貌」，與此箋同。《桑扈》及《絲衣》皆云「兕觥其觶」，《桑扈》箋謂「觶然陳設」。惟《魯頌·泮水》「角弓其觶」傳：「觶，弛貌。」竊意弓弛則形長，此「有捋其角」亦當謂其角之觶然而長。以此推之，知毛公「角尺」之言，必有所據。若如《禮緯》云「角握」，鄭注《王制》「握」謂「長不出膚」，不當言「有捋其角」矣。

「續古之人」，諸家皆以此句無韻。孔氏《詩聲類》云：「「真」「清」音本相近。《三百

① 「於」，原作「以」，據廣雅本改。

篇《審音較精》，故通者較少。然「巧笑倩兮，
 「倩」从青聲，「青」从生聲。美目盼兮，「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確然爲兩部合用。《易·繫辭》以「身」與
 「成」同用。而「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何人
 斯》實有之。《革·彖傳》、《兌·彖傳》以
 「人」與「成」「貞」同用。而「百室盈止，婦子
 甯止」，「續古之人」，《良耜》實有之。「承珙
 案：此篇末句「人」與上文「盈」「甯」隔協，而
 中以「角」「續」爲閒韻，與《生民》末章韻同。
 張氏《詩貫》亦謂「人」叶「盈」「甯」，爲真蒸通
 韻，但不若孔氏之詳諦耳。

絲衣

《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
 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
 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

與祭同日。」正義曰：「繹祭之禮，主爲賓事
 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
 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
 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
 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
 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承珙案：
 繹與賓尸本是一事，但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異
 其名耳。此《詩》箋、疏甚明。《郊特牲》孔子
 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
 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
 堂。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
 事尸禮大。」彼疏云：「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
 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詩·絲衣》
 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
 也。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
 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
 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承珙謂：

此疏引《絲衣》分屬祭神、事尸，但鄭注《禮》謂祭神在室，而《絲衣》並無室中之事，是誤以祊與繹爲二事。不知祊者門內之地。《楚茨》傳：「祊，門內也。」祝祭于祊，乃正祭時孝子不知神之所在，而博求諸遠之義。繹祭，則第於廟門內，西塾爲之，故孔子以庫門內、東方爲失。蓋繹言其事，祊言其地，非有二祭。《家語》云「繹祭于祊」，是也。然此乃天子、諸侯之禮。若卿、大夫之賓尸，自於廟堂之上耳。總之，祊與繹是一祭，繹與賓尸是一事。《爾雅》：「繹，又祭也。」《穀梁傳》：「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儀禮·有司徹》承《少牢饋食》之文，簪事既畢，師埽堂鉶俎，迎尸而賓之。其升降辭讓，近於賓禮，而稱之爲尸，猶有以神事之之意。其云「若不賓尸」，不過其禮稍殺，非謂但有事神而無賓尸也。故詩《序》云「繹賓尸」，此

天子之禮，專言之當曰「繹」，通稱亦可連言「賓尸」。全詩祇爲一事。若如《郊特牲》疏以上五句爲事神，下四句爲接尸，則安見牛羊肅鼎禮之簡、兕觥旨酒禮之大邪？至《鳧鷖》，乃專言賓尸既獻後，行旅酬無筭爵爲燕禮，故每章皆曰「公尸燕飲」，且似述事爲歌，故列於《雅》。此詩雖統言繹祭始終之事，然自於賓尸時歌之，故當列於《頌》耳。

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郇，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

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引舊說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零〕同〔靈〕。星之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毛公分序篇端，存而不削，自必意與之同。至鄭箋乃注宗廟繹祭，

孔疏遂謂高子別論他事，云祭靈星以人爲尸，後人引之以證宗廟之尸，此繆說也。宗廟有尸，誰人不知，何用假靈星以明之乎？又《絲衣》次《載芟》、《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

「絲衣其紃，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紃，繫鮮貌。俅俅，恭順貌。」《說文》：「紃，白鮮衣貌。《詩》曰：『素衣其紃。』」段注云：「『絲衣』乃篇名，『素』恐譌字。」承珙案：《釋文》：「俅，《說文》作『綖』。」此語亦有譌脫。《說文》「綖」下不引此詩，「俅」下引《詩》「載弁俅俅」，無緣復有作「綖」之文。陸氏殆引他字書，誤爲《說文》歟？傳云「俅俅，恭順貌」者，《爾雅·釋

言：「俵，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俵俵」。《釋訓》又云：「俵俵，服也。」郭注謂「戴弁服」。夫「俵」之訓「戴」，是謂戴弁之容。若「俵俵」訓「服」，仍謂弁服，則弁服乃絲衣，非「俵俵」之謂矣。竊疑「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傳所謂「恭順貌」也。傳以「絲衣」爲「祭服」，「俵俵」爲「恭順」，箋申之以「爵弁而祭於王，爲士服。繹禮輕，故使士」，與經文首言祭者之服，繼言祭時之事，次第相應。若劉向《五經通義》以「絲衣」爲靈星公尸所服之衣，則下文「自堂徂基」云云，文義不相承接矣。

「鼐鼎及鼐」，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承珙案：傳雖不純用《爾雅》，然義與之同，故箋即用「圓弁上」句申之。《說文》：「鼐，鼎之圓掩上者。」《手部》：「掩，斂也。小上曰掩。」是《爾雅》「弁」當作「掩」。傳但

云「小」者，渾言之，《爾雅》析言之耳。《說文》：「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此自是傳《魯詩》者之說，許意存爲別解。或據《說苑》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因謂《魯詩》者，劉向家學，故說鼐小鼐大。考《韓詩外傳》三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小大」指羊牛言，正與毛傳合。《說苑》即用《外傳》，不得援爲魯說「鼐，小鼎」之證也。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謹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不虞，各本作『吳』，從盧校改。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各本兩『吳』字作『吳』，亦從盧校。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

胡化反。」承珙案：據此，是正義本作「娛」，《釋文》本作「虞」。《史記·孝武本紀》引《詩》作「不虞不驚」，索隱引毛傳：「吳，譁也。」姚氏引何承天云：「此「虞」當爲「吳」，音洪霸反。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或者本文借此「虞」爲「歡娛」字也。」《封禪書》引《詩》又作「不吳」，是古「虞」、「娛」、「吳」三字本通用。《說文》：「吳，大言也。」徐鍇以爲从口、从矢，寫《詩》者改「吳」作「吳」，何承天之說爲謬。不知「吳」字，古文作「𠂔」，从口，从大，何說本此，非謬也。《漢書·郊祀志》引正作「不吳不敖」，或當時亦有此本耳。然《毛詩》本文自當依定本作「吳」，「虞」「娛」皆「吳」之假借。「吳」則「吳」之古文，其訓則當爲「大言」。「譁」即「大言」也。又「吳」與「華」本一聲之轉。《後漢書·戴就傳》「燒鋸斧」李注：「鋸，从吳。」

《詩》云：「不吳不敖。」然《一切經音義》：卷十一「鋸，此古文奇字「鏹」。」可見「吳」作「華」音，不必作「吳」音「話」也。

酌

《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曰：「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爲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爲同，非經「養」也。」承珙案：養，即經中「養」字。傳訓「養」爲「取」，《序》「養天下」即取天下。《大武》之功，在於取天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酌時之宜，所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而萬民不悅，則勿取，

文王是也。取之而萬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爲能酌文王之道，即此意也。稱「先祖」者，據成王作《頌》時言之耳。《春秋繁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鈞樂》以奉天。」此「鈞」即「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盛者，以周之武功爲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足證此《序》言「告成《大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

昧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承琪案：此疏引《左》申毛，不誤。《左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鈞》曰：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是「耆昧」即「攻昧」。傳以「養晦」爲「取昧」，其義自異於箋。乃此疏申箋又云：「《左傳》：「耆昧也。」「《皇矣》：「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則與《武》詩「耆定爾功」下疏引《左傳》「耆昧也」又異。彼疏因傳訓「耆」爲「致」，而引此申之，言「致討於昧」。然宣十二年《左傳》楚子引《詩》「耆定爾功」，並無「耆昧」之語。辨已見前。此疏申傳、申箋，又兩引「耆昧」，一以爲取昧，一又以爲養昧，幾不知其所從，慎矣。陳碩甫曰：「傳釋「養」爲「取」，此古義也。《禮

記《群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汪氏《異義》曰：「此篇與《武頌》本因作《大武》之樂而思武功。經首言『於鑠王師』，明是美武王用師伐紂。末句正與首句相應，兩『師』字不得為異解。」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

「『龍』之為『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潛研堂答問》云：「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而外，多用雙聲取義，如『泮』為『坡』、『苞』為『本』、『懷』為『和』之類也。或兼取同位相近之聲，如『願』為『每』、『龍』為『和』之類也。」段氏《詩經小學》云：「此及《長發》傳皆以『龍』為『雝』之假借，故曰『和』也。」李氏《紉義》曰：「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龍』得為『和』。」承珙案：傳於《蓼蕭》「為龍」云「寵」，^①既以

「龍」為「寵」之假借，而此及《長發》必改訓為「和」者，自是古說《詩》者相傳如此。毛公師承有自，不敢改移。後漢時已失此故訓矣。《說苑·辨物》篇：「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廣雅·釋魚》本之云：「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據此二條，似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或亦可推毛訓「龍」為「和」之故歟？

桓

《序》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

①「蕭」，原誤作「肅」，今據文意改。

也。」《釋文》云：「《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承珙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爲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爲《序》文見《釋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于安萬邦而保厥士，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首言《頌》之所由作，繼言《頌》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或據《左傳》以《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因并《酌》及《時邁》皆牽人以附會《武樂》六成，而又闕其一，皆臆說也。《荀子·禮論》云「《韶》、《夏》、《濩》、

《武》、《勺》、《桓》、《簡》、《象》」，蓋言此九者皆樂名。以《勺》、《桓》與《武》並稱，則必非統於《武樂》明矣。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傳：「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正義曰：「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承珙案：《大雅·文王》「於昭于天」，彼箋以爲文王之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以爲王，使君天下。此篇文與之同，不必異解。毛雖訓「皇」爲「美」，而「思皇多士」則以「皇」爲「天」。此詩即謂周道昭見于天，故天以周代殷。用此申毛亦可，不必如王肅以「皇」爲「美」也。

顧氏《詩本音》謂首三句無韻，下文「王」

「方」爲韻，「天」「閒」爲韻。江慎修則謂全章無韻，「閒」與「天」古音不相協。張氏《詩貫》謂起二句提起二韻，如《有瞽》之例；下「天命匪懈」四句以「王」「方」爲韻，承上「邦」字，江陽通韻；末三句以「天」與「閒」韻，承上「年」字。承珙案：「天」與「閒」固不同部，然音自相近。戚氏《證讀》曰：「此當如《釋名》『豫司，充以舌腹言之。天，顯也』，與「閒」叶。」

賚

《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李氏《紬義》曰：「正義引《武成》：『列爵惟五，封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以爲武王大封之事。按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正義曰：《詩·賚

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證「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證「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即「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當亦指《武成》「大賚」。此《序》「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承珙案：今《尚書·武成》篇以散財發粟爲大賚，本是用《史記》、《論語》撮合而成。但《周本紀》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此伐罪、弔民，一時之事，所及當不過商紂畿內，必非大賚四海，亦必不別富「善人」，與此詩「大封」絕不相涉。今《武成》孔傳牽引《論語》「大賚」，其實《論語》正與此《序》相應。《集解》以「善人」爲亂臣十

人，亦與此箋云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合。孔疏引《武成》證此詩之「賚」，李氏謂《論語》之「大賚」非詩「賚」，亦誤也。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

「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下「於繹思」箋又云：「陳繹而思行之。」是鄭以「思」爲「思念」。毛但訓「繹」爲「陳」，而「敷」字不爲傳。《小閔》「敷于下土」傳云：「敷，布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作「鋪時繹思」，「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述毛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徂維求定」，當如范《補傳》云我自今以往，唯知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末乃云此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其猶是陳

文王之德以爲賚歟？蓋大封在文王廟，故始終推本文王言之。毛傳凡「思」皆語辭，此但訓「繹」爲「陳」，不必云陳而思之也。

「於繹思」，箋云：「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正義曰：「於，亦歎辭也。」《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承琪案：《酌》「於鑠王師」箋云：「於，美乎，文王之用師！」《桓》「於昭于天」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皆以「於」爲歎辭。此箋文法同前，當亦以「於」爲歎辭。孔說是，陸音非也。

顧氏《詩本音》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韻者」。承琪案：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每以「命」與「正」韻，《大招》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閒韻。末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

般

《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承珙按：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此所重在告祭天神，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爲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哀對，似當爲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正義不分別二詩之異同，則豈同是武王一時巡守之事，

而分爲二《頌》邪？於義疏矣。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承珙案：《時邁》傳以「喬嶽」爲岱宗，此則以「高山」爲四嶽，是必毛公時古書尚多，確知武王克商後，有巡行至泰山之事，及天下既定，乃舉巡守四嶽之禮。至成王、周公述武王之功，爲此二詩，俱屬武王之頌，故傳文分別若此。至鄭於《時邁序》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義·封禪》引《詩》云：「於皇明」，盧校云：「明」從《詩考》引。周，陟其高山。」言周大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是漢儒於二詩皆有「封禪」之說。《時邁》疏謂封禪之見於經者，惟《大宗伯》：「王太封，則先告后土。」案：「大封」，鄭無注。惟《通典》引袁準《正論》以「大封」爲封禪，或出於賈逵、干寶注。而毛於二詩皆不言封

禪。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即《堯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墀」同。《東門之墀》傳云：「墀，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墀，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但巡守爲天子之禮，非諸侯之所得爲。齊桓公之欲封禪，蓋自以功德無異於三代受命之王。管仲知不可，窮以辭，故設爲「地瑞天祥」不可致之物，所以止其侈心，而不知適以啟後世人君之驕志。秦皇、漢武踵事而增玉檢金泥，爲世大詬。漢儒狃于所聞，未免鄭重言之，似於巡守之外別有此盛典者。《白虎通義》所載，亦三家《詩》說，猶是漢人之見。毛公生於先秦，尚知不侈言封禪，其見卓矣。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傳：「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箋云：「小山及

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正義曰：「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按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爲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按圖耳。但河分爲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按圖祭之，故云「信按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按之。「承珙案：《板》傳云：「猶，圖也。」圖者，謀維之意。此傳於「墮山」謂山之小者，所以別於「喬嶽」，於「翕」訓「合也」，傳意似謂山則分祭，河則合祭。分合之，故信乎宜謀維而後行之。故經以「允猶」之文上承「山」，下包「河」，並見其義。不必如箋訓「猶」爲「山川之圖」，更不當如疏謂「翕河」之文不蒙「允猶」也。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云：

「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李氏《紬義》曰：「《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荊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於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承珙案：《序》疏謂經不言海，不知「敷天之下」，即海在其中矣。但上文山嶽翕河，配祭之義已盡，似不必又訓「對」爲「配」。毛傳「對」多訓「遂」，遂者，進也。謂敷天之下，至于海隅，山川之神皆各聚于是方嶽之下，進而受命焉，是乃我周之命，百神所當受職也。《賚》篇言周命以勅群臣，此篇言周命以臨百神，其義一也。此箋謂周之受命由於祭神，似非經旨。疏曲申之，以爲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尤非也。

《虞東學詩》曰：「嶽，轉音峩。下，音戶。『嶽』、『河』、『下』平上人通。對，轉音敦。命，轉音民。」張氏《詩貫》曰：「『河』字與『下』字本音爲叶。承珙案：皆臆說也。《時邁》『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孔奭軒謂『嶽』『后』同用，『嶽』從『獄』聲，是屋燭爲侯厚之人。則此詩當以『嶽』與『周』韻，古尤、幽、侯三部古音本同人也。『下』則《三百篇》皆讀『戶』，無由與『河』叶。惟末二句似可爲韻。《雨無正》『訊』與『退』、『遂』、『瘁』、『對』，今詩作『聽言則答』。案：當作『對』，說見本篇。『退』爲韻，《三百篇》『命』字皆入震韻，與『訊』同，然則『命』之韻『對』，猶『訊』之韻『對』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八終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

涇 胡承珙

長洲 陳 奂 補

魯 頌

《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李氏《細義》曰：「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爲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於《周》《商》也。非常之禮，所以待

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成王之於周公亦若是焉已矣。以成王爲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可以息矣。」承珙案：魯無冬至圜丘之郊，而有孟春祈穀之郊；無帝嚳配天之祭，而有宗廟殷祭之禘。《明堂位》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閟宮》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正合。《閟宮》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即《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祭統》所謂「大嘗禘」是也。《閟宮》經文言「嘗」，傳並言「禘嘗」，可見。周人於崇德報功之中，亦微寓等差之意，所以並行不悖，未可謂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或疑郊祭不及周公，何以言報？不知此正欲尊周公同於二王之後，爲王者所不臣，故得與杞、宋同郊。如諸侯不敢祖天子，而魯有出王之廟，亦此義也。《春秋》閔以前不書魯

郊，至僖三十一年始書者，自當從《左氏》以魯郊爲常祀不書。所書者，或卜郊不吉及郊牛傷，有故則書耳。禘之書，亦以有故，如致夫人躋僖公之類。非書其不宜郊禘也。至魯之無《風》，自當如《譜》說尊魯，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與賜郊禘同意。而得有《頌》者，《風》、《雅》、《頌》以體而分，本無天子諸侯之別，故王城之詩，謂之《王風》；而《豳風》有《豳雅》、《豳頌》之目，則以其中有體近《風》、《雅》者故也。然則《三百篇》何以別無諸侯之《雅》、《頌》？竊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所得者惟《風》耳。其諸侯朝廟之詩雖或有作，不入輶軒之采，故非太史之所職焉。豈諸侯之臣必不使其言政事之得失，諸侯之祭皆無樂以告神明邪？或又謂諸侯既得作《頌》，《魯頌》之作，季孫何必請命於周？則以《頌》者爲祭祀而作，而《魯頌》惟稱其君之

功。諸侯人臣，而作爲詩歌以頌揚功德，自與商、周之《頌》，故必假天子之命以爲之。然當時雖請命爲《頌》，而其詩仍不列於周太史，故《春秋》列國大夫賦《詩》無及《魯頌》者。《譜》所謂「孔子錄之，同於二王之後」，是也。若嚴華谷疑生前祝願之辭，以疏謂僖公薨後作《頌》者爲非，則《虞東學詩》辨之曰：「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聞如見。即《閟宮》篇「熾昌壽臧」云云，並是追述當年承祭獲福之事，亦因僖公在位日久，有壽考弗祿之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

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榦肥張也。」《釋文》：「駟，古熒反。《說文》作驪，又作駟，同。」今本《說文》：「驪，良馬也。」「駟，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駟駟。」」駟，牧

馬苑也。《詩》曰：「在駟之野。」臧氏《經義雜記》曰：「據《釋文》，駟，《說文》作「駟」，則《說文》當於「駟」下引《詩》「駟駟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駟駟」及「在駟之野」，皆非是。蓋唐人李陽冰等所改。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駟」字下引《詩》「四牡駟駟」，遂并此「四牡駟駟」皆引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駟，勇急捷也。良馬也。」「駟，馬肥壯盛貌。駟，同上，又牡馬苑也。」「駟駟，馬行貌。今作彭。」可證「駟」「駟」同文，「駟」即「彭」之異，與「駟」不同。「駟」與「駟」異字異訓，《釋文》謂「駟」又作「駟」者，誤。」承珙案：《說文》「駟」下本不引《詩》，《釋文》當是「駟」，又作「駟」。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駟」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駟，同」，則陸所見《說文》自作「駟牡馬」，與今本異矣。段注《說文》謂《毛

詩》必亦作「駟駟」，故許偁「駟駟」，而後人譌亂作「駟駟」，則未必然。許所稱《詩》與毛異者甚多。此或三家《詩》作「駟駟」，而「馬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駟駟」爲「腹榦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駟」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駟」之本義。其引《詩》「在駟之野」，則當如段說，宜本作「在同之野」。《詩》言牧馬在同，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同會意。馬在同爲駟，猶草木麗于地爲麓也。但「駟」爲牧苑之通名。《元和郡縣志》又云坰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處。此則後人因《詩》附會耳。

《釋文》：「牡，茂后反。《草木疏》云：駟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曰：「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其答鄴下博士云：「若作放牧之

「牧」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驕也。」臧氏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馬」。《唐石經》作「牧」，改刻作「牡」。《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五十五引作「牧馬」，《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作「牡馬」，則六朝及唐人皆兼具兩本。今考傳箋之文，則知「在垆之野，薄言駟者」二句方及牧事，首句止言馬之良駿，而未及於牧也。《釋文》引《草木疏》云「騶馬也」，則陸璣亦作「牡馬」矣。陸在顏前，其本更爲可據。毛當作「牡馬」爲定也。」《校勘記》曰：「正義云：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榦肥張」。明首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

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爲長。」段氏玉裁曰：「考《周官》馬政特居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騶無驕之說，顏氏說誤。」承珙案：傳云「駟駟，良馬腹榦肥張」者，此但釋經「駟駟」二字。其云「良馬」者，對下三章「戎」、「田」、「騶」言之，以此見「戎」、「田」、「騶」三種亦皆腹榦肥張耳。固非以「良馬」釋經「牡馬」，亦非謂四章皆良馬也。顏說自與傳不合，然謂經當作「牡馬」，不誤。凡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言之。《周禮》言馬，以「一牡乘三牝」言牡之盛，則其牝之盛亦可見。以《有騶》詩證之：首章言乘黃，三章言乘駟，而次章言乘牡，此是以中間包前後，見黃馬、

駟馬之皆牡，亦可知詩人貴牡之意。顏氏所謂《頌》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至《釋文》引陸《疏》「牡，鷺馬」，固非有專疏此詩之明證，然楊雄《太僕箴》云：「僖好牡馬，牧於垆野。」此豈非又在陸璣之前者乎？況《家訓》云：「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牡驥，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劉芳，北魏人，爲《毛詩箋音義證》者，亦作「牡馬」，可知傳箋本固作「牡馬」矣。

「在垆之野」，傳：「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正義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承珙

案：《野有死麕》、《燕燕》、《干旄》傳皆作「郊外曰野」，並無「郊外謂之牧」之文。《叔于田》箋亦云：「郊外曰野。」《說文》「厶」下亦與毛同。是毛所據《爾雅》本無此句，未可據爲此詩「牡馬」當作「牧馬」之證也。

「有騏」，傳：「蒼騏曰騏。」《釋文》：「騏，字又作騏。」正義曰：「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據此，是正義本即《釋文》之「又作」本也。今各本皆作「蒼騏」，惟相臺本作「蒼騏」。段氏《詩經小學》曰：「蒼騏，即蒼騏也。《小戎》傳：「騏，騏文也。」正義作「騏文」，李善《赭白馬賦》注引同。《尸鳩》傳：「騏，騏文也。」《釋文》作「騏文」。《顧命》馬、鄭本作「騏弁」，枚本作「騏弁」。是古通段「騏」爲「騏」。此傳俗本作「蒼騏」，誤。今依正義及岳本。」承珙案：「騏」下从「系」，「騏」旁从「示」，「系」「示」形近易混，故「騏」誤爲

「祺」。若作「騏」，無由誤「祺」。既《小戎》、《尸鳩》傳皆有作「綦文」者，此傳亦當是「蒼綦曰騏」也。

「有騏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騏。黑身白鬣曰雒。」正義曰：「騏、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騏白，駸」。『騏馬黃脊，驥。』則「騏」是色名。說者以騏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騏馬，故爲赤身黑鬣曰騏，即今之騏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而俗本多作「駸」字。《爾雅》「騏白，駸」，謂赤白雜色，駸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承拱案：此傳當本作「赤身白鬣曰駸」，即《爾雅》之「騏白，駸」也。考《爾雅》：「騏白，駸。黃白，驥。」自以「騏」「黃」爲其馬之全體，而有一處白者曰騏白、黃白。其立文與言雜毛者不

同。凡《爾雅》所指一處異色者，脊與鬣爲尤顯。騏白、黃白雖謂指其白處所在，毛公或別有所本，故不純用《爾雅》。大抵「駸」爲騏白馬之專名，引申之爲「斑駸」，爲「駸犖」。《說文》：「駸，馬色不純。」是也。若如疏以「騏白，駸」爲赤白雜，則「黃白，驥」亦爲黃白雜，無以異於彤白雜毛之「駸」、黃白雜毛之「駸」矣。疏又云：「《東山》傳：「騏白曰駸。」若此亦爲駸，不應傳與彼異。」不知毛公博采故訓，不必盡同。如《小戎》傳：「騏，綦文也。」此傳又云：「蒼綦曰騏。」是也。至謂注《爾雅》者不引此詩，則樊、孫等於《詩》文失引者多矣，豈得據以爲準乎？

「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曾氏《異同辨》曰：「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

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邪？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奧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獫狁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遂以鄭爲異毛，失之矣。「承琪案：曾說是也。」

「有驪」，傳：「豪駟曰驪。」正義曰：「驪，《爾雅》無文。《說文》：「駟，駁也。」然則駟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駁皆白，

驪。」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名爲「驪」也。驪則四駁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稽古編》曰：「如疏云云，則傳「豪駟」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承琪案：《釋文》「驪」下云：「豪駟曰驪。」是陸本作「曰」，孔本作「白」也。《爾雅》：「驪馬黃脊，驪。」《說文》則云：「驪，驪馬黃脊，讀若簞。」又別有「驪」字，云：「馬豪駟也。」考《爾雅釋文》云：「驪，《說文》作驪，音簞。」今《爾雅》本亦有作「驪」者，即此可見「驪」爲「驪」之異文，「豪駟」或「驪」之別義。故段注《說文》據《玉篇》、《廣韻》皆於「驪」下並列「馬豪駟」及「驪馬黃脊」二義，知：「許氏原本或「驪」下有「曰豪駟」之文，或「驪」後有重文作「驪」之篆。「驪」之古音如「淫」，其人聲則如「熠」，古音又如「尋」，其人聲則如「習」，故「驪」

「騶」必一字。鳥之鸛鵒，蟲之熠燿，其理一也。「承珙謂：段說是矣。但「豪𩚑曰驪」當從正義「曰」作「白」爲是。毛蓋以《駟》篇馬名本有《爾雅》無文者，故訓釋亦不盡依《爾雅》。此章殆以「駟」，「駟」、「魚」皆有白色，故於「驪」特取其「豪𩚑白」一義以配之，而不用「驪馬黃脊」之色歟？

「有魚」，傳：「二目白曰魚。」《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𩚑。二目白，魚。」正義不言毛傳與《爾雅》異，是孔本傳作「二目曰魚」矣。《說文》：「𩚑，馬一目白曰𩚑，二目白，魚。」段注云：「「一」字賸。下「二」當作「一」。以理覈之，蓋陸本是，孔本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於二目也。假令二目，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句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

失其真也。」承珙案：段說是也。《爾雅釋文》引《蒼頡篇》云：「𩚑，目病也。」羅端良云：「相馬之說曰，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者，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漢武帝得西域之駿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邪？」承珙謂：目病之「𩚑」與「𩚑」不同，《爾雅》特借「𩚑」爲「𩚑」耳。此詩方美牧馬之盛，不應以病馬終篇。羅氏後說近之。

「以車祛祛」，傳：「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祛」。段懋堂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祛祛」不誤。」承珙案：《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引《薛君章句》曰：「祛，去也。」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是。當是此「祛祛」之注，謂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

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彊健」，猶上傳云「腹榦肥張也」。

有 駁

「在公明明」，箋云：「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校勘記》云：「正義曰，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義明德也』，無上『明』字。段氏云：『義』是衍字，群經言『明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成，不得如正義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承珙案：孔本二『明』字分屬「義」「德」，固非，然經文傳箋絕無「義」字，不應兩衍「義」字。此恐當如定本、《集注》作「但議明德也」。蓋箋以「議」字釋經上「明」字，以「明德」釋下「明」字，其引《大學》不過證經「明明」連文耳。下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議明德而已」，謂之「相與」，自當云「議」。孔本蓋「議」誤爲「義」，淺人又於「義」上加「明」字，而孔遂依之爲說耳。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群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正義曰：「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群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承珙案：此疏非是。此箋「僖公之

時」以下十七字，當接上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下，仍是足上文義。下乃云「于，於。胥，皆也。潔白之士」云云。古本傳箋皆是於經文之後各自爲篇，後人散入句下者誤將此箋「僖公之時」云云置之「振振鷺」之下，孔疏依之爲說，殊失鄭旨。觀次章箋云「飛，喻群臣飲酒醉欲退」，並不分別舊臣新來，亦可見矣。歐陽《本義》謂疏者妄爲分別，是也。而又謂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新來之士飲酒醉舞，不近人情，此亦誤以疏義爲箋義耳。

「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宋本「惠」下有「也」字。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承珙案：此章飲酒是專指一事。傳云「有餘

惠」者，謂於足祿之外復與飲酒，故曰「餘」。下章「在公載燕」乃通言凡在公閒暇則與燕飲，故箋云「載之言則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唐石經》本「有」字旁添「年」字，《校勘記》曰：「正義本未有明文。惟《周頌·豐年》正義引《魯頌》『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爲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又：「正義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考此經本云『歲其有』，傳本云『歲其有年』，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

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爲長。」承珙案：《校勘》說皆是也。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皆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此「其有年」三字明指經文，「謂」字以下則述傳意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自謂此二本傳文如是。盧氏《釋文考證》以「歲其有年」爲定本、《集注》之經文，誤矣。

「君子有穀，詒孫子」，《釋文》：「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妄加也。」《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校勘記》曰：「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爲是。惠棟引《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承珙案：《校勘》說是也。

泮 水以下俱陳奐補

「思樂泮水」，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奐案：泮宮，魯學名。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宮」釋經之「泮」也。泮宮有水，故曰泮水。《靈臺》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廡，以節觀者。」辟廡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子也。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義》曰：「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鄭與班同。《說文》：「西南爲水，東北爲牆。」許說稍異。《水經·泗水注》：「魯共王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

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酈言西、南通水，與《說文》合。《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鄭注曰：「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廱是也。天子郊學、國學各四。諸侯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間中。」注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此諸侯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米廩，周之上庠，虞學也。序，周之東序，夏學也。瞽宗，周亦曰瞽宗，即殷之右學也。類宮，周之東膠，周人名大學爲東膠也。魯路寢明堂與周

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得立四代之學。唯天子四門之學總爲辟廱，故瞽宗亦稱西廱。若魯唯周學稱類宮，則其餘三代之學不必皆依類宮形也。此魯國學之制也。《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注曰：「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蓋周四郊之學，亦總爲辟廱。魯郊近於周郊，不必於四郊設四學，或亦從殷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亦不四郊皆設泮宮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魯頌·泮宮》與《禮器》類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類宮爲異處爾。泮宮在郊，其遠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之學，若「豐相之圃」之類，此州長黨正爲主人，而魯侯所不至者也。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

「思」，語詞。《文王》傳曰：「思，詞也。」

《禮記·禮器》篇正義引《詩》作「斯樂泮水」，「斯」亦詞也。箋以「思」爲「思念」之「思」，失之。

「鸞聲噦噦」，免案：「鸞」當作「鑾」，李善《東京賦》注引毛傳作「鑾聲」。《說文》：「鉞，車鑾聲。从金，戍聲。」引《詩》「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鐵鐵』。」《說文注》云：「考《玉篇》、《廣韻》皆作『鐵』字，注：『呼會切，鈴聲也。』」鑾聲即鈴聲。疑古《毛詩·泮水》本作「鉞鉞」，後乃變爲「鐵」字。許所據作「鉞」，戍聲，辛律切。變爲「鐵」，呼會切。案：《集韻·十四泰》「鉞」、「鐵」、「噦」三同呼會切。《說文》：「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是丁度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此其證。《庭燎》篇同。

「載色載笑」，傳：「色，溫潤也。」免案：色，讀「令儀」「令色」之「色」。《禮記·聘

義》：「溫潤而澤仁也。」鄭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晉語》韋注言：「於大子無溫潤也。」《初學記·鳥部》引《春秋元命包》注：「僂呼溫潤，生長之言。」又《邶·谷風》箋云：「君子泱泱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是「溫潤」蓋古語也。

「薄采其芣」，傳：「芣，鳧葵也。」免案：「芣」當作「苢」，《釋文》：「徐音柳」是也。《周官·醢人》有「苢蒹」。《說文》：「苢，鳧葵也。」引《詩》作「苢」。又：「攀，鳧葵也。」《廣雅》：「攀苢，鳧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義疏》云：「苢與苢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箸手中滑不得停也。莖大如箸。皆可生食，又可瀹，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蓴即攀也。

「在泮飲酒」，免案：《說文》曰：「饗，鄉

人飲酒也。」「靡，天子饗飲辟靡也。」「泮，諸侯饗射泮宮也。」「侯，春饗所射侯也。」「鄉人飲酒，此「饗」之本義。引申之義，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靡，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人學，釋菜。詩詠采菜，正謂僖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免案：此飲酒之必遂養老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地官·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曰「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

「順彼長道」，免案：順，遂也。長道，謂

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曰：「引，長也。」義與此同。箋解「順從長遠之道」，既非傳義，即王肅述毛云：「能順彼仁義之長道。」王於「長道」上增設「仁義」二字，未免增字成文，且「仁義」與上下經旨無涉也，不如蒙上文二句作解爲得之。

「屈此群醜」，傳：「屈，收。醜，衆也。」免案：屈，古「謳」字。「謳」即「詘」也。《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醜，衆」，《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韓與毛同。王肅云：「斂此群衆。」此本韓以述毛，是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

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
「屈，收」者，即取賢斂才之義。云「醜，衆」
者，亦即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
《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
訓「屈」爲「治」、「醜」爲「衆」，謂在泮宮謀治
淮夷群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
編》已辨及之。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穀梁傳》曰：
「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免案：前四章言脩
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此二句，
蒙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
侯于鹹。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六
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
自會。傳：「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書》
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案：淮夷
病杞又病鄆，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會，

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十六年之冬十二
月，至自會在十七年秋九月，其時齊侯先歸，
留魯侯與諸侯以爲東略之謀，則僖公自有伐
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爲難，故
周公、伯禽之世尚有淮夷並興，伯禽征討之，
後或爲魯屬國。僖公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
歌以美之。昭二十七年《左傳》晉范獻子
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
魯，固畔則爲難，服則聽從者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
泮獻囚」，傳：「囚，拘也。」免案：「囚」訓
「拘」者，「囚」與「馘」對文。《皇矣》傳曰：
「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是馘謂已死。
囚謂生者，生拘之，問其辭也。《王制》曰：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禮
記》言訊馘告學，《詩》言囚馘獻泮，其事正
同。《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明堂

論》曰：「《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大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狄彼東南」，毛無傳。《瞻卬》傳曰：

「狄，遠也。」《釋文》：「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正義引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免案：王子雍用《瞻卬》傳訓「狄」爲「遠」，是也。又《抑》傳曰：「邇，遠也。」古「狄」「邇」聲同。「狄彼東南」與《書》「邇矣西土之人」句法一例。《釋文》引《韓詩》作「鬚」，訓「除」。箋作「剔」訓「治」，從《韓詩》義。

「不吳不揚」，吳，毛無傳。免案：《絲衣》傳曰：「吳，譁也。」則此「吳」字當亦訓爲

「譁」。箋云：「吳，譁也。」正本《絲衣》傳訓。《車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曰：「有善聞而無譁譁之聲。」是即「不吳」之義也。王肅解「吳」爲「過誤」，實非毛義。《漢衛尉衡方碑》引《詩》作「不虞」，本三家《詩》。「虞」者，「吳」之段借字。

「不揚」，傳：「揚，傷也。」免案：「不揚」，《漢碑》作「不陽」。「揚」「陽」皆段借字。《釋文》云：「瘍，余章反。」是陸所據傳作「瘍」，謂「揚」讀爲「瘍」，非經文作「不瘍」也。盧刻《釋文》徑作「不瘍，余章反」，則直改經字，《校勘記》已辨之矣。陸所據傳作「瘍」，王肅所據傳又作「傷」，「瘍」「傷」義相近。不譁，言不謹譁也。不傷，言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謹譁義複矣。

「不告于訥」，免案：古「告」與「鞠」通。《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讀爲

鞫。《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作「鞫凶」。此「告」「鞫」聲通之證。鞫，亦作「籀」。《說文》：「籀，窮治罪人也。」「訕」與「凶」同。「不告于凶」，言不窮治凶惡，唯在柔服之而已。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免案：「五十矢爲束」，《周禮·地官》疏引「爲束」作「曰束」，古「曰」與「爲」通。《荀子·議兵篇》曰「負服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束矢五十一束，猶交弓二弓一轂，所以示不復用兵，此傳義也。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尚書》、《左傳》「賜諸侯一弓百矢」爲說，韋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汜論》篇並從《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然二者皆非束矢矣。《說文》：

「搜，衆意也。」《廣雅》：「搜，衆也。」《玉篇》、《廣韻》皆曰：「搜，聚也。」「聚」亦「衆」義。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免案：鴉爲惡聲之鳥，《陳風·墓門》傳同。鴉，以喻荆楚也。《孟子·滕文公》篇：「南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趙注曰：「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然則「鴉聲」比荆楚，與「馱舌」指南蠻同。《孟子》即本此詩意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匪風》傳曰：「懷，歸也。」《日月》傳曰：「音，聲也。」歸我以好聲，所謂「用夏變夷」也。此章末乃承上文「淮夷攸服」，而因及荆楚耳。下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荆揚也。」蓋傳意謂此淮夷既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揚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

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荆揚貢金三品。大龜、齒、革，皆荊州產。「南，謂荆揚」，但就物產之地爲言，其意實指荆楚也。僖公時，楚已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閼宮》篇「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曰：「南夷，荆楚也。」詩義正同。箋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正義既引《左傳》「楚子以金賜鄭伯」爲「南金」作證，而又云「淮夷來獻大龜、象齒，廣賂我以南方之金」，則直謂元龜、象齒與金皆屬淮夷所產，貢魯之物矣。孔失經傳之旨。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免案：《釋文》：「憬，《說文》應，音獷。」《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注引《韓詩》作「獷」，《薛君章句》：「獷，覺寤之貌。」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獷」，《心部》「應」下不引《詩》，

而「憬」下引《詩》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爲淺人竄改，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貌。」蓋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閼宮

「閼宮有恤」，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采芣》傳曰：「宮，廟也。」此傳探下文言「赫赫姜嫄」，故「閼宮」爲姜嫄廟。《生民》傳曰：「姜嫄，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是姜嫄，周之先妣也。《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注曰：「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免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先妣尊於先祖，故鄭注以先祖爲后

稷，先妣爲后稷母姜嫄。《斯干》「似續妣祖」箋亦曰：「妣，先妣，姜嫄廟也。」蓋周人以后稷爲大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帝嚳爲遠祖，尊不立廟，特於冬至圜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嚳尊也。周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嫄，尊親之至，理應立廟。但帝嚳無廟，姜嫄既不得援《春秋經》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祔於男子，同帝嚳在圜丘；后稷有廟，姜嫄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食，故周人特爲姜嫄別立一廟。《周官·守祧》「奄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圜丘之禘，不禘嚳。雖得郊祀后稷，然祈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姜嫄

廟。傳云「在周」以別，言廟不在魯也。鄭以爲魯有姜嫄廟，故末章「新廟」爲新姜嫄廟。則此詩爲頌僖公能脩姜嫄宮而作也。既與毛義不符，又於《周禮》且乖矣。正義曰：「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免謂：據《月令》仲春祀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

傳：「孟仲子曰：是禘宮也。」正義曰：「姜嫄祈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禘宮』。《月令》「祠於高禘」鄭注曰：「禘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免案：鄭說殷之媒官起於簡狄，與孔說周之媒官起於姜嫄，皆非

也。《生民》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然則禘宮始於上古，在帝高辛之前。帝高辛率簡狄祠禘宮而生契，率姜嫄祠禘宮而生后稷。簡狄、姜嫄猶《周禮》之「九嬪」也。殷、周皆高辛之後，故殷、周之世皆禘。而周人又爲姜嫄立廟，即爲后夫人祀天祈子之宮，是謂之禘宮。周祀姜嫄，則殷祀簡狄，或周因殷也。《說文》曰：「禘，祭也。」《御

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曰：「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據此，則禘宮當在郊，故毛傳謂之郊禘。其廟爲高辛妃廟，故《月令》謂之高禘。魯郊亦有祈禘之宮，然謂魯有禘宮則可，謂魯禘宮即姜嫄廟則不可。故傳引孟仲子說周以姜嫄廟即禘宮，爲別說也。

「實實枚枚」，傳釋「實實」爲「廣大」。末章「松栢有鳥」，「鳥，大貌」義同。《東山》傳：「枚，微也。」則此「枚」字當亦訓爲「微」。傳云「礱密」者，既已礱之，復加密石，是即「微」之意也。案：《春秋》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栢」，《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栢，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栢，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尚書大傳》並有此文。閼宮爲先妣廟，在周，故傳就天

子廟棟言之也。《釋文》引《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蓋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其常閑，而與毛義異。

「上帝是依」，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案：上帝，天也。傳探下文解「依」爲依姜嫄之子孫，說「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僖公。《生民》曰：「上帝不甯，居然生子。」又曰：「上帝居歆，以迄于今。」即其義也。箋就馮依姜嫄本身說，於義各通。

「黍稷重穋，植穋菽麥」，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穋。」《七月》篇「黍稷重穋」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免案：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此經於「黍稷」言「重穋」，「菽麥」言「植穋」；傳又於「重穋」言後熟，先熟，義箸於《七月》，而此「植穋」言先種，後種，皆互辭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云：「植，長稼也。穋，幼稼也。」韓、毛似

異而實同。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免案：傳釋「翦」爲「齊」，齊者，正也。《小宛》傳曰：「齊，正也。」「翦」謂之「齊」，「齊」謂之「正」，此一義之申，故訓中多有此例。實始正商者，言周家有正商室之功。而推其由，是始於大王者，即大王之緒也。文王受命已後，武王受命已前，尚循服事之忱，猶是纘大王之緒也。下文乃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爲武王末年時事耳。《爾雅》曰：「翦，齊也。」又曰：「翦，勤也。」二訓並釋《詩》辭。齊商、勤商，義本相通。毛傳用「翦，齊」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鄭箋訓「翦」爲「斷」，《周禮·翦氏》注「翦」爲「斷滅」，即引此《詩》。《說文》又引《詩》作「戡」，訓「戡」爲「滅」。鄭、許本三家《詩》義。惠定宇從《爾雅》詁「翦」爲「勤」，甚合經旨。而斥鄭并斥

毛，尚未審傳箋之異也。《漢書·韋賢傳》：「總齊群邦，以翼大商。」當亦用《詩》齊商之義。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唯有大功者則錫之。」《江漢》傳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王制》曰：「附於諸侯曰附庸。」又曰：「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免案：「土田」即「閒田」。天子有附庸閒田以進退諸侯也。《左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該附庸言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鄭仲師以爲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

里。」又《大司徒》注曰：「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免案：此四句指春秋廟祭而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享祀載龍旂，郊建大常。」正義曰：「《異義》古

《毛詩》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免案：此二句指郊祭言。箋曰：「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曰：「昊天上帝，魯不祭。」《太平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曰：「魯無園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饗郊稷，魯不禘饗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之以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祈穀雖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故《周頌序》於《思文》爲后稷配天之樂歌，於《噫嘻》又爲祈穀上帝之樂歌。襄七年《左傳》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

天，非即祈穀上帝，分爲兩祭。此言得之矣。魯爲侯國，損于天子，故春秋之郊皆爲祈穀，以后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蓋祀后稷謂配天也，祈農事謂祈穀也。魯合報祈爲一祭，又在夏正月爲郊之正時，與周郊不同。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免案：此三句蒙上章郊祀帝稷而言。傳訓「騂犧」爲「赤純」。箋曰：「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犗。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免案：「周公皇祖」猶云「皇祖后稷」耳。此二句蒙上章春秋

享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祭統》：「外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此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義正脗合。

「秋而載嘗民」，傳：「諸侯夏禘則不杓，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免案：嘗，四時祭名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杓，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杓、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祭統》注亦謂春杓、夏禘、秋嘗、冬烝，夏、殷時禮。《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曰：「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祫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杓，秋曰嘗，冬曰烝。」何注曰：「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案：「諸侯三祭三薦」，此即《王制》所云「諸侯杓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杓」也。鄭注《王制》，謂虞人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何氏之言，是虞夏制，而非周制矣。周四時之祭之外，又有禘祫二祭，在四時之間。毛公言諸侯夏禘廢夏杓，秋禘廢秋嘗，用殷祭，即不用時祭，惟天子兼之。文二年《公羊》注曰：「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杓，祫則不嘗。」此何解與毛義合。然則禘祫者，即《周禮》之所謂「間祀」耳。昔儒論禘祫，聚訟紛然，其

實祇辨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義而申明之：其云夏禘祫、秋禘嘗，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言禘，少言祫，言禘必連言嘗。《中庸》曰：「明乎禘嘗之義。」《祭統》曰：「禘嘗之義大。」又論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爲四時祭之一，禘爲四時大祭之一。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禘，知禘爲四時大祭；亦言嘗，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惟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類皆吉祫，非時祫。然《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玄成、何邵公、鄭康成皆以爲一祫一禘。此蓋於吉祫之後，新主人親廟，行其常祀而言之。是四時有祫矣。則知謂「有禘無祫」，與「禘祫一祭二名，以時祭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其云諸侯禘祫不祫嘗，天子禘祫又祫嘗，則禘祫非四時常祭可知。《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

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疏證》曰：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免謂三年一禘，吉祭也。三年祫，五年禘，時祭也。當三年則祫，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爲大也。《通典》引許慎舊說云：「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此吉祭也。《說文》曰：「春祭曰祠。」「祫，夏祭也。」「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曰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許以「祠」、「祫」、「禘」、「祫」連篆，則皆謂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爲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可見西京舊說悉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畢之禘祫而誤爲時祭，三年祫，五年禘，本爲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爲吉

祭者，又非也。其云夏禘秋禘，則禘祫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六月禘周公。《禘記下》：「『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周六月、夏四月，故禘在孟夏，獻子改爲孟秋行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祫，獻子改爲孟秋禘，則廢一祫祭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祫，祫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祫》上引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群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此即本毛傳禘屬夏、祫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祫，本無定月。《周禮·鬯人》疏引賈逵、服虔說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則與時禘、時祫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吉禘行於路寢大廟，

見《長發》。時禘、時祫行於大祖廟。見《離》。諸侯特祀即吉禘，合食有吉祫，及時禘、時祫悉行於大祖廟。諸侯大祖廟即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禘在新宮，其吉祫及時禘、時祫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可考也。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既行秋祫，再行秋嘗也。故傳言「諸侯秋祫則不嘗」。禘祫並重，故傳先言「夏禘則不約」，探下文「夏而楅衡」句而爲言也。「秋而載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楅衡」，知大廟特禘也。則經於秋言嘗，而不及祫；於夏雖不言禘，而實行禘，而又不及約。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

「夏而楅衡」，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免案：衡，古「橫」字。《衡門》傳以「衡」爲「橫木」，則此當亦爲橫木。楅衡者，謂以橫木偪束之。傳但云「設牛角」而不言橫木

者，文義易明耳。《說文》：「楅，以木有所逼束也。《詩》曰：『夏而楅衡。』」《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謂夕牲時。」先鄭與許並同毛義。後鄭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椳狀。」析「楅衡」爲二。祭前夕之牛必設楅衡者，即《穀梁傳》「展斛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楅衡」以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乎？此言祭夕飾牲，下乃言夏禘之事。

「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正義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

騂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騂，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公羊》釋文曰：「剛，《詩》作『騂』。」「剛」即「騂」之段借字。騂爲特，於「白」言「牡」，於「騂」言「特」，互辭也。《檀弓》上篇：「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鄭注曰：「騂，赤類。」白、赤皆純色。何謂騂剛？爲赤脊之牛，則其色非純矣。《明堂位》曰「牲用白牡」注曰：「白牡，殷牡也。」免案：此詩上言夏禘周公，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康周公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騂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魯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明堂位》言魯公祀周公於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爲魯禘廟，魯公以夏禘奉禘廟主，祀於大廟，與

周公奉文王考廟主祀於清廟其事相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即大廟之南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周制，天子親廟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桃而七。諸侯止五廟，無二桃。魯亦無二桃而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以文王爲大祖，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曰：「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周廟，文王廟。周公之廟，即祖廟也。」是文王廟稱周廟，不稱大廟矣。亦稱宗廟，則文王居五廟之一，爲魯大祖矣。又昭十八年《傳》：「鄭災，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注曰：「大廟，鄭祖廟。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是鄭以厲王爲大祖，以桓公爲始封之祖。毀廟主祔藏於桓公廟，因火災徙厲王廟，則遷主藏於始封之祖，不藏於大祖矣。大龜、

祖廟之所藏也。先君四親廟，與厲王廟同處也。鄭亦立出王廟，故桓公廟稱大宮，不稱大廟者，辟王也。魯稱大廟者，用王禮也。大祖不遷不毀。周文王、武王皆爲受命之王，與夏、殷止一王者不同。周公、魯公皆爲受封之君，與列國受封止一君者不同。亦不遷不毀。然周至懿王之世，立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旦，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即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遷於大廟，故即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西壁。周公、魯公不毀，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專廟，路寢大室爲魯公專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

已後，別立大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尚在親廟，因禘而升祀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廟之祀周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秋經》桓二年：「納郕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即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在新主廟。故閔二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祫。比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

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而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①又武宮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免案：《記》文當作：「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經》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穀梁傳》曰：「大室，猶世室也。」

① 「左氏」二字，原無，據阮校本《禮記正義》補。

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此魯公之廟也，曷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左傳》杜預注曰：「大室，大廟之室。」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引《公羊》、

《穀梁》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爲周公廟，中央大室爲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祭於大寢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頌僖公能脩廟祀之禮。迨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脩，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詳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路寢大廟與宗廟不同。路寢居宮之中央，宗廟在路寢之左。搃而一之者，非也。

「毛魚載羹」，傳：「毛魚豚也。」免案：魚，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

《韓奕》之「魚」音甫九反義別也。《瓠葉》傳曰：「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地官·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注曰：「毛炮豚者，燭去其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裨豚》，鄭讀「裨」爲「擘」，云：「擘肉加於燒石之上。」《鹽鐵論·散不足》篇亦云「古者裨豚以相饗」。「裨」與「裨」同。祭用毛炮豚，即上古裨豚之遺也。

傳：「載，肉也。」免案：《曲禮》：「左殽右載。」殽爲豆實，則載爲籩實。《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臟，祭半臟，橫于上。」古文「臟」爲「載」，是載在籩也。《天官·籩人》：「朝事之籩有膠，加籩有脯。」《說文》曰：「載，大饗也。」大饗即膠也。載，乾物。羹，濡物。「載羹」猶「脯醢」。傳謂「載」爲「肉」，肉，乾肉也。《公食大夫禮》《牛羊豕皆有載，載亦乾肉。

「萬舞洋洋」，免案：凡宗廟舞，諸侯以羽，唯天子兼以干。萬舞有干有羽也。說詳《簡兮》疏。《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此周公廟用萬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此群廟不用萬也。詩爲祀周公，故萬舞矣。傳云「洋洋，衆多」者，《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爲舞數衆多也。《左傳》曰：「萬，盈也。」《韓詩》傳曰：「萬，大舞也。」

「三壽作朋」，傳釋「壽」爲「考」。三考，義未聞。免疑「考」乃「老」之誤。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三老也。」又《新序·禋事》篇五：「《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

以安固也。」下章「壽」，三家釋爲「老」，則與此「三壽」爲「三老」義同。鄭箋：「三壽，三卿也。」應是申成毛說。正義云：「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或孔所據傳本作「老」字。《爾雅》：「老，壽也。」正義又云：「壽，考」，《釋詁》文。恐有誤字。《椒聊》傳：

「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上去聲。

「三壽作朋」意謂君與臣合德也。《困學紀聞》引《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案：此用《詩》「三壽」字，不指三卿說。

「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馬法》有二義。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免案：前一說甸出一乘，因是而推，則四甸爲縣，出十乘；四縣爲都，出百乘。後一說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與《漢書·刑法志》同。何休《公羊》宣十五年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論語·學而》注：「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是爲一乘起十井，一同出千乘。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止百乘，其後益封，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乘矣。《論語》「道千乘之國」，謂成國也。井、邑、邱、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乘」亦有二義。一

者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者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乘與出賦之千乘，本自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爲次國，不足充三軍，爲大國。毛傳云：「大國之賦千乘。」賦，出賦也。《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此軍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之賦千乘，人數當餘羨於三軍，不當退減爲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八年：①「秋，蒐于紅。」《傳》曰：「自根牟以至商衛，革車千乘。」此謂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萬五千人之多也。《禮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疏引《異義》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此說得之。

「公徒三萬」，此出師之軍數也。徒，即《司馬法》徒二人、徒二十人、徒二百人、徒二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志》答臨碩謂此爲二軍，有此兩解。免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而「貝冑」言從戎之節，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一乘七十五人，千乘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是於賦乘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

①「八年」，原作「九年」，據阮校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車。臨陳行師，亦復選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此定軍之制也。出師不必盡行，故大國三卿，其一卿一軍留守，二卿二軍出征伐。《公羊》襄十一年《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案：《公》《穀》傳皆就魯調發之制言之。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

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齊語》：「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是變古，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爲之。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下武》、《賁》傳皆曰：「應，當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孟子》作「膺」，趙注：「膺，繫也。」丁公著作「應」。「膺」「應」聲同，「當」「擊」義同。《沔水》傳曰：「懲，止也。」《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亦聲同，故「懲」謂之「止」，「承」又謂之「止」。箋曰「天下無敢禦」之「禦」，亦「當」也、「止」也。免案：下二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追美周公伐功，與《殷武》篇述成湯時氏羌享王同其篇例。

《小雅·漸漸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荆舒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有事。沖遠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誇美僖公耳。《孟子·滕文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膺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騂犧」以下三十八句爲一章，章首從祀帝祀稷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以天子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賦之大、征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中美周公，不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遂荒徐宅」，《說文》「邾」下云：「魯東有邾城。」段注云：「《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劉本『徐』作『邾』。《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楚所取之徐州即邾地。」

《書序》曰：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蓋邾也。免案：古「徐」「邾」聲通。此詩之「徐宅」當即《史記》之「徐州」、《說文》之「邾城」，在魯東者。宅，居也。徐宅，邾戎之舊居也。《釋文》不爲「徐州」作音，而正義亦但云「徐方之居」，皆不得其解。

「淮夷蠻貉」，傳：「淮夷蠻貉而夷行也。」而「字」，正義作「如」字。臧氏《經義襍記》改傳文：「淮夷蠻貉，夷行如蠻貉。」阮氏《校勘記》斥之，而以「淮夷蠻貉」四字爲逗，「如夷行也」四字爲句。段氏《小箋》於傳文「淮夷」下補「蠻貉」二字，以「淮夷蠻貉」四字複舉經文，以「蠻貉而夷行也」六字爲釋經義。段說良是。然又云：「蠻貉如淮夷蠻貉者，劣於夷者也，而夷行則進矣。」似亦泥「如」字作解。免案：此傳作「而」字不誤，與《江漢》傳同。經文皆就近淮之國而言，非淮

夷之外又有蠻貉也。《江漢》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字。此傳曰「淮夷蠻貉，蠻貉而夷行也」，以解經之「夷」、「蠻」、「貉」三字。淮上之國不與華同，故斥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貉呼之。作如是解，似更直截。

「居常與許」，傳以「常」爲魯南鄙。箋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左傳》杜注曰：「薛，魯地。」《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索隱》曰：「常，蓋田文所封邑。」免案：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薛城又在今滕縣東南。常邑近薛，是爲魯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

「棠」作「常」，不審即《魯頌》之「常」，抑《春秋》之「棠」與？

傳以「許」爲魯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曰：「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免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衛，成王營維（衛）邑時以爲周公朝宿邑。（衛）以圃田之北境爲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公朝宿在焉，是即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桓之世，則許田久屬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之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耳。沖遠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常、許爲魯南鄙、西鄙，鄭君不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推本薛旁之嘗即《詩》之常邑，皆以申傳。而沖遠以爲易傳，亦非。《晏子春秋·襍上篇》：「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

澤。」是魯有許邑矣。然齊在魯東北，不應起師伐魯西邑，與許爲西鄙不合。

「松栢有烏」，傳：「烏，大貌。」免案：烏者，「庌」之假借字。《文選·魏都賦》注引《蒼頡篇》曰：「庌，大也。」「庌」謂之「大」，「烏」亦謂之「大」。《禹貢》「海濱廣庌」，《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廣烏」，此即「烏」「庌」聲通之證矣。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傳曰：「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曰：「寢，路寢也。」兩詩皆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路寢居宮之中央，右社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及新廟也。劉向《別錄》曰：「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曰：「左明堂，辟雝，右宗廟、社稷。」桓二年《公羊》何休注：「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則劉所言，殷制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

在路寢之東，則宗廟當在路門內路寢之左。《魯語》曰「合神事于內朝」，是也。路寢制如明堂，方三百步，其左右各三百步，五廟並列可容也。《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淮南·時則訓》「薦鮪于寢廟」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蔡氏《獨斷》：「《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免案：《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廟翼翼」。奕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也。《毛詩》作「新廟」，傳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爲「禰廟」者同。以僖公爲閔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爲姜嫄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傳中「廟」字，段先生云：當作

「詩」字，「奚斯所作」，「所」字不上屬，「所作」

猶「作誦」、「作詩」，與《節南山》、《巷伯》、《崧

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文選·兩都

賦》「奚斯頌魯」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

「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毛與韓不異。偃

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褒

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尚碑》、《太

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

《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

表》一一可證。」免案：段說是也。鄭意《魯

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所作」爲「監

作新廟」，與毛、韓異。不知史克作《駟》，奚

斯作《閼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

年，至宣公世尚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

閔公二年，故文公二年已引《閼宮》之詩。則

奚斯作《閼宮》必在史克作《駟》之前。此其顯證矣。

毛詩後箋卷二十九終

毛詩後箋卷三十

長洲 陳 奐 補

商 頌

那

《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是爲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爲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

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而非自孔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駁之云：「考甫在襄公前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免案：《禮記·樂記》注：「《商頌》爲宋詩。鄭注三禮本《韓詩》說。然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則《商頌》不作於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此可見毛公師承之確，實三家《詩》可廢，而《毛詩》不可廢。

「置我鞀鼓」，傳：「鞀鼓，樂之所成也。」

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鞀磬祝圉」傳云：「縣鼓，周鼓也。鞀，鞀鼓也。」免案：毛公言鞀鼓之制，特爲詳盡，蓋以《有瞽》之「鞀」即《那》之「鞀鼓」，然其器則同而其用有別。故於《那》之「鞀鼓」又歷引《禮記·明堂位》夏足、殷置、周縣三代異制之文，以明殷人以鞀鼓爲置鼓，至周人則以鞀鼓爲縣鼓矣。二傳意可互明也。「夏后氏足鼓」，今《禮記》誤倒。《那》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禮記》鄭注云：

「足，謂四足也。」「殷人置鼓」，《明堂位》作「楹鼓」，《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爲言「樹」也。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然則夏之鞀鼓，有四足著於地。殷改夏足鼓，爲貫中而建之。周人又改殷楹鼓，別設一肆以縣之，猶編鐘之有鐻、編磬之有玉磬，皆爲

特縣之器。此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小師掌教鼓鼗，眡瞭、瞽矇掌播鼗。魯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故《考工記》梓人爲簣虞，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皆縣，唯鞀鼓乃縣之。《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西紃。」「紃」猶「縣」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紃，維也。」維亦縣也。鄭注曰：「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紃也。」鄭解「紃」爲編磬繩，失之。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鐻，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此皆周人以鼗鼓爲縣鼓之制。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樂縣當三代略同。宮縣，四面縣。周人四面設建鼓，於極西一肆特設一鼗鼓爲縣鼓。殷人鼗鼓亦建鼓，謂與四面建

鼓同器也。《那》、《有瞽》之「鞀鼓」，其分別如是。

詩中兩言「鼓」，兩言「鞀鼓」。「鼓」即四面之建鼓。「鞀鼓」即殷人「置鼓」，爲特建之鼓，在頌磬之西，與堂下管樂相應。鞀鼓節下管之樂。《書》曰：「下管鞀鼓。」其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鞀鼓」，下文又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是鞀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是也。鄭箋分鞀、鼓爲二鼓，而又云：「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儀禮·大射》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蓋鄭學本《魯》、《韓詩》以注三禮，其作箋又在注《禮》之後，而於毛氏之學未暇精研，故往往箋與傳不合。即與西京以前舊說，亦多不合。《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所據其謂

小者歟？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路鼗。路鼗，其大鼗也。「鼗」與「鞀」同。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免案：管，即「簫」也。《大射禮》曰：「簫在建鼓之間。」又曰：「乃管《新宮》三終。」鄭注云：「簫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云：「簫，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免案：傳訓「依」爲「倚」者，《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西紘。」周人縣鼗於頌磬之西，殷人當置鼗於頌磬之西，毛意實本《禮經》爲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磬以象萬物之成，其意亦指頌磬爲西方象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西者，所該又不專指

頌磬一器也。故復引《禮記·郊特牲》：「周人尚臭」之文以足其義。^①《春官》：「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是播鼗而笙磬亦無不應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鑄，有編鐘以應之，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謂鑄鐘，玉爲特磬。金奏鼓鑄鐘，樂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中庸》鄭注曰：「振猶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收。與《詩》義亦合。箋曰：「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特異言之。」鄭謂磬爲玉磬，亦傳義之所得而該矣。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免案：「赫」爲「盛」，「穆穆」爲「美」，正是贊美成湯之樂，所

以終「殷人尚聲」之義，其間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解此「湯孫」謂「湯爲人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爲人子孫之道，以爲後世法也。箋易傳「湯孫」爲「大田」。正義從王肅述毛，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爲人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所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

「庸鼓有數」，庸，《靈臺》作「鏞」。此傳云：「大鐘曰庸。」《靈臺》傳云：「鏞，大鐘也。」庸，古文假借字。鏞，本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傳皆謂之鏞，或作「鏞」。《儀禮·大射禮》：「阼階東，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西階西，東面，其南頌鐘，

①「周」，原作「殷」，據阮校本《禮記正義》改。

其南鑄。」鄭注曰：「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周禮·鑄師》注亦曰：「鑄如鐘而大。」《周語》：「細鈞有鐘無鑄，大鈞有鑄無鐘。」是鑄爲大鐘明矣。韋昭《晉語》注以鑄爲小鐘，

誤。《說文》：「鑄，大鐘，洎于之屬，所以應鐘聲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大鐘謂之鑄。从金，庸聲。免案：許以「鑄」「鑄」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鐘以應編鐘、編磬。堵以二者，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擊大鐘以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縣，鑄特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虓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此謂鑄虓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聲樂不備，無鑄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鑄磬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即鑄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鑄，北

無鑄。疑天子宮縣鑄亦東西有之，南北則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二人，或即東西二鑄之謂與？

「鼓」，即《靈臺》之「賁」、《有瞽》之「田」也。《靈臺》傳曰：「賁，大鼓也。」《有瞽》傳曰：「田，大鼓也。」上文云「奏鼓簡簡」，傳云：「簡簡，大也。」謂四面建鼓間作，其聲大，則鼓亦大鼓也。免案：此鼓，雖周人亦不縣，與殷人同制。《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三面縣，三面皆一建鼓。天子四面縣，則四面皆一建鼓。賈疏云：今之建鼓則殷法，是矣。《地官》：「鼓人掌教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鼗鼓鼓軍事，鼗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注曰：「雷

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社祭，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大司樂》：「圓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縣皆有建鼓也，鄭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曰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曰：「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訓》云「建鼓不出庫」，即謂路鼓矣。此路鼓爲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爲建鼓，其八面、六面、四面皆可擊也。《吳語》「載常建鼓」韋注曰：「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此晉鼓爲建鼓。而鼗磬二鼓，《禮》無明文。然磬鼓見於《縣》篇，其建而非縣可知。賁鼓見於《靈臺》，文王時尚無縣鼓之設，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說文》：「豆，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豆。凡豆之屬皆從豆。」

「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豆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鼗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皆兩面。案：「豆」字从中豆。豆，古「恒」字也。許云「立而上見」，正狀其建之形。「鼓」與「豆」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許亦以六鼓爲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鞀鼓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即鞀鼓，遂以此六鼓皆爲縣鼓，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周人之鼓皆縣，俱失之。

傳：「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驛驛，盛貌。」「數」、「驛」、「驛」義並同。此傳云「盛」者，謂聲樂盛也。《賓之初筵》：「籥舞笙鼓」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曰：「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

相應矣，故特盛之也。

「萬舞有奕」，萬舞以干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免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王樂爲文舞。周舞以《大武》爲己樂，以《大夏》爲先王樂。商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之義也。

傳：「奕奕然閑也。」《墨子·非樂》篇：

「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案：「翼翼」與「奕奕」同。此傳云奕奕，閑。《采薇》傳又云翼翼，閑。「奕」「翼」一聲之轉，故並有閑義。

閑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間》「閑閑」爲「往來」，《皇矣》「閑閑」爲「動搖」，並與「聲容」義同。

烈 祖

《序》云：「《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禮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免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

《王制》鄭注曰：「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疏引《孝經緯鉤命決》與《稽命徵》同。蓋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太祖廟爲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不毀，遷其主於路寢大室，

因以路寢大室爲湯廟，故殷人六廟。然則中宗應毀矣。詩言祀中宗，篇末言「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烝嘗，時祭之名，時祭及四親廟，此爲祀中宗親廟之樂歌與？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鼐俎無言，時靡有爭」，免案：「亦有」與上「既載」對文，言既載清酤，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祀而言，不爲取諭而設。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鼐俎無言，時靡有爭。』」案：晏子借「和羹」之「和」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諭也。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

爭」之義。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句是解「和羹」，並不釋詩「既戒既平」也。箋云：「和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正義亦云：「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鄭、孔皆以「和羹」設諭，恐非詩旨。而杜預《左傳》注更云：「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更以晏子設諭之意以入《詩》辭，尤爲拘泥。

傳訓「戒」爲「至」者，自當言神靈之來至。平，和平也。「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箋訓「戒」爲「敬戒」，「平」爲「平列」，又「鼐俎」爲「總升」，並與毛義異。《禮記·中庸》篇引《詩》作「奏」。「鼐」奏雙聲。鄭注云「奏假」爲奏大樂，或本三家《詩》。

「來假來饗」，宋本從《唐石經》作「饗」，各本皆作「享」。《詩小學》曰：「《石經》誤

也。經例，獻曰享，受其獻曰饗。如《楚茨》、《我將》、《閟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享」，是皆下獻上之辭。下文「降福無疆」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乃自神靈言。作「享」爲是。」免案：「來假來享」猶上文云「以假以享」也，與他篇上言「享」、下言「饗」者不同。段說是也。

「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申傳說即本《那》篇，以「湯孫」謂湯爲人子孫，此祭中宗而歸功於湯，故亦得稱湯孫。不知《那》傳云「湯爲人子孫」但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上下文皆有「湯孫」，猶云孝孫爾，傳義不一概作此解。免案：此篇「湯孫」，自當指祀

中宗者說中宗爲湯之玄孫，則祀中宗，湯猶在親廟之列。烝嘗及親廟，且湯爲有功烈之祖，故本諸湯，猶章首稱「嗟嗟烈祖」之意云。

玄鳥

《序》云：「《玄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汪氏《異義》云：「《釋文》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誤。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大祖言之。又引熊氏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而云未知然否。按：熊氏之

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喪，故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示譏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禘祭之明證。孔氏合練禘於禘言之之說，蓋求合於鄭君《禘祫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論矣。」免案：汪說是也。《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又《公羊》閔二年《傳》何注：「禘之于新宮。」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隤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隤祔爾孫某甫，尚饗！」士於未祔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侯禘祫以爲言也。諸侯三年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僭稱之爲禘。禘而後祫於大祖，入親廟，而行時祫時禘，與

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路寢明堂，爲最大重典。禘畢而祫，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親廟之詩；《玄鳥》祀高宗，爲祫祭大祖廟之詩，故遂改《序》「祀」字當爲「祫」字。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免案：正義引王肅述毛，謂「先后」爲成湯，是也。鄭讀「殆」爲「懈怠」。王訓「危殆」，則非也。《序》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祫祀作歌稱「武丁」，殷尚質，或以名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丁，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那》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近是。而箋則以爲武丁之子孫，恐非傳義。傳訓「勝」爲「任」，《爾雅》曰：「勝，克也。」「克」與「任」義相近。《說文》曰：「任，保也。」案：

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謂湯也。《長發》傳：「武王，湯也。」毛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言「武湯」，則此「武王」爲湯易明矣。經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也。云「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保任之也。上三句從湯下及高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殆」同義。箋以「勝」爲勝伐，而以「武王」爲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曰：「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

「大禘是承」，《說文》「禘」或作「禘」。

《特性饋食禮》注：古文「禘」作「禘」。《天保》、《洞酌》傳皆曰：「禘，酒食也。」《釋文》引《韓詩》曰：「大禘，大祭也。」然則鄭君改《序》文「祀」爲「禘」，其本《韓詩》與？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免案：「景」與「京」通。「京」爲大，故「景」亦爲大。員，讀爲「圓」。《說文》：「圓，圜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即土均。《夏官·廋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即均齊。是「員」爲均也。此傳釋「景員」爲「大均」，與《長發》「幅隕」爲「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來朝貢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揚州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

馬融本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尚書》，則今、古文皆作「均」矣。《書》《詩》義同。箋易傳「員」爲「云」，易「河」爲「何」，與傳不合。正義謂：「教令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霑潤無所不及也。」孔以河能潤物爲喻，亦不得其經解。

長 發

《序》云：「《長發》，大禘也。」此「大禘」謂吉禘也。殷人無二祧，其時禘在大祖廟，而又居四時時享之一。於其禘也，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薨，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祫於大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祫。殷人以契爲大祖，未於大祖廟行大祫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即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爲大。《序》云

「大禘」，則非時禘明矣。《周語》「終王」韋昭注曰：「終，謂終世也。」《漢書·韋玄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祫上》：晉博士徐禪引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死者也。」《說文》曰：「禘，帝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又曰：「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免案：五歲一禘爲時禘，三歲一禘爲喪終之禘。說詳《閭宮》。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圜丘南郊明堂。若喪終之禘，即於大廟出而陳之，合食其主於路寢大廟。時禘止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裴樞云：「是爲郊、宗之上復

有石室之祖，虞、夏、殷、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此即《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之謂也。天子諸侯崩薨，親廟之主亦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即大廟也。是親廟徧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食。」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禘不於大祖廟，而於大廟，是僭天子路寢明堂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明堂也。《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

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食，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之栗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即知殷矣。《釋文》引王肅曰：「殷祭也。」殷祭時禘不得稱「大禘」，王說非是。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爲殷之大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稷爲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同，故遂以此大禘爲南郊祀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娥。《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

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并及伊尹，似皆不合。惠氏棟《諦說》定爲吉禘成湯之詩。免竊謂殷人以成湯爲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即以爲成湯之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禮，必以成湯爲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爲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爲大禘，而此篇爲大禘與？而詩何又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宜從蓋闕之例。

凡禘有三：禘天於圜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

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禘，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禘而五年禘。《閟宮》傳曰：「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即時享外有禘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長發》，大禘也，吉禘也；《雝》，禘大祖也，時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詳《周頌》疏。說者或以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之禘，則《大宗伯》、《大司馬》「六享」、「六樂」之禮亡矣。讀經者應隨文別觀，不可舉一端以爲說。

「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案：傳釋「有城」爲契母，「子」爲契。「帝」，高辛氏帝

譽也。「將，大」謂長大也。契母，有娥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生子契，佐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舊號，故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也。殷人禘饗，大禘，禘主皆合食。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祔，則先妣有娥當亦合食，故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

《史記·殷本記》：「桀敗於有娥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娥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高誘注曰：「娥，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娥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而誤。《尚書·堯典》鄭注：「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為「商」即相土所居商邱，亦誤。

「玄王桓撥」，傳：「玄王，契也。」《國語·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唯《漢書·禮樂志》以契玄王爲二人，非也。免案：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相土烈烈」，傳：「相土，契孫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唯《漢書·五行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免案：相土，殷之禘祖也。大禘，禘祖皆合食。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經義述聞》曰：「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掇』，『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掇，法也。』」

「拱」「掄」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其從玉作「球」，假借字。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厯，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引《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拱」「掄」並訓爲「法」，殆本於三家與？「免案：王說是也。但傳解「球」爲「玉」，疑後人改竄耳。「球，玉也」，《釋文》作「球，美玉也」。鄭《書·禹貢》注及《禮記·玉藻》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共」爲所執掄小球大球。此鄭義，非毛義也。毛傳多同荀義，二章云：「玄王，契也。」六章云：「虔，固也。曷，害也。」皆依荀作訓。且下章「共」訓爲「法」，既與荀義合，則此「球」

訓必不與荀義殊。楊倞注於《榮辱篇》云：「共，執也。言湯執小玉大玉。」用鄭義；而於《臣道篇》云：「球，玉也。」不言毛義。楊注解《詩》，必明言毛、鄭。又戴侗《六書故》「球」下引箋而不引毛傳，則唐本有無「球，玉」之文，爲較勝於正義本矣。古字當作「求」或作「掄」，猶作「共」或作「拱」，其義皆訓爲「法」。傳義見於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其例也。至後人依鄭改「掄」爲「球」，與今本《淮南》注改「拱」作「拱」，其誤亦正同。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云：「『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免案：《禮記·樂記》篇「行其綴兆」鄭注云：「綴，表也。」蓋「綴」之爲言「箸」也。「綴」與「表」同義，故古書中往往二字連文。《大戴記·曾子制言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又《呂覽·不

屈《篇》：「或操表掇以善希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高誘注云：「表掇，儀度也。」《禮記·郊特牲》篇：「饗農及郵表嘏。」《說文》：「嘏，兩百閒也。」百，百夫也。兩百夫之閒是謂之嘏，嘏所以表百閒縱橫之道，則謂之表嘏。「綴」、「掇」、「嘏」三字同。《玉篇·田部》引《詩》作「嘏」，云：「嘏，表也。」本亦作「綴」。旒，《玉篇》引作「流」，蓋冕旒，旒旒古字多作「流」也。旒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即有「章明」之義。毛傳曰：「旒，章也。」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此章「綴旒」訓「表章」，與下章傳「駿龐」訓「大厚」，皆二字平列同義。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

綴旒。」此之謂也。」又《榮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楊倞注：「蒙，讀爲龐，厚也。」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焉者，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即章明法度而又能篤厚行之之謂也。毛爲荀之弟子，故傳義多依師說。鄭氏《郊特牲》注曰：「郵表嘏，謂田嘏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綴郵。』」箋曰：「綴，猶『結』也。旒，旒旗之垂者也。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繚箸焉。」鄭注《禮》引《詩》，「郵」爲督約，「嘏」取涂道爲義，正義謂：「郵，民之郵舍。」非鄭指。以喻諸侯朝宗而督約之，使不離散；箋《詩》，

「綴」爲交結，「旒」取旌旗爲義，以喻諸侯會同而交結之，使有繫屬。雖各依經字以立訓，而義要本於三家《詩》。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懸不竦，百禄是總」，吳江潘受生云「不震不動，不懸不竦」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與上章一律。免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懸不悚，敷奏其勇。」是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同今本，而「龍」作「寵」，疑出後人改之也。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免案：此經傳疑皆誤，「旆」當作「伐」。如《詩·六月》「帛旆」、《左傳》「績旆」、《爾雅》「繼旐曰旆」，今字皆改作「旆」，則此詩「旆」字本作「伐」，「伐」誤爲「旆」，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今本鄭箋「興師出伐」上亦誤衍「建

旆」二字，「建旆」即「興師」之誤，後人併竄。因又於毛傳中增「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旐曰旆」，傳義見於《六月》。旗爲九旗之統稱，不得以繼旐之旆獨擅旗名明矣。《釋文》於「旆」下不云「旗也」，或唐初毛傳尚不誤。又案：《說文》、《玉篇》引《詩》作「武王載坡」。《考工記》鄭注云：「畎土曰伐。」《說文》：「畎土謂之坡。」是「坡」「伐」同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發」。影元鈔本《韓詩外傳》作「發」。今刻本作「旆」，《漢書·刑法志》、《新序·雜事》三亦作「旆」，皆後人依誤本《毛詩》改之也。《噫嘻》箋云：「發，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坡」「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旌旗之名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發，行也，以言出師也。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虔，固也。曷，害也。」免案：《荀

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新序》作「鋌」。則若莫邪之長刃，^①嬰之者斷；兑《外傳》、《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②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下「角」字疑衍。鹿埤、隴種、東籠，皆退貌也。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或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傳云「固」，荀所謂「若盤石然」也。傳云「害」，荀所謂「自賊其父母也」。毛公作訓，

正用師說。「遏」與「曷」同。《漢書·刑法志》亦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苞有三蘂」，傳：「苞，本。蘂，餘也。」
 佚案：本，指夏桀。「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蘂，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蘂，絕也。」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下》：「三桡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桡。』《爾雅》：『桡，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桡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桡」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蘂」「桡」一字也。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說。正義

① 「若」，原脫，據《荀子》補。

② 「摧」，原作「推」，據《荀子》改。

本鄭爲說，恐非《毛詩》義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案：韋，國名。《春秋》內外傳皆曰「豕韋」，一爲「劉累國」，一爲「彭姓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昔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晉蔡墨曰：

「陶唐氏後有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爲劉累也。《鄭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豕韋爲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豕韋」爲彭姓也。夏初豕韋爲彭姓，湯伐之而繼興，故彭姓之後爲商伯，尋爲商滅，乃封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遷魯縣之後，范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之先，其閒豕韋皆彭姓爲君。箋曰：「韋，豕韋，彭姓。」是也。《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

傳：「有顧國者。」案：《鄭語》：祝融後八姓，己姓顧。箋曰：①顧，己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即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傳：「有昆吾國者。」《鄭語》：「昆吾爲夏伯，己姓昆吾。」是顧、昆吾同姓也。昆吾國即衛帝邱，帝顓頊之虛也。夏后相亦居茲乎？在相，爲寒浞子澆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既衰，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必當在相滅之後。則昆吾居衛在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左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注云：服注見《史記·楚世家》注。「昆吾曾居於許。」是也。韋昭注《外傳》以

①「曰」，原作「白」，據《續經解》本改。

「舊許」連讀，遂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其地。

「夏桀」，《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朮，俘厥寶玉。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孔傳以爲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曰：「《汲郡古文》云：『大康居埽，羿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近儒金氏鶚又據《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

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縣之一證。免案：夏桀之際，昆吾最彊盛，顧在其東，豕韋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侯時，居南亳，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留。陳留當即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留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垓之野耳。《夏本紀》以爲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亡，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而走定陶。定陶，故三朮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朮」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柝相聞。昆吾與桀同日滅也。

于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即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也，《尚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亳」也。此因桀都洛陽之說，想當日湯伐情形，可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免案：中世，湯之前世也。《殷武》正義云：「《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即受命興，猶七十里起。《孟子》云：湯以七十里。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止有七十里耳。」案：此即「中世震危」之義也，箋異義。

「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免案：「阿」與「伊」，「衡」與「尹」皆一語之轉。《禮記·緇衣》篇引《古文尚書》兩稱「尹躬」；《尚書·君奭》篇稱「保衡」，猶

稱「保奭」；又班固《典引》稱「皋夔衡旦」，則「尹」與「衡」皆謂名矣。《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而《漢書·王莽傳》及鄭箋皆謂「阿衡」爲官名，《墨子》、《楚辭》及《孫子》兵書並云伊尹名摯，皆傳聞之異者也。

殷武

《序》云：「《殷武》，祀高宗也。」免案：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業，亦祀高宗之樂歌也。首章頌伐功威武，末章頌徙都作廟，其中間四章皆追敘成湯之業，即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王也。高宗伐荆楚，見於《詩》，而亦未嘗不伐氏羌。《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即《詩》之「氏羌」。《世本》

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僭海鹽池，莽曰鹽羌，即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成湯服氐羌，見於《詩》，而亦未嘗不服荆楚。《呂覽·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漢南之國」即荆楚也。二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上言「荆楚」，下言「氐羌」，互辭，皆謂成湯時也。三章即承「曰商是常」之意而申言之。商者，湯有天下之號，故篇中言「曰商是常」，「商邑翼翼」；《玄鳥》言「降而生商」，「商之先后」；《長發》言「濬哲維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商」皆指成湯也。

四章言湯之獲天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後漢書·黃瓊傳》亦云「《詩》詠成湯之不息皇」是也。五章言成湯都亳，宅四方之中，以著聲靈之盛，子孫之安甯，即以起末章之意。《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鬼方」即指氐羌。是也。然則中間四章皆就成湯而言，顯有明證矣。鄭以中間四章皆責楚、曉楚之辭，據此則篇中「氐羌」幾爲虛設。第三章云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第五章云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意皆就高宗說，與古解詩不合。正義乃依箋分章，亦不得其解。

「采入其阻」，傳：「采，深。」案：「采深」

即「突湊」之隸變。《說文·穴部》曰：「突，深也。」本《毛詩》。又《網部》「罟」下引《詩》「罟人其阻」，本三家。《說文》引《漢廣》作「永」又作「羨」，《江有汜》作「汜」又作「涖」，《擊鼓》作「鏜」又作「鑿」，《君子偕老》作「繼」又作「褻」，《碩人》作「褻」又作「簪」，《子衿》作「挑」又作「支」，《候人》作「薈」又作「嬾」，《狼跋》作「蹢」又作「躓」，《四牡》作「嘽」又作「疹」，《蓼莪》作「罄」又作「窳」，《正月》作「踏」又作「越」，《青蠅》作「營營」又作「營營」，《賓之初筵》作「傴傴」又作「娑娑」。許用《毛詩》，亦不廢三家，此其例。箋云：「采，冒也。」「冒」與「深」義相通，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三家也。采，式針反。《釋文》云面規反，則誤也。今本字多錯誤，而解者亦膠轕不清。

「湯孫之緒」，免案：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武丁伐桀，本其意於烈祖成湯也。《玄鳥》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即此云「湯孫之緒」也。箋以此「湯孫」為大甲，與《那》箋

同。但詩頌高宗上法成湯，不應涉及大甲。王肅又用《那》傳「於赫湯孫，湯為人子孫」一語，以釋此「湯孫」。不知《那》篇為祀湯之詩，詩人美湯作《大濩》之樂以享其先人，後之祀湯者即以此贊美成湯耳。此傳義祇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中三言「湯孫」，已不同義。豈《烈祖》、《殷武》之「湯孫」俱就湯為人子孫言之邪？恐不然矣。

「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逸周書·王會解》孔注並謂氐羌為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氐羌之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氐與羌，二種夷民。」免案：高說是也。考《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西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甸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湍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徼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蓋自秦隴

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西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廳，古西氏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氏在雍州西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氏種實近《禹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詩以「氏羌」並言之。

「陟彼景山」，免案：《文選·洛神賦》

「陵景山」李注稱《河南郡圖》曰：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考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即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蓋亳，湯都名。西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曰：「昔殷武丁能聳其聽，至于神明，以人于河，自河徂亳。」然則湯、武丁同都河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即自河而徂亳也。陟，升也。

「松柏丸丸，是斷是遷」，傳：「丸丸，易

直也。遷，徙也。《說文》曰：「丸，圜也。」易直者，「圜」之意也。「遷，徙」，《氓》傳同。「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柏，遷徙之以供材用，猶公劉徙豳涉渭而取「厲」「鍛」也。《文選·長笛賦》李注云：「《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免案：《章句》「取」字即下文「斷」「遷」之義。箋云：「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箋中「取」字即本《韓詩》。而李善注遂以「取」爲「丸」訓，集《韓詩》者又謂「丸丸，取也」爲《韓詩》義，皆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案：「虔」與「劼」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探下文作寢立訓。《縣》：「作廟翼翼。」「虔」爲「敬」，猶「翼翼」爲「敬」也。「方斲是虔」者，言或斷爲桷，或斷爲楹，皆持事能敬也。箋云「「椹」謂之「虔」」，謂「正斲於椹上」。則字當作「椹」，

本三家《詩》。

「松桷有桯」，傳：「桯，長兒。」《說文·木部》注曰：「《釋文》：『桯，丑連反，長兒。柔桯物同。俗作桯。』」又《道德經》釋文：「桯，丑連反。一曰柔桯。」是陸本從手作「桯」。今《詩》音義作木旁「延」，非也。《白六帖》於「松柏」類引《詩》作「桯」，正作「桯」之俗字。《說文》引《詩》作「桯」，淺人羈入者也。《手部》：「桯，長也」，正用《商頌》傳。「免案：《釋詁》：「延，長也。」「桯」從「延」聲，形聲兼會意。《閼宮》傳曰：「桷，榱也。」松桷，松木爲榱也。堂高數仞，則榱題數尺，故爲「長兒」也。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免案：「旅」讀爲「臚」。《賓之初筵》傳亦曰：「旅，陳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官，咸有旅楹」，孔晁注曰：「旅，列也。」箋以「旅楹」

爲「衆楹」。「列」「衆」並與「陳」同義。《明堂位》：「刮楹」注曰：「刮，刮摩也。」案：刮摩，猶「礱密」。刮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閒列」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

「寢成孔安」，免案：此傳釋「寢」爲路寢。《閼宮》傳曰：「路寢，正寢也。」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皆異名而同實者也。殷路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爲明堂。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其南堂亦如天子明堂。故《魯頌》頌僖公營宮室，必言修治路寢之事。兩詩之義同。大祭大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蔡邕《明堂月令論》謂此爲大教之宮矣。《孔子

三朝記·少閒篇曰：「成湯受天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既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氏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即「明堂天府」，是也。《大戴禮》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而於此篇詩義亦正脗合也。孔，甚也。路寢既成，而後甚安也。近說遠至，所謂「甚安」也。

毛詩後箋卷三十終

